

言言齋善本圖書

清明

刻清明集敘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蒲坂張四維撰



曩余校錄

永樂大典於清字編見有清明集

二卷者皆宋以來名公書判其
原情定罰比物引類可謂曲盡

矣命吏錄一帙藏之迨後校判
字編則見所謂清明集者篇帙
穰浩不止前所錄而前所錄者
亦在其中未諗二卷先行後纂
者併收之耶將原為一書或於
其中撮錄之耶顧其始末不著

作者姓氏其詳不可考然益足
見古人用法權衡真錙銖必慎
執因併錄置篋中侍御盛君以
仁將出按遼左語政間偶及是
編取而閱之謂讀律者必知此
庶幾讞擬不謬遂携入遼為之

校訂詮次以鑱於梓盛君余壬戌所舉士嘗司理岐鳳以無害稱今觀其加意是編其明慎於法可知已

隆慶己巳八月朔日

名公書判清明集目錄

卷一

官吏門

申敬

申勝

獎拂

傲飭

禁戢

卷二

官吏門

澄汰

周給

鬻爵

借補

權攝

受贓

對移

昭雪



舉留生祠立碑

卷三

賦役門

財賦

稅賦

催科

受納

網運

差役

限田

文事門

學校

書院

祠堂

科舉

卷四

戶婚門

爭業

卷五

戶婚門

爭業

卷六

戶婚門

贖屋

抵當

爭田

爭屋

賃屋

爭山

爭界至

卷七

戶婚門

立繼類

歸宗

檢校

孤幼

孤寡

女受分

遺腹

義子

卷八

戶婚門

立繼類

戶絕

歸宗

分析

檢校

孤幼

女承分

遺囑

卷九

戶婚門

違法交易

取贖

墳墓

墓木

賃屋

庫本錢

爭財

婚嫁

離婚

接脚

雇賃

卷十

人倫門

父子

母子

兄弟

夫婦

孝

不孝

亂倫

叔姪

宗族

鄉里

卷十一

人品門

宗室

士人

僧道

牙儈

公吏

軍兵

廂巡

卷十二

懲惡門

姦穢

誘略

豪橫

把持

卷十三

懲惡門

誣徒

告訐

妄訴

拒追

誣賴

卷十四

懲惡門

姦惡

假偽

鬪毆

賭博

宰牛

妖教

淫祠

淫祀

誑惑

巫覡

販生口

匿名書

競渡

鬪渡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一



官吏門

申儆

咨目呈兩通判及職曹官

真西山

某猥以庸虛謬當閭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協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爲政之本風化是先潭之爲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本俗迪之于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弟之行而

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徂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賙濟鄉閭爲衆所推者請採訪其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勸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爲主昔密學陳公襄爲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毋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亦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

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已以廉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此以爲四事之首撫民以仁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存心以公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蒞事以勤是也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

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審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曲聽訟不審訟有實存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反實矣其可苟哉淹延囚繫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父乎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汎濫追呼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汎濫乎招引告訐告訐乃敗

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賈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爲也重疊催稅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徃徃由之有人心者豈忍爲此科罰取財民間自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革縱吏下鄉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

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低價買物是也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敷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着民何以堪此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俟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所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勵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為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徂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

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役然虛心無我樂于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於理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然而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其蒙賜而某也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尚其亮之幸其某咨自上府判職曹以下諸同

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勸勉同僚曰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滙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為漣人興利除害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為州蠻貊聚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修自愛之士未有不為汚染者不思庶者士之美節汚者士之醜行士不廉猶女之不

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為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修冰蘖之規各勵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稱為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薄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發一指寇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蓋亦反而思之針芒刺手炎棘傷足舉體凜然

謂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于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也欲豐財則不當賧民之財也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答之曰怨強勉而行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撻寇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已私而拂公理亦不可翫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有種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

情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戚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知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歎此所謂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勤况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一或不

勤則職業陳弛豈不上狷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酬詠遨遊爲高以勤強謹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稱博廢事者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筮序毋出遊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在此官僚之間或以四者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苟止

也泄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勸諭事件於後

當職入境以來延訪父老交印之後引受民詞田野利病縣政咸否頗聞一二今檢舉在前任約束及今來合行事件開具于後

崇風教

一嘉定十年至以五事諭民其一謂人道所先莫如孝弟編民中有能孝於父母弟於兄長性行尤異者所屬詳加採訪以其實上於州優加賞勸或身居子職有闕侍養或父母在堂則當

私財或犯分陵忽不顧長幼之倫或因利分爭遽興骨肉之訟
凡若此者皆有常刑後據廂官申到黃章取肝救母吳祥取肝
救父各行支賞外又承信郎周宗郎割股以療親疾延請赴州
設宴用旗幟鼓樂送歸其家晉家縣申到劉璣有母百歲璣年
七十孝養彌謹既加優禮又立壽母坊以表之進士呂涿女良
子割股救父隨即痊愈亦立懿孝坊自爲之記又據百姓吳十
同妻媳子吳良聰不孝審問得實杖脊于市髡髮居役其他勸
懲大率類此今請各縣知佐勤行訪問如民間有孝友篤至之
人保明申州特加褒表其有悖逆父母凌犯尊長爲父兄所懇

者宜以至恩大義諄諄勸曉苟能悔過姑許自新教之不從即
加懲治甚者解州施行庶幾可儆愚俗

一當職昨在任日遇親戚骨肉之訟多是面加開諭往往幡然
而改各從和會而去如卑幼訴分產不平固當以法斷亦須先
諭尊長自行從公均分或堅執不從然後當官監折其有分產
已平而妄生詞說者却當以犯分誣罔坐之今請知佐每聽訟
常以正名分厚風俗爲先庶幾可革媮薄

一學校風化之首訪聞諸縣間有不以教養爲意者贖學之田
或爲豪民占據或爲公吏侵漁甚至移作他用未嘗養士其間

雖名養士又或容其居家日請錢米未嘗在學習讀或雖住學而未嘗供課或雖供課而所習不過舉業未嘗誦習經史凡此皆有失國家育材待用之本意今請知佐究心措置學田所入嚴加鈎考毋令滲漏計其所入專以養士仍請主學官立定課程每旬一再講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日各令覆說前所講者舉業之外更各課以經史使之細釋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皆爲有用之才所補非淺。

一溫陵人材之淵數名德聞望相繼不絕近入郡境士友投書頗多其間蓋有議論懇至深切事情益知此邦士風之盛誠非

他處可及今恐諸縣管下有懷材抱藝而沉淪不偶守道安貧而不苟求者宜以禮延請致之學校使後進有所師法仍以其姓名申郡併當加之賓禮。

清獄犴

一獄者生民大命苟非當坐刑名者自不應收繫爲知縣者每每必須躬親庶免冤濫訪聞諸縣間有輕寘人囹圄而付推鞠於吏手者往往寫成草子令其依樣供寫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錢稍不聽從輒加箠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或因糧減削衣被單少饑凍至於交迫或枷具過重不與湯刷頸項爲之潰爛或

屋瓦踈漏不修有風雨之侵或牢床打併不時有蟻蝨之苦或坑廁在近無所蔽障有臭穢之薰或因病不早醫治致其瘦死或以輕罪與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爲念凡不當送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一一親臨飯食處時時檢察嚴戒胥吏毋令擅自拷掠變亂情節至于大辟死生所關豈無纖毫或至枉濫明有國憲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忽

一昨因臣僚申請勘獄先經縣丞蓋慮知縣事繁不暇專意獄事亦州郡先付獄官之意也竊慮屬縣有悉付其事於丞不復

加意者有縣丞憚於到獄徑取上囚徒就廳鞫問者凡此皆有失申明本指今仰知縣以獄事爲重專任其責雖與縣丞同勘即不許輒取罪囚出外以致漏泄情款引惹教唆或丞老而病且乏廉聲亦不宜使之干預

平賦稅

一前在任日曾約束輸納二稅自有省限官司先期催納在法非輕至於預借稅租法尤不許若公吏私借者准盜論今聞屬縣有未及省限而預先起催者有四年而預借五年之稅五年而預借六七年之稅者民間何以堪此仰自今爲始須及省限

方行起催仍只催當年及通年未納稅賦不許更行預借所有
公吏私借之弊併委知縣嚴行覺察務令盡絕

一前在任日應官民寺觀輸納稅米並令自量自槩上又槩下
三升爲耗諸縣亦一體施行今聞諸縣受納更不照前約束甚
至取及二三斗者自今仰並照州倉交納體例令納戶自行量
槩毋致少有過取其案吏倉斛非理乞覓一切除罷受納官宜
以身率下庶幾可革蠹弊

一昨來節次約京通年逃閣之數當與除豁不許勒令保長代
輸其就州納者州鈔下縣縣吏不得藏匿立請主簿銷註其就

縣納者即與印鈔給還仍對銷官簿不許重疊追催及以呈鈔
爲名輒行追擾今來訪聞諸縣於前數弊色色有之入戶不勝
其苦爲保長者尤所不堪甚至保正副本非催科之人亦勒令
代納違法害民莫此爲甚仰諸縣截自日下並行革去

一昨宋大卿在任勅令第五等戶產錢一文納見錢七文足應
千糜費已併在中今來訪聞諸縣公吏於七文之外又取糜費
或反多於正錢殊失前政寬恤之意今仰悉從革去正錢之外
不得增添分文反爲下戶之困

禁苛擾

一前在任日曾作條行下諸縣應文引只付保司不許差人下鄉如諸色公吏輒帶家人下鄉搔擾者並從條收坐自後犯者懲治非一又鄉書等人每遇鄉民收割輒至鄉村乞麥乞穀回人戶有訴已將犯者編配鄉村人戶亦屢曾懲治是時田里間無一吏跡今聞數年以來此弊復作官司未有一事便輒差人下鄉縱橫旁午爲害最甚仰諸縣截自日下不許仍循前弊兼本州既不專入下縣則縣邑亦豈應專入下鄉若公吏非承縣引而私往村鄉乞覓委自知佐嚴加覺察務令盡絕

一昨曾行下在州官及諸縣知佐不許出引令公吏保司買物

及因南安縣丞廳出引付保司募役人買布匹而妄行科配致人陳訴已將犯人斷罪剝環及江縣丞取問不來訪聞諸縣仍有此弊仰知佐廳日下一切杜絕不許責令公吏保司買物以致科擾人戶

一前在任日曾有約東聖節錫宴在近竊慮諸縣循習成風或於行鋪科買物件不依時價支錢或於寺院科配錢物并措借器皿幕帶之屬因而乾沒或妄追鄉村農民充樂社祇應或勒令良民婦女拘入妓籍如違許人陳訴後因惠安人戶陳訴縣吏令粧束喬鼓祇應筵會已將犯人重斷勒罷又因永春人戶

陳許縣吏因上元放燈科買油不還價錢亦將犯人重斷監
還并牒諸縣今後上元放燈不許白科鋪戶油燭等物今來立
照前來約束如有犯者並從重坐

一昨晉江縣爲造軍期船數買人戶桐油赤藤等物不還價錢
遂將承買斷配仍約束自今不許並緣軍期輒有科配今來訪
聞諸縣因本州拋下赤藤麻皮等物輒科保正副收買更不依
時值還錢者分文不支致令保正陪錢買納入納之時公吏
又有需乞爲保正者其何以堪仰諸縣今後遇有軍期行下宜
從長區處務令不擾而辦毋容縣吏並緣廣行科配及抑令保

司陪備

一昨因晉江重修縣衙出引監諸寺院納修造錢其承引人輒
將三植院佃戶打縛取者已將犯人斷刺仍帖縣鎮自今非甚
不獲已毋輒興土木之功其不急興修並仰住罷所有合修去
處須管以見錢置場依時價召人中賣不許出引敷率今恐屬
縣或因修造輒有敷配仰日下除罷

一昨會約束民間爭訟官司所當明辨是非如果冒犯刑名自
合依條收坐今聞屬縣乃有專事科罰者遂使富民有罪得以
幸免貧者被罰其苦甚於遭刑日下各仰除罷今恐屬縣有因

公事而科罰民財者截自日下並令除罷

一昨來約人戶分析當從其便訪聞諸縣乃有專置司局勒令開戶者但知利其醋錢不顧有傷風教自今惟法應分析經官陳請者即與給印分書不許輟有抑勒今聞諸縣仍復有此甚者差吏下鄉勒令開析豈有此理仰截自日下並行住罷一昨嘗約束保正長以編民執役官司所宜存恤訪聞諸縣知佐科率多端公吏取乞尤甚致令破蕩財產自今除本役外不許妄有苛擾其初參得替繳引展限之官官員到任滿替供應陪備之費並與除免今聞諸縣循習前弊又復甚焉非當管幹

公事勒令管幹不當令出錢者勒令出錢其害不可勝計由此畏避不肯充承寧賂吏輩求免是致都分有無保正去處仰知佐諸廳自今於保正長等人務加寬恤除煙火盜賊及合受文引外不許稍有苛擾如官司已存恤保正長而保正長却募破落過犯人代役在鄉騷擾即當究治施行

一昨來約束寺院乃良民保障所當寬養其力訪聞諸縣科率頗繁致令重困浸成不濟自今除依法供輸外自餘非泛需索並與除免今聞諸縣視前加甚若使管下寺院不濟者多則均敷之害必及人戶仰自今照上項約束毋致違矣

右開具在前照得廉仁公勤四者乃爲政之綱領而崇風教清
獄行平賦稅禁苛擾乃其條目當職於此不敢不勉亦願諸縣
知佐以前四事及今四條揭之坐右務在力行勿爲文具其逐
縣公更有犯上項約束致招民詞當擇其尤者懲治一二外餘
並許之自新入方亦不必論懇自今約束下日爲始少有分毫
違背斷不容寬黥流斷刺必無輕恕而諸縣知佐石井監鎮知
委并榜本州及七縣市曹曉示

申牒

監司案牘不當言取索

蔡文軒

照得各司案牘除經朝廷及臺部取索外其同路監司止有關
借之例即無行下取索如待州縣下吏之理本職自去冬入境
應許婚田念其取使司遙遠間與受狀不過催督州縣施行而
已其間有不得已結絕者皆是前政追人到司又留不經出于
弗獲已非敢僭也然公朝設官分職同是爲民豈有見其焚溺
而不之救者昨承使司取索邵元昱事理本司爲見台判異常
即已具因依遞上再準行下索案又即促吏牒解但區區賤職
係國家建置司存却不可以某之資淺望輕而頓廢公朝之事
體蓋嘗太息而言曰督養待讀判部尚書之尊不當下兼運司

之職若無運司之職不當廢朝廷之法除已具申督贊尚書
外併牒報運司

州官申狀不謹

何季十一打死何亞願事只有張通判與俞廳官俞衙却無本
府申上之文判府台衙書押此係大辟公事非特古來聖賢之
所深謹聖主所警示天下者尤不輕也不知此申是判不敢呈
上初不經本府耶或已經台覽而不屑俞押耶本職昨叨節江
東吳尚書陳侍郎知太平趙樞相知建康一係正任侍從一係
樞使督府每有大辟申案必明具衙位親書諱字今案牘可攷

也當職每敬其審謹刑名愛重民命務存國家體統而仰奉聖
主欽恤之盛心者如此今來慶元雖係侍郎領郡然審明洞達
必不重爵位輕民命循吏諛廢事體不惟本司不應含糊亦恐
外觀窺測相業之淺深而亦非所以盡誠協恭相與責善之意
兼所申情理舛繆而筆畫亦十字九乖想不徹鈴閣之覽只憑
承吏具文人命所係豈應輕率如此牒張通判監承吏別具申
限一日仍牒府照會

朱僉判赴滁州乞牒官交割

大制閭需才惟恐來之遲新使君求助又恐去之速此非本司

所能決牒軍徑自區處併牒報

獎拂

立曹公先生祠

蔡久軒

建立曹公先生祠堂及本縣給帖補曹先生姪光弼克游義齋
諭歲時奉祀事奉台判本縣所為皆可以厚風化信事作邑之
不可無儒者也

獎子無僉

呂無僉乃東萊大愚二先生嫡派明敏剛潔通練曉暢真足為
本司之助今委以留司事件即非泛泛之委牒請一面供職仍

備牒新任言侍讀講照應候當職交事之際又當力述才美也
旌賞監稅不受賄賂

近日羅監稅下鄉體究公事間有饋克絲一端絲一把鷄二隻
皆卻而不受鄉人無不歎伏久之若是東尉出來除此常例之
外更須要章織數端一廉一貪於此可見合略加旌賞以示勸
戒特送官會一百貫酒二瓶

微飭

官司預借不為理折

預借官會米稻已非善政又不為理折還鈔百姓將何所從出

知縣何其不知痛痒如此仰速印鈔給還

縣官無忌憚

小民求趨本自可念李大秀既碎於千四饅頭動使母怪於千四夫妻抱幼女登其門而理取也抱女上門不為無心李大秀不知自反又從而打之阿陳忿忿之心不顧其女遂以當李大秀之捧既死之後李大秀之罪安得而辭哉蕭主簿受囑更不體究及本司行下究驗而主簿乃敢以假和狀申繳本司追推吏又只解廳子而以推吏逃走為說其無忌憚如此人命至重豈可不討分曉今政委段縣尉仍舊權縣事躬親從公指實體

驗申蕭主簿候對移蘇萬王昌各從杖一百釘銅押下監追司仍牒州照會餘照擬行

因吏警令

此等死事本縣自今留意今不但淹留日久詳詞人所訴全是吏人世界知縣所知何事而今官府如此帖問知縣仍先追推司典押兩名赴司從杖一百如更悠悠不結絕及將血屬因餓定將知縣案批書對移莫道不曾說來

呈知縣腳色

七月二十七日行下狀詞今已半年更無回申可見縣道廢弛

呈知縣脚色先入黑匣追承吏一日

慢令

此事首尾兩月本縣既不結絕更無一字回申可謂慢令之甚送縣再限五日違追承吏據稱縣道不明無可告訴爲百里父母亦可以自反矣

貶知縣

知縣不能了事以本司爲推手之地且如張琪係詞人全不責問的實項辛一係停阿席之人豈有不知引之至者又如邵辛二乃該命人全不曾與詞主對實今乃將該命人一例具解繫

繫而前可見該政案責付原解人管押改委道縣丞請著起精神將要切人逐一對實其無干疑人即與著家知縣毋得泛擾限十日了絕違追承吏

戒巡檢

本司昨以石佛久缺正官辟江巡檢者爲本寨設也乃不安本職經營權攝所至需索鴉酒滄滄此欺惑州官以某官是其親戚某官是其故舊其州官無見識與之結交恣爲民害當職今以將去不欲見之簡書姑從所申帖還本任如能改過自新克守冰蘄固當職之所望亦巡檢一生之所係如仍前不改則

上有監司下有州郡今日可免後日其可免乎牒州今後毋謂
係是本司差辟而凡事實之不問仍牒兩通判併本州僉廳及
知縣

追請具析巡檢

鴈汶一鎮最爲橫逆近日采石解頭子錢赴本司亦爲所奪拘
下以一路監司之錢猶恐如此則其劫奪民財恣無忌憚江面
之被其害可知矣今乃敢有所挾以凌侮本司其無狀益甚巡
寨正係本司鈐束若不少懲何以立綱紀入錫匣牒州追請趙
忠翊赴司具析限一日仍請本州別差清強官權巡檢及監務

併限一日申

杖趙司理親隨爲數買絲

時官不依市價買絲乃大秤抑勒牙人數買既買入室數日後
又復訊打退還仕宦如此亦可耻矣彭德爲時官親隨乃與牙
人周言入店飲酒又教本官以貼耗退絲又將牙人擗打吊縛
親隨如此主人可知矣乃敢搔擗及敢討六貫周昌爲廳吏乃
敢執大秤秤絲三名並勘杖八十周言所訴乞覓多虛勘杖八
十封案前輩居官不買官物趙司理宗室氣習宜其不識此且
免具析牒府照行

示幕屬

本司乃九州刑獄所在，關係匪輕。中間外官入僉廳，不知事體，徇人情，壞法度，書信絡繹，甚至賚傳簡牒入僉廳，囑託訟事，遂使僉廳為市易關節之地。昨嘗屢以此意拜聞，已蒙聽信。但日子既久，又恐解弛，更望堅守勿踰。又當職每蒙程右司見諭云：本司僉廳見諭某事已行訖，當職自反未嘗託僉廳。懇州郡以事不知何為，有此此外，又欲諸位於每日入僉廳之時，只須帶穩實廳子一名當直，却令都吏別差一名貼司在僉廳一聽候。如討案牘，只換貼司告報案分取討，不可令廳子擅入案中聽

探動息，庶幾本司事體不至敗壞。區區末路，實藉保全。切冀矜體。

狎妓

弋陽縣官其不狎妓者，想獨知縣一人耳。帖具析縣尉仍清謹守官箴，毋違官業之累。限一日解李宏赴司，黃權簿者係何人，累招詞訴牒州契勘如是本州土著人，冒攝即專人解赴本司，併限一日。

獄官不可取受

吳雨巖

縣尉若謂蠅矢之玷既磨，蛇杯之疑可釋，此擬未敢聞命原案。

特歸過於下耳本司所以不欲盡行者爲見縣尉筆端才氣儘有餘一青難以累其終身今從所乞牒報還印紙獄貨非寶惟府辜功今爲獄官切望深以爲戒前輩謂擲金者不如不顧者之爲優當時縣尉留會於几格間續方推出便使不曾取受此亦何啻瓜田李下前程萬里敢以巡規請本州備示

公心書擬不必避嫌

尋常公介官員多將官員囑事私書或粘入案或釘於門以愧耻之此法又失於已甚當職尋常不拒絕私書公事自公事書但收倒到得斷事時都不記得若纔有書便避嫌則當職又不

知要如何避諸公心書擬不得推托

牒兼憲宰官屬不許擅離任所

昨官離次王制所誅擅離任所令甲有禁南安軍教授方修職領袖生徒職掌規矩輒因送客避棄厥官何所稟承乃爾輕脫近世蘇文忠公守杭道出南京陳后山以徐州教授越境見之尚不免劉元城所劾今世固無陳后山亦未見堪爲東坡後者教授豈欲效顰邪事屬干犯本合具奏緣昨見盧直院頗稱教授之賢必非放曠特出不思耳姑從闊略帖即日還任仍報本軍今後官屬每令請假出境併牒諸州束約

郡僚舉措不當輕脫

胡石壁

判官爲郡僚之長本府趨走之吏皆當屏息以聽命李允福一推吏也如何屢呼不至今日蔑視郡僚則他日必蔑視郡守紀綱體統皆掃地矣所係豈不重歟勘杖八十但追呼吏人走卒事也判官何必親造其家若官司追人必待躬行而後可獲則居官者不亦勞乎昏暮叩人之門戶無乃非所以示觀瞻乎沈蓋出一時血氣之怒殊欠三思耳今後舉措切宜自重劉陶與李允福有何干預而乃爲之解紛若是士人固不應冒然而前自取羞辱果是茶食人又曾經斷則必是姦猾矣追問

催苗重疊斷杖

劉後村

縱是吏卒亦不當於溫瘡上鞭撻况吏人之子乎又五日而兩勘杖乎具析申據趙主簿具析到公狀奉判人無貴賤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一也先賢作縣遣一力助其子云此亦人之子也可善遇之主簿似未知此樣意思只如三月二十七日斷杖四月初八日復決豈非溫瘡上再決乎似此催科傷朝廷之仁厚損主簿之陰陽當職以提點刑獄名官不得不諄諄告誡今後不宜如此

具析縣官不留意獄事

胡石壁

伊尹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孔明謂匹夫有死皆亮之罪聖賢
用心真是如此吾儕幼學壯行果爲何事而乃以獄事爲等閒
以六七無辜之人纍纍然械繫於吏卒之手淹時越月押上押
下以飽誅求以厭捶楚仁人君子其忍之乎于公治獄恐不如
是帖權縣具因依狀申併解承吏來

細故不應牒官差人承牒官不應使自親出

照得彭四初狀所訴彭五四等閑事初無甚計利害縱便是
實不過杖以下本保戒約足矣本保追究足矣何至便牒巡檢
既承帖亦當審量輕重斟酌施行縱使不免專人走一个足矣

何至便差三人下鄉又何至便自出遂致一家之四人無辜而
被執一鄉之內四鄰望風而潛遁只觀巡檢所申與李拱所供
其罪狀之不可掩者已如此弓手土軍一到百姓之家如虎之
出林獺之入水決無空過之理其爲搔擾不待根究而後知李
拱等自友不縮委曲求和輒行議杖相與爲期其情尤爲甚據
李拱唐旺李高各勘杖一百周巡檢日來妄作漸著因催科索
引惹民詞當職已不能無投杆之疑今觀此訟之與特田野小
唇舌細故此等訟州縣無日無之即非盜賊殺傷公事之比而
乃至差人便至親出便至親執其兄弟便至驚散其鄰里若事

有大於此者則兇聲氣談又當如何未欲遽行案劾且對移駐
治部監限一日起發

責罰巡尉下鄉

巡尉下鄉一行吏卒動是三五十人逐日食用何所從來不過
取之於百姓而已所過之處鷄犬皆空無異盜賊况有出於鷄
犬之外者乎當此農務正急之時尤非巡尉下鄉之日當職初
來鑿榜約束非不甚嚴今以五日京兆視之官吏不復忌憚殊
不知其去之日如始至也今兩尉乍得一官全不識事體若不
稍稍示懲終不能使之革心易慮照得昨來提刑寺丞建臺之

初亦嘗有巡尉不許下鄉之禁今合行申提刑司乞將兩尉對
移鄰州指使或監當閑慢職事却別選差老成人前來攝職仍專人
追回兩尉聽候行下併追承吏先委馮巡轄權西尉彭校尉權東尉
後據兩尉回府具析

當職以未學晚生濫茲假守凡在同僚自一命以上無問文武
未嘗敢以長屬之分臨之此固人之所共知者也今已僕倖及
瓜趣裝俟代豈不能與同僚全終始之誼而故欲操下急如東
濕哉蓋念兩年任千里蒼生之寄政平訟理曾不足以望萬一
於古人獨有不輕委巡尉下鄉不妄差吏卒下縣咄囁隙突之

撓罕見故歎息愁恨之聲粗亡耳田里之間方一狗不夜吠民不見吏爲幸而兩尉乃遽發求民間連月不絕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譁然而駭雖鷄犬不得寧焉遂使當職徒勞撫字之心不免小民惟曰怨咨之口雖欲含忍其可得乎今出惟行本不可反但昨晚府判親屈別乘請至再三又不容堅執不已姑免具申憲臺直請閑坐兩月聊示薄罰總吏却須解來

責巡檢下鄉縱容隨行人生事

當職惡吏卒搔擾百姓如惡仇讎前後施行未嘗少恕都巡豈不知之此番委官下鄉催科係是千不柰何萬不柰何行

此下策丁寧告戒不許縱容隨行人並緣生事可謂切至今乃未有一分爲制府之利而已十分爲百姓之害此其罪豈專下之人全是委官者之責推原其故必是見當職到官將及一年未嘗按劾屬吏遂啓相玩之心曾不知一朝權在手若要振揚風采有何難事且如當職十餘年在制閫廳下趨走之徒無非小大使臣視一巡檢何啻蟻虱輕則對移重則斥逐非欲爲而不能直能爲而不欲耳如再有犯定將重作施行決無容恕

倉官自擅侵移官米

州郡倉庫一出納並須先經由太守判單押帖次呈通判呈

愈廳簽押俱畢然後倉官憑此爲照依數支出若州郡無公文而倉官自擅侵移則是監主自盜罪名不輕判官生長世家豈不識此法邪抑逐鹿不見太山邪頃嘗聞因驅磨簿書脅取諸吏之錢凡以千計當職猶恐以告者過不欲覺發姑泛作一榜以示相警之意復不知戒又以買綿事糾擾僧徒當職遂不得已明形之於批判自宜顏厚有忸怩矣乃復傲狠不卹遷怒東行肆行追撓視長官如無人委公牒於不答使他人處此必不但已當職以同官之故皆一切付之不問歡然相與無異平時豈當職律身不廉行事有不法中有所懼外有所畏而然哉

念判官有垂白之母在數千里外若一旦聞其子以贓遭劾必將無以爲懷萬一因此感疾則吾將有媿於考叔之錫類矣故姑務納汚藏垢以全大體耳豈謂固有悛心狼籍益甚喧傳閭郡大駭所聞雖欲掩藏那可復得計其所直能有幾何判官若以地遠家貧行囊有限胡不以情相告豈不能少爲行者之贖何至甘心如此鄭均有言物盡可復得爲吏犯贓終身廢棄判官何念不到此邪今當職亦未忍遽行按劾請以原物還之仍請自此以往痛此悔悟勉爲白華孝子之潔白以無爲大夫人士羞若不伏陪還則法令俱存非同官之所敢私矣釘銅唐益李

超差許昌監管前去取索上件米面倉交納如有在隨行人名下就仰追回監理十日

次日押帖

昨日解印申狀極詆同官謂相下石何所見之繆也暮夜遺金尚四知之是懼白晝發廩豈衆口之所能防欲人勿知莫若莫爲奚必同官而能言之哉不必尤人但當自反

任滿巧作名色破用官錢

昨據案呈此例已知其不合令甲必是作法於貪汚之人遂令檢尋其所由始今稽之例冊乃果無之初爲此例者甲守也倍

增其數者乙守也此二人果何人哉在法監臨主守自盜贓滿三十五貫者絞今以二人所制錢數計之甲守制四十名該錢會四百餘貫紐贓幾一百貫乙守制一百五名該錢會一千餘貫紐贓幾二百貫所犯皆在絞刑上士大夫據案而坐執筆而判某吏盜公家財某賊竊民家物輕則斷重則黜又其甚則殺一毫不肯少貸而至於自己則公然白晝擊攫如取如攜視官吏畧不慙視法令畧不懼居師帥之位而乃爲盜賊之行曾無羞惡之心此孟子所謂非人者矣繼甲之後凡四政皆不敢則其人之廉可知繼乙之後凡兩政皆取之則其人之貪皆可知

當職雖不才然於貪廉之間則粗知所決擇矣且其所作名色謂之送還行李尤為不美之甚此行李也其赴官之所將歟則吾聞趙清獻之鎮益州也一琴一鶴一蒼頭而已其在官之所得歟則吾聞元德秀之罷魯山也笥餘一縑駕柴車以去而已然則此行李果何自而有哉如元如趙固非吾儕之所敢望然若某若某則凡稍有識者皆所羞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姑書之以所告來者

懲戒子姪三事擾人

當職居鄉惟恐一毫得罪鄰里數十年間未嘗有一詞到官頗

獲善人之譽不謂近年已來後生子姪中有一二不肖者不尊父兄之教不倫交游非類漸習器訟動事挾持遂有疇昔鄉黨之相親相愛者一旦變而為相仇相怨當職每痛心焉誨之非不諄諄聽者終於藐藐教之不從繼之以怨怒其可已乎黃百七乃當職從姪之僕輒敢從吏乃至妄興詞訴擾害鄉人繁煩縣道鞭車警牛豈容但已黃百七勘杖一百牒押送湘陰縣請長枷就縣門示衆五日放且聞如此等類假借聲勢者尚有一二併請從公施行

禁戢

不許縣官寨官擅自押入下寨

吳雨巖

擲都寨非公家之寨乃豪家之土牢玉山縣非公家之縣乃豪家之杖直自今以始所望縣官稍自植立仍冀豪家痛自收斂未欲遽作施行所有韓逢泰韓順孫知縣勘赦而不行引斷想必心知其非况不引斷而分押下尉寨又是心有所狗殊不思法有明禁赦有明條除監司州郡外諸縣不得擅自押入下寨違者從提刑司案劾縣官寨官不顧法理而寧畏豪家是自求案劾也今後如再違犯斷不但已韓逢泰存亡既未可知責在本縣限十日根索解赴本司審問因依如過限不到追管事

人次及寨官韓順孫若果於牛無分而輒分牛錢貧餒若此豈復有錢可監放自便榜縣及寨仍帖取知委申

禁戢巡檢帶寨兵下鄉催科等事

巡檢帶寨兵下鄉催科出何條法保正追戶長不到親身杖一百又且押下巡司是何政事如更不自警則其罪何止於配吏而已今且將來慶決脊杖十五刺配一千里如敢逃回冒役惹詞遣上裨折一手

禁戢攤鹽監租差專人之擾

國家所恃惟人心耳官吏貪繆專為失人心事當職被命馳驅

慨念江東一道首尾具楚，撐拓江淮，尤當保障為急。而近日乃有以庶威奪貨者，上好下甚，民不聊生。正思未有以澄清之，一從入境，行至安仁，則見有數十家被攤鹽之擾，離散破蕩如過巨寇。行至餘干，則見有十數人被監租之苦，鎖縛拷掠不啻重辟。惻然為之流涕，問其事，則皆係無辜平民，橫被通判專人下尉下寨，如此苦楚，且欠鹽固當理納，欠租固當監索。今乃並緣為姦，又安可以其理納監索出於上司，而置其並緣為姦之罪，更不加問乎？朱百乙欠鹽錢，係浙西鹽事所行，下通判廳監納。朱百乙所攤十九人欠錢，其牒內猶曰未憑是實也。通判廳德

之視為奇貨，十九人之內彭正九一名，又自攤三十八人，又且比之原欠，增倍供攤。輒差專人下尉，尉差卒下鄉，此三十八家者，不特無故納欠，不知饑而後可飽，專人及弓卒之欲，其生聚已破蕩矣。一人攤數十人，則十人可攤數百人，展轉攤擾，無有窮已。問之尉，則曰是通判廳專人也。此攤鹽之害也。周謙一項沒官田，或者教貪謂其田若能修復，可增數倍入其說者，差官踏視望風奉承，以已廢不可修之陂，謂之見在，以已荒不可耕之田，謂之見佃。於租額外頗加租數，輒乃憑此行拘監通判，更不詳審，便差專人將佃押下寨監納，寨兵恃其有所承準，輒敢

將佃家十餘人鐵料拘鎖拷打無全膚以爲騙乞之資一番得錢視爲利源若非當職巡歷則此曹皆貧下田家米無可陪身不可脫不死不已寨卒逼佃甲佃甲哀佃戶又不知被擾者幾百家問之寨官則又曰是通判廳專人也即此二事其擾已如此况於耳目之所不及者乎乃卒肆行乃倅廳專人所致專人妄作乃倅廳案吏所遣汪潼方良程前各決脊杖十五程前刺配徽州方良刺配信州汪潼刺配寧國府所有專人蔡貴沈刺從輕各決脊杖二十編管鄰州餘人照已判吏配則然官所以未効者以前此不教不戒不身率之故姑少俟此項所行非特

爲此二事設將以警飭一道爲官爲吏者勿專人勿擾民共爲國家保惜根本所有部內有一等豪猾將錢生放多作鹽錢名色擾民合與禁約所有部內巡尉多因承準州縣追會輒敢將平人拘留鎖縛尤當嚴禁鏤牒行下仍申省部臺諫照會其周謙一項田已別行審踏候到別具檢申已到人照斷仍催追盜雲及寨卒

約東州縣屬官不許違法用刑

胡石壁

訪聞判官廳每每違法用刑決撻之類動以百計照得在法笞杖自有定數笞至五十而止實決十下杖至一百而止實決二

十下未嘗有累及百數者惟軍中用重典則有法外之行然必
是其罪令合減死一等始有決小杖一百者亦豈可常也今州縣
屬者非軍將吏卒所犯非軍令不應輒行軍法以作淫雪此皆
由郡政不綱之故合行約束準令諸見任官本廳或本司所轄
兵級公吏犯杖以下罪聽申長吏借挾勘決朝廷立法曲盡至
此其恤刑之意可見矣今後各廳吏卒決二十以下聽從便遣
決杖以上照條申借不得仍前任意專決外知縣係是長吏職
兼軍政巡尉係轄弓手土兵與掌軍事體一同合聽斟酌輕重
施行

此目當節去

禁絕吏卒毒害平人

吳雨巖

照法官所定牒州照斷近聞諸郡獄案有因追證取乞不滿而
殺人者有因押下爭討支俵而殺人者有討斷杖撻馳錢而殺
人者又有因追捕妄捉平人吊打致死者嗚呼斯民何辜而罹
此吏卒之毒且尋常被追到官人往往只是干證牽連及係被
訴究對本自有理人非必皆有所犯縱使有犯亦或出於誑誤
縱非誑誤亦止有本罪見吏卒如見牛阿旁或摑或踢或叱或
唾神魂已飛繼以百端苦楚多方乞覓如所謂到頭押下直欄
監保出門入戶兜馳行杖無所不有最是門留鎖押及私監凍

餓動有性命之憂爲官人者何嘗覺察直待因此殺人民之受害偶未至死而不能伸訴者何限况又餓殺凍殺及困苦疾疫而殺官司又以無痕傷而俾得漏網苟有仁心者寧不爲之痛心疾首合遍牒諸州縣各各禁約關防痛革此弊如或不悛定將官吏一併從坐毋但謂罪及走卒而他不再問各限一月具已榜示已禁約條件申併榜司前如有被苦者許徑赴廳前高聲自陳、

禁戡部民舉揚知縣德政

滄洲

當職素聞風俗不美故謹律訟未敢以爲信然再入邑境便有

等

寄官員士人上方范文吳鉞等六十七人糾率鄉民五百餘人植朱桿長槍一條揭白旗於其上遮道陳詞當職初意朝廷有旨招軍又疑當是官民力有冤抑無告之事伺太守入境欲行哀訴及披攬狀詞不過舉揚知縣政績且知縣到任甫及一年蕪漕倉二臺在上鑒察甚明吏治得失兩臺豈不知之何待士民結集舉揚如此則置二臺於何地昔青州之俗太守赴鎮之初民率懷輒叩頭迎拜道左感戴恩德及其去也則就擲前輒以侮之安知今日之舉揚知縣非他日擲輒放謹論訴知縣者乎當職凡游宦之地最惡嗜利無耻之人動輒舉揚德政建

立生祠舉借寇之事以此相諷觀多得錢酒退而歸家驕其妻
妻萬一州郡領受則此曹陽陽有德色於知縣者設有無厭之
求難塞之請知縣何以處之邪此非特審利之徒情理無狀而
受其愚弄者其人蓋可見矣且此等事知縣自當禁戢却乃縱
之使得陰以兵法部勒人衆焉知無姦雄默蓄此意於其間哉
此尤不可不使加懲創帖請日下差人於境內邸店市廛凡有
揭帖德政題詩之類一切洗去勿留蹤跡具已盡數揭去狀申
除程限一日徧帖七縣仍申兩臺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一

後敕編注招諭一徑當詳下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二



官吏門

澄汰

縣令老繆別委官暫權

胡石壁

縣令之職最爲勞人自非材具優長智識明敏者鮮能勝任王
知縣年齡已暮精力已衰而乃投身於繁劇之地其以不職得
罪此郡也宜矣觀權府所判則其爲人大畧已可槩見當職到
任之初正藉同僚相與協濟而有令如此將何賴焉若遽去之
又非尊老之意請劉司法特暫權管縣事西月急更繆政疾戢

吏姦王知縣且燕居琴堂坐享廩祿弗煩以事惟適之安豈不
美歟劉司法以俊才結知臺閫必能副拳拳之望仍申諸司併
牒權府照會

汰去貪庸之官

吳兩巖

害民莫如吏官之貪者不敢問吏且相與爲市官之庸者不能
制吏皆受成其手於是吏姦縱橫百姓無所措手足當職入信
州境若貪若庸且有所聞貪者更行審訪外今且以庸者言之
元僚任一邑之長不能婉盡而判終日昏醉萬事不理至通當
職書語誤不可讀以此書擬何取其能贊賢明太守之政邑長

乃百里之繫命而上饒庸冗特甚惟吏言是用其擾民之事不
止一端至於獄事泛濫追擾爲尤甚官庸則吏貪得行則庸亦
所以爲貪也此等皆當澄汰牒州且將二人對移丞簿尉擇其
能婉盡能字民者與之對移庶幾郡綱紀邑政得以振舉只公
行牒

賍汚狼籍責令尋醫

胡石壁

監稅以世祿入官本亦粗識趨向今其所爲悖繆賍汚狼籍者
皆其妻有以致之也阿除久居中瓦耳濡目染豈復有廉潔之
行惟薄既不能修則盪盪寧復能飭那執狀趨庭誆誆長舌與

非路岐雜劇人口中言語昔也聞而知之今也見而知之矣此
等人若留在仕途決無改過自新之日即限兩日取尋醫狀申
如違徑上按章也

諭禁裕齋縣尉受詞

黃松係街市牙僧不良子弟開置櫃坊停著賭博勢所必有此
等事雖本司近有榜文禁止然犯到官府然後施行若發擿以
示聰明羅織以入憲網仁者固不為也縣尉以警邏為職餘與
令丞通行尉豈得以專行也儻謂賭博一事與盜竊相關自合
白之長官照條區處固無自受狀自追人之理况予手應司告

討本官受狀批判不經縣道自行冒臆追捉拷掠追令通攤凡

博戲之小兒求食之娼賤悉行擒捉一網無遺既不解縣又不

申州當此署途跨都越郭曩曩魚貫盡解本司既欲掃穴犁庭

又欲徑下尉司監贖語言狂妄乃有若病風喪心之為者若本

司徇其說則州縣俱不必置而體統俱可廢矣黃知縣尉得

贖中解申本人又謂孫亞七杜萬二教唆以為報讎之地並未赴

分牒三名從本司專人押下嚴州體究追章昔江舉吳茂根對

要見著實限半月申施萬九雖認賭博自稱係在合江高蓋合

於黃松年相干杖一百先放祝遠係尉司弓手經本官下狀告

賄顯是倚恃聲勢生事害人決脊杖十七編管五百里潘先杖六十其餘孫十七等一十一名當廳並放解事人四名各杖八十縣尉合行對移且以黃松事見此根勘須待申上然後施行先兩易分水縣尉限一日起發候結絕日別呈

知縣淫穢貪酷且與對移

陳漕增

當職叨恩將漕入境交印職在觀風省俗爲朝廷除姦貪穢酷之吏自到崇安每日延見吏民接受詞訴且密察一道官吏以求無負委寄領印之日即聞知縣淫穢貪酷之狀甚使人駭駭尚以風聞未必得實自加詳審及到縣郭即追吏妓等究問不

待勘鞫僉無異詞謂知縣日日宴飲必至達旦命妓淫狎靡所不至謂知縣不理民事罕見吏民凡有詞訴吏先得金然後呈判高下曲直惟吏是從他如醉後必肆意施用酷罰以爲戲樂又非理不法之事有難載之紙筆者照的知縣早登科第年事已及五十曩因作縣自干憲効到今豈不能少加懲艾而淫穢貪酷乃甚駭觀听當職領事之始自合即行按効以修監司之職載念知縣歷事已多不應怙終如此且與開自新之門對移本縣主簿趙節推斬攝縣事李主簿考試歸日却令修舉邑政凡茲娼妓流弊皆知縣盡心害政之媒若不屏之他邑欲端在目

終難俊改將陳玉羽瑗詹娟帖寄籍崇安縣湯婉江韻吳
瑞陳瓊帖寄籍浦城縣陳妙吳芳徐盼彭英帖寄籍致和縣嚴
惜鄭素帖寄籍松溪縣並專人押發取縣交管候將來聖節啟
建日申本司取回葉祐主嗣不能輔正知縣反利其淫昏爲
姦利之地各決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軍州施達元係配軍知
縣輒收著後委任使爲奸利追上決脊杖十五押送原配所趙
行施進皆是知縣信任取受不不欲窮究各勘杖一百勒罷
餘吏候到司有詞逐一追究施行仍榜市曹併牒本路諸司照
會若知縣對移之後尚恃惡不改即與奏劾

周給

送司法旅襯還里

胡石壁

司法到官未及踰年遽至於斯家貧子幼道阻且長世無巨卿
可以託死營護歸葬誰其任之當職辱在同僚固不敢禁脫驂
之賄然出疆之後則吾末如之何也已昔申屠子龍送同舍人
伍子居之喪以歸鄉里遇司肆從事於河輦之間從事又爲之
封傳護送今司法旅襯將自湘鄉登舟醴陵安陸二邑皆潭屬
也封傳護送都運安撫大卿必所樂爲備申運司必行下湘鄉
與之雇舟醴陵與之雇夫凡其費用皆所自備不敢爲兩縣之

下三條似不當列周給項下

項昌

項昌

此字恐誤于辭叙類

操特欲借官司之力以圖辦事之易耳王誠既為廳吏雖萬里之程亦當往送况千里而近乎如或半途而反定行決斷

古之為宮室者不斬丘不所以廣慶也李克義欲修獻廟而乃

毀傷李克義祖墓之松栢冥爭其起爭也李克義本令勘扶一

百且念其為名家之後特存善善及子孫之意罰贖蔣才進劉

文通輕信李克義之言輒操斧斤肆行剪伐雖曰有以使之然

松栢從而為災烏得無罪各寄決小杖十二李克義必少踣踈

遠之族而詐稱惠下子孫初之名以欺罔官司德依證其以

武斷鄉曲揆之于法其罪已不可逃矣而其得罪於祖先則又

有大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者謂之悖禮郭崇韜哭子儀之墓貽笑萬世狄武襄不肯冒認

梁公為祖民到于今稱之蓋祖先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定于有

生之初而不易者也其為人雖有窮達賢不肖之異而子孫之

所以愛之敬之則一而已矣象之後不得舍象而祖舜管蔡之

後不得舍管蔡而祖周公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亦各言其祖也

今李克義舍自己之祖而以他人為祖豈不以吾祖為窮而慕

他人之顯歟如此則是以子孫而鄙薄其祖先矣悖德悖禮罪

孰甚焉本合重行科斷以正風俗而厚人倫且近以因闔毆曹
扶責特免收坐所有索到官告非係大卿位者並給付李克綱
收管僉廳點對發還帖押李克義下縣將所索卿誥戶名目下改正

冒解官方索真本誥以憑結斷

誥

李克義之非少卿嫡派其大畧已可槩見今以真本目命與真
本墓誌未到不欲遽然結斷但李克義李克剛有事在官是非
曲直只當聽候官司剖決而李克義乃敢聚凶徒鼓噪街市捕
逐克剛直至縣庭而後止狠暴之氣既不得逞于克剛遂肆于
劉七傷至流血痕跡俱存及至下廂體究復於廂官之前又與

其徒再將劉七毆打夫禁城之內太守在焉縣庭之內令尹在
焉此皆吏民之所俯伏而敬畏者也而李克義獨無忌憚如此
則是不復知守令矣為部民而不知守令者則將何事不可為
哉本令合便行斷遣又恐其于李克剛萬一少有瓜葛亦不能無
投鼠已心器之疑且從輕勘下杖一百長枷監同時下手打劉七
仍市曹令衆五日併索李克剛真本誥命與真本墓誌以憑衆
對結斷

頂冒可見者三

吳雨巖

余執中事乃前政所斷茲因浙西憲司索案試將原案閱看則

余執中之罪未論他事只是頂冒一節黥配有餘今索上獄庫所收余執中二誥一綾紙其初補進義校尉綾紙乃淳祐七年空月給其以進義轉承信誥乃淳祐六年給天下豈有轉官歲月在前初補歲月在後之理其頂冒可見也又以承信轉保義誥亦是淳祐七年給乃與初補進義綾紙同年參錯顛倒其頂冒可見二也又綾紙小字內余執中年五十歲饒州九九字大字內余執中凡三字皆是楷洗改填印章淡落綾紙改色紙動其頂冒可見三也今詳西憲備到本人狀內不明言乞改正此頂冒官職而從言改正又不知頂冒被配人尚可改正作士人

否也事不在本司但西憲未知因依有索人案之牒案合即時發去人豈可輕易泛追若欲追詞人余執中則被方避本司如仇必自己在司伺候矣告仍寄獄庫候仍錄原案存照牒報浙西提刑司

鬻爵

鬻爵人犯罪不應給還原告

按詳獄州原申鄭河以保正而私買乳香又且低價收買知情受賍本州從杖罪編管不可謂之曲斷當時鄭河已立案引斷決臂杖二十訖申牘甚分曉繼於決管處計置作免杖已萌翻

改之心非有實力何以得此犯私罪杖仍編置刑餘之人不可
赴試取告何用况刑部初無改正之明判却脫過刑部徑欲給
還原告是刑部亦被其欺罔也其本人或自請舉或自取官與
之改正乃所以保全士類彼以一萬七貫得一綾紙所犯罪
配既以此未減矣恐不應給還告繳申刑部乞與毀抹以絕覬
望庶幾刑罰有章亦非小補備此書判申

進納補官有犯以凡人論

方秋崖

既是曾仕宦必知上下之分賓主之禮朝廷之法也一監稅見
州郡禮固有數乃敢大庭廣眾極口肆罵入公門鞠射如也固

如是乎劉監稅雖小官然而袁州見任也奉命守職聞鎖於船
而乃兩人露巾扭拽以至州衙殊駭聞聽據諸僕所供乃是妄
一進納七色補官有犯以凡人論而敢猖狂至於此乎且其自
書曰承信郎而諸僕以為進武校尉則是詐稱官呼矣張指使
觀其酒如已醒請來問

免繳出身文字斷僕訖申曹司併申部照會

鬻爵多財士類所不齒然既已從仕便當循規守矩顧乃猖狂
妄行自同小輩當職雖不肖然袁州朝廷之一郡入公門如不
容而大聲疾呼畧無已心憚是無州郡也劉監稅奉州郡之命點

放船隻有司之守也何物小吏敢毀其冠裂其衣通都大衢觀
瞻甚駭是無有司也朝廷爵級所以勵世磨鈍豈容妄自增損
校尉也而輒稱承信是無朝廷也魚州郡可也無有司可乎無
有司可也無朝廷可乎本合繳出身文字申朝廷取指揮又念
千鈞之弩不爲鼠尾發機案以綾紙責還令其逐項交領其點
到客貨客船亦併還之並取領附案兩僕僉廳決二十放當
職所以待之亦可謂極其寬恕矣然觀此輩必一小人道過洪
都安知其不妄有陳瀾備具本末申漕司併申部照會

借補

郡吏借補權監稅受賄

范西堂

李俊明原係郡吏已經徒勒豈應入役輒就倉基妄行叙復已
為不法又敢恃借補為承信攝監稅于暴家岐起居出入一視
官府象以車蓋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尊嚴若神人望而畏
之凡有所取惟意之從商旅經過肆為荼毒東西行者皆所不
免怨聲載道而郡不知內外相倚勢如駟蛭有欲陳訴無豎
天掾與販往來之都會肆溪壑無厭之私欲吝吝沙待吐被害良
多雖關譏之設古所不免而龍斷之登此為獨甚近因黨職經
從熟知利害羅有司追上勘鞫且據供認一項已有賍七貫通

計前後不知其幾合決脊杖十二刺配一千里監贓押發仍索
上文帖毀抹免行抄籍潭拱宋八唐興宗郭通皆平日從其所
嚇者亦皆有賍各杖一百耳後刺圖環

權攝

貪酷

蔡文軒

黃權簿以本州人攝本州官狠愎暴戾霸一縣之權知縣為之
束手積姦稔惡百姓恨之切骨甚至檢驗受賂恣為姦利本司
追請之日百姓千百為群爭以瓦礫糞壤拋擲唾罵縣官本
州之故護出數十里之外方始獲免州之僉幕獨不聞之乎當

職行部以來訴之者不知其幾狀計贓不知幾千百並送本州
追究州之僉幕獨不見之乎今不照本司行下根勘却歷述黃
權簿有黃堂侍郎大參別相公薦書豈欲以此見脅邪無故主
掌此等人冒攝視民官上誤黃堂下害赤子事敗迹露尚欲庇
之耶一則曰死節二則曰死節死節之家固可念一縣之同胞
獨不可念乎一則曰黃堂諸公二則曰黃堂諸公諸公亦曾教
其如此貪酷乎牒州請照本司送下狀嚴行根究不可以當職
為將去客而可忽也入錫匣限兩日申

冒官借補權攝不法

范西堂

賓之上林關今差葉承信權攝在官不法李孝忠等令詞訟
于州大守差都吏盧餘下縣追請孝忠等乘機抵牾操執縣權
務未快意遂與盧餘同謀自擅開獄放去重囚一十二人推司
陳俊獄級徐席又因而從吏至今六名未獲數項大辟無從圓
結近到葉承信李孝忠盧餘陳俊徐席送獄限勘各已供招然
所謂葉承信者以詐偽得官初冒邕州招馬賞補守關進勇副
尉而實未嘗到橫山次冒鄭文代押馬賞轉進勇副尉而實未
嘗到臨安朱提州喪馮心籍鄉人給帖借補遂稱承信假此權攝
專務誅求民力梁夢龍等陳訴勘對據供招凡三十八項計三

百五十二貫又冒請俸給計七百二十六貫總一千七十八貫
章熙載喪孀被訪聞追上送獄帶納錢銀七十貫難得免罪而
竟繫獄以喪其身殺越人于貨凡民罔不慙况為百里之長乎
准法諸詐冒陰補者徒三年偽妄出官減二等又法諸因進納
及陣亡換納補受不理選限將仕郎差權攝職事及被差者各
以違制論又法諸詐欺官司以取財物賍五十疋命官將校奏
裁餘配本城又法諸縣令闕輒差寄居待闕官權攝并授差者
並以違制論而因收受供給坐又法諸添差官違令兼權職事
計所請俸給坐賍論又法諸攝州助教犯公罪流私罪徒追毀

補授文書勅授者批毀申納盧餘陳俊徐席各決脊杖十五配
一千里李孝忠決脊杖十二編管五百里葉嗣昌各徒三年編
管賀州監贓候足日具申借補文書毀抹入案部帖三紙簿條
批毀申納本部仍申尚書省照會

受贓

蔡久軒

虛賣鈔

程全王選以縣吏同謀擅創方印印賣虛鈔作弊入已勘鞫情
犯昭然其事雖起於前任張知縣而李縣丞權縣日用程全之
計輒于一日之內印幾二百石所賣之錢輒以撥充丞廳起造

為名節次支撥六百貫入宅庫監臨主守而自為盜焉亦怪

三吏之公然均分無復忌憚也縣丞身為命官昧于法守殊可

驚嘆以本邑賢厚貴寓曾謂其明敏可任人材難得不欲玷其

素履姑免申奏帖本官今後嚴冰蘖之戒新任宦途輒以期

遠大程全計贓六十八疋決脊杖十五配一千里王選計贓三

十三疋決脊杖十二編管一千里仍監贓

贓汚

何師說既為人攬納即是攬力安能免官司之追逮但黃權乃
敢令其凡丙二官者接受二銀盃二千楮之賂何物小子贓汚

狼籍入黑匣牒鄭通判四名赴司限一日違追廳吏仍牒州契
勘黃推簿是何人何年到任以馮施行詞人責反坐

西自牧延檢因究實取乞

當職在江西時已聞扶友嵩扶如雷之名一時奪江州統領官
陶俊印以歸殘兩路破永新此人也往歲范西堂權帥嘗自發
其惡聞于朝拘于寨不知後來以何因緣冒濫令官又以何因
緣得此職宜其前日賊心成百姓此事特一件今皮千四供
執已明豈靠頑所可抵拒違懸勘案催追未到人再判扶如雷
所犯情由照應某頃年守官江右正直扶寇結約狂僧集眾被

猖震動兩路殘破縣邑其時官司徇於性習餌以官資責以厚
賂方得帖服自此益張驕習江州視效無歲不擾黨劫扼腕及誤
象恩易節湖湘忽于本路在任官員脚色籍中見有凶雜扶如
雷者依然正統部內巡檢職事猶以其未招民訴姑具容養及
交事後節節據人戶有狀論其不法或訟其受人戶白詞或訴
其縱寨兵劫奪然亦不過判下本州本縣就近追究尚異其少
俊元惡近據衡州州院勘到皮千四因爭水車輒開集人衆各
執器械殺死楊百二事係委扶巡檢究實却使虞候賀照曹取
大會一千貫及將會三百貫與寨吏潭伸計囑因依本司行下

攸縣追到巡檢扶如雷及寨吏潭伸赴司供對次續據攸縣馮
天麟陳宗等亦訴扶巡檢取乞方行詰問乃咆哮不伏公然放
聲謂做官不如打劫自由及無官更自快活之語尋院送根問
後據州院勘到巡檢扶如雷本司照得貪吏賍污世不能免乃
若以盜賊而詐冒得官既冒官而復謀攘竊此其虎兕豺狼之
性至死不改却非尋常貪賍之比在法諸領寨官為監臨受財
十五疋者絞其命官將校奏裁今扶如雷所受賍數過五十疋
死有餘罪又法諸詐假官者流二千里謂偽奏擬之類今扶如
雷以賊渠魁不肯招安受命妄以自備家財贖回兩官印欺

罔朝廷冒受官資正應上項條令豈容輕貸再契勘到本父
扶友嵩猖獗之時朝廷至遣統制王晏部兵馬二千前來討捕
黃岡一戰官兵折三之二賊勢愈熾劫持官司欲取刺所帶
惡少屯於沙浦甚至又欲世襲峒主不納王租一時余侍郎軫
念生靈遂主招降併官其子至今衡湘痛入骨髓况據本人供
招所具又曾兩次謀殺王官已被拘鎖今其所管之寨距舊日
巢穴不滿三舍設或斷蛇不殊縱虎出押他日必結連殘黨倡
開前日所部寨兵合從而起其禍有難言者檢桂紹興元年十
一月指揮允兵將盜賊盡屬安撫司允樞圖責專消除禍本干

係甚大其扶如雷見拘鎖衡州土牢聽候所合備錄本人過犯
在前欲望鈞旨行下揆考本人拘鎖原案將扶如雷真決刺配
永鎖土牢將原冒受告身追毀徑關樞密院照會非特可警
肅賍貪抑使崔葦餘孽允受招攜之恩者比旨將有所忌憚栗
為不義申知院大使行府伏乞鈞旨施行後準大使行府劄本
司差人管押扶如雷赴大使行府從所申事理施行遂差彭超
榮管押扶如雷解扶授大使行府去後準劄下照得扶如雷頃者
父子寇攘邀求官爵既登仕籍長惡不悛流毒於民其實跡見
於憲司所申勘招不誣賍滿配流實當但以其曾忝一命姑從

末減決遣拘繫免復出貽害善良且使其徒知有三尺已取上
扶如雷送湖南周路鈐決軍杖一百拘鎖飛虎寨永不踈放并
關樞院照應施行非得朝旨不許踈放庶免使復出為惡劄下
湖南安撫大使及潭州各照應及本司照會

對移

對移貪吏

蔡久軒

當職到任之初非不知本州貪謬之吏甚多但以州務彫疲儻
即見之施行恐見譴責謂不可展布日復一日民怨益深其所
職謂何而可遜避內有饒州推官舒濟茂視官箴肆為攫奪如

本州拋買金銀則每兩自要半錢鈔銷出剩自袖入宅提督酒
庫科取糯米受納受糯米官稅之外自取百金以配吏吳傑為
腹心受成其手交通關節畧無忌憚未敢案效先牒本州對移
鄱陽縣東尉限一日取遵稟狀申仍追吳傑赴本司仍榜奪
衙門許被害人陳訴本司已追吳傑赴司押送司理院根勘到
上件情節尋呈僉廳官書檄因依欲將吳傑決脊杖七十於原
配州上加刺配一千呈照已行準條籍沒家產外餘分受贓人
令取台旨奉允決判照斷候監贓畢日押遣併牒本州照會
對移司理

此另是一條

胡化龍訴趙司理回任已牒本府契勘今胡化龍就哀哭赴訴
謂趙司理已回任舉宴相宴且謂化龍之父死事必為其所轉
移無以自伸一命之士持身不謹至為百姓見疾如此尚可以
為獄官乎改對移寧國李縣尉牒府即差人押赴寧國縣任
限一日申違追都吏仍牒府院催勘正圓結照限申不請淹延
對移縣丞巨浸未解生理蕭然為民父母者正當寬之一分抑納之篋箠
本司追吏藏匿不解所訴詞人則枷而赴州有人心者如是乎
諸公為邑大夫則至矣獨不為同邑生靈動念乎對移縣丞姑
示薄責少俟吏人到司即與復舊併帖縣催追解許慶

對移縣丞

本司追一吏不到何物縣丞敢爾侮慢追請縣丞赴司限一日
錫匣此係本司網紀所在於本縣無預併帖縣續章縣丞司具
脚色呈奉台判朝廷張官置吏一司有一司之紀綱尤為不輕
昨本司因朝廷送下名件內人朱祖榮在縣獄身死帖縣丞追
解推獄乃頑然不解及本司追丞廳吏又敢占護不遣到任曾
幾何時已黨吏侮上如此將來拘吏貪殘可知便合按奏者
親老且從輕對移本縣縣尉只今行

對移賍汚

縣丞身為監官乃與吏作套取財甚至鹽米之類亦責民為納
錢今見劉仁送獄心蹤跡敗露乃敢突然申來欲取劉仁下縣
可謂狼籍無忌憚之甚姑對移本縣主簿使仰僉廳連呈州院
勘到縣丞與劉仁同取受情節其催租一節牒通州請別選丞
清勤官吏仍嚴與約束毋令擾民限只今申

監稅遷怒不免對移

昨來民部訴趙監稅違法恐赫取財本司只是帖問今不自反
乃遷怒於人張皇擒捉以咆哮嗚脫滿州判送獄如此則貪吏害
民人戶亦不得陳訴監司亦不得問著何物小子乃敢如此除

已一面契勘對移外先牒本州從公行直日排軍只今追包旺
胡茂赴司繼據所差排軍取到饒州院申準本州押下陳俊包
旺胡茂為趙監稅申陳俊咆哮喧敢事院司具此翰勘未與
已一面申州具解外申本司乞台旨奉台判饒州獄乃朝廷為
民求直之司非為趙監稅報復之地趙監稅律身不嚴以卒
包旺胡茂為腹心縱其邀索恐喝取人財物及路見不平令辭
伸訴本司雖嘗帖問即未見之施行監稅者懼其事之彰怒其
人之言委曲計會却將所訴一卒併詞同以咆哮本官送獄
意欲借此以脫二吏之罪籍詞人之口使詞人受苦而一卒為

免其為計亦甚巧矣臺府問立詎容貪謬小吏得以行負臆視
州獄如者保私房挾公行私惟其所欲本司姑惟聽之帖州院
候斷遣咆哮罪訖却請解赴本司切待送別獄推勘其害民
取財之罪又據本州城下商稅務節級陳宣教潘馬福等供狀
訴包旺胡茂酷害眾等事奉台判包旺胡茂乃監稅腹心決
非咆哮者哮監稅見陳訴者多恣本司追究借州獄以藏匿之一
則為抗拒本司之訴一則為媒以苦詞人而泄私忿耳排軍只
今就州獄取上兩名押送南康軍司理院限三日根勘情牒申
仍牒本州照會其南康軍司理院帖內再奉台判請究心推勘

如縱吏受賕先將本官對移并據饒州申已將趙監稅對移本州監押申乞台照

繆令

知縣到任以來畧無善政大辟刑名公事件件不理但有縱吏受賕貪聲載路百姓章夔眈經本司陳訴本縣差徐發統領寨兵下鄉如捕盜賊寨兵下鄉法所不許徐發特本縣一卒且橫如此押錄許慶既脅取七百貫矣而知縣不滿所欲又將詞人扯毀衣冠擗拔頭髮將民詞八十餘紙判送南房當廳燒毀此何等繆政本司兩入錫匣遣許慶乃橫身庇吏拒遣不解何待

吏之厚也本縣受詞必須官紙必賣兩券受詞必須傳押亦酒定價如不依此並送南房甚至有宣教紙墨錢縣主坯粉錢貪謬無狀一至於此未欲茶奏但對移本州所差權縣丞吳主簿並限一日取遵稟狀

昭雪

縣吏妄供知縣取絹

吳兩巖

行部以洗冤為急民冤尚欲申何況夫夫之冤前貴溪知縣黃輅取因赴上大急毛提刑責其冒銜正欲加罪適值吏鄭勳等妄供本縣絹事謂黃知縣取八十六疋折為陳設遂致信憑

申効既而黃知縣辨明毛提刑再有一判之失緝黃知縣檢舉發擿鄭勳所供與方溼不同蓋至是則毛提刑已知其風聞之誤矣但黃知縣先賢的嗣具有家法安得此事當職又聞其枉及到信州州院踈決鄭勳適以他事收禁在獄引上取聞就令獄官責供如所供則黃知縣未嘗將去安得緝緝誣之鄭勳等初焉所供乃是盜憎主人怒黃知縣之發覺耳鄭勳別犯重罪斷治外黃知縣之寃當與昭雪具申尚書省乞與放從授憲幾是非明白士夫知所激

舉留生祠立碑

此二條當附前禁戩之末

取悅知縣為干預公事之地

蔡久軒

當職所至最嫌舉留之人今日之舉留者即平日之把持縣道者也此狀舉留姓名數中必有諱徒欲取悅知縣為此殊不知縣賢否政事美惡有耳目者必能知之何待于此曹試嘗不過為諱徒所使耳姑與責戒勵一次仍帖縣具諱徒姓名單

生祠立碑

前政創備荒有德於民其不過就其節目之未盡者畧為討論而變通之但欲扶植其初意俾勿壞何敢掠美於已諸位肯元過訪示以生祠碑刻某無功德於是拜但曰不喜諛而已實揣

於心無其實而厭然受其名非某之福或者亦得遂諸公之
輕於稱美則美者刺之嫌也故告勿立碑受賜尤侈使某之為
政自是有加于前則路上行人口是碑雖無碑無祠可也否則
如行人口碑何

名公善判清明集卷之二



書名

11681

冊數

8

書價

600

清明集

石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三



賦役門

財賦

財賦造簿之法

真西山

以上數條皆可采用而歛縣造簿之法尤爲切要蓋簿書乃財賦之根柢財賦之出於簿書猶禾稼之出於田畝也故縣令於簿書當如舉子之治本經近世不然雖秋夏之簿未嘗不置然爲宰者牢會親閱則所以催科者鄉司之草簿而已彼其平時飛走產錢出入賣弄無所不至若據其草簿以催科則指未

納爲已納已納爲未納皆惟其意所欲官賦之陷失人戶之被擾皆由於此若用歛縣之法則各都之納有欠無欠一目瞭然故嘗謂催科之權在已而不在吏則不擾而辦在吏而不在已則擾而不辦蓋謂此也今屬縣財賦之不辦大抵由其不能用歛縣之法故予於此尤惓惓焉

稅賦

戒攬戶不得過取

胡石壁

當職軫念郡民困於賦歛之重故於去歲秋苗特與減斛而米罷市利錢蓋將以惠服田力穡之農也又慮攬戶欺罔愚民仍

前多取復與立定規約令除輸官之外所贏不得過三分既見之饑榜曉示又勒各人責其決配罪狀付案爲照三令五申亦云至矣意謂幽遠小民必已俱被其澤茲因張燈之夕村夫野老雜沓戶庭當職微服詭辭問所疾苦言及稅事莫不蹙然以悲多者一斗納及千六以上少者亦不在千二以下參攷衆論如出一口若是則攬戶之取盈不啻加倍於官府矣何無忌憚之甚誅之不可勝誅不誅則無以示戒合擇其太甚者懲治一二以警其餘魏六乙周七乙各決脊杖十五刺配本州枷項市曹示衆十日餘人責戒勵一次仍備榜

催科

重覆抑勒

蔡久軒

催科固不可緩然重覆抑勒至再三民力其何以堪之邪據程上舍所訴始馬輸納已有李壽親領狀繼而重覆不免鬻田重納李壽等不容到庫交錢只還領狀今又將其僕朱七二枷杖剥林及膚剥膚及骨可念甚矣巨浸方退生理如線官吏更忍魚肉一邑之生靈乎帖縣且追李壽一名併朱七二賫領批赴司比對限五日

巡檢催稅無此法

蔡久軒

自信州來者皆言巡檢在彼催稅何待張天驥狀然後知之巡檢催稅固不可更貼就寨催稅有此法乎姦吏與悍卒並同其流毒四出也固宜且照所申緩追候本司探問得實專人追之以來併帖示巡檢

州縣不當勒納預借稅色

劉後村

當職入信州界鋪寨兵則論縣欠其衣糧都保役人又論縣道勒納預借謂如五年田方夏秋米已交足又借六年之米剥下如此所不忍聞知縣或奮由科第或出於名門豈其畧無學造愛人之心哉諒亦迫於州郡期會軍兵糧食之故訪聞預借始

於近年同此郡縣昔何爲而有餘今何爲而不足任牧養撫字之責者盍於源頭討論一番自州寬縣自縣寬民庶幾一郡百姓漸有甦息之望今賢而明者但有嚮慶歎息謬而闇者又縱姦吏舞弊其間如預借稅色既不開具戶眼止據吏貼數秤數目抑勒都保必欲如數催到錢物或歸官庫或歸吏手亦何所稽考爲百姓與都保者不亦苦哉今雖未能盡革亦頃以漸講求牒州帖縣各以牧養撫字爲念共議所以寬一分者所論縣吏取乞且帖各縣於被論人內擇其尤甚謂如乾汶百姓都保錢會不以輸官者斷刺一二以謝百姓其賊多者解赴本州施

行仍榜縣市

州縣催科不許專人

劉後村

通天下使都保耆長催科豈有湏用吏卒下鄉之理若有耆保不服差使州縣自合追斷枷項傳都號令孰敢不畏今州縣皆曰官物不辦因不差專人之故去年蔡提刑任內亦禁專人亦自不妨州縣催科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恐有之矣未聞無專人而財用不足也苗緇失陷緣人戶規避扣糶飛走產錢之故今不覈版籍併產稅整理失陷而歸咎於不專人豈不與近日朝廷詔旨臺諫申請督馳平當職舊曾試邑作郡未嘗專人亦未

嘗聞事近日雖連被版曹督責終不肯專人至饒州及徽州南
康縱使州縣力能撼搖當職不過歸奉宮觀當職平生無意仕
宦決不以浮議輒差專人案牒帖報州縣仍牒諸司

頑戶抵負稅賦

胡石壁

趙桂等抵負國稅數年不納今追到官本合便行勘斷懲一戒
百當職又念爾等既為上戶平日在家為奴僕之所敬畏鄉曲
之所仰望若一旦遭捶市曹械繫則自今已後奴僕皆得侮慢
之鄉曲皆得欺害之終身擡頭不起矣當職於百姓身上每事
務從寬厚不欲因此事遽生忿嫉之心各人且免勘斷但保正

戶長前後為催爾等稅錢不到不知是受了幾多荆杖陪了幾
多錢財若爾等今日只恁清脫而去畧不傷及毫毛則非惟姦
民得計國賦益虧而保正戶長亦不得吐氣矣案具各鄉欠戶
姓名銅身趙桂等以次人承引下鄉逐戶催追立為三限每限
十日其各人正身並寄收廂房候催足日方與收納本戶稅如
違不到照戶長例訊決一則可以少紓戶長之勞一則可以薄
為頑戶之戒

不許差兵卒下鄉及禁獄羅織

葉提刑筆

縣尉所有獄具畧備問何所用之則本州委之驅催官物專用

以羅織欠戶者也。國家憲用保長催稅苗，其出遠省限亦自有此比較之法。未聞使巡尉差兵卒下鄉追捕，而佐官輒置枷杖繩索等以威劫之也。據縣民黃澄等數狀，且有未嘗充攬戶而妄指作攬戶、追納官物之詞，此尤無狀。今時民力亦已困矣，催科雖是州縣急務，其忍復於法外肆其害邪？在法非州縣而輒置獄者，縣令容縱捕盜官置者，各杖一百。縣尉且罰俸兩月，催承吏來牒諸州，今後管照條比較。若出遠省限，只令委官一員驅催，不許輒委巡尉用兵卒下鄉及禁獄羅織爲國家受養。本誠非小補。

已減放租不應抄估吏人貲產以償其數 葉提刑筆

贛州嘉定十四年旱歉，比諸州最甚，而減放分數最少。臺臣論列有旨施行，今有減放未盡去處，優加寬恤。漕倉兩司節節行下，而本州竟不肯實減本年苗數，僅以二十三年十縣殘苗塞責，已非從實減放矣。其事既申朝廷，徧報諸司，榜示民力，乃復於守臣將離任之際，再責諸縣舉催，急於星火，此何理也。諸縣催剥如故，惟信豐甯知縣以撫字爲心，不敢奉命。本州遂將縣吏李仲等一十四家抄估貲產以償其數。本州適遇歲惡，視民秦越，略無救災恤患之意，已失長民之職。其所施行，又自相

皆戾上不有朝廷下不有諸司率意肆行使吏民皆受其禍
政有甚於此者乎且吏人犯枉法贓或侵盜官物則有估籍之
條未聞不催已蠲之租而可以抄籍者也况數家非皆當行吏
人尤爲濫及無辜近制抄估合申本司審覆本州亦無一字關
白是國家法度行於天下而獨不行於贛一郡矣但當時書擬
判行等官各已替去不欲案劾承吏劉輝游文質各脊杖十五
配鄰州都吏程倫勘杖一百勒罷牒縣將所估賣到家業錢限
一日發下原估官給還買業之人以原業歸其主其已估未賣
者並與給還所有已蠲之租諸縣並不得再催申朝廷牒轉運

司報諸縣並照會仍榜縣市

受納

革受納弊倖

方狹產

頗聞諸倉舊多弊倖於是民受其病則苛取並緣官受其病則
濕惡碎雜徒以左右罔利而公私俱不便矣蓋緣受納有官員
之弊有典吏之弊有捺攬之弊須至約束一官員之弊受納之
官正當以已律人所謂事例者倖門也此門一開則無往而非
弊矣垂涎染指亦能幾何而此身亦墮諸吏膠漆之中矣受制
於人方將畏首畏尾之不暇豈能鈴束吏姦釐革民病今所委

受納官必能相體不待多言然官員潔身自是革弊之第一義至於人從亦不可帶入倉門蓋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弊除帶兩名輪日當直外其餘無本州給牌輒入倉門者杖一百編管一典吏之弊倉場受納最苦於群衆打攪輩此弊當先汰去冗雜之人今再定稅倉專斛一人斛級一人並仰都吏保明如有違犯併坐都吏諸處衙番並不許作名色取乞使斛級賠贖作弊取償仰斛級陳告亦準前斷斛級敢縱容搽攪交量濕惡賣弄斛斛虧官官民究見得實定行決配

一條攬之弊一應人戶自行輸送而不付之搽攬之手在官在

民實爲兩便纔付搽攬則民間爲其賣弄取多餘官司爲其把持入納濕惡任法官員買應納官之物准盜論何況宗室上舍學職子弟等塊攬官物豪霸倉使官司虛受多量之名民間實受多取之害委爲不便前項人當職並有姓名未欲榜示儆能悛改何宰相安如蹈前非必貽後悔

義米不容蠲除合令照例送納

胡石壁

義米之增其來已久揆之於法雖非所宜然推原其由亦是因郡計窘縮之故不得已而爲之非皆作法於貪也區迪功之訴於上臺其詞固不可謂之不直但本府兩縣凡有田之家無多

無少皆是如此輸納官司逐年靠定此米以充經常之用一日去此則官吏欠四五月之俸士卒欠四五月之糧不復可以爲州爲太守者雖廉如夷齊循如龔黃亦無緣可以去之非不欲去也蓋以官吏決不可以數月無俸士卒決不可以數月無糧也兩縣之間非無豪富之家非無健訟之人皆俯首帖耳甘心聽命無一人有詞者亦知其勢不得行耳兩縣之人皆無詞而區迪功乃獨有詞何哉本府當來若見得此米當去則當一切蠲除不當獨免區迪功之一家若見得不可去則當條具利害申聞上臺不當泯泯而止免一家而不免兩縣則是放飯流歎

而問無齒決也有詞者則得免無詞者則不得免則是吐剛茹柔靈氣獨而畏高明也當官而行當如是乎當職假守兩年未嘗分毫過取百姓官吏士民皆知之天地神祇與聞之乃者受納秋苗減斛面米罷市利錢會無一毫靳惜使此義米可去則必不待來年然後已矣以當職拳拳爲民之心如此其切至尚不能去則豈是州郡之靈取哉大桀小桀固賢者之所不爲大貉小貉亦賢者之所不能也本府每歲苗額相近二萬倉廩之盈虛固不以一家爲輕重第一家既免則人人皆將援例不從則無以爲詞從之則無以爲繼合勒令照衆例送納所有三年內未

納之米今不欲監賠訪聞其家頗好施舍近見躍龍橋未有屋宇自欲捐金捐廩成此美事若果能如此當以此米爲助帖知縣更行勸諭

綱運

綱運所閱皆稍火等人作弊

胡石壁

州縣裝發綱米斗斛升合皆有定數縱是東量西折相去亦能幾何皆緣稍火等人侵移偷盜押綱官吏或與通同爲姦或不用心照管所以折欠過多且如今此張細王太運載和糴米自新化裝發至潭州交卸以水程計之不過千四五百里溪水泛

漲順流而下半月可達何爲六月且日離岸至七月望日纔到滯滯若是意果何爲多爲一日之留則多作一日之弊當時官吏亦且聽其所爲更不催督豈皆念不到此哉路上有花并有酒一程分作兩程行蓋亦有所利而然也遂使虧折之數已居十分之二千里之程半月之內其弊已如此若更遠於此必至於滿船空載月明歸矣儻或佚罰則自人人是則是做將吏人既已均陪船戶各決脊杖十五配本州

差役

比並白脚之高產者差役

范西堂

差役之法先從白脚自有專條斬春守義坊缺後自去年三月定差至今年五月索察猶未結絕據所追到通計八名內張世昌產錢三十六貫明現產錢二十四貫謝通產錢一十七貫係是白脚合與比並差充其餘如張子高如明珠如陳文蔚如明琦如明珍物力雖有厚薄賦役雖有淺深既無倍法豈宜追逮今展轉供牽淹延逾歲訖無定訖及送獄司責據呈上明現情願承認衆各各有陪貼外條法而用已意獄吏之私夫豈可從且三名白脚其體一同捨產錢三十六貫而差及二十四貫雖使強認烏能絕詞拖照案牘初據張世昌所供本戶昔嘗出產

與鮑通阿蔡米曾過割取到合狀乞爲照行出業與人所幹何事直至臨役方退產錢自是不可憑使又據謝通所供明現節次置到蔡海鄭汝賢產業不行收入縱或有之未至便在張世昌之上且無實跡只聽虛詞尤不可信此項須待張世昌執役年滿明謝比較當差方合窮究何至以此預爲遷延且縣有版籍一年戶口之所從考不與照使反滋衆訟何以籍爲又觀定役之初鄉司具帳乃於張世昌名下朱批稅色曰十三年夏稅即此一節已見爲欺知縣批判國家正法保長不理此小役不折大役之法也洞燭吏姦夫豈無見儻執此說久而不移張之

入役已及滿替豈容至今尚爾終訟張因此得計從而入詞又謂產錢雖有高下役之先後憑此定差初不曾有山園田湖之分此說尤爲枝蔓使州判狀謂張世昌所管之湖既是已業豈得妄稱浮產送縣比並可謂允當大抵一鄉役次鄉司役案竅窺知之不便從公與之定差蓋欲走走弄以其私追逮一人則有一人之費不伐其謀何憚不爲今勒令當廳供合差姓名一人鄉司伍璉役案許壽咸以張世昌爲首既有定見何不就本縣保明直至倅廳方可從實自當懲斷且以今來所供不致面謾姑與從恕推司成冲在獄鞠勘既不曾究竟明現陞進產業實

計若干平白勒令承認又取得陳文蔚三人出錢陪貼文狀以此具呈不知用何役法本合懲斷以合充人張世昌原不曾預禁只據送獄三人却不在明現之先又非專成冲之罪惟典押承行明有知縣書判喚上張世昌隨司非不分曉本案即不曾行移本人即不曾到官始終計屬意不難見罪當勘杖夫復何說且免追上聽本縣自作施行張世昌勘下杖一百押赴蘄春縣日下着役如更敢拒頑就行申解照斷

倍役之法

范西堂

準倍役法稅錢一倍歇役十年稅錢兩倍歇役八年稅錢三倍

歇役六年並理爲白脚張茂兄弟三人有母在堂產錢共計五十一貫未應均分合作一戶不可謂未應充保正然保內有張法政產錢四百十六貫有鄧汝賢產錢二百四十貫較之張茂產錢一係四倍一係八倍又各歇役十年已上今張法政鄧汝賢兩戶比較張法政執役在嘉定七年鄧汝賢執役在嘉定元年鄧汝賢歇在先而張法政未及一倍難用倍法合告示鄧汝賢先充次及張法政又次及張茂本里保正只差一人今乃三名並追顯是賣弄鄉司役案合從杖六十牒縣施行

父母服闋合用析戶

准法父母服闋合用析戶輪差役色合從煙爨載在令甲昭如日星州縣官司所當謹守今來劉益父母俱亡服闋年深兄弟五人內二弟破產見無寸土其餘三名亦已分析各有關書鄉司爲姦不與開戶宋良肱見居石佛煙爨保分自有役次岐陂田業係是寄產不應入帳若欲捨煙爨而用產業祖宗役法自是可廢兩名充役俱爲未當縱已定差烏得無詞今勒鄉司供具本里合充一人姓名責據保明謂是宋天啓產錢一百二十四貫歇役十七年與前來所差兩名殊爲不合顯是姦欺勘杖六十牒本縣告示如更有詞併鄉司申解以憑根究宋良肱既

自戶又敢存留祖名，輒爲詭挾，勘下杖六十，併劉益押赴主簿廳當開者，析而爲三，當併者合而爲一，取已開併狀回申。

以宗女夫蓋役

范西堂

照對差役之法，以白脚今立作趙八郡主，爲百戶，知縣定差謂是婦人從夫，若欲以宗女蓋蔽編民戶役，世無此條，不可謂之非通曉役法者。其後趙氏陳訴備錄，提刑可行下間立女戶，撫恤孤遺之文，意在脫免，尋送法司具條，已爲無義案吏並緣此意，便欲轉移，當趙氏未嫁鄭謹之時，孤遺固當念女戶固當立，今既從夫，其戶猶是趙八郡主，其意猶欲官司恤孤，不知所

嫁之夫，將爲何用，不審所具之法，引用何條。其後又曰：鄭謹住在廣濟，難以差應，人在廣濟，田在蘄春，役隨田充，又何難差之有果如此說，外寄產役皆不可得而及矣。此非鄉司役案之姦，而何役法不馮而以提刑行下爲憑，知縣不當而以吏人立說爲當事之倒置，未有若是之甚者。孫法迎已充析生役，次陳文彬已經知縣監分，各爲都戶如故。本廳去冬遍牒五邑，取鄉司知委分析收退各要分明繳狀回申，已行遵稟。今索到差帳，猶作一戶，具呈可見姦猾鄉司役案各從杖一百，備牒照知縣初判施行，限十日，如鄭謹有詞解上，先行懲斷，仍押鄉司下主簿。

應限一日將兩戶開析

借名避役

蔡父軒

始借趙姓詭名以避役今為趙杖夫所奪亦所自取無足憫者
牒軍催已斷因依申、

限田

限田外合計產應役、

關宰璠

陳坦父鈐幹官承議郎即非自擢科第已承父朝散大夫陰朝
散四子身後減半其三子各已於田外計產應役陳坦祖官高
於其父父官亦是承蔭照條止得從一高者今紐計本縣產錢

見在一十四貫有餘若以每畝產錢十文為率亦計有田一千
餘畝本都產錢無有高於此者合從條制應役范岩受囑輒具
單稱贍坐產錢不應收併可見欺罔王昌老所糾允當兼陳坦
產錢比之已有四倍更有何詞案從條告示陳坦應役

父官雖卑於祖祖子孫衆而父只一子即合從父限田

法

擬筆

限田官品當從一高蓋使從其優也若曾高官品分衆子孫視
其父所得之限為多則固當從高若曾高與祖官品雖高而子
孫已衆以分法計之所得不多而其父之官雖卑於祖所得之

限差勝則却應用父之限若使必用其祖而置其父勿論則祖是七品而有五子父是九品而只一子其父所得限田乃皆無用今陳某之祖官六品合得田二十五頃而有四子亡歿減半四子分之每人合得三頃有零其父雖是七品却自合得二十頃亡歿減半猶合得十頃所謂陰補若原非七色補官合用官品而實與自擢科第一般特原是七色非泛而奏補子孫則不可比科第者爾本縣若必欲陳某以祖官品分析限田爲當後則固未可但却有所當契勘陳某之父凡有幾子陳某若有兄弟合用分法則限田又自無多兼本縣但均其產以爲十頃有

餘而不曾明行勘會田產實有若干贍塋之田固不應豁出其他山林之類皆有比折法十四貫之產錢決不止於百畝之產明矣此項最爲的實而本縣未曾着實根究遂使頑者得以爲詞兩等入並知在帖縣限十日監鄉司從實根究要見陳某目今見管佃田畝若干或用產錢比算亦合照鄉例從實指定無容鄉司巧行賣弄仍請下鄉保係勘會陳某有無兄弟逐一具申以憑施行

申發干照

建陽丞

准使帖追究鄉司及勘會者保見得陳鈐幹只有分曉所管田

產除在外州難以勘當本縣見管產錢簿籍者計八貫五百一十六文又有諸里丞嘗六貫一百四十七文又一項崇正里九百三十三文通計一十五貫六百三十三文本府及諸縣官民所立丞嘗無如此之盛者其為詭立可見今據陳某之子陳鏞供稱丞嘗見有支書係作四分則陳某一分亦自見管產錢一貫八百文况彼三分或居外州其田並已倍併入陳某之家見收租管業緣產錢視田美惡多寡不等合遵照使判盡索陳某干照計等項畝其陳某復乃推稱原契等並發上提舉司致無可憑計等爰得以此罔惑官司今使限已逼合先具此因依申

乞使臺監陳某就索原發去契書送還僉廳就追所隸鄉司江壬見在本府銷註一併計等聽從明斷施行見索到丞嘗砧基簿并支書各一本又正契一十九道隨狀申發取自指揮

章都運合判

本司再拖照昨據建陽縣丞申索到本縣王某糾論陳某爭役案連及陳承議一宗告勅批書分析田業干照尋送法司檢坐條令及畫宗枝圖看詳照得陳徽猷生四子陳履道父承議居其長有官乾道六年任成都府鈐幹自將田業經官起立鈐幹為戶至乾道八年三弟分孽祖業析居各以其祖經畧立為戶

籍干照分明淳熙六年陳履道父轉官承議郎任福州候官知縣以此考之則是陳承議生前自用已官立戶至轉官承議已經九年即與三第無官用祖為戶事體不同當縣先來以其三房限田過滿各差應役獨承議一位應得見存官品於法聽免其理甚當為承議之子者席父之蔭承父之產止應得七品官限田身後減半格法外有田業即合充役今據追到鄉司江壬所供紐計田畝方及八頃二分以法揆之實未出限田之數本縣令其應役委是不公所有見爭人王昌老當來已係知佐聚廳選差合該入役名次却將限田未滿人妄行糾論究其詞說

大抵枝蔓引據不合人情顯是健訟理合照條斷治且與押下本縣照原擬差定監勒日下入役如再妄生詞說別有施行江壬受囑將陳履道戶下產錢以十丈紐為一畝委是違法決脊杖二十配處州

走弄產錢之弊

入境

當職昨來定差石才承替第九都周資謀後次其石才不肯責認入役致蒙縣衙再委勘定今契勘石才所以不肯責認入役之由其意蓋謂義後關約都例產錢至一貫者合當充役本部戶稅數計一千一百六十二文昨將原買來陳某土名某處田

若干畝賣與韓伯玉欲得除豁此項產錢則戶下稅數不及都
例庶幾可以苟免應役然拖照當來陳某實計產錢一百八十
一文今賣與韓伯玉契內具載產數乃謂二百七十三文及至
到官供責又謂二百餘文其產數之不同也如此所賣韓伯玉
田契內具載實約價錢二百五十貫續後節次供責或謂得價
錢二百三十貫後謂得價錢二百二十貫是其貫之不同也如此
原價韓伯玉田契內具載成契之日係是嘉定九年五月而供
責在案乃謂嘉定九年七月其成契月分之不同也又如此及
據王珍狀陳韓伯玉係娶潘氏其賣田契內具載代書潘子仁

乃石才之妻黨為牙者周夢德乃石才之女婿合是數端論之
則石才意在隱寄產錢規避應役遂與其親屬通同作弊以至
弄巧成拙每出輒異產錢價貫之數目與夫賣買成契之月分
徃徃差舛不相照應官司何以信馮竊緣在法不許臨役推割
今石才既是出賣田業隔年五月成契自合於當秋照契除割
產錢顧乃拖延至次年周資謀役次垂滿之時始入狀推割及
招王珍論破又乃於款詞之中有朱脚白脚之辨意欲官司勒
令王珍先次入役殊不知有差役有義役二者事體不同兩下
既皆係義役之數則關約一定悉當遵守而石才則原初供吐

亦既明言本都續入義役人王珍則是兩下皆係義役之數目自合以排定名次論不當以產錢高下朱脚白脚論設使石才之賣田也果是正行交易除豁產錢一百十一文外其戶下稅數不及都例者亦僅十數文耳官司定差不應若是纖悉也而况其所爭事理有如此前數之可疑者乎定驗至此目今石才合當充應更取自台旨

產錢比白脚一倍歇役十年理爲白脚

照對在法充役人戶物力比未役白脚之家如增及一倍歇役十年理爲白脚此其爲法踈數得中極爲公當今來第十五都

保正熊修英滿替縣司差熊瀾充應其熊瀾雖是白脚戶下稅錢見計三貫二百四文不肯承充遂經使府論訴蒙帖送本廳定差今拖照熊瀾詞內所糾論者凡六人曰熊俊又俊民曰張師說師華曰師承之望之當追上各人當廳者驗及喚鄉司陳坦根刷每戶即日稅數并歇役年分參稽互考得見熊俊又俊民皆年未及令不應差充昨來官司依條免放仍給憑由與之爲照分明其張師說師華見立張裘戶本戶稅數雖高於衆戶然近於嘉定五年祇應本都保正歇役未久兼有少丁寡婦尚未分煙析業亦不應差充外有師承之一戶稅錢計七貫六百

文有零較之熊瀾稅數則不啻一倍又昨於紹熙年間應役一次歇後已經二十餘年參之物力增及一倍歇役十年理爲白脚之法則亦不啻一倍矣以人情法意論之合當差師承之充應目今役次竊見熊俊英替役日久本都事件並是差毗保幹辦殊覺費力仰師承之日下即便入役不得妄有推托如再妄狀遷延以致本都事件無得了絕官司當重作施行令備申使府取指揮

乞用限田免役

范西堂

準法品官限田合照原立限田條格減半與免差役其死亡之

後承蔭人許用生前曾任官品格與減半置田如子孫分析不以戶數多寡通許不許過減半之數謂如生前曾任一品官許置田五十頃死亡之後子孫義居合減半置田二十五頃如諸子孫分析不以戶數多寡通計共不得過減半二十五頃之數仍於分書并砧基簿內分明該說父祖官品并本戶合置限田數目今來析作幾戶每戶各合限田若干日後諸孫分析依前開說曾玄孫准此並要開具田段畝步并坐落州縣鄉村去處如遇差役即齎出照驗免役若分書并砧基簿內不曾開說並不在免役之限緣品官之家有於一州管下諸縣皆置田產切

慮重疊免役合令連狀自行指定就一縣用限田免役其餘數目及別縣田產並同編戶餘官品依此永州黃知府任朝奉大夫係從六品合占限田二十五頃死後半之計一十二頃半知府五子每位二頃半四子受澤獨陞一位無官今省簿黃侍郎大夫莊指爲黃陞產業有稅錢一貫四百三十六文若以朝奉五子之一所占合免差役然據所賚到干照有侍郎告軸而無分關產說簿書有知府戶契而無本位受分干照今以侍郎直下無官而侍郎限田盡以承占於法有違若以爲知府第五子合占朝奉五分之一則莊名侍郎無以爲證况本都役次最狹

累政以來無可選差每歲催科不過勒鄉司代承吏輩利於下鄉通同作弊不復考究又黃侍郎諸位並居城內占籍臨川兩縣稅錢尤難稽考侍郎之後子孫分析不知其爲幾位儻無關書斷然難憑先與知在如賚到分關明白見得侍郎大夫莊果是知府幼子知府入戶契書果是本位受分自合從條照免通直知縣既已充役必是別位難以歸併仍給斷由

歸併黃知府三位子戶

黃知府以朝奉大夫知筠州所立契書曰縣丞曰知縣曰通判皆知府所歷之任曰縣尉曰主簿曰將仕皆知府所生之子其

實一戶參對干照並有可考今雖不存其幹人任慶乃言本官見今義居不曾分析然拖照省簿有黃知府大夫莊有黃通判朝奉莊又有黃朝議而指爲縣尉莊一家而三戶乃曰義居無乃不可稅錢共計四貫三百五十合併而爲一並作知府大夫莊又准法朝奉大夫係是正郎爲從六品可占限田二十五頃死後半之計十二頃半以本鄉則例中等每頃五百四十五文十二頃半共計七貫五百三十三文今所有稅錢合在限田之內責狀歸併作一戶送納干照當廳責付交領仍給斷由

贍墳田無免役之例

范西堂

拖照省簿樂侍郎戶有稅錢一貫七百七十二文並無告勅砧基簿書可以稽考崇仁樂侍郎生於南唐仕於國初今不見得子孫分作幾位每位合占限田若干仍省簿內稅錢是與不是樂侍郎宅產業雖據贖出官司文榜係樂侍郎撥作贍墳田產每年付安原東林鍾山三寺主管然律之設法難以此免合監充今年六都稅長先與召保如將來有分明干照見得合在限田之內却與施行

須憑簿開析產錢分曉

范西堂

王鉅到縣亦贖出慶遠軍承宣使告勅呈驗非不明白若論限

田合照免然承宣乃紹興已前人物即不見得承宣之後今有幾位限田合占若干儻非砧基簿書開析分曉難以照使准法應官戶子孫不於砧基簿分明聲說並不理役正所以防民之姦當職嘗於本戶點下以次人吳信戶計稅錢二百三十八文當廳比較而吳信不服只得告示承充若顏秀一鄉凡有告勅便作官戶照免後法不可得而行版籍不可得而正并繳原判回申乞行照會

使州判下王鉅狀

范西堂

照對王鉅初狀元準台判賚到慶遠軍承宣告勅呈訖送縣照

依限田法行已於十月十六日回申訖王承宣係在紹興已前若無分關簿書不見得自今見有幾位合限田若干如二十四都王承宣戶有稅錢兩貫八百文作幹人汪源賚出承宣孫武翼郎告皇上已照條從限田免差訖今二十三都乃是王承宣贍墳莊豈得謂別無田產更將承宣告勅影占行使若無分關簿書實難照應况本都省簿並是城中寄居產業無非立爲官戶尤難一例免差合具本都役帳申上如其他官戶亦有合充或案吏鄉司所具不實乞勅王鉅供出一名以憑追斷儻所差不當却當根究施行

白關難憑

準役法應官戶免役並要於分書前該載某官原占限田之數今是幾代合得若干子孫以至曾玄各要開析如分書不曾該載並不理爲官戶劉儒宗所賫從義郎告係是紹興三十一年自從義至儒宗不知幾代合占幾畝並無可考又不知從義告是與不是儒宗之祖在法分書不載不理官戶正防此偽冒今儒宗賫到白關兩本意在行使尤爲欺詐本戶產錢五百餘貫聽從脫免却以貧民下戶充應殊失朝廷立法之意押下本都着役更敢抵頑解上懲斷

限田論官品

范西堂

照對本縣穎秀一鄉共計七都相去城闌纔十五里無非在城寄產省簿立戶並有官稱無一編民自前七都之內考之前官悉無可差之役所有催科或勒鄉司代承或差專人追上付之鄉司則官物侵欺責專人則鄉鄰搖動且所居人戶咸在臺府之側役一及之群然而訟朝發暮至縣吏束手莫敢誰何甚而貧民下戶稅纔滿百便使承認役未終更家卒用喪尤爲可念此一鄉之宿弊凡一二十年未有能正其名者往歲到官之初嘗取版籍逐一考覈其間真偽相半而實有憑可以免役者無

樂宗上千照從條參對而七都之役三歲無缺劉知府戶計稅錢一貫六百文合充今年後長昨據陳訴雖嘗發出告勅而無分關簿書即不見得所置田產是與不是劉知府正派再世無叔伯將何所憑三傳為的孫亦何所考儻執一告便可立戶纔頗一戶便可免役是族人之有官品同宗皆可影占父祖之有限田乎孫皆可互使朝廷役法何所適從准乾道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勅品官限田照應原立限田格條減半與免差役其死亡之後承蔭之人許用生前曾任官品格與減半置田如子孫分析不以戶數多寡通計不許過減半之數謂生前曾任一品

官許置田五十頃死亡之後子孫義居合減半置田二十五頃如諸孫分析不以戶數多寡通共不得過所減半二十五頃之數仍於分書并砧基簿內分明該說父祖官品并本戶合置限田數目今來析作幾戶每戶各有限田若干自後諸孫分析依前開說曾玄孫准此仍要開具田段畝步并坐落州縣鄉村去處如遇差役即發出照免若分書并砧基簿書不曾開說不在免役之限劉知府新婦李氏據稱係是三代之孫傍無叔伯若果是如所訴自當照免豈致更令上煩臺府今無片紙可照俾執一告揆之役法實不可行又和其他州縣之有田與否姑未

暇論况穎秀一鄉七都之役凡當定差悉用此例積年偽冒一無所逃當劉知府初差之時亦非不聽從理爲官戶但追到幹人監索干照累日無之情願承認只合照行今若獨令一人倖免七都見充計一十四人其爲官戶而前此不差者居十之九成有詞訴無復寧時合繳原判回申提舉使臺照會如本戶續賚到干照合該見行限田免役法自當照應施行

提舉再判下乞照限田免役狀

范西堂

照對本縣惠安穎秀兩鄉原係臨川續行撥隸去城纔一二十里所有田業無非城中寄產各冒官稱其內十餘都自二三十

年間無可差之役間有小民稅纔滿百勒充戶長役滿而稅與之俱亡其禍慘甚以故小民或有丘角之田爭相求售無敢存留否則必官戶之幹人或其宗族親戚並緣假借以圖影占縣司未嘗有敢定差縱或取會彼執告勅而來無能辨其偽者自前兩鄉催科皆勒鄉司爲之代其鄉司者亦樂爲之互相表裏名有代役之苦實滋舞弊之姦非惟所催官物詐冒入已而省簿姓名半入逃亡此弊相傳已非一日本職交割之後悉取在城寄產官戶無問故家見存具申臺府逐一案上律之役法一例定差除實有干照見得所立官戶委合限田之制所占限田

委是本戶之產給據照免餘當與編戶同又以各都稅錢鼠尾排定自多及少次第告示兩年以來昔未嘗充而今已充應者凡三十五家其餘合充而點差未到者亦不下數十戶儻後法所載堅守而行之自是以後不患無可差之後劉知府無分關干照而徒執紹興年間告勅以免役彼但知告不限乎年之久近却不思澤例斬於孫之曾玄其間分析又以限田而均于承分之人位有多寡限亦如之豈容執知府一告而曰子曰孫賚出呈驗便可影占未差之前會與不會充役拖照自前影占如劉知府而今已入役者三十五家或是已替或是見充各具于

後如樂侍郎一戶即呂史者生於南唐仕於國初越今幾三百年猶以侍郎立戶以侍郎免役此本戶之產猶有可言若素無官品平白起立計囑他人與之承認例占限田亦甚無謂萬一所差只劉知府一人姑與之免不妨從厚今經陳使臺者乃合城中而爲之謀彼以數十年無役之家悉入差帳咸欲起而爭之始以一人嘗試其姦設或中有謀群然胥倣已差者利其後見役者覲其免未差者執其例何特劉知府一家而已再具申照會

限田外合同編戶差役

范西堂

准法權六曹侍郎係四品合占限田三十五頃死後半之計一十七頃半以六等田紐算合計稅錢一十四貫文李侍郎四子每位計占稅錢三貫五百文今長位又分作二分合占一貫七百五十文拖照省簿各有稅錢三貫一百八十九文除限田一貫七百五十文外尚計一貫四百三十文合同編戶差役臨川有說姑置勿論先與招保聽具帳呈若以他位有官欲遜作一位免役却無此法

本縣一都見缺保正鄉司役案保明董世昌及出引告示又據本人糾論黃監稅契勘黃監稅原是文學出身見任常州稅務

今年四月已書三考合係落權理為官戶但九品當占限田五頃算計稅錢四貫今黃監稅錢

餘錢兩貫九百文

合同編戶差科董世昌戶計稅錢兩貫三百文若以稅錢多寡黃監稅在上然董世昌折生白脚其黃監稅原充大役尚是庚申辛酉年分亦計二十餘年備兩詞申審提舉使臺欲乞指定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有告勅無分書難用限田之法

俞嗣古嗣先係是尚書之後累世承蔭皆有告勅可攷不得謂之非官戶但據呈驗徒有告勅而無分書即不見得今去有蔭

之祖係是幾代析免役之戶係是幾位律之於法已自難行且以盡到宗枝賣出告勅為據末後一祖雖是朝散郎可為正七品若論限田子孫減半亦在十頃之內然所出告勅俱是宣和五年至今百有餘歲豈復更有限田可占若呈上此告而可以免差凡祖宗朝會有官品者皆可謂之官戶皆可用之以免役法遂可廢前此作縣不與究竟但據鄉司呈帳具作官戶便置勿論積年姦欺習以為常不知役法自有成說押下本縣從條定差但嗣先兄弟兩人父既以喪母將服闋便令析分於法未可且文都戶恐成頻併合告示嗣古先充却理作析土役色

文事門

學校

學舍之士不應耕佃正將職田

胡石壁

掌計之為人賢否固未可知但李癸發衣儒衣冠名在學籍而乃耕佃正將職田則是以學校之士子而作正將之莊佃也何無廉耻如此邪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來之滕願為之氓孟子猶深闢之樊遲請學稼孔子猶不許之學學者學為孔孟者也李癸發所學果安在哉且其言曰劉掌計所以寵其供者只欲使其僥倖預貢無由沾焉學中分送之錢此言尤為鄙陋

國家大比興賢能所望於諸生果何事而今其所志乃在於得錢而已何其言之不怍也鳴鼓攻之不亦宜乎牒學照會

學官不當私受民獻

方秋崖

蕭張之訟田固未知其孰是非也然以人情度之一畝為瞞昧則錢沒官業還主張氏何為不能訟之官而遽獻之學邪是必有故矣學官不問其是非而私受之漕使所謂質之天子辭受之義而安者其果安乎所在田訟聞有官斷決沒官而隸之學者矣未聞學官受民所獻而不經有司者也以師儒之官而行有司之事以禮義之地而受獻納之田盡亦自反矣今漕臺追

索文案乃但以學司一狀解來意者為此則可諉其非邪且據學司狀具檢申解

州學所塑陸文安公服色

葉提刑筆

以德詔爵為之等列本為生者設近世固亦有死後追封之制然與謚法自不相關謚法起於周人以諱事神生名之死諱之必有以易其所稱故節以一惠^德取其行之大者而為之謚耳於爵無干也今據彭學諭繳到簡子大紙乃謂得謚者皆稱公即是以公爵欲用冕服加之文安之塑像若爾則當礫九旒服九章今朝廷賜謚不賜爵也生六品服死而以是加之使文安有知

其肯當否且所稱公者如溫國文正公荆國文公之類有公爵而稱公者也如胡文定朱文公之類無公爵而亦稱公者蓋尊稱之耳公者男子之尊稱子者男子之通稱如古之大夫文子武子正惠文子之類豈皆子爵邪今所塑文安像宜用銀緋如羅主簿之議最爲愜當切不可用冕旒如彭學諭所云深恐貽笑譏者他日像成難改也帖報主簿仍請備榜祠堂

書院

白鹿書院曰

蔡久軒

判府秘書宗丞吏部欲一新書堂而去其弊其志卓矣此非橫

身任怨者不能也豈特書堂之幸亦吾黨之幸宿弊之多自不待言但東原一庄自湯國正呂教授經理之後僉論以爲此庄之一泰洞志砧基數目該載明甚此一項委是白劄讒誣若不爲之辨明則豈惟呂教授受終身之謗而湯國正受此誣玷亦必不瞑目於地下牒軍僉廳如此項信及則已如信不及幸只遣此項案牘來本司點對本司亦不敢不盡其心

又判

本軍教授所申已爲詳盡此產創置年深田鄰豪戶日陵月削包占入已不復可究詰向來呂府教山長下庄契勘之時已覺

爲人侵占則其流弊蓋非一日矣方判府祕書生與文公同鄉學與文公同道心以文公爲念所以拳拳於白鹿書院之田產必欲復前日之原額者豈有他哉不過爲文公主張道場不堪文公指俸所置之田爲外人侵蝕而已學田之多寡於方祕書何增損哉施行之間方喜有敎而群疑並興紛不可解信乎任事飭弊之難也既是衆議以爲不可不若姑仍舊額相忘於無事況今教授所增不過二十五碩於書院初無厚補異時寺僧佃人紛紛退佃徒費官司區處非所以重書院也案給據付師暄仰依常年自出穀種糜費歲入米二百四十碩其方祕書任

內所撥之穀悉歸之本軍牒本軍本學書院照會

祠堂

朱文公祠堂

蔡文軒

朱文公有言書堂固欲速就然當使伯夷築之乃佳耳若是賊罰非義之財恐亦非文公所欲令佐知所先務能以教化爲急甚爲可嘉照擬帖縣尉

洪端明平齋祠

蔡文軒

竊見故忠文端明平齋洪公文學行誼照映當代曩嘗分教是邦淑艾後學活巧維多敬仰高風炯然在目所宜立祠學宮與

諸賢分席合脩以示盛德必祀之敬以迪多士興善之心牒州
委官計置仍牒請胡兼僉提督本司助十七界官會二百千

科舉

戶貫不明不應收試

胡石壁

本府昨於六月十八日據鄧杰等狀乞行收試稱是三代居于
邵陽之三溪當職心竊疑之遂判公既是三世居于是邦則就
試已非一次何爲今日始有詞尋據所供謂自高祖以來惟務
耕稼至諸父始讀書應舉於嘉泰年間嘗因就試爲士友所攻
遂經漕臺蒙判下本府收試後以疾病喪服相仍所以蹉跌至

今當職後判云豈有四十餘年之久皆是居喪養病之日伯叔
兄弟之衆皆是居喪養病之人此說不通送學保明未幾在學
諸生與兩邑之士皆群然入詞攻其妄冒而鄧杰又復陳請不
已本府以科舉事重阻其來則恐絕其功名之路情實可憐容
其來則又真偽特未可知恐激場屋之闕遂委曲諭之令其詣
漕臺經陳行下潭州勘會累科曾與不曾用湘鄉戶貫赴舉及
有煙爨在本縣如果非湘鄉人即乞行下收試如此則他人不
得以拒矣此六月二十六日所判也鄧杰若自反而縮一闔此
言自合戴星而往即日投詞自臺而州自州而縣不過蕪旬可

以舉事今准漕使所判之狀乃是八月初六日所陳不知鄧杰四十日所幹何事狀中所乞並不曾言及下潭州及湘鄉縣勘會一節但乞行下本府照縣官保正鄉司勘會收試此必於中有嫌所以故作遲緩意謂迫試期而行下則本府自不容不遵奉殊不思戶籍既未明非特本府不敢有違條令場屋之士亦決不肯相容犯衆怒而成專欲充非自身之利且觀其兄弟年甲皆方踰弱冠少遲一科亦未爲濫相推之詞是乃相愛之語門示仍備士人詞申還司

士人訟試官有私考校有弊

王實齋

國家三年取士欲其謀王斷國所係甚重士子三年應舉蓋欲榮身顯親所係尤重責惟在太守爲監試當與太守同一體日督試官精加考校豈應屢申揭榜拆號且言一日之費在州府豈得如是之窘乏膺試官者方受他人陶鑄今當陶鑄他人未嘗有何國事殷心急欲出院自八月至今詞訟交至不言試官之有私則云考校之有弊試榜未開而報者紛紛其所報之人多與二十七狀內姓名符合取士如此何以免鄉遂之疑何以免士子之疑何以免朝廷之疑何以免天下之疑今將所申八十三號權與封下仰就所點卷內別選二百四十九名候當職

親到院日自有區處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三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四



戶婚門

爭業上

吳盟訴吳錫賈田

吳錫繼吳革之絕木及一年典賣田業所存無幾道逢其人兩
手分付得之僮來殊無難色吳肅乘其機會未及數日連立五
契并吞其家括囊無遺不自屬屢盡而後已吳盟遨遊二者之
間既與評議又同僉押志在規圖豈復忠告必未滿意入狀於
官以勢劫持吳錫之破蕩吳肅之貪謀吳盟之騙脅三子之情

清明集卷之四



其罪惟均所立交易固非法意然復還原主不過適以資其遊食之費終成一空又且何益要知吳革家業其得之也不義其去之也亦不義此理之常初無足怪吳肅今又從而効之將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吳錫各勘杖一百且以吳肅正身未曾到官並與聽贖五契田產約計五十二畝半以鄉原體例計之每畝少錢三貫足今亦不復根究但北原一頃四百五十把原係標撥與吳革之女吳錫不應盜賣吳肅不應盜買當聽毀抹計其價值與所少錢數亦畧相當其餘四契却聽照契為業仍押吳錫出外對定原撥女分田產中

使州送宜黃縣張椿與趙永互爭田產

趙宏置產於宜黃卜居於安慶相去隔遠不可照應托弟掌管甚合人情若無官物必欠不可謂之逃亡趙煥以兄之田視為己物初以獻于學繼復獻于郡庠前後反覆已自可惡且其不出田主本意不可謂之合法今田在官司在名貢士其事已久似未易動趙宏之男趙永持安慶公文就本州陳乞執出干照具述前事欲還原業拖照僉廳所擬謂既是祖業分明官司難以向執使府照行給付管業可謂用意之厚施行之當張椿乃佃田之人輒敢固執欲歸于官以貪耕作之利觀其狀詞以趙

永為派非是趙宏之子彼執安慶公文非無所據而張椿敢於
虛言且謂委送本州各被買囑夫在城官府闔郡僚屬豈無特
立獨行而張椿肆無忌憚以至於此逃田之法自許歸業况非
逃豈容沒官今官司已係給還佃人乃敢繳駁殊為可恠欲乞
照倉廳原擬施行再敢有詞重行照斷

羅琦詐羅琛盜去契字賣田

趙宅買羅琛度難字號晚田一畝二角二十步既有契字又繳
到受分關書即無批破交易既正縱有不明亦非知情今據羅
琛親兄羅琦陳狀謂本位已曾買入復被羅琛偷去干照轉行

典賣盜竊之事理或有之但羅琦並無片紙執手考之省簿又
是兄弟今為一戶稅錢苗退受復無稽考官司將何所憑退回
交易其田合與照契為業又據羅琛所供此田原係典與姨夫
謝某又有一兄羅球亦係連關受分必能證明况是親戚兄弟
自宜從公和對如當來委有曲折合就羅琛名下監還價錢

高七以狀訴陳慶占田

據鄉司供首陳文昌起立高七一詭名尋出引告示歸併已係
陳文昌承認入本戶訖今高七一輒來陳狀謂自已所置田產
不應歸併陳文昌戶及索干照呈驗稅一百二有零契立價五

十貫已是不證又於內即無號數畝步別具單帳于前且無縫印鄉原體例凡立契交易必書號數畝步於契內以憑投印今只作空頭契書却以白紙寫單帳於前非惟稅苗出入可以隱寄產業多寡皆可更易顯是詐欺勘杖六十照陳文昌責杖歸併尋具案隱斷係高七一當廳責狀歸併再與照行免斷

曾沂訴陳增取土田未盡價錢

曾沂原典胡元珪田年限已滿遂將轉典與陳增既典之後胡元珪却就陳增名下倒租租曾沂難以收贖雖是比原錢差減然鄉原體例各有時價前後不同曾沂父存日典田與今價往往

相遠况曾沂原立契自是情願難以及悔若令陳增還足原價則不願收買再令曾沂收贖無租可憑且目今所務已久不應施行仍乞使府照會

游成訟游洪父抵當田產

准法應交易田宅過三年而論有利債負准拆官司並不得受理又准法應交易田宅並要離業雖各零典賣亦不得自佃賃游朝將田一畝住基五十九步出賣與游洪父價錢十貫係在嘉定十年印契亦隔一年有半今朝已死其子游成輒以當未抵當為詞契頭亡沒又在三年之外豈應更有受理且鄉人違

法抵當亦誠有之皆依典契立文今游朝之契係是永賣游成
供狀亦謂原作賣契抵當安有既立賣契而謂之抵當之理只
緣當來不曾交業彼此違法以至爭互今歲收禾且隨宜均分
當廳就勒游成退佃仰游洪父照契為業別召人耕作

繆漸三戶訴祖產業

繆昭生三子長曰漸次曰煥又曰洪繆昭既死而以長子漸立
戶是繆漸即繆昭之都戶今繆漸兄弟俱亡其子孫析而七各
有戶名而祖繆漸猶未倒除逐年官物互相推托虧陷已多保
長具申追到供對各已招伏認將繆漸稅錢均依三分入戶送

納已得其直內一分繆友臯狀訴祖戶稅錢雖均為三祖戶田
業各自占據未曾分折既分稅亦合均田今勒令繆友臯供出
繆漸戶田產並有號段儻果是實豈有不行均分之理鄉司先
將繆漸稅錢均分除倒原戶外押各人對衆標食本縣約束發
舉之家雖許用幹人然互爭由產不實分關簿書却難以幹人
推托游邦係是繆康仲幹人與詞首繆友臯自有同關主僕之
分不應在庭不遜抗對其主若不懲治押下他頭卒致強橫生
事無由絕詞游邦先勘校六十份並監追正身供對

呂文定訴呂賓占據田產

呂文定呂文先兄弟兩人父母服闋已行均分文先身故並無後嗣其兄文定訟堂叔呂賓十三年八月投印契要分明難以作占據昏賴儻果是假偽自立賣契豈應更典縣尉所斷已得允當但所典田產呂文定係是連分人未曾着押合聽收贖為業當原未曾開說所以有詞當聽讀示給斷由為據仍申照會
王九訟伯王四占去田產

王九狀論王四擅賣本戶田產欺謾卑幼今索到游旦元買契係是王九父王昕着押開禧元年交易次年投印分明准法主理訴田宅而契書分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死者不得受理

今業主已亡而印契亦經十五年縱曰交易不明亦不在受理之數田照原契為業餘人並放

羅械乞將妻前夫田產沒官

羅謙生子三人長曰岳次曰密三曰公父母身亡已當服闋分而為三省簿各有姓名今羅密死有男羅寧老隨母改嫁同曾祖之弟羅械後寧老又死羅械以寧老所分田產作絕戶獻于官今寧老之叔羅公欲以長兄羅岳次男為兄命繼於法亦順但在法諸已絕之家而立繼絕子孫諸近親尊長命繼者於絕家財產若無在室歸宗出嫁諸女以全力三分給一分餘將沒

官合聽羅念以長兄之子立為羅密後將羅密家業給與三分之一其餘照已行沒官但羅械原與羅密係是服內從弟羅密身死豈應以妻阿王嫁與羅械准法諸違法成婚謂嘗為袒免以上親之妻未經廿年雖會赦猶離羅械取阿王方更三年合與聽離若阿王再歸羅密家不復改嫁撫養其子當用夫從其妻之法聽阿王為主免與沒官引押兩名下鄉取已離狀申

陳五訴鄧楫白奪南原田不還錢

陳世榮紹興年間將主屋出賣與鄧念二志明志明生四子其地係第四子鄧謀受分鄧謀於淳熙十一年復將賣與長位鄧

演明載有夥客陳五居住陳五乃陳世榮之孫鄧演諸子又各分析離為三四多係陳五贖回但內鄧楫一分未曾退贖見得陳五猶是鄧楫地客且當元陳世榮既作賣契倘非業主情願無可強令收贖之理去冬方燧出賣土名唱歌堆晚田四畝田在陳五門前其主鄧楫託陳五作新婦吳二姑收買往往欲為寄稅之計其後陳五自以田在本人之門便於耕作託曾以三致懇憑鄧四六寫契就以本人南原祖業田兩相貿易陳五立契正行出賣鄧楫亦立約付陳五俾照方燧田為業陳五與曾以三鄧四六送獄供對各已照付分明今陳五不以方燧田自

鄧楫戶入已為業却以南原田入鄧楫戶為無價錢貿易田產於法雖不許然彼此各立賣契互有價錢憑此投印亦可行使陳五與鄧楫自有主僕之分往往又欲併贖鄧楫一分住居而鄧楫不從因此交易遽為昏賴可見姦橫李洪與陳五即無相干初狀到官乃作李洪名字故入勾加教唆詞訟尤為無賴李洪陳五各勘杖一百其田各照元立契管業餘人並放

使州索繁為吳辛訟縣抹干照不當

照對近准使帖行下備坐台判參照縣尉知縣所斷縣尉以吳元昶之地與徐六三為隣令徐六三照親隣退贖知縣謂徐六

三得產之後吳元昶方買隣地又起屋在上所不應退知縣之說為是但兩家原買吳元昶地共二千二百七十九步而縣尉打量共只有六百單二步若以徐六三原兩號計五百八十步取足之外吳元昶所置遂成虛設吳元昶雖有傳來上手契本今既無地自是置買不明難以將有契無地文字出賣其地取足徐六三契外所餘二十二步或令徐六三貼錢就買或撥吳元昶就監原錢聽從兩家之便庶絕嗣訴本縣見其辭理瞭然明白遵從台判索上吳元昶原買契要監還吳元昶買價錢據吳元昶幹人吳辛賣出原契當官毀抹一遵使州施行案吏徐

和不者當來一契共買四項山地只有一項唐文廣戶二十二
步合行毀抹却乃滾同呈上一時不照併毀入案拖照共契委
有傳賣吳士良傳傳天明唐仲明三號與徐六三所訴不相干合
聽交易除將承行人徐和勘杖六十備錄斷由聲載三項畝角
四至給付吳元昶為照儻吳辛當時取覆自當改正初不必越
訴于州紊煩官府所有價錢計五十貫文亦是四號總數官司
見今不見得唐文廣一號合計幾錢引監吳元昶從公對定取
合狀申仍繳原判申使州照會

熊邦兄弟與阿甘互爭財產

熊振元生三子長曰邦次曰賢幼曰資熊資身死其妻阿甘已
行改嫁惟存室女一人戶有田三百五十把當元以其價錢不
滿三百貫從條盡給付女承分未及畢姻女復身故今二兄爭
以其子立嗣而阿甘又謂內田百把係自置買亦欲求分立嗣
之說名雖為弟志在得田後來續買亦非阿甘可以自隨律之
以法盡合沒官縱是立嗣不出生前亦於絕家財產只應給四
分之一今官司不欲例行籍沒仰除見錢十貫足埋葬女外餘
田均作三分各給其一此非法意但官司從厚聽自拋拈如有
互爭却當照條施行

章明與袁安互訴田產

准使州行下經量田產明示約束各以見佃為主不得以遠年
干照執行經量妄行爭占呈文去年買袁安戶田雖是見行投
印而袁安上手為業已久近因經量章明乃賣出乾道八年契
書欲行占護且契後即無印稍莫知投印是何年月契要不明
已更五十年以上何可照使合照使州行下付見佃為主如再
有詞從杖八十科斷

吳肅吳銘吳檉互爭田產

吳肅嘉定十二年一契典到吳銘帝字號田六畝二角官字號

田二畝三十步約限九年亦已投印其間聲載批破租相關去失
上手不在行用無不分明吳肅拘收花利過割稅苗凡經五年

近有吳檉遽來爭手吳肅入詞追到在官就索干照據賣出紹

興二十年其祖吳武成賣與吳銘之曾祖吳四乙亦契一張又
於空紙後批作淳熙八年贖回就行租賃與原佃人耕作且當
原立契雖可照證厥後批作何所依憑况原契既作永賣立文
其後豈容批回收贖縱所贖果無偽冒自淳熙八年至今已歷
四十二年胡為不曾交業若曰就行佃賃固或有之然自吳四
乙至吳銘凡更四世未有賃田可知是之久者准法諸典賣田

宅已印契而訛畝步不同者止以契內四至為定其歷過年限者以印契之日為始或交業在印契日後者以交業日為始又准法諸理訴田宅而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死者官司不得受理吳檜所賚干照已經五十餘年其間破碎漫滅不明已甚夫豈在受理之數所批贖已經四十餘年其田並未交業仍在原力豈應不以吳肅交業為正原其爭端實以吳銘不曾繳納上手尋將與原出產人吳檜通同昏賴吳檜乃吳銘之叔同惡相濟為謀甚深彼吳肅故為聚斂之家前後交易未必無違法之契近因本縣根究一二已行懲斷故嗜利之人從而

萌昏賴之心夫豈知民各據道理交易各憑干照在彼則曲在此則直曲者當懲直者當予其可執一以墮姦謀吳銘初焉附合志在得田不思姦計果行不免盜賣之罪及送獄根勘供招自明吳銘吳檜各勘杖六十廢契毀抹入案田照吳肅交易為業

胡楠周春互爭黃義方起立周通直田產

照對穎秀鄉二十三都有周通直趙少傳兩戶官物連年不納無可追催當據胡小五供吐謂係胡楠詭名追上監納續據胡楠狀除認歸正趙少傳徭稅外其周通直一戶原是黃義方起

立既蒙監納官物合與給付原田就賣出義方砧基簿內有稅
田丁盈三十六號丁盈三十八號丁行七十六號丁行四十號
丁行四十八號丁行七十六號共計五坵未曾交易見得委是
黃義方戶稅分明田隣黃政所供一同今有周春執出契要後
有丁盈七十四號丁盈七十五號丁盈七十八號丁盈七十九
號丁盈八十五號作黃仁元贖回黃義方資陪與阿廖也田號
數雖同似可影占而其偽有四周香契內五號係是屯田黃義
方嘉定五年已賣與丁乙秀次年投印分明無緣其後再將此
田賣與阿廖此其一也今人置田或納屯職或納苗稅交易之

始便立戶名阿廖所置黃義方田既無人納又不預戶不審黃
仁憑何收贖此其二也黃義方既立周通直戶周通直稅苗即
合黃義方送納黃義方田產即是周通直物業今砧基簿內尚
有晚田五號未曾交易豈應他人冒占此其三也胡楠嘉定十
四年七月追達到官監納苗稅而周春印契乃在其年十二月
事發之後旋行計議難以憑信此其四也即此四項周春之偽
槩然明白阿廖重疊為契毀抹入案周春契連他產未欲併毀
初事送尉司展轉兩年訖無成說索案看定姦不可逃使州見
行經量約束應有冒耕許人陳告從條給佃今黃義方起立周

通直戶積年逃亡本縣見就胡楠名下監納官物胡楠却於周春名下告首冒耕僮不給付官司榜示何從示信民間逃田何從明白除先給據照使州行下付告人為業胡楠又賚出黃義方砧基薄內有地名高園丁地手稅田十三號縣尉打量有一號見存據佃田人徐五三供係作吳十九解原戶屯田追上田主供對而吳宇年方十四並無片紙干照此固難以占據及將省簿點對吳宇戶名是吳朝請敏位自前即無屯田入納見得此田亦是黃義方稅田分明合併與胡楠為業仍申使州照會

阿李蔡安仁互訴賣田

蔡安政生子三人長男新次男先幼男安仁單身將所受分田遜與二兄籍以供養其意甚佳今安仁雖無子而原未分關聲載分明二兄俱喪其姪却欲給據出賣此田則安仁何所仰給合且存留為安仁以贍日用候其身故却照原約為主

羅柄女使來安訴主母奪去所撥田產

羅柄戶計稅錢五十餘貫正室無嗣子有婢來安生子一人嘗以批帖付之謂吾年六十不為繼室所容逼逐在外女使來安有子護郎寄在田舍將及一歲今以平心安處之撥龍崗田三

十把以充口食未幾護卽身故繳還此田仍歸羅氏繼而來安
遣還父母羅柄以典到楊從戶田併上手契要付與為業頃立
阿鄒戶以楊從戶頭楊照稅錢四百五十三文歸之事在嘉定
九年有省簿可考時羅柄無恙未嘗有詞次年楊從復以此田
立契倒租就賣于阿鄒亦有印契至十一年阿鄒又以自己錢
會典楊從鄧家坪等田六號計價錢五十一貫再收稅九十七
文阿鄒本戶兩項稅錢共計五百有一當職到官從條不許起
立女戶而以父鄒明替之十四年秋已差鄒明充應苗長一次
是所入產業不為不明收苗利不為不久羅柄去年纔死其幹

入黃蘊輒入狀于官歸併鄒明稅錢攘奪阿鄒產業非惟羅柄
所與者欲行規圖而阿鄒自置者亦肆兼并以此存心豈復更
有天理且羅柄以五十餘千之稅晚年無聊發遣一婢雖嘗生
子而不育以典田之稅四百文與之夫豈為過今一旦悉行歸
併且與倒租之錢自典之產併為烏有夫豈近情況鄒明方是
前年代阿鄒為力而今曰置到鄒明戶田虛妄可見以此觀之
羅柄批帖信而不誣在法妻有七出無子為先羅柄之妻趙氏
不惟無子又嘗謀其廢子已為羅柄所出自有公案人所共知
已而復歸乘羅柄之老且病據其生業逐其孽子而自主家事

使羅柄雖有大厦而不得安居，雖有度子而不得就養，行路人聞而哀之，咸為不平。今其婢已去，其夫已死，而猶滋毒不已，甚矣。雌之不才，未有加於斯人者。本縣過稅，悉憑保人鄒漸用保印，有誤過割，豈得無罪？勘杖六十，仰鄉司仍舊填立鄒明戶，以原稅苗還之。候阿鄒嫁入，却聽自隨。

漕司送許德裕等爭田事

許奉居安慶府之懷寧，紹興三十二年買入金立田業段。其後許知實為主，知實死，其子許國繼之。云許奉後真偽實未可知，或是相傳，或是買入，無所憑據。但許奉原來入戶赤契，却係許

國收掌。至嘉定六年，嘗典與張志通楊之才七年，後賣與朱昌。朱昌得業，係在張志通楊之才名下贖回，曾有連押可證。交收花利輸納官物，據本鄉勘會，並係相傳得產人主之許奉初契。既已投印，張楊之典，朱昌之買，亦出于照分明。去年之春，忽有許德裕者，來自光之固始，訴于州，自執宗圖，稱為許奉之孫。而許國係是別派，不應盜占已業。考其所供，淳熙九年其父名多才，自懷寧徙居于光，收得許奉親弟許嵩樸約一紙，謂原買金立產業，係屬衆分，唯嵩一位獨留懷寧，自管耕種，依分還租。此理固有之，但方當立約，德裕未生，及至持訟，許嵩已絕。縱有私

約非官文書更歷年深何所照據又嘉定二年入狀懷寧嘗許許國盜耕田業時只憑和勒陪還租課得錢五十貫文不欲盡根究果有此項猶可供對今既無原案又無對定文字且典賣之後又經十四年不曾有詞平白入狀只據口說又何所憑竊詳德裕所供雖曰有樸佃文字然自淳熙九年、至嘉定二年相去二十七年、胡為全不交租雖曰續曾陪還價錢然自嘉定二年、至寶慶三年相去有十九年、胡為不再管業直至去春方未入詞許德裕之父名多才原與樸佃者既死許國之父知實原自為業者又死許奉之弟許嵩原立約還租者又死却欲妄憑

宗派白約意在昏賴實難行使以意度之許國未必是許奉之後許嵩却原為同分之人若謂許國冒占許嵩之田決無此理必是許國之父知實就許嵩名下買入其他諸位亦已釐革年深莫知首尾無可參照準法諸祖父母父母已亡而典賣衆分田宅私輒費用者準十分法追還令原典賣人還價即典賣滿十年者免追止償其價過十年典賣人死或已十年各不在論理之限儻許嵩尚存訟在交易十年之前者只是還價十年之後復與免追且無可得田之理自淳熙九年至今首尾通五十七年嵩戶絕悉無其人豈得更在論理之限合照見佃為業

漕司送鄧起江淮英互爭田產

照對江子誠於開禧二年以後與^入鄧文禮田三契一曰九姑壇一曰大畷尾一曰水井續係親隣鄧震甫錢收贖內水井大畷兩項已嘗退訖唯有九姑壇田累年爭訟未有果決以此互相佈種更迭作鬧此人情之所必致鄧震^甫有親有隣徑行贖回本自合法追上江子誠之子淮英當官取問謂是未準告示之先已嘗退與鄧先為業見今九姑壇田產是鄧先之物於已無預及喚鄧先供對其說一同原出業人鄧文禮已死其子見在光州無從追逮竊詳江淮英之謀本是假鄧先影占鄧先之供

不過為江淮英承認其實田在江子誠力往往如故倘果是鄧先所贖原已交業見今此田合是鄧先主之何緣更言每歲佈種係鄧文禮之子鄧甫二用工中心既疑其辭必枝然鄧震與鄧文禮為從兄弟鄧先與鄧文禮為親兄鄰贖之法先親後疎鄧先既已供認收贖在前則鄧震甫無緣與之爭訟揆之於法自有專條况其田原是典契業主之子尚存縱鄧震甫可得他日取贖亦須退還無強留之理合且聽鄧先為主異時鄧十一收贖仰鄧先退業鄧先不用或賣與他人鄧震甫却以從兄弟隣贖自合法意况入詞之初已嘗為陳彥對定將大畷水井二

契退與震甫將九姑壇一契遂與江子誠質劑尚存要約可考
實與批退一同不可謂之當問鄰而不問尤難受理其間因奪
花利互相歐擊擊彼此各有說當雖經縣在鄉不曾究實當官不
曾驗傷今經隔多日無從考究當自今准各自管業如更生事
定行懲斷緣其間案卷不全喚上兩爭人再憑供對參酌看定
就先讀示合與具申聽自施行

妄訴田業

胡石壁

詞訟之興初非美事荒廢本業破壞家財胥吏誅求卒徒斥辱
道塗奔走犴獄拘囚與宗族訟則傷宗族之恩與鄉黨訟則損

鄉黨之誼幸而獲勝所損已多不幸而輸雖悔何及故必須果
抱寬抑或貧而為富所兼或弱而為強所害或愚而為智所欺
橫逆之來逼人己甚不容不一鳴其不平如此而後與之為訟
則曲不在我矣今劉締自是姓劉乃出而為龔家論訴田地可
謂事不干己想其平日在鄉專以律訟為能事在赦前固難追
斷然若不少加懲治將無以為姦狡者之戒從輕決竹篋十下
劉良臣押下食廳喚龔孝恭供對食廳所擬反覆曲折凡千百
言龔孝恭之虛妄已灼然可見縱是有理亦不應隔百餘年而
始有訴况理曲乎戶婚之法不斷則詞不絕龔孝恭杖八十劉

良臣照契管業。

隨母嫁之子圖謀親子之業

胡石壁

李于欽甫數歲即隨其母嫁于譚念華之家受其長育之恩凡三十年矣其與的親父子何異而李于欽背德忘義與其母造計設謀以離間譚念華之親子圖占譚念華之家業譚念華愚蠢無知昵於後妻之愛墮於李于欽之姦遂屏逐前妻所生之子勒令虛寫契字盡以田產歸之于李于欽今將李于欽所齎到朱契一十道逐一點對內五契是嘉定十年已後所立五契是紹定端平年間所立皆譚念華主之其子譚友吉安可擅自

典賣縱出於譚念華之意則所立之契譚念華並合着押何為嘉定間五契紹定年一契皆無譚念華押字其所有者獨紹定三年五年與端平元年嘉熙元年四契而已又將投印年月考之其嘉定間立契內有三契係淳祐二年二月之所投印相去凡二十四五年紹定已後五契亦有一契是同時印者相去亦有十三四年以此兩項大節目論之已於條法大段違礙矣又據隣保所供實狀李于欽係戊辰年隨母嫁譚念華隨身並無財本前父亦無田業李于欽長成之後亦不曾作何生事並係譚念華與之衣食與之嫁娶其母阿魏憎惡譚友吉兄弟讒

於譚念華而逐之止存李子欽在旁凡譚念華之財物則概傳與李子欽田業則假賣與李子欽至於屋宇之類皆一併為李子欽所有而譚友吉兄弟並不染指焉此豈近於人情也哉且譚念華之撫鞠李子欽過於親子則李子欽之視譚念華如親父則譚友吉兄弟皆親兄弟也父母在堂兄弟之間其四自為交易乎論至此則所立之契非特無譚念華押字者不可用雖紹定以後四契內有譚念華押字亦不可用矣揆之法意揆之人情無一可者而李子欽乃欲以口舌爭之其可得乎李子欽雖一村夫而其姦狡為特甚三十年包藏禍心以毒害譚友吉

兄弟苟可以遂其兼并之圖者無所不用其至使譚友吉兄弟不少知禮則以不肖之心應之矣安肯逐之出外則安心於出外勒之書契則俛首以書契隱忍以至今日而後興爭哉其意蓋恐重傷父之心耳及其父已死然後有詞於官蓋其勢有不容已者矣官司若不與從公定奪感於李子欽之姦謀以成譚念華之私志則譚友吉之兄弟必將飢餓而死譚氏之鬼不其餒而昔歐陽公作五代義兒傳有曰世道衰人倫壞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今譚友吉兄弟為譚念華之親子遭讒被逐而不得以有其家而李子欽乃有之豈

非反親疎之常理歟。最爾小人，雖不足以關世道人倫之興衰，
隆替，然履霜堅冰所由者，漸不可不早正而預定之也。所合將
李子欽齋到契書，早道並當廳毀抹送縣行下本保，喚集譚氏
族長將譚念華所管田業，及將李子欽姓名買置者，並照條作
諸子均分。李工欽罪狀如此，本不預均分之數，且以同居日久，
又譚念華之所鍾愛，特給一分，所有離間人父子圖占人家產
之罪，却難盡恕，從輕杖一百。

子不能孝養父母，而依棲壻家，則財產當歸之壻。

拖照案牘，王有成之父王萬孫，昨因不能孝養父母，遂致其父

母老病無歸，依棲女壻，養生送死皆賴其力。縱使當時果有隨身囊篋，其家果有田宅，盡以歸之於女壻，在王萬孫之子亦當反而思曰：父母之於子，天下至情之所在也。今我不能使父母惟我是字，乃惟我是疾，以我之食則不食，以壻之食則食之，以我之室則不居，以壻之室則居之。生既不肯相養，以生死又不肯相守以死，此其意果安在哉！必為子之道有所不至，是以大傷厥考心。爾一念及此，則將抱終天之痛，恨不粉骨碎身，即死於地。雖有萬金之產，亦有所不暇問矣。況此項職田係是官物，其父之遺囑，其母之狀詞，與官司之公據，及累政太守之判憑，

皆令李茂先承佃王有成父子安得怙終不悛囂訟不已必欲背父母之命而強奪之乎縱曰李茂先之家衣食之奉殯葬之費咸仰給焉以此償之良不為過王有成父子不知負罪引愆尚敢怨天尤人紊煩官司凡十餘載合行科斷王有成決竹篋二十

寺僧爭田之妄

方秋崖

妙緣院可謂無理而囂訟者矣執出碇基獨無結尾一板安知非經界以前之廢文去其歲月以罔官府之聽乎其妄一也以此難之則曰紹興十九年江西經界已成此其年之碇基也既

無歲月何憑為紹興十九年之碇基乎其妄二也假如其說真為經界文書而吳承節公據又在紹興三十六年如此則前十年之文書久已為廢紙矣其妄三也吳承節公據乃官司倖坐勅旨將沒官戶絕田出賣明言承買妙緣院遺法田產時則此田乃沒官之田非常住之業其妄四也出賣沒官田產乃是紹興二十八年指揮後之公據請買之時歲月正合而謂之強占其妄五也吳氏納錢於官初非買田於寺而謂寺院香火不絕斷無賣之理其妄六也自紹興三十年至淳祐十三年為吳氏之業而一日興詞其妄七也合而言之此田乃妙緣院遺法沒

官之田官司之所召賣者於寺僧何與焉違法於百年之前
訟於百年之後其妻八也披閱案卷凡經五斷而章司戶所擬
特為明允寺僧敢誣以貨謂之怨斷其妻九也以交易法比類
言之契要不明而錢業主死者不在受理今經百年吳氏為業
者幾世寺僧無詞者幾傳而乃出此訟其妻十也僧中羅刹非
斯人也而誣本合重科以赦漏網吳承節執據管業妙緣砧基
批鑿給付如敢頑訟則訟在赦後幸不可再矣開示

于照不明合行拘毀

劉後村

置買產業皆須憑上手于照潛彝所買桂仔貴荒田契內明言

文字被兄藏仇後來仔貴只備錢贖回則是以于照為據矣及以
贖回之契考之則地名書石橋也荒地也賣與潛彝者地名鐵
爐塘也田也畝也坐落東西南北四至並無一同蓋青石橋地
契乃別項廢于照鐵爐塘田契乃鑿空架虛不可行用之物桂
節夫所執砧基兩葉以節夫姪景顏家書傍照可見桂氏族入
自以同祖荒山推遜人情法意之所可行且於潛彝何預今乃
撰造淳祐三年買仔貴田契以梗節夫使之不得葬兄此何理
哉緣潛彝父子恃其銅臭假儒衣冠平時宛轉求乞賢士夫詩
文以文其武斷豪霸之迹前後騙人田產巧取強奪不可勝計

前提刑趙中書任內拒追年歲卒致漏脫趙中書形之書判案牘具存如挾取周氏阿劉孤兒寡婦之業已經官司定奪尚執契書不肯還人及送有司鞫實僅還兩契猶有還不盡者當職所至未嘗罪一士人然潛彞倚赦拒追三兩月而後出其收執違法契字不伏賚出皆在赦後士行如此若使向後所贈詩文之賢士大夫為監司太守亦當痛治况已納粟為小使臣輒作潛監酒刃用幹人越經內臺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本合勘斷枷項押下本縣號令姑與引赦免斷所買無上手不可行用契二紙拘毀入案杜節夫照砧基管業放仍榜貴溪縣市

乘人之急奪其屋業

吳兩巖

張光瑞圖謀洪百四屋業情節極分明却因送鄱陽獄反致情節含糊今詳地頭體究及詣獄引問見得張光瑞屋與洪百四連至平日欲吞併而不可得為見洪百四病且死又無以為身後送終之資遂乘其急下手圖謀若欲自出名必須洪百四邊人寫契度其子未必肯寫外人知其不出於洪百四父子之情願亦必未肯為代寫遂自令其子張會七寫成見契子既寫契難以自出已名又借女婿詹通十乙名作契頭其謀可謂深且巧矣當時蓋已欺見洪千二洪千五無能為役又且心欲得錢

殞殮其父，必是俯首聽從。又且借洪百四之兄洪百三以長凌之意，謂必無不可，却疑洪百四出繼于周千二者歸家不肯。其張光瑞已視此為囊中物，冒急至將周千二趕打。周千二既退聽，則可以遂其所圖矣。殊不知人必心服，必有後患。未幾周千二果與洪千二經官以驚死及陳詞，且以所湊還未盡錢後把為求和之物。周千二等誣告固有罪，亦張光瑞有以招之。此事合兩下斷治。若誣告死事，若抑勒謀圖，皆不可恕。當時入狀係周千二、洪千二、其洪千二因訟而病死，繼而周千二亦死，天已罰之無身可斷。其他張光瑞所執主使妻詞，也不必問。張光

瑞子寫契，婿出名，東人將死，奪人屋業，子婿均合斷罪。然皆張光瑞使之罪在，一身兼因此事展轉死者二人。張光瑞豈可漏網，從輕杖一百，併餘人放其錢，免監其業。本合給還業主，以其誣告不及坐罪，業拘入官以示薄懲。

契約不明，錢主或業主亡者不應受理。方秋崖

讀刑臺台判洞燭物情，亦既以郊氏為不直矣。然郊氏非則湯氏是，二者必居一于此而兩不然之舉而歸之學官。此湯執中之所以不已于訟也。披閱兩契，則字跡不同，四至不同，諸人押字又不同，真有如刑臺之所疑者。謂之契約不明可也。在法契

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亡者不得受理蓋兩條也謂如過二十年不得受理以其久而無詞也此一條也而世人引法併二者以為一失法意矣今此之訟雖未及二十年而李孟傳者久已死則契之真偽誰實證之是不應受理也合照不應受理之條林契附案給據送學管業申部照會

已賣之田不應捨入縣學

翁浩堂

鄭應瑞與吳八所爭周村橋頭田年租僅五斗耳十有四年而不決者蓋吳八投托形勢孔主簿應得擔庇之故今索到干照得見鄭應瑞買此業于毛仍二官人係紹定六年契吳八又於

端平元年買得毛仍一官人一坵在鄭應瑞所買田內此五斗穀田是也已而吳八將此田賣與孔主簿皆可以退聽矣不知孔主簿何者乃於淳祐二年將此已賣之田捨入縣學有倪權縣者不問來由大書明榜遽從而招受之若如此而可以為受是以吾至聖文宣王為兼并之謀縣學之田當連阡陌矣其詎先聖汗學徒孰甚焉此非特孔主簿之謀也實吳八同為之謀也吳八因是愈無忌憚不惟占種此土又復騷擾鄰里鄭應瑞非火葬之家水田非埋函之地蓋訴不得直而假葬地之名以爭之於此見鄭應瑞計慮之窮孔主簿吳八強不義之可畏世

道至此可嘆也哉吳八違法占田劾杖一百縣學榜引毀林引
監未納租粟孔宅幹人權免追斷于照給還鄭應瑞管業併給
據與之照應備榜仍申使府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四



清明集

紹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五



戶婚門

爭業下

姪與出繼叔爭業

翁浩堂

楊天常乃楊提舉之幼子，出為伯統領後，本不當再得楊提舉下物業。今其親姪楊師克等，訴謂天常占提舉位一千三百碩穀田，今索到干照，得見提舉訓武妻夏氏，立為關約，稱訓武在日，借天常金銀會五千餘貫，訓武臨終遺言撥此田歸還，果有是事，邪。柳托為此辭邪，撥田干約，在嘉定十六年，夏氏之死，在

嘉定十七年、天常管業、蓋二十三年矣、關約投印、在嘉熙四年、及今六年、夏氏始謀、無所復考、只據干照而論、則詞人師堯之父、監稅已曾預押、父不聲訴、子可訴乎、在法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又遺囑滿十年而訴者、不得受理、楊天常得業、正與未正、不暇論其歷年已深、管佃已久矣、委是難以追理、請天常師堯叔姪各歸原管、存睦族之誼、不必生事交爭、使亡者姓名徒掛訟牒、實一美事、如不伏所斷、請自經向上官司

受人隱寄財產自輒賣

翁浩堂

江山縣詹德興、以上名坑南牛車頭長町等田、賣與毛監之

宅、執出繳棒、干有淳熙十六年及紹興五年契兩紙、各係詹德興買來、又有嘉熙四年產簿一翁、且載上件田段、亦作詹德興置立、不可謂非詹德興之業矣、又據呂千五執出嘉定十二年分關一紙、係詹德興立契、將上件田段、與呂德顯家觀、此則又不可謂非呂千五之家物也、推原其故、皆是鄉下姦民、逃避賦役、作一偽而費百辭、故為此之紛紛也、呂千五所供、已明言乃父因鄉司差役、將產作江山縣詹德興立戶、即此見其本情矣、在法諸作匿減免等第、或科罪者、以違制論、注謂以財產隱寄、或假借戶下、及立戶名、挾戶之類、如千五所為、正謂之隱寄假

借既立產簿作外縣戶却又攬收詹德興典契在手賦役及已
則有產簿之可推戶名借人又有典契之可據其欺公罔私罪
莫大焉今智術既窮乃被德興執契簿為憑而出賣官司既知
其詐而索以還之是賞姦也此呂千五之必不可復業也詹德
興原係呂千五之的親故受其寄及親誼一傷則視他人之物
為己有不能經官陳首而遽自賣之在法即知情受寄詐匿財
產者杖一百詹德興受呂千五戶之寄產自應科罪官司知其
偽而遂以與之是誨盜也此詹德興必不可以得業也西安稅
賦陪失科配不行邑号難為者皆因鄉民變寄田產所致當職

或因索干照而見或閱版籍而知未能一一裁之以法亦未見
有寄主與受寄人如是之紛爭也上件田酌以人情參以法意
呂詹二家俱不當得毛監丞宅承買本不知情今既管佃合從
給據與之理正兩家虛為契簿並與毀抹案詹德興賣過錢追
充本縣及丞廳起造牒縣丞拘監詹德興已死呂千五經赦各
免科罪詹元三留監餘人放

僧歸俗承分

翁浩堂

余觀何氏之訟有以見天道之不可欺人偽之不可作也何南
夫生三男長曰點次日大中幼曰烈大中出家死絕點有子曰

德懋七歲而父母亡十二歲而祖亡藐然孤兒茫無依歸烈乃
德懋親叔父壯年當家所宜撫育猶子教以詩書置其家室以
續乃兄宗祀豈不仁至義盡矣乎何南夫身歿纔及兩年德懋
忽出家投常山縣茗原寺為行童以十四歲小兒棄骨肉禮僧
為師在故家七十餘里外零丁孤苦至今念之使人惻然死者
有知豈不含恨茹痛于九泉之下何烈之設謀用計何其忍哉
故國家立法有曰諸誘引或抑令同居親為行童僧道規求財
產者杖一百仍改正贓重者坐贓論正為此也自此何烈亦無
親子遂抱養異姓子趙喜孫為男晚年妾生一男名烏老德懋

年齒漸老頗知家世始有不甘乃叔抑逼之心遂於淳祐二年
歸俗長髮還與何烈同居何烈年老依違悍妻在傍愛子在側
不能明斷勇決區處德懋分屋而居之析田以贍之德懋隱忍
不免袖手以待乃叔之死叔死而訟興矣在法諸僧道犯罪還
俗而本家已分者止據祖父財產衆分見在者均分何烈既已
身亡所有規求一節且免盡法根究其何氏見在物業並合用
子承父分法作兩分均擘繆氏子毋不曉事理尚執遺囑及關
書一本以為已分析之證此皆何烈在日作此粧點不曾經官
印押豈可容私家之故紙而亂公朝之明法乎當職此判非特

為德懋計亦所以為繆氏計傳不云乎蝮蛇螫手壯士解腕謂其所棄者小所保者大也德懋之歸俗其何烈身後之遺毒乎繆氏子母何以禦之萬一信唆教之言不遵當職之判越經上官爭訟不已則何氏之業立見破傷盡淨此其事理之所必至也案即今監族長併監鄉司根刷何氏見在物業索出簿參對與作兩分均分置立關書析開力眼當官印押以絕兩家之訟所有喜孫雖異姓子乃是何烈生前抱養自從妻在從妻之條備榜縣門申州并提舉司照會

妻財置業不係分

翁浩堂

陳圭訴子仲龍妻蔡氏盜與衆分田業與蔡仁及喚到蔡仁則稱所與係是仲龍妻財置到執出干照上手繳到阿胡原契稱賣與陳解元裝奩置到分明則不可謂之衆分田矣在法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又法婦人財產並同夫為主今陳仲龍自與其妻裝奩田乃是正行交關但蔡仁實其妻蔡氏之弟則踪跡有可疑者又據陳圭稱被蔡仁積計賃屋錢啜賣掩照係端平三年交關係在三年限外不應訴理上件田原與價錢二十貫文足爭端在父限內雖不當聽贖但蔡仁乃仲龍妻弟其父陳圭既已有詞則蔡仁自不宜久占合聽估錢會當官推贖今

蔡仁願以田業還其姊官司自當聽從案須引問兩家若是陳圭願備錢還蔡氏而業當歸衆在將來兄弟分析數內如陳圭不出贖錢則業還蔡氏自依隨嫁田矣庶絕他口之爭責伏附案

繼母將養田遺囑與親生女

翁浩堂

蔣汝霖之事久而不決者蓋緣葉氏不曾到官今准本州押下方見底蘊蓋葉乃蔣森後娶之妻蔣汝霖乃蔣森原養之子可以訴繼母乎蔣汝霖自合坐罪然亦其繼母之舅有以使之契勘蔣森家業有田穀二百九十碩蔣森在時自出賣三十二碩

蔣森死後葉與兄葉十乙秀合謀擅割其田業為三汝霖得穀一百七十碩葉氏親生女歸娘得穀三十三碩隨嫁葉氏自收穀五十七碩養老歸娘既是葉氏親生又許嫁葉氏姊子鄭慶一由是葉鄭合為一黨而汝霖之勢始孤使汝霖能盡孝以回其母心謹禮以守其父業豈不盡善今乃遽將分到之業節次賣破其母妹安得不疑懼而防閑之母妹之情既隔於是汝霖始敢不遜而生訟矣隨嫁三十二碩已自合還歸娘隨身汝霖不得干預葉氏五十七碩穀田葉氏尚在豈外人敢過而問但葉氏此田以為養老之資則可私自典賣固不可隨嫁亦不可

遺囑與女亦不可何者在法寡婦無子孫年十六以下並不許
典賣田宅蓋夫死從子之義婦人無承分田產此豈可以私自
典賣乎婦人隨嫁奩田乃是父母給與夫家田業自有夫家承
分之人豈容捲以自隨乎寡婦以夫家財產遺囑者雖所許但
力令曰諸財產無承分人願遺囑與內外總麻以上親者聽自
陳則是有承分人不合遺囑也今既有將汝霖承分豈可私意
遺囑又專以肥其親生之女乎仰將汝霖今後洗心改過奉事
葉氏不得咆哮葉氏亦當撫育男女勿生二心及不得使葉十
乙秀干預將家事務以離其母子汝霖且畧加懲戒決小杖二

十再犯重治申州照會

重疊交易合監契內錢歸還

姚立齋

考詳右院勘到江伸立其案由事見得江伸四三於紹定四年
四月就立其三三借錢一百貫五月內將兩段作一百貫足典
契以成甫命名代父江唐宗知契還立其契內明言認供苗不
離業立其受其欺騙已收苗六年而不知江伸將其田重疊與
徐吉甫交易訖彼此互論江伸却將別項從前已斷立三十徐
乙賭博錢事深同誣賴主簿誤以立三十為三三併將其契毀
抹其實江某將田還立三十者賭錢事也將田與三三者借錢

事也在法有禁毀之則宜借錢人所不免毀過矣今江伸在右
院已供借立某錢一百貫足內見錢五十貫足官會六十五貫
其實但所寫典田一段是實一段是虛合引詐欺條定罪司理
以為賭博與借皆是違法欲追錢入官却未為是照得準折有
利債負乃是違法今江伸於四月內借錢五月內與田交易在
一月之內未嘗有利即不同上條法况立某受其詐原不知情
難以追錢入官其田原未離業合給還業主但江伸不合虛寫
田段詐欺立某錢契欲照條從杖八十照赦免斷帖右院押下
縣監所供認錢會還立某取領狀申

爭田合作三等定奪

葉息菴

竊謂翁泰之田宜作三等分別胡五姐之婚姻宜作二說剖判
翁泰未出幼之前若有縣判者則宜令見得業人管紹與理為
正行交易此一等也其無縣判者方可坐以違法但各人未免用過錢會
又况三經追擾今欲參用近降鬻官田指揮減二分外更與裁
減一二分令得業人賞錢會赴官司承買此一等也翁泰出幼
後所鬻者則係交易正當合聽照契管業此又一等也至於胡
五姐則當究問從來是何人主婚是何人行媒是何財帛定聘
是何財帛回吞是何寫婚書是何時成禮成親之日會何親戚

請何隣里宴飲用何庖厨如果是禮婚則翁奉死後鬻果盡之業合令管紹然但可食其苗利至於契書合寄官庫不許典賣如其不曾成婚則合責其父母及時嫁遣母令失時若使其女奔走訟庭殊非美事鄙見如此若或可行則乞委精強官盡數追足真本契照及證佐研窮點對施行庶可息訟因依申取指揮准行下奉提舉常簿台判三等之說此建安知縣槩作戶絕尤為近厚牒下葉府判從所申再限半月許得業人各質契照赴官逐一點對候諸契齊集後如胡五姐為姻與不為於其契中亦有可以旁證者就契分別三等又因之以正稽籍則其訟

當自息如出限不肯質契赴官或是已論訴後旋投印或契內年月有指改不即自首者並追人送獄根勘照條行次榜建陽縣

從兄盜賣已死弟田業

建陽佐官

照得在法交易諸盜及重疊之類錢主知情者錢沒官自首及不知情者理還犯人償不足知情牙保均備又在法盜典賣田業者杖一百贓重者准盜論牙保知情與同罪丘莊即丘六四者丘管之從兄丘管身死無子阿劉單弱孀居丘莊包藏禍心垂涎於從弟之方死染指與立新之立繼覲覲不獲姦巧橫生

竟將立管三瞿里已分田五十種自立兩契為牙賣與朱府縣
司當追到一行人究問據立莊已自招伏盜賣得賍來歷分明
引上丁千七立得廣與之證對情節無異律之三人罪安所逃
立莊一出便反覆且稱縣獄所供盡是抑勒惟有到縣初款及
後來本廳供責方是本情下廳既無刑禁朱府之契累索不出
臺府有限豈可以違何緣可得其實但以理密察之且如朱縣
尉一位交易立莊在縣初供稱在幹人丁千七家立契及到本
廳供則又稱本府四孺人來本里龍隱菴醮壇與之立契而朱
縣尉宅幹人范寅狀又稱立莊領立管到府宅交關朱總領一

位交易立莊在縣初供就總領位幹人劉廣邊言議立契及到
本廳供則又稱是淳祐元年十二月總領回任在本縣雙溪關
交易蒙總領台判送庫司陳提轄商議而總領位幹人王傳陳
狀又稱立莊領立管就府宅投賣言語異同其偽可知况立契
為牙領錢只出立莊一手豈有交易之地尚前後如此差互無
據邪朱府名賢之閱舉動悉循理法此等交易斷不肯為未必
不為立莊與幹佃輩所誤耳立莊本欲盡情根究欲且照條勘
下杖一百枷監立莊自就朱府請出原契赴官比對若果是立
管親筆官司當別與施行若是無契可憑或是蹤跡可疑即是

盜賣官司却與定斷監贖立莊自當備領過錢交還朱府其田
合還阿劉仍舊照契佃却不許非理典賣丁十七立德廣立原
三欲減降免科餘人且着家聽候案具定斷因依申縣吏取自
詳酌施行仍回申臺府照會

姪假立叔契昏賴業

建倉

事有似是而實非詞有似弱而實強察詞于差始見情偽善聽
訟者不可有所偏也今觀賈性甫賈文虎賈宣之訟昨來倉廳
所擬誰曰不然及反覆案查則有大不然者賈文虎勉仲之廢
子過考寧老者賈性甫勉仲之親第過考與縣尉者賈宣游氏

之子性甫所抱養者過考者從本房抱養者從所養性甫喚文
虎為姪文虎合喚性甫為叔賈宣喚文虎為兄賈文虎合喚賈
宣為弟觀文虎之詞以叔父見呼性甫以游憲見呼賈宣豈倫
法之不明邪抑意嚮之有在邪善聽訟者要當深察乎此事昨
來倉廳所擬間得其情至於剖決之際未免真偽混淆是非易
位倉廳蓋申言之勉仲之妾嚴氏歸于性甫者紹定之已巳也
彼時勉仲無恙是產非產有物無物既由所與子復何訟倉廳所
謂兄既歿遽置嚴氏於其家母乃未之考邪性甫之田與與文
虎者寶慶之乙酉也彼時文虎尚幼勉仲猶存不印契不割稅

不收租不管業果何所利而交易又何所見而不管業僉廳所
謂文虎先將錢典性甫田母乃失之偏聽邪乙酉今據賈到典契乃
紹定六年四月初三日印押分曉然寶慶之原至是且九年矣
能印性甫之契而不能收租割稅管業其意安在豈富而能遜
邪若謂之富則文虎承分之業已破蕩無餘亡兄之業復盜賣
殆盡何獨不賣淳佑七年也二十二年無租無稅之田豈獨為伯留耶縱使
果爾亦自釐革况不爾乎况因性甫有詞嘗兩責罪狀于縣以
為委的無上件遺囑標榜等文字乎今而有之則性甫所論信
不誣也縣司昨來辨驗已見差異僉廳今來再行考究不能無

疑及據文虎賈出勉仲撥田與嚴氏遺囑則其字同其印同印
之年月並同僉廳思之嚴氏既歸性甫則自隨之業合歸性甫
嚴氏既立通判戶下夫何遺囑印於文虎之手收租於文虎之
手然則文虎假立二契者何意亦曰勉仲之業非我得有嚴氏
吾母也得以與我性甫之子抱養異姓盜印此契以臨異姓籍以為
騙脅之資性甫覺知安得不訴前此僉廳所擬云失今不理後
世必為子孫憂此誠得其真情也賈氏之族枝多葉少抱養異
姓性甫豈得已哉前此僉廳不知此情便追游憲既為性甫所
養即從賈姓立名賈宣除附給據件件分曉在性甫則為父子

在文虎則為兄弟子無唆父之條父罪亦不及子奈何偏聽便
行追逮官司若不為果決復與拖延則七十五歲之翁不保其
往而文虎得行其志矣欲將賈宣先放却將偽契毀抹附案仍
將寄庫官會責還性甫交領庶使知臺府清明不至為欺偽蒙
蔽所惑文虎原冒領去性甫苗利錢舊會三百貫道合與不合
追理三奉知府楊侍郎台判擬判甚當並從行賈文虎領過性
甫苗利錢令責限還性甫取領狀申

典賣園屋既無契據難以取贖

莆陽

曾氏兄弟先正之孫名官之子也族之所觀法當使孝友著聞

乃為不墜先訓今乃不然始因爭奉養恩澤不和弟先兄而得
官此固為父之命為兄者何得有詞然弟既得官當以遠大自
將凡百以遜其兄以補之則怨自平矣今又不然不惟不遜又
或從而掩其有則其兄之憤憾何從而釋哉自此遂致有起爭
端陰結黨類兄或資人以窘其弟弟或使人以害其兄無非以
橫逆相加以陰詭相陷以天倫之厚而疾視如仇讎以骨肉之
親而相戕幾豺虎紛紛訐牒曾無虛月官司非不知之如前政
趙知縣所判已得其大槩然竟無如之何良以縣道權輕彼挾
官勢勸之以理則彼有所不從繩之以法則此有所不敢是以

其訟方興而未艾譬如縱火燎薪若不盡火無滅期當職到任之初首蒙縣判送下胡應邠曾煥互論贖園及爭採桑葉等事攷閱案牘披詳款狀詳加體問因知曾氏兄弟起訟之由而前所謂陰結黨類兄弟資人互相窘害者胡應邠之徒即其人也請試就胡應邠贖園之事而論之在法典田宅者皆為合同契錢業主各取其一此天下所通行常人所共曉胡應邠生居縣市豈不曉此自稱典蕭屯園屋與曾知府而乃無一字干照今人持衣物就質庫解百十錢猶憑帖子收贖設若失去衣物尚無可贖之理豈有田宅交易而可以無據收贖也哉先來縣

司不知憑何干照與之交錢寄庫與之出據管業雖有轉運司台判寄錢給據然據胡應邠偏詞自合備前後詞情具申聽候行下以此推之案吏情弊顯然不過以為曾縣尉先交錢五貫且不知曾縣尉憑何文據見得是與率先交錢今人有產業孰不愛惜必不得已而後退贖曾縣尉父所置田園屋必欲使胡應邠得之不知果有何意曾煥稱蕭屯園屋為其父置業雖無正契而有交錢手領趙判縣已謂可以傍照又索到了子昭推產縣案兩處皆說已轉賣與曾知府如此則煥有三項傍照蕭屯園屋是賣官司豈應捨三項之賣而從無一字可據之典哉今

為胡應邠之詞者不過曰曾煥無正契而曾煥又自執出其弟曾縣尉批稱契書候尋一併交納之文前政陳主簿已見得契書在其弟處矣如此則曾煥何從而得正契也哉又詳所爭蕭也園屋其地利甚微而胡應邠之所以必欲得之曾縣尉之所以必欲歸之胡應邠者蓋曾縣尉為其兄曾煥逐出外爨而不支公堂錢米其蕭也園屋下却係置項公堂米穀之所曾縣尉無以發其憤故必欲奪之以歸胡應邠而資給胡應邠為無已之訟也今來事到本廳以其各是名宦士類吾再三勸諭使之從和議可以全其恩義而皆難以告語故不敢復以官卑位下

為懼只得從公盡情言之雖招仇怨有不暇恤所有胡應邠所論曾煥贖蕭也園既無契據難以收贖縣司先來所給無憑公據合繳回縣案收毀所有寄庫錢合申縣給還胡應邠候分析之日若曾縣尉得之却贖與胡應邠未晚也所爭桑葉據供係胡應邠父子帶領裴丙子等株去今園既還曾知府則地利合入有理之家案後追裴丙子供對理還曾知府宅又照得當職下僚小官盡言無隱其曾氏兄弟之訟方膠轉而不可解此必不足以弭其爭然竊謂官司既不能弭曾氏之爭如胡應邠之徒朋而翼之獨可縱而不治乎合申縣衙乞備榜曉示一應今

後詞訴有與曾氏兄弟干涉者非第使人訴其兄即不使人訟其弟並與根究來歷將套合教唆之徒痛與懲治則曾氏之訟庶乎其少息矣干照除胡應邗公據外並當廳給還徐八五留供對採桑葉事餘放。

物業再盡賣人故作交加

入境

竊見退敗人家物業再盡每於交易立契之時多用姦謀規圖昏賴雖係至親不暇顧恤或濃淡其墨迹或異同其筆書或隱匿其產數或變易其土名或漏落差舛其畝四至凡此等類未易殫述其得業之人亦或相信大過矣於點檢及至興訟一

時官司又但知有憐貧扶弱之說不復契勘其真非真是致定奪不當詞訴不絕公私被擾利害非輕今來莫世明親生三子如筦如墳如江昨於存日將戶下物作三分均分立關書二本父知號外兄弟三人互相簽押收執為照是時即無如山名字參錯其間外有賈人黃大坵立竹峒等處田地及桑木大絹等物關書內亦聲說自後許作三分均分與如墳如筦如江管佃不得妾有紛爭未嘗有如山名字干預其數其莫如山於嘉定七年將白竹坳田立契賣與王巡檢戶下行之印契管業已經四載今年八月却據莫如山經使府論訴莫如山賣過已分卑

幼物業准台判送下速與追人究勘審實從公理斷申當職拖
照案祖得見莫如山當來賣田契內明言係自己受關分撥到
父世明物業又明言不是聯昧尊卑仍與親房外人即無交加
如有一切不明並係出產人自管理真正契照分明如此莫如
山何故妄狀陳論止緣上件契照之末有莫如山知押數字遂
執此以為與訟之端然據莫如山款詞內聲說昨來交易之日
托相識周祐代作莫如山名字批押且人之交易不能親書契
字而令人代書者蓋有之矣至於着押最關利害豈容他人代
書也哉今其莫如山本非有分之人莫如山自賣己業乃使用

祐代書押字則是莫如山立契之初亦既包藏禍心久矣其王
行之與莫如山本係表親平時相信固不逸其詐而莫如山亦
自以詭計得行為喜殊不知交易有爭官司定奪止憑契約昨
來莫如山賣田契內具載係是己業與內外人無交加分明如
此其父莫世明親手分析關書具載與如墳如荒如江三分管
佃即無如山名字分明又如此至於莫如山妄狀論訴其莫如
江款詞供吐却與原立契照及關書文約具載一切相反及再
將前案研窮參對莫如山初詞稱奉母親令眾兄將立下田地
分撥四分續又稱父世明存日處分田地前後異同全不相照

應况其錄白干照即非經官印押文字官司何以信憑顯見是
莫如江計合莫如山符同作套安狀論擾王行之意在昏賴欺
騙彰彰明甚官司豈可視契照關內為文具而聽其妄狀論擾
善民以啓昏賴欺騙之風也哉今照條科坐莫如江及如山各
勘杖一百其已賣之田仰得業人王行之照原契管佃更取白
台旨施行

措改文字

人竟

照得龔敷與游伯熙^等互爭等四十八都第一保承字二百八十
七二百八十八號二百八十九共三號地兩下各持其說官司

初亦未知其誰是誰非及將本廳出產圖簿與兩家所執干照
參對得見二百八十七號及二百八十八號地見係龔敷管佃
二百八十九號地見係游伯熙管佃其二百八十七號地計五
畝田十步其二百八十八號地計四畝一角三十二步參之官
簿並無毫髮差舛其二百八十九號地據游伯熙干照內具載
計一十畝五十五步參之官簿却只計五畝一十五步及與之
研窮契勘乃是續於干照內增益畝數更改字畫濃淡疎密班
班可考况各人管業年深前此即無詞訴是則游伯熙用意包
占龔敷地段分明合押兩爭人到地頭集鄰保從公照古來墾

界標遷付兩家管業今據龔敷所陳乃稱古來活樹籬斬去已被
游伯熙鋤斫然亦須有鋤斫蹤跡可考併仰從公指定標遷不
得觀望如再惹詞訴定追鄰保勘斷

田鄰侵界 以此見知曹帥送一劑

人境

照對淮縣衙委請標釘聶忠敏與車言可所爭之田當職拖照
使府台判如本人贖回祖產分明車言可有楷改圖簿實跡之
中有無楷改雖事涉曖昧然其供具原買車迪功田步畝四至
與見爭田段四至不相照應及追索聶忠敏贖回韓鯨與契雖
止據贖出本人批退文字一紙然喚上鄉司陳坦當廳點對稅

簿其時忠敏已的於嘉定八年就韓鯨戶收回產錢七十二文
參之祖上砧基簿內具載產數即無同異至正月二十二日躬
親前去定驗得見其地頭田段疆畫翼翼殊不淆雜仍多方詢
訪得之衆論皆曰聶忠敏祖聶仕才原有田三段計三號自北
而南上流下接總而言之東至普門院山西至黃推官及阿廖
與張大宗嗣宗田南至阿黃田北至車言可原買車迪功田上
件四至分明但內有南畔一至本是聶仕才田與阿黃田相抵
緣經界之初聶家開墾土力不具為西向田鄰張大宗兄弟侵
占耕作後來張家兄弟相繼傾亡其家將所侵占田并已田同

立契出賣凡經數年而後歸諸蒙彥隆韓國威之家自今與阿
黃田相抵者乃蒙彥隆韓國威之田也當遂上田宅牙人陳達追
同鄰保等人將車言可聶仕才蒙彥隆韓國威四家毗連之田
對衆從頭打量據蒙彥隆所買上手張嗣宗田原計六畝二角
零一十八步今打量出剩一畝有零韓國威所買上手張大宗
田原計五畝三角五十四步二尺今打量出剩二畝有零所有
車言可原買車迪功田共計一十二畝二角一十七步今打量
已有一十二畝三十八步雖虧折一角有零然其見佃頭北來
有一坵衆證述是車言可耕佈當聶忠敏指係車迪功所賣田

段車言可墜執不許打量已自使人未能無疑及再相視其田
內洪水推損去處崎嶇曲折難於牽繩者尚有遺地以此等地
等配其虧折奇零之數亦既有餘矣至於聶仕才之田僅計七
畝二角二十一歩三尺今打量止有五畝三角二十三歩却近
自虧折二畝推尋其數必是落在蒙彥隆韓國威兩家出剩數
內無可疑者然聶仕才身故之後其子孫豈不願陳理或者亦
自知其經隔年深姑且據見在畝角承佃而已今來車言可又
欲以所買車迪功田契內八百八十號而爭占其八百八十一
號之田官司若不與之主盟公論深恐聶忠敏田段畝角自此

愈見侵削將來何以供輸二稅竊意聶忠敏昨經使府論訴亦不過欲正其疆界不至再有虧折庶幾向後供輸免有逋負此其情誠可憐也况聶忠敏所供東西南北四至與其祖來砧基簿具載四至節節明白並無差舛而車言可所供四至與見爭田段四至只有一至相合自餘三至並不相照應謂如八百八十一號東至普門院山西至黃椎官田南至聶仕才自己田北至車言可所買車迪功田其車言可所買車迪功八百八十號田契具載乃是東西北皆至自己田南至黃椎官田其不相照應如此官司何以為憑及又據車言可口覆田鄰皆是聶忠敏

之黨獨有汪彥祥備知田段的實今據汪彥祥責立罪賞狀亦明言見爭田段係聶忠敏之田是的在車言可又復何說仰聶忠敏車言可各據原收干照依未爭前疆界管佃不得妄有爭占如再枝蔓以為公私之擾合行科坐今畫到地圖連粘在前更取自台旨

爭山妄指界至

劉後村

俞行父傳三七爭山之訟昨已定奪而行父使弟定國妄以標撥界至為詞套合保司意欲妄亂是非當職欲將俞行父重斷有祖主簿者來相見自稱是俞行父定國表親以行父兄弟為

直以傳三七為曲當職尋常聽訟未嘗輒徇已見惟是之從尚
恐祖主簿所言有理遂委縣尉定驗及縣尉親至地頭祖主簿
欲以干縣尉縣尉不敢納謁祖主簿不勝其忿將緊切隣人藏
匿公然用祖主簿條印封閉隣人門戶不容官司追喚既而縣
尉見得俞行父所買山去傳三七所買田凡隔一塹二山二處
判然不相干涉祖主簿俞行父定國自知理曲不伏官司定奪
輒用不潔將傳三七新墳澆潑作踐小民買地葬親與行父定
國兄弟無相侵犯始則假作保司朱記假作究實繼召為黑改
東為西中則買覓保司共為欺罔終則挾寄居以求必勝且祖

主簿姓祖而干預姓俞姓傳人之訟無乃不干已乎至於封閉
隣人門戶將不潔潑人墳墓此豈賢大夫之所宜為建陽乃名
教禮義之邦諸老先生遠矣不可見矣游郎中家居縣後無一
事到縣無一事囑時官朱侍郎貴為從橐每書常切切然恐幹
僕騙擾村民祖主簿輩行不高於朱游名位不貴於即從遽有
使豪恃氣武斷鄉曲之意良由縣令人微望輕不能主張百姓
使村民被寄居屈壓空自愧顏而已俞行父祖父將仕用錢三
百貫買劉德成田三坵山十二段委屬可疑大凡置田必憑上
手干照劉德成形狀有如乞丐所賣田三坵山十二段乃是憑

大保長憑佃作上手干照不足憑據今亦未暇論此但傳三七所買劉八四山與俞行父山全無干涉先給還傳三七管業安葬行父定國恃豪富壓示民扶寄居抗官府各勘杖一百拘契入案追劉德成對上手來歷幹人責戒厲狀

指擦關書包占山地

翁浩堂

方伯達徐應辰所爭岡頭山歷時不決今喚到各人償出干照得見方伯達親叔方六一將上件山出典與徐應辰之叔徐千四千四有男名暉見存方伯達以祖墳在山於嘉熙四年曾將錢八貫四百足就原得業主徐燁邊收贖有徐燁當年錢領上

明言亦契檢尋未見方伯達將此領經官投印訖徐氏之族既已得錢不伏推業有徐應辰者乃徐燁之族弟也事不干已入脚爭山輒將祖上關書指擦一行填作二保兩字占人一畝之山凌外段園山作契欲行包占當廳令書舖辨驗指擦改寫字跡曉然又且外段園山四字與簿上土名全不相應只欲以二保兩字占人一畝之山徐燁不伏出官專使應辰到官強辨若一房得錢一房占山而可以得志則強有力者皆可以橫行鄉間而國法可廢矣徐應辰勘杖一百關書附案墳山還方伯達照已贖回管業給榜示地頭催追未到四名

爭山各執是非當參房證

紹熙宗光
宗年號止
有五年稱
九年十三年
恐訛

嘉定寧宗年號

照得曾子晦與范僧爭論山地自有兩項一項鷄籠山已經使
府結絕不當復問今來所爭却是宋家源頭山此山原是揚三
六業賣與范崇契內具出四至分曉載錢六貫乃紹熙九年十
一月立至紹熙十三年四月到官此范僧之所據也後來阿黃
同男范僧將黃槐園并山賣與曾大機宜載錢六貫二百文却
不曾具山之四至以嘉定二年九月日請紙於紹定二年八月
投稅此曾子晦之所執也在法交易只憑契照既是范僧同母
親將此山立契賣與曾子晦則既賣之後寸土株木自當還曾

子晦掌業縱有原契豈可復用在范僧夫復何說詰其所爭者
不無白焉蓋曾子晦所執之契內明言男將風疾無錢醫治自
是范僧小時阿黃立契范八依書范僧亦實於其間但曾子晦
以為范僧親養而范僧以為不曾發契領錢曾子晦以為范僧
親領而范僧以為不曾領為曾子晦之說以為當初果不曾立
契范僧何不爭於三十年前而却爭於子晦既論之後為范僧
之說則以為當初果不曾賣與曾子晦何為半年不肯把契出官
却先以假偽文書執出冒占在法典賣過二十年錢主俱存而
兩詞柄鑿如此况書契之人並無一存可以為證本廳既難根

究向緣不得實情故未免令兩家在外和對其意無他亦以曾子晦乃得業之家范僧乃失業之主雖愚者已知其有鄭息之勢所以官司再三勉以虞芮之成蓋欲彼此永絕訟根免至頻頻紊煩官府耳今兩家既堅執所長當職只得從公區處蓋宋家源之山厥直甚微而山上所植松杉之木為利則甚夥范僧未興伐木之斧此山固不知其孰主范僧既賣木之後曾子晦即經官有詞是兩爭之意不在山而在木也及復兩家之詞斷之以平心之論蓋曾子晦以阿黃嘉定二年所賣立契而主此山則可以曾子晦父知府所載寶慶元年支書而主此山則不

可緣支書所載之山係土名宋家源與宋家源頭想是兩處况又是宋五山四至之中又有一至范家山不知曾子晦之與宋五交易在阿黃之先邪亦在後邪惟是曾子晦當初不便將此契出官呈覆却先把支書以為憑宜乎范僧之嘵嘵不已故官司以其支書者併以契疑之外此又有一說可以參證據范僧之兄范八曾將黃桅園與曾子晦交易建陽鄉例交易往往多批鑿原分支書曾子晦以為黃桅園桅及宋家源頭山並不曾批鑿而范僧執以為只是黃桅園桅曾批而此不係賣過即不曾批今僧所分支書見留在使府司戶廳若是兩項山下園俱不曾

批則曾子晦之說為是此山合還曾宅管業如是黃梳園曾批則范僧之說為正而曾子晦之契尤有可議此本文字既難得參詳使府嚴限不敢有違案具所擬事理申取自使府別委官點對結絕庶得公當契書合給還取領

經二十年而許典買不平不得受理 此條當在前

吳生所訴范僧妄認墓山事索到兩家契照昨送司戶看詳據申范僧兄弟三人長誠之次元之末位僧開禧三年已立支書分析印訖曾宅係於嘉定元年十月內買范元之鷄籠山下之山范七六為牙涉三十餘年賣主范元之已身故無憑喚對申

府帖縣差無礙係正再集隣從公勘會今建陽縣申據保正常言同隣人鍾五九等稱范元之嘉定四年身故即無子孫又稱鷄籠山下有曾知府盧安人江孺人三墳三十餘年又有王家古墳即不曾見范僧有喪安葬在山又稱開禧三年范僧經官分析范元之在日分得晚田賣與夏秀才園賣與華氏兒黃梳園併山賣與曾知府宅某照得所爭之山范元之賣與曾在嘉定元年范元之身故在於嘉定四年范僧今以淳熙三年之契爭埋謂山內有所養母阿黃及兄誠之兩墓曾宅又指為王氏古墓但范僧不爭於曾宅安厝之時而爭於曾宅陳論之後今

勘會即無范僧有墓在山之說曾宅掌業安厝既已年深合還
曾宅照契管業所有山內見在墓穴亦不許曾宅開掘仍帖縣
照應取台旨奉主侍郎台判譜典買田宅經二十年而訴與買
不明者不得受理曾知府所買范元之墳山三十年若是范僧
分業何不於曾宅所買之時陳訴况前業主俱亡亦不在論理
之限開示范僧餘照食廳所擬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五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六



戶婚門

贖屋

已賣而不離業

吳恕齋

阿章紹定年內將住旁兩間併地基作三契賣與徐麟計錢一
百五貫當是時阿章寡婦也徐昂孫卑幼也律之條令阿章固
不當賣徐麟亦不當買但阿章一貧徹骨他無產業夫男俱亡
兩孫年幼有可驚以糊其口者急手求售要亦出于大不得已
也越兩年徐十二歲親鄰條法悽贖為業亦既九年阿章並無

一詞今年正月忽同弟孫陳詞當來只與徐麟不曾斷賣仍欲取贖本縣已令徐十二交錢還業今徐十二又有詞于府稱是徐麟見其修整園備挾曩年慘贖之恨扶合阿章弟孫妾以斷賣為典且繳到贖回徐麟原賣赤契三道切詳此訟阿章既有賣與徐麟赤契分明該載出賣二字謂之不曾賣不可也經隔十有餘年若以寡婦早幼論之出違條限亦在不應受之域向使外姓展轉得之在阿章已斷無可贖之理但參酌人情阿章與徐十二為從嫂叔其可贖不可贖尚有二說據阿章供稱見與其孫居于此屋初不曾離業倘果如此則徐十二合念其

嫂當來不得已而出賣之意復幸其孫克自植立可復舊物以為蓋頭之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何忍迫之出外而使一老二孤無所歸乎此阿章所以為尚可贖也但又據徐十二供阿章離業已久只因徐麟挾讎教唆與詞若果如是則又難墮小人姦計以滋無根之訟大率官司予決只有一可一否不應兩關其說但本府未審阿章果曾離業與否難以遽為一定之論今兩詞並不到府暑天又不欲牽連追對宗族有爭所合審處欲牒昌化佐官更與從公契勘限五日結絕申

執同分贖屋地

吳恕齋

理訴交易自有條限毛汝良與賣屋宇田地與陳自牧陳潛皆
不止十年毛永成執衆存白約乃欲恡贖于十年之後本縣援
引條限坐永成以虛身之罪在未成亦可以退聽今復經府理
贖不已若果生事健訟之徒所合科斷詳閱案卷考究其事則
于法意人情尚有當參酌者大率小人瞞昧同分私受自交易
多是歷年不使知之所以陳訴者或在條限之外此姑不論也
永成白約固不可憑使果是汝良分到自己之產則必自有官
印干照可憑今不賚出何以證永成白約之偽乎此又不論也
但據永成訴汝良所賣與陳自牧屋一間係與其所居一間連

桁共柱若被自牧毀拆則所居之屋不能自立無以庇風雨此
人情也又據永成訴汝良將大堰桑地一段黃土坑山一片又
童公溝水田一畝梅家園桑地一段典賣與陳潛內大堰桑地
有祖墳一所他地他田不許其贖可也有祖墳之地其不肖者
賣之稍有人心者贖而歸之此意亦美其可使之不贖乎此人
情也使汝良當來已曾儘問永成已曾批退則屋雖共柱地雖
有墳在未成今日亦難言矣今汝良供吐既稱當來交易永成
委不曾着押批退則共柱之屋與其使外人毀拆有墳之地與
其使他人作踐豈若仍歸之有分兄弟乎今官司從公區處欲

牒喚上毛汝良陳自牧陳潛將屋二間及大堰有祖墳桑地一畝照原價仍允還毛永成爲業其餘黃土坑山童公溝田梅家園桑地並聽陳潛等照契管業庶幾法意人情兩不相礙陳自牧陳潛既爲士人亦須諳曉道理若能捨此些小屋地非特義舉亦免爭訴追呼之擾所失少而所得多矣。

抵當

抵當不交業

吳恕齋

在法諸典賣田宅並須離業又諸典賣田宅投印收稅者即當官推割開收稅租必依此法而後爲典賣之正徐子政嘉定八

年用會二百八十千典楊衍田七畝有奇契字雖已投印然自嘉定至淳祐二十有六年徐即不曾收稅供輸楊即不曾離業退佃自承典日爲始虛立租約但每年斷還會三十千以此觀之楊衍當來不過將此田抵當在子政處子政不過每歲利于增息而已楊衍死于寶慶元年寶慶以前楊衍歲以租錢還之徐未嘗有詞寶慶以後楊衍之子王廷亦歲以租錢還之間有少欠徐亦未嘗有詞至淳祐元年徐始有詞于縣理索王廷等每年租穀一千斤自寶慶以後總欠十八年計一萬八千斤除入錢二百一十貫外盡索未足數數夫子政理索未足租錢可

也一旦變錢爲穀近年存饑穀價騰踴若以穀直計之不知其幾錢矣何其不仁之甚邪使當來果是正典果是取穀則後來穀價百倍于前王廷等亦當還穀而不當還錢今既不曾受稅不曾管業所以不曾收穀其爲抵當而非正典明矣兼二十六年內楊衍既還錢于未死之日王廷等亦還錢于其父既死之後初未嘗一日還穀何爲獨無一詞切觀子政溪壑之欲必以近年會價賤穀價貴故欲捨賤取貴又否則以王廷等嘗經官取贖姑欲張大其欠數以抑過之殊不知有典必有贖况初不曾過稅離業所典非正典始不過以二百八十貫抵當積累二

十六年取息亦不爲少嗜利何時而已本縣取後所斷勒令王廷王烈除已還租錢外再以新會六十千還之仍照近元年除約束備三分新舊會二百八十貫贖回其父典契已爲允當但起初不合以其抵當爲正典前後累判並不曾剖析子政不過稅不過業其爲抵當本非正條無以杜絕其希覬之心故子政尚敢固執已私紊煩官府欲帖縣照已斷示徐子政知委再敢妄狀從條施行

以賣爲抵當而取贖

吳恕齋

鄉民以田地立契權行典當于有力之家約日尅期還錢取契

所在間有之爲富不仁者固立契抵當徑作正行交易投稅便欲認爲已物者亦有之但果是抵當則得錢人必未肯當時離業用錢人亦未敢當時過稅其有錢業兩相交付而當時過稅離業者其爲正行交易明決非抵當也陳嗣祐于紹定二年八月繳連先置三紹羅家塢山地赤契作價錢七貫立契賣與何太應當時嗣祐既離業矣太應亦過稅矣越五年太應將契投稅爲業又十餘年矣淳祐二年嗣祐始有詞于縣謂當來止是抵當初非正行斷賣意欲取贖知縣以唐昌風俗多有抵當之事兼此地段嗣祐于寶慶二年以十三千得之不應于紹定止

以七貫折價出賣疑是抵當勒令太應退贖知縣若能酌人情者今太應堅不伏退贖乃有詞于府初亦疑其健訟反覆者詳蓋有說焉官司理斷交易且當以赤契爲主所謂抵當必須明辨其是非嗣立契賣地之後既即離業太應用錢得地之後又即過稅此其爲正行交易較然已越十年一旦以抵當爲詞十餘年已印之赤契乃意其爲抵當此太應之所以不伏也若曰嗣祐買貴賣賤則寶慶至紹定亦既數年安知其直之貴賤不與時而高下乎且在法諸典賣田地滿三年而訴以準折債負並不得受理况正立賣契經隔十餘年而訴抵當者乎富者多

懷貪黷之私所當誅心貧者每有屈抑之事尤當加念然官司亦惟其理而已此必羅鳩之山昔荒而今闢昔童而今茂嗣祐雅欲復還青氈然正行立契既已年深過稅離業又已分曉倘意其爲抵當而徇其取贖之請將恐執契者皆不可憑駕浮詞者類萌僥倖鄉井有一等教唆之徒譁然生事而官司亦不勝其擾矣欲帖縣只令何太應照紹定二年買到赤契管業取陳嗣祐知委申遠坐以虛妄之罪

倚當

葉岩峰

照得葉渭叟身故其家以幹人入狀訟宋天錫李與權脫騙交

易錢所謂脫騙者非果交易也李與權之子李正大狀稱先父元抵當田畝所謂抵當者非正典賣也此邑風俗假借色物以田爲贖必立二契一作抵當一作正典時移事久用其一而匿其一遂執典契以認業殊不知抵當與典賣不同豈無文約可據情節可攷邪且李與權于嘉定十一年將田三十三畝典與葉渭叟計價四百五十貫有宋天錫爲牙保以契觀之似若正典其無抵當也大凡置產不拘多少決是移業易佃况三十餘畝關涉非輕何不以幹人收起田土却以牙人宋天錫保抱租錢已涉可疑何況宋天錫亦將自己田契一紙相添抵當有葉

渭叟親批領云宋天錫與李與權爲保借錢將自契爲當候錢足檢還可見原是抵當分明李與權因入三年租息恐債負日重于嘉定十三年冬還前項借錢又有葉渭叟親批領去宋天錫與李兄送還錢共三百貫足執此爲照書押尤分曉較之原錢今猶有未盡李正大稱續有古畫梨雀圖障一面高大夫山水四大軸唐雀內竹鷓四軸潭帖絳帖各一部準還前項未盡之券雖無葉渭叟批領據葉之幹人供稱係在幹李喜收訖可見還所借錢會分明李與權入還錢會之後經今一十五年已不管業不收租矣抵當之說償還之約委爲可信向使李與權

與葉渭叟尚皆無恙必然了絕無事何至留爲子孫之莫奈何先後一年而殂兩家主者各皆亡沒葉渭叟之寡妻當事幼孫何知必有主持門力者往往檢出此契直欲認李正大之業殊不思抵當之產昨已還錢十五年間既無詞訴今方欲管業責租不亦妄乎但有一說原錢計四百五十貫錢會中半李與權雖還三百貫足換之半錢已爲過數若以餘錢入半會方及三分之一縱一圖畫一法帖可以湊還一欲價賤一欲價貴低昂不等所以李有剩錢之語葉有不直錢之說兩事終不絕不若以圖畫法帖取還其于李正大仰自辦原會未盡之數還葉渭

叟之家使其借以錢會還以錢會尚何辭乎

爭田業

偽冒交易

韓竹坡

莫君實之子夢回同其所生母周八娘詳論林榕假契盜賣其
悉嘗田追到林榕初執出所賣青梅園契以為證繼而知其田
已轉與趙孟鍊又據孟鍊賣去莫君實賣契及林榕轉賣與孟
鍊契周八娘又執出君實臨死遺囑之文乞與辨驗君實押字
筆跡尋與點對則契上君實押字與遺囑筆跡不同可疑一也
喚到君實母親趙氏不特不忍僉契而趙氏當廳亦自能書寫

筆跡亦自不同有可疑二也君實以淳祐十一年死此契以十
年立契立于君實未死之前似若可信而印赤于寶祐元年乃
君實死後之三年也大凡人家交易固有未能授印然契主一
亡便合授印豈有印契于業主已死三年之後此蓋偽立于君
實既死之後以月日參差而母親之僉亦是假偽而為之也况
交易傳承必憑上手與砧基簿今其契乃云所有砧基簿併上
手契係叔晞孔收今只憑赤契文關如將來賣出砧基白契更
不行用此說大為可咲不知上手既為晞孔所收却又憑何人
赤契交關若果有上手赤契則林榕轉賣自當併繳今當廳口

稱爲孟鏗所匿而契上即無贅載則是當來所謂赤契者妄也
至于割稅一節尤可笑之甚者君實之契則曰從莫通判戶割
入趙知縣戶若其稅林榕已曾收入林司法戶則後來賣與孟
鏗自當從林司法戶割出今從莫通判戶割出則是莫通判之田
不曾變賣與林司法林司法亦未嘗收莫通判稅色驗之契字紙跡
不同實趙氏不曾貪委既無上手又不割稅則是林榕虛立死
入契字盜賣莫通判產稅趙知縣爲當不仁一至于此林榕勘
杖一百監錢還趙孟鏗田還莫夢回管佃追到三契毀抹付案

兄弟爭業

吳恕齋

本縣所斷愈廳所擬一謂潘琮典與潘祖華田產不應其弟潘
樾立契斷賣二謂契後旋添同姓潘祖應墨迹濃淡不同三謂
所添字迹又在稅契朱墨之上其所執賣契委難憑據只合還
潘祖應交錢取贖以此三說析之在祖華所當拱手退聽今縣
斷既不伏而經府府斷又不伏而陳詞反覆醫訟首尾四年何
健訟如此切詳祖華之詞則曰潘琮潘樾乃親兄弟雖是潘琮
出典于兄弟未分之前却是潘樾斷賣于兄弟既分之後蓋此
田係分在潘樾名下所以潘樾自行書契斷賣即非盜賣潘琮
之產且潘樾不特斷賣此一項承分田產而已其賣住房桑地

與祖應亦潘樞親書契字筆迹皆可比證至于辨雪墨迹濃淡一節則又謂墨迹雖不同而筆迹與祖應今來所執契字實無異祖華之詞固未可盡信但祖應初訴祖華不伏退贖山地水田二頃山地一頃從之甚輕水田一頃爭之甚力亦有可疑官司予奪若不將兩詞究竟到底則無以絕其誣罔之根况潘樞既死其親書賣契在祖華處者容可以偽爲其親書賣契在祖應家者却不可以偽爲于無可證驗之中此亦足以證驗之欲將潘祖華及一宗案卷契押下縣併索潘祖應原買潘樞住屋桑地赤契從公比對如祖華祖應兩家所買潘樞契字筆迹一

同則此田果潘樞已分之產果潘樞自賣自書之契在祖應不當執未分無用之簿昏賴爲潘樞之物妄行取贖若兩家契字筆迹果有不同則祖華斷買之契無往非偽所合毀抹勒令交錢退贖如再不伏解府科斷小人爲氣所使惟利是趨所爭之田不滿一畝互爭之訟不止數年遂使兄弟之義大有所傷而不顧官司更不早與判決則闕牆之禍何時而已定限十日結絕中

出業後買主以價高而反悔

韓似齋

李震卿同母倪氏三月內以八石六斗種由賣盧興嗣斷下價

錢五百五十貫、盧興嗣親履畝為之行量、倩佃客為之僉認、先定租管業而後立契交錢、盧興嗣可謂防之周、審之熟矣、方其立約之初、盧興嗣尚疑李震卿有反悔之意、遂令立文字、明言先悔者罰錢一百貫入官、則當來興嗣買震卿之田、惟恐其不入手、盧興嗣令震卿寫契、明言別無卑幼、則盧興嗣雖高價與之交關、亦其本情之所願、非震卿套合牙人以拐之也、已踰五閱月、不為不久、尚執白契出官、是自違契限、自先反悔、罪罰詎可輕責乎、今盧興嗣為見論其卑幼之說、不可行、近方經僉廳入詞、論震卿有弟、年未及格、據震卿供稱、其弟幼年已過房、承

叔父位下物業、震卿承父分與、過房弟初無相關、兼盧興嗣經府初詞、並無震卿有弟卑幼之說、豈容逐旋枝蔓、其詞眩惑、官府、盧興嗣明知震卿年已及格、而與之交關、經百五十餘日、復以年未及格、與詞、與嗣、賈白契到官、詰問其故、據口稱所賣震卿之田、其價稍重、必欲監震卿原錢償之、揆之人情法意、尤為不順、大凡人家貧乏、不得已而後出業、使盧興嗣反悔于六十日限之前、則李震卿所領交關錢、尚無恙也、今交關錢已半載、震卿為父營葬、支遣一孔、未必有存、若勒備原錢以償興嗣、則交關條法不立契限也、若盧興嗣必欲取錢、則震卿須再出

業縱低價而求售于富家巨室知其交關見與嗣訟必未有以錢應副之者反以為重出業者之害欲喚上李震卿同倪氏當官責批還盧興嗣明言仰盧興嗣憑契管業如向後過房弟或有爭執仰震卿別抽已分田照先來交管田段租額柱還過房弟不涉盧興嗣之事庶可以釋其疑欲併乞照示盧興嗣日下稅契管業如敢再詞煩紊使府乞先照責罪罰行後依原約庶以為器訟者之戒

爭田業

李行可執到三契除洪觀生親書一契無可言者後二契皆是

吳膺自書自保自佃又于抱租之批併與抱產必非當時正行交關意者吳膺在日主掌洪氏計借借于李氏者不一此契當亦是抵典之契但契歸于李氏印稅已二十年最後者已十七年吳膺既死李行可遂從其妻索欠交業洪七娘者一旦有不能甘而又有洪宗起者翼之興詞幸其契原不出于父洪觀生之親筆可指以為偽雖出于夫吳膺之筆又幸其已死而莫加之罪遂訴之縣縣不直之又訴于州然官憑文書且涉年久亦只當還李行可管業洪七娘倘以為偽則是為偽者乃其夫也况洪七娘子後一契親曾着押若欲誣以為旋被脫押則又有

其表兄許念一供證分明洪觀生無子其家一付之女與婚無緣吳膺與李行可交關洪七娘有不預知者前後詞語反覆便自可見然則其夫存則相與為偽以取人之錢其夫亡則自發其偽以取人之業妄一婦人何乃變詐若此洪宗起與觀生戶下未問有無干涉據其執到洪誠三契于宗起無相關于李氏見爭由段四至又不相合及其執到洪觀生發付之文顯然出于宗起供狀之筆乃于別紙移取觀生一柙字粘補欺罔是其為奸之意甚深而為欺之術甚淺使其不懲後不止與李行可訟而已也自合送獄根勘本情重寘于罰始從輕將洪宗起洪

七娘各勘杖六十以懲其奸李行可照契管業發付偽約毀林附案餘人放

爭田業

象備坐倉臺行下孫閻爭田之說委其究實既親詣地頭供責并參考兩家干照公據等照得閻丘輔之曾祖名紹娶阿張為妻紹存日生二女名四二娘四四娘遺腹生一男名繼祖是時阿張奉姑阿葉命納胡詰為接脚夫撫養孤幼不四年胡詰又死胡詰生二女名胡四十娘五十娘亦早死自後閻四二娘招蔡倫為贅閻四四娘招曹叔訓為贅皆阿葉命也繼祖長成娶

阿曹生一男弟九十名璿尚幼而繼祖又死阿張撫養璿復如初淳熙年間有族姪閻丘錡訴蔡倫阿張犯義事籍記家業未幾阿張復陳于官稱自夫喪後主掌家計鞠養兒女實為夫家增置田產并為男繼祖進納告身今子歿孫在祖母合與不合與孫同居及子孫卑幼祖父母父母在合與不合拘籍官司以其歸閻丘家有年而不離宗遂給閻丘物業付阿張阿曹掌管以此觀之阿張于閻丘有再世保抱之功且考之百年公據亦未見遺腹子非阿張生者又未嘗見閻丘錡有訴孫大椿之文今閻丘輔之詆毀曾祖母之惡既斥不能守志又謂遺子非其

所出且駕閻丘錡淳熙間所訴蔡倫之事于孫大椿彼之設為此說蓋謂後夫不當用前夫物業殊不知彼之所說乃遠年無憑之空言也孫紹祖所執乃數十年可考之契據且以閻丘璿所賣之田言之據孫紹祖賣到慶元元年赤契閻丘璿親書出賣石家渡等處水田五十畝及桑園陸地常平等田實有縣印監官印及招稅憑由并朱鈔可考輔之則曰非乃祖親書且出廢契以此筆跡據孫紹祖稱曾于加定年間將上件契內割出石家山田賣與李文通係是閻丘璿保契又割大灣田仍賣與閻丘璿為業已行推稅豈有閻丘璿既賣復買且為保契乃非

其親書輔之則稱大灣之田因族錡再誅于官孫紹祖歸其侵
疆之半和勸者只令作賣契書寫乃索李文通契果有閻丘璿
保契書押輔之賣出赤契亦果孫紹祖端行出賣又已召回八
畝稅色訖及詢問其所謂和勸人則曰已爲鬼籍無從追問夫
如是則官司只當以契據爲證且閻丘璿主契之時年二十有
三又三十二年而後死中間或保着或自賣未聞有非親書之
說璿死又二十四年若子若孫乃以爲非可乎方且出真偽莫
辨之私約以爲證然嘉熙閻丘錡所訴之狀特一白緋耳此外
別無行移孫大椿任狀貼說之約并李大亨退田等約並皆片

紙何所考信且據佃戶等人供皆稱佃孫氏之田納孫氏之課
又以清射田地言之將孫紹祖家淳熙十二年公據所具四至
參之輔之家淳熙八年官司給還物業地名公據無一在者輔
之雖稱則有公文在曹至大家然又累索不到不過展轉且自
淳熙十二年至今已經七十年並皆孫大椿管業閻丘璿自十
八歲曉事至死之日凡三十七年其時何不取索必待璿死又
二十四年輔之父子方欲爭奪不可也雖山間有一改葬廢
穴輔之指爲其曾祖紹不用之墳然今已百年無證可考惟孫
大椿清射據內有閻丘家墳禁五字然凡閻丘姓者皆是未嘗

專指為閭紹之廢穴亦詎容執此遂以為自己之地乎大凡田
婚之訟惟以干照為主孫大椿請射買契轉之為倚恃淳熙八
年計知縣公據一宗為張本然參之胡氏請射之據並無地名
可考至于其他片文隻字又皆真偽莫辨也其可哉吁忘祖母
再世保抱之恩而詆其惡講其父親書契約以昧其真是自訴
其父祖可謂于所尊者薄矣論理婚田自有年限金科玉條寧
不可越今其事幾百年又皆陳迹亦且奪于非所論訴之時是
無國法矣然事之曲直彰彰若此而前所究實例皆含糊蓋畏
其囂訟惡其執持先為全身之計故有不敢愚謂天下未有盡

職而獲讀者以是敢極言之上之人亦豈不能以燭其奸耶若
夫斫木件數估計價直已有羅主簿究實公案在更不再怒

爭業以姦事蓋其妻

近準憲臺送下孫岑狀論孫達善孫斗南等爭園地使府帖押
下孫斗南王氏論孫達善奸亂及朱氏理孫斗南重疊交易園
畝照得爭業當論契照先後爭奸當論蹤跡虛實孫斗南與孫
蛟孫岑親叔父也與孫蘭孫元善孫達善親堂兄弟也與孫彥
烈遠族人也爭業既非况証以亂倫乎何族之薄如此孫斗
南初以園地一角三十步賣與叔孫蛟乃紹定四年契書分曉

孫斗南妻以吐退為辭于紹定六年重賣與叔孫岑男孫蘭可
乎孫斗南再以園地二角草屋三間典與叔孫岑男孫蘭乃紹
定五年作林知府名交易隨即改正印契自合典至賣就孫蘭
併根為正孫斗南輒于紹定六年併根與叔孫訖可乎此歲月
先後重疊是非不辨而明矣孫訖身故其業乃男孫元善得之
遂與孫蘭爭訟到官孫元善之母朱氏又訟孫斗南交爭無禮
孫斗南無以蓋壓其罪而妄訟興焉徑經郡訟孫元善之弟達
善與妻王氏有姦姦從夫捕當究其實可也今孫斗南非得之
親見止憑信族兄孫彥烈之說執以為是及孫彥烈供證略不

知姦通之跡王氏供對以絕無姦濫之情事涉曖昧蹤跡不實
輒以姦誣人可乎蓋孫斗南愚蠢之甚如一木偶人動為族人
所役命之重疊交易則書契重疊雖親族失業殊不之恤使之
誣告姦濫則入狀誣告雖妻室受辱亦不為恥遂致一家兄弟
皆陷為不義不法之舉其罪殆不容恕今仰孫元善管佃園地
一角三十步孫蘭管佃園地二角草屋三間孫達善王氏並無
姦狀併孫彥烈放孫斗南從輕勘杖八十監重疊交易錢三十
四貫還孫蘭一十貫還孫元善克得允當仍備申使府及憲臺
照應

偽批証賴

葉岩峰

吳五三即吳富也其父吳亞休以田五畝三角一十步典與陳稅院之父涉歲深遠吳五三同兄弟就佃逾年還租無欠近三四年間兄弟皆喪吳五三獨存遂萌意占種不償租課却稱故父已贖回訖有批約可證陳稅院屢狀陳訴吳五三詞屈理短憑鮑十九等求和自認批約假偽其後改佃有狀入案即移與繆百六種秋事告成吳五三復強割禾稻反論陳稅院不合就南山律院勒後和退佃又不合經尉司論訴強割迫人搔擾欲以此為陳稅院強占田之罪殊不知既有交爭何害口對既相

詞訟寧免追呼此皆枝蔓之辭若夫產業之是非初不在是看詳案牘見得吳五三捨理而靠勢陳稅院恃理而憚勢當職詎肯屈理以徇勢必惟其是而已今以吳五三之砧基批約與陳稅院之契書租劄參攷其故真偽易見曲直顯然大抵砧基當首尾全備批約當筆跡明白歷年雖久紙與墨常同一色苟有毫髮粒點欺偽之狀曉然暴露今吳五三賣出砧基止一幅無頭無尾不知為何人之物泛然批割果何憑信乎吳五三所執批約二紙煙塵薰染紙色如舊字跡如新公然欺罔果可引乎此吳五三虛妄一也陳稅院執出吳亞休契併繳上手赤契出

賣乃嘉泰二年八月于當年投印管業割稅入內三十餘年矣
吳五三輒稱其父亞休已于嘉泰元年贖回所執陳稅院父陳
解元退贖兩批皆是嘉泰元年八月十二日內書押陳解元身
故多年筆跡是否固不可辨但以批約驗之契書豈有二年方
交割元年預先退贖其將誰欺客心作偽殊不計歲月之訛殊
此吳五三虛妄一也吳朝興吳都正吳富吳歸即是親兄弟吳
富即是吳五三復同共立契將上項田根于嘉定八年併賣與
陳稅院之父印契分明吳朝興等復立租劄佃種亦二十餘年
矣契內之兄弟尚議賣故父亞休所典之田領錢尤分曉父典

于其先子賣于其後尚復何辭今吳五三輒稱父已贖回非詐
賴而何此吳五三虛妄三也吳五三自知典賣田根已久假撰
批約有罪不免強詞以誑人始知其田典與曹寺丞宅及陳稅
院執出曹宅回簡云不曾干預此田其計已窮遂馮曹八主簿
一紙榜文白占田畝但知借勢以為援不知背理而難行豈有
正當之契書及不若假偽之文約稍有識者悉知其非不然則
闔邑之產業皆可強奪盡相牽而為偽矣此等惡徒不可不正
其罪吳五三勘杖八十毀抹偽批及原用砧基附案仍監還田
租仰陳稅院照契管業從便易佃餘人並放

詐姪盜賣田

吳恕齋

華綱華緯及其子惟德惟忠紹定二年至嘉熙三年前後十英
將田六畝有奇正典斷賣與陳舜臣爲業並已經官投印華綱
華緯死陳舜臣亦死而華大成者乃以爲故祖華詠遺下未分
之田訴其姪惟忠惟德瞞昧盜賣與陳舜臣之子可父縣追各
人供對大成則曰此係故祖華詠遺下未分之田惟德惟忠則
曰此係故父華綱華緯自己分受之田官司于此且合追索兩
家干照究證是與不是未分之田則曲直予奪瞭然矣夫何舍
糊于已分未分之間依阿乎有分無分之說但令華大成備二

畝價錢于可父家撥贖二畝惟其是非未明此大成望蜀之心
獨不止于得二畝可父全壁之意又未忍于割二畝其訟所以
不已也要之撥二畝之說未爲至當而已分未分之爭合與究
竟使其果是未分之田則華詠生四子祖業作四分此田合四
分分贖豈止大成一分可贖二畝而已照得華詠四子先分析
于開禧二年華綱華大成兄弟又分析于嘉定年間何爲已分
析三十年而尚有未分之田邪又何爲不爭訴于三十年前華
綱未死之日邪又何爲諸分不爭而一分獨爭邪此田謂之未
分官司何所憑據若曰故祖遺下未分之田則必有衆存文約

又必有各分分書互載可照所合察上究證則無者不得盡其辭矣但兩爭干涉人眾若一一追到府恐成煩擾欲送富陽縣詳所擬追索干照從公結絕限五日申

許奩曰

巴陵趙宰

石君易念其姪女失怙且貧無奩真批付孟城田地令姪石輝求售為營辦之資為石輝者自當遵乃叔之命憐女弟之孤極力維持之可也今不違暇恤乃以上件田產賣與劉七得錢四百餘貫多以還在前自妄為之債負廖萬英其妹婿也來索房奩且無所得今石輝以為得劉七買田之錢被其結託曹旺等

入脅取之殊不思節次支撥批貼皆石輝親書欠債還錢理勢然也奚可詎其罪于劉七邪以士自稱乃變詐反覆做盜賊小人之所為尚可以士名哉女弟昏嫁托孤寄命非石輝之責誰之責哉既無毫髮之助反以乃叔助嫁之田賣田歸己是誠何心哉今無以塞萬英之請祇持劉七欺騙之說以自解以事理觀之劉七欺騙未之見也石輝之昏賴則彰彰矣本自正當石君為得錢而慕還債不可以準折償負者並論也但元來批貼該載畢竟稱辦石氏嫁資即廖萬英托上肉劉七所欠者嘗思耳生此厲階石輝之罪不可勝誅决竹箠二十引監日呈納上

項價錢交付劉七贖回田產付廖萬英契仍寄庫雖石輝固失
集而廖萬英亦未為得也娶妻論財夷虜之道大丈夫磊磊落
落肯視妻孥房奩中物為欣戚也今刻舟尋劍何不廣取縱使
得膏腴沃壤以自豐盡失親戚輯睦之義所得不償所喪矣更
請思之

主直之朱氏爭地

吳恕齋

交爭田地官憑契書徐監獄媳婦朱氏執出紹熙慶元間與買
施文霸桑地七契計二畝一角十九步該載畝步四至坦然明
白末後兩契且聲說除將住屋及屋基滴水為界與賣與施王

德外餘並係賣與徐宅之數此朱氏契書也王直之執出嘉熙
三年四年與賣施王德屋地四契且繳到施王德元置施文霸
屋地未印老契該載屋宇間架及隨屋地基明即不曾聲說有
屋外桑地畝角此王直之契書也以兩家契書考之朱氏當盡
有桑地直之僅買得屋基彼此干照極是分曉今直之施王德
死後乃欲于屋基外冒占朱氏桑地一角不知何所憑據若曰
繳到施王德原置文霸老契可照四十餘年一幅竹紙竟不投
稅已是難憑今縱以為可憑則契內只言住房基即無桑地
一角但是施王德初與契內平白撰出桑地二字又無畝角

四至續于嘉熙四年閏月施百二娘斷賣于施王德既死之後
又故添一角之語不知施王德施百二娘何所據而賣桑地一
角王直之又何所據而買桑地一角乎蓋朱氏桑地元係施王
德承租及據施百二娘供證當來止是出賣住屋基地即不曾
滾同桑地賣與直之此非王直之有意貪圖則是施王德盜賣
主產無可言者今直之不自及其契書之不正乃推求朱氏契
書謂其不合投稅于嘉熙年間必是假偽照得朱氏七契一契
印于紹定三年六契印于嘉熙四年其印于嘉熙四年者固若
可疑但所置施文霸桑地其一畝已于紹熙四年經官批上砧

基簿其二畝一角十九步又于慶元五年經官批上砧基簿又
該載嘉定六年分書並有官印官押分明直之尚欲將慶元元
年至今未印之片紙為可據而朱氏紹熙慶元嘉定已印之砧
基分書乃不可憑乎無緣朱氏預於紹熙嘉定年間偽造砧基
分書以為昏賴嘉熙四年產業之理切詳兩人之詞僅爭一角
之地展轉逾年道路經營之費不知其直幾角矣昧于遜昧至
于此極深可念也今將兩家契書反覆究問期于息爭朱氏當
全有桑地王直之只合得屋基彼此不容昏賴本縣雖曾委主
簿標遷以桑地還朱氏以屋基還王直之但剖析兩家情偽全

不分明故直之尚欲徵覲于萬一欲當廳責狀將各人于照逐
一給還庶可絕詞

陸地歸之官以息爭競

吳恕齋

張清死無子有馱塘陸地二畝朱安禮張七四互爭自縣至府
展轉二年朱安禮陳詞不已張七四自刑至再安禮之說曰嘉
熙四年二月內用會八十貫典到上件陸地當年十一月投稅
訖張七四之說曰張清過考為其子張清死于嘉熙四年十月
安禮印契于嘉熙四年十一月張清當年三月內委將上件地
抵當在安禮處續于五月內已算還本利但未取得契書所有

典契係安禮逼其已死男張百三偽書今將縣府案卷反覆看
詳照得張清陸地張七四朱安禮皆不當得之只合作絕戶產
歸官何以言之張清將地抵當所在鄉例有之只緣本利雖已
還足契簿未會取回安禮因張清身死遂啓吞謀之心乃作正
行典契投印殊不知作偽心勞如見肺肝今詳二契皆是旋填
年月又非出于一手其為偽一也既是二月立契乃越十月投
印于張清死後其為偽二也安禮交易不明雖得此地固無此
說張七四乃欲垂涎亦為不可蓋張七四乃張六一嫡子張清
乃其叔也張清未死張七四自異居而各都張清死張七四始

竄身而入室此其非張清之子一也若曰過房何為尊長鄰里不敢指證經官除附並無明文而安禮執出本縣嘉熙二年別事斷由明指張清為張七四之叔此其非張清之子二也縱曰果曾過房在法為人後者不以嫡張七四畫列宗派圖其本生父只生七四一人實為嫡子為人嫡子乃自絕其本生父母之嗣而過房于其叔于理可乎此是張七四因張清死而無子又知安禮交易不明亦起吞併之心故創過房之說以為占據產業之計明矣利之所在雖微必爭遂使安禮偽為契書而不顧張七四昌為人子而不恤倘非盡我其姦何以轉移薄俗欲將

朱安禮繳到偽契數抹行下本縣併契勘張清但于物業畫照絕戶條法拘籍入官或為縣學養士之助仍將張七四押歸本生父張六一家承續香火其所爭陸地至微官司非有所利也但欲使嗜利小人稍知忌憚不至冒法而悖理耳

爭產業

叔姪爭

吳恕齋

盛榮與盛友能為後叔姪貧富蓋有不同爨隙已非一日友能必饒于財素無周給之恩盛榮乃饒于古遂與連年之訟觀盛榮方訴其姪包占古路而友能復發其叔私販糯米其情大畧

可見盛榮所訴未必盡實但察推謂予奪田地之訟所據在契照所供在衆證此說極是盛榮所以未甘屈服者正以官司未索兩家之契照參合衆人之公論耳今切見盛榮所訴四事其虛妄無可疑者二謂友能包古古路侵占祖墓是也其虛妄而尚有可疑者二謂友能占竹地及桑地是也何以言之所爭古路本非盛榮自己地段乃衆人所由之徑也所爭右墓本非盛榮的親祖宗乃同姓盛卸三之祖墓也若曰友能跨路造門則鄰保供證謂初不礙衆人往來若曰盛榮別有祖墓則鄰保供證謂即無其他墳塚衆人之路衆人不以為不便而盛榮獨以

為言盛卸三之祖墓盛卸三不以為侵占而盛榮乃敢妄指此其為虛妄較然矣獨所訴友能強占竹地桑地此則官司有當考究者其所訴竹地一段係盛文旺文貴中分之產文旺即盛榮之父文貴即友能之祖乃全有之比盛榮所以有詞不知友能全有此地何所憑據若其父祖已曾買到文旺所分一半官司今與索契參照則盛榮自無詞矣自縣而府即不曾究問友能所以全有此地之由此盛榮所以囂訟不已其所訴桑地一段謂其父買到盛文智之產見其砧基上手契初不知其姪友聞盜賣與友能此盛榮所以有詞以姪而盜賣衆分之產世亦

有之本縣合喚友能根問憑何干照與友聞交易及當時曾不問盛榮仍合喚友聞與盛榮面對是與不是盜賣則盛榮自無詞矣自縣而府即不曾追友聞對所以出賣之因此盛榮所以罵訟不已小人陳詞往往借實置虛張大其事以動官司之聽殊不知虛妄之迹最難指掩虛者一露手足而實者亦若不實矣若就府一一追究恐隔驀掩延欲將盛榮連案押下縣佐屬追入索契從公指定限三日申如此兩事更屬虛妄顯見頑猾擾害宗族紊煩官府即合申解依條施行

再判

吳恕齋

盛榮訴友能強占竹地桑地二段事今追到友聞友能供對照得桑地一段委係盛榮父文旺先買得文智之產紹定年間其姪友聞盜賣與友能為業友能不問來歷不收上手契照鹵莽交易宜有今日之訟但縣判謂盛榮與友能為族叔姪居止相近安有紹定二年賣過此產而不知之理况友能自得此地築屋其上種竹成林已十四五年而盛榮始有詞訴何邪在法諸同君卑幼私輒典賣田地五年內者聽尊長理訴又諸祖父毋父母已亡而典賣眾分田地私輒費用者準分法追還令原典賣人還價即滿十年者免追止償其價揆之條法酌之人情

歷年既深，在盛榮只合得價，不應得產。欲帖縣監友聞先賣契字，仍給還友能管業。外所爭竹地一段，據盛榮執出分書，委係文旺文貴各得其半。盛榮即文旺之子，友能即文貴之孫。今友能乃全有之，別無片紙干照，必是影帶包占。此盛榮所以反覆囁訟不已也。欲併帖委官照分書，將上件竹地標釘界至，作兩分管業。張幾予奪各得其當。如盛榮再敢健訟，照已判斷治施行。

舅甥爭

葉岩峯

張誠道舅也。鍾承信萬鈞甥也。舅甥爭屋，非義也。鍾承信供稱

母親置到楊家巷屋七間，兩厦租賃與外人。張誠道供稱于內買得前二間及一小間，遂致互爭為已物。大抵交易當論契書，亦當論管業。張誠道不曾管業一日，却有張洵正賣契一紙，遂謂有契，豈不勝無契。鍾承信止有張模等上手契三紙，更無正典賣契。却管業二十八年，遂謂管業，豈可使失業。二說相持，莫決是非。張誠道欲破管業之說，則曰鍾甥久出不歸，親姐貧無以養，權借此屋收賃以助買油菜。此論未通。近世澆薄，兄弟姊妹相視如路人，若能損已業以贍同胞，我未之信也。鍾承信欲破無契之說，則曰毋置此屋，恐以孤孀見欺。予人遂托舅之名。

以立契竟執留而不還此恐有之安固習俗常假姓以置產凡
訟牘間益屢見之矣何況鍾承信之母管業多載身故已二年
至今鍾氏每日點印債錢有簿曆可照前後債屋者如張溢老
徐十三等莫不曰債鍾之屋有租剝及供責可憑此管業分明
豈不過于有契乎西詞曲直于此可占矣雖然舅甥義重惡傷
和氣今不必論契書之有無亦不必論管業之久遠當照張誠
道所供及其初意可也始焉既能舉此屋以奉乃姐終焉豈不
能返此屋以歸乃甥予得于楚人檀還于王氏理所當然在渭
陽何辭焉今仰鍾承信萬鈞仍舊管佃此屋迺所以全張誠道

始終之義案給契付鍾承信庶得允當

謀詐屋業

葉者峯

嘗讀杜甫詩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又曰
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使涂適道
觀此詩將媿死無地矣涂適道庸妄人也固不責其庇寒士不
奪其師所居之屋足矣固不望其處破廬不置其師于受凍之
地足矣且學諭陳國瑞陳聞詩父子也涂適道俱從之為師自
小至長非特樞衣函丈又且下鄰仁里豈不知陳國瑞以假館
養貧初無室廬可以聚君托處遂于嘉定十三年租賃沈宗魯

沈岳書院屋宇三間而居，越六七載之後，沈宗魯于寶慶二年春，將上件屋一間半，就典與陳國瑞，契云所典屋與基地，係陳學諭在內，居止。續沈宗魯于寶慶三年冬，復將一間半，併典與陳國瑞，契亦云其屋原係陳學諭居住，所有房門板障，乃陳學諭自己之物，以兩契觀之，可見陳國瑞賃居多年。今後賃至典，正合條法，寒士費幾經營，僅僅得此，豈謂茶適道，因典到沈權等，屋便有覬覦之望，畧不存師友之分，百端吞并，擬成片段，沈宗魯因訟死矣，不可計弊。遂說論沈宗魯重疊交易，有沈宗魯供招可證，故重典亦是寶慶三年併根，乃是紹定二年，又欲勢凌壓之。

復于紹定二年，假作辛大監立契，殊不知此三數契皆在陳國瑞寶慶二年交易之後，輕經使府上司，十年論訴，必欲強贖陳國瑞。年將八十，父子疲于應酬，妨廢館地，困頓訟庭，師道安在哉！得非盡羿之道，以殺羿乎？風俗之薄如此，茶適道萌意貪圖，不奪不厭，豈非特欲贖沈岳所重典者？至于沈宗魯所獨典與陳國瑞者，亦欲一併贖，鄉曲親戚，略無公論。楚汝賢等皆茶之黨，陽與和對，陰行傾陷，誘陳國瑞賣出沈宗魯契書，經行堯執，却逼令交領錢會，勒立批約云：領茶適道，贖沈宗魯屋錢，令訖。又云：二契錢會並領足，其欺騙蹤跡，敗露于此，何以言之？陳國瑞

賃屋在先，事事正當。若以鄰論，陳國瑞既先賃先典，徐適道亦在其後，合是先得業者為主。陳可以贖，陳之鄰至，徐不應贖。陳之業若以親論，徐適道與沈宗魯沈宗密迥是異姓，沈既徐之親戚，徐安可恠沈之典屋。今書之批領，輒曰：徐代沈恠贖，有此理否？顯見違法背義之甚，豈非攘奪其師所居之屋乎？陳國瑞父子柔懦，似不能言者，一時為徐之親戚所迫，竟俛首從和，退而思之，交易此屋，色色在先。若一旦平白贖去，則無所棲止，更復依傍誰家門力乎？遂不肯退贖，離業。徐適道逐客之念甚急，又慮其無以為徙居，裹糧之計，損官券十貫以助搬挈。未幾經縣

投詞，便指此會為陳國瑞妄索賠貼，低價行用，有戾約束其意。以陳國瑞貧儒，豈足以當有司之追觸違禁之罪，必至破蕩生計之資而後已。此屋將不待攻而自還，殊不念既奪其業，失蔽風寒之所，又誣以罪，摧墮陷窳之中，寧不狼狽于鄉里，流離于道路，何忍使一老先生受困至此。豈非欲置其師于凍餒之地乎？徐適道操心不仁，見利忘義，莫甚于此。亦鄉論所切齒也。天道好還，人慾難勝。幸而陳國瑞有沈宗魯典契一紙，尚留州案，免為徐適道所攘。今方檢尋取來，遂證得交易歲月在先。又幸而陳國瑞即經承廳入詞，悔還恠贖錢會，就徐士顯家付還搬

挈官會並未曾接受在已今仰索上件錢會勒徐適道交領仍將徐適道重疊弊契及批領毀抹附案併監沈密重典賣錢還徐適道仰陳國瑞照二契管業居住庶幾從此風雨不動安然如山矣但沈密不合故違條法重併交易徐適道不合恃慢師道妄快屋業並合勘杖八十照既決免斷仍申使府照應

賃屋

不肯還賃退屋

葉若峯

天下有不平之事如此黃清道頑民中之至頑者十王之號信不虛得陳成之貧儒士人豈足以敵十王之勢力奈何有祖屋

八九間為黃清道強賃既不還賃錢又打傷童僕無以掩蓋其罪遂妄托楊氏之名欲以親鄰恠贖殊不知乾道八十餘年之業且經風潮漂蕩之後契頭各皆亡沒安有恠贖之理本縣昨已將黃清道斷遣勒還賃錢不伏監出屋竟不遵從兩蒙使府從縣所判送權縣丞監還又送縣尉追斷皆無如之何大凡為政以按大本難為鑒况黃清道只市井一頑徒何為皆畏縮而不敢施行茲又準使府狀縣追上監出屋限十日本縣非不嚴行追監今已一月餘日本案不敢拘催承差人甘心受杖畏黃清道頑惡如畏虎狼其間刻木輩憚之多與之為地小人難治

如此，何況陳成之屋，白被鎖閉，白折賃錢，何以充養貧之資？黃清道一向逃避，不得已方令家屬來投詞，妄稱已經使府論理，友欲監折陳成之屋，可謂倒置之甚。度其意只在計會，遣擾使貧士人數間，屋掃地而盡，以快其意。而後已有此世界，否若更拖延，必中其計。且照妻屬楊氏楊遜狀，責限來日出屋，一窗一戶，不得移動，並要齊全取領足狀，申如不伏，押楊氏楊遜來枷錮具解，使府施行。

占賃房花判

葉岩峯

陳成之有八九間祖屋，黃清道已一十年僦居，既托風雨之弊。

懽合分主賓之等級，奈頑夫負義，不償點印之資，及小僕索逋，竟被歐傷之辱。既弗知投鼠之忌，憚輒敢恃放鷗而詐欺，肆逞枝辭，殊無根據，不念身為屋客，有租賃之親書，及稱業屬妻家，欲贖回于典物，方且執別產以影射鄰界，甚至訟主人而侵占地基，可謂勢若倒行，不思業已經久，蓋楊氏更歷三四世，難索亡沒之契頭，如乾道交易八十年，初無受理之條法，顯見被論之後，妄為抗拒之詞。君子固難勝小人，客僧反欲為寺主，倘使市井之輩，盡相倣陸梁，凡有房廊之家，無不遭攘奪，此何風俗。蓋正罪名，既經減降之寤恩，姑與後寬而免，斷抑陳成之主持。

積代祖業監黃清道墳遷累月賃錢如致再詞定逐出屋

賃者析屋花判

葉岩峯

李廣縣吏賄有何能為鮑煥之屋主入及遭凌侮幾載托悒懔
之庇一朝逞除拈之私甲家私過乙家固當搬去自物東壁打
至西壁不應毀作破廬遂致四達以無旁豈知一日而必葺有
心害物夫何晝茹樹而行定罪原情豈可徒蒲鞭之恕李廣劫
秋一百監修

爭山

爭山

吳恕齋

牛大同乃錢居茂之婿錢孝良乃錢居洪之子居茂居洪嘉定
六年置立分書異居析產已三十年淳祐二年大同葬其母于
居茂祥禽鄉之山孝良乃稱大同偽作居茂遺囑強占山地有
詞于縣縣不直之再詞于府今官合先論其事理之是非次考
其遺囑之真偽照得大同所葬之山居茂之山也居茂雖死其
妻汪氏其子孝忠見存大同若果是偽詐遺囑強占山地汪氏
孝忠訴之可也今汪氏孝忠俱無詞而孝良有何干涉乃指為
偽而訴之此無他小人無知因其造墳疑可為風水始欲含糊
沮撓繼于狀詞栽埋親隣取贖之說惟欲覬覦而攘之殊不知

同分之產若賣與外人則親鄰可以恡贖今大同為居茂之婿居茂既以遺囑與之而汪氏孝忠俱不以為非孝良其何詞乎况將遺囑辨驗委是居茂生前標撥與女捨娘充嫁資其辭鄙俚懇切雖未為當理却是居茂親筆書押與嘉定年間分書此對出于手真正自無可疑又况居茂居洪今同分書內該載極是分曉居茂得山而不得田居洪得田而不得山孝良雖欲覬覦無一而可欲連契案帖縣令牛大同憑遺囑管業幾是非別白予奪分明鄉村小人各安其分不致鬪訟重傷親誼

爭界至

爭地界

傅良紹鮑家產業沈百二承賃喬宅屋宇交爭地界互訴委官審究今詳主簿所申則沈百二之無道理者三以干照考之盧求執出喬宅契書該載四至其一至止鮑家行路既曰至路則非至鮑家明矣今沈百二旋夾新籬乃欲曲轉釘于鮑家柱上一也以地勢參之非但高低不同鮑家屋側古有水溝直透官街則一溝直出皆是鮑家基地明矣今沈百二轉曲新籬乃欲夾截外溝一半入籬內二也以鄰里證之沈九二等供當來籬道係夾截于沈百二屋柱上渠口在沈百二籬外則溝屬鮑家

籬附沈屋衆所共知信非一日今一旦改籬跨溝曲拆包占縱
傳良可誣而鄰里不可誣三也考之于照參之地勢證之鄰里
其無道理如此何為尚欲占據原其所以傳良父在日嘗以此
地借與沈百二其時兩家情分綢繆彼疆此界初不計較又假
不歸認為己物且欲築室其上傳良乃以好意欲歸侵疆而沈
百二反以穢語肆行抗對是以力爭事既到官惟以道理處斷
引監沈百二除拆新籬只依于照界至歸還地段庶可息爭然
所爭之地不過數尺鄰里之間貴乎和睦若沈百二仍欲借貸
在傳良亦當以睦鄰為念却仰明立文約小心情告取無詞狀
申再不循理照條施行

爭界至取無詞狀以全比鄰之好

吳恕齋

廂官究實其曲已全在劉正甫兩家共一藩籬正甫如欲撤而
新之先當以禮告于周掌膳可也今不告撤籬直入其圃周烏
得而不怨正甫此時尚能早辭遜謝則可以全鄉曲之義矣復
行抗罵周又烏得而無詞况周為士人劉為牙吏亦當自識高
下豈應無禮如此但周之所以召侮者豈非以其地相連接而
怨劉之取贖乎天地之間物各有主却正不必為此懷憾未欲
遽有施行以虧比鄰之好再帖廂官監劉正甫以禮遜謝夾截

界至取無詞狀申如再恃強定行斷科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六終

卷之六終

中



清明集

竹

名公善判清明集卷之七



力婚門

立繼

生前抱養外姓歿後難以搖動

吳恕齋

諸無子孫聽養同宗昭穆相當者法也邢林邢柎為親兄弟邢林無子邢柎雖有二子不願立為林後乃於兄死之日即奉其母吳氏嫂周氏命立祖母蔡氏之姪為林嗣今日邢堅是也夫養蔡之子為邢之後固非法意但當時既出於堅之祖母吳氏及其母周氏之本心邢柎又親命之是自違法而立之非堅之

罪也使邢柎宗族有知義者以為非法力爭於邢柎方立之時則可今欲轉移於既立八年之後則不可力爭於吳氏周氏未死之時則可今欲遣逐於吳氏周氏方死之後則不可况八年之內非特其祖母其母鞠之愛之並無間言邢柎亦未嘗有詞指邢堅之過且堅為邢氏子八年三承重服一旦因其祖母其母繼亡柎乃無故遽欲再立吳德孫為堅之弟是誠何心哉其族當因邢柎之啓爨乃以不應養異姓為說合詞以逐之又果何見邪且柎謂堅幼弱也其祖母其母命立於七歲而不以為幼弱今十有四矣反以為幼弱可乎柎又以堅為有過惡也堅

方十四既謂幼弱變不能免子弟之過耳為叔父者正當教訓而維持之何至無故而逐之乎年未長惡未著破家蕩產未有實迹遽欲無故遣之其祖母其母生前已立八年之嗣於理斷斷乎不可憲漕兩司一再剖斷皆不直柎之詞柎不自反輒敢直指臺府官屬姓名恣行誣詆是必欲以私情而廢公法逐一邢堅使歸其本生固無難者但堅可逐也使林無後其祖母其母能瞑目於九泉乎柎非特不能撫其姪實不知孝弟於其父母兄弟以人心天理不可磨滅竊詳邢柎既為后族合知理法決不應恣然如此其實有所激而然盖周耀者邢堅之母舅王

燕喜者邢堅之母婢自吳氏周氏亡後堅既年幼未解事母舅與婢遂為腹心必不能導之以敬事叔父之禮凡叔父所欲又未必能順適之釁端自此啓矣且堅因柩擡立吳為弟亦嘗屢詞于官稱其叔父有謀害占據之意又稱其叔父有變易瞞昧之事此皆非堅所當言者然堅實不能自為此言必燕喜鬪喋於內周耀教唆於外遂有此等犯上之詞此柩所以怒而且謂周耀與燕喜有姦濫偷換之事矣邢氏家業邢氏尊長不得為主反使外人主之此柩之所甚忿也今再三審問據邢柩口覆及親書供稱本無怒其姪之意特不過以堅忘其命立之恩

聽信周耀燕喜教唆經縣妄訴此其真情在堅亦不能逃其罪今當廳勸諭邢柩盡釋宿憾當撫其姪如子戒敕邢堅悉改前非當敬事其叔如父家業不可不檢校周耀燕喜不可不區處以絕他日之爭以全天倫之義周耀欲勘下杖八十責狀再不得再干預邢堅家事燕喜勒令日下議親嫁遣所有家業牒嘉興府別委清強官喚集族長從公檢校作兩分置籍印押其邢堅合得一分日下聽從邢柩為之掌管候其出幼却以付之仍不許將來破蕩典賣庶幾叔姪復還其天存歿各無所憾其於風教實非小補

兄弟一貧一富拈闈立嗣

吳恕齋

葉秀發無子本縣援經據法謂孫與吳皆異姓不應立只當於同宗昭穆相當者求之可謂名正言順若論昭穆相當則容之詠之皆秀發堂弟而容之子慧孫詠之子寄孫皆可立也今乃各以其子爭欲立為秀發後容之謂已立慧孫三年詠之亦謂已立寄孫三年但其親兄瑞之亦無後容之謂寄孫係已立為瑞之子詠之亦謂慧孫係已立為瑞之子二說交馳爭欲以其子為秀發後而不願為瑞之後及詳其母孫氏供初不曾經官除附則是所立本無定議明矣大義所在親兄瑞之之無

後重於堂兄秀發之無後舍親就疎此其意為義乎為利乎蓋秀發生理頗裕瑞之家道侵微容之詠之徇利忘義遂闖于牆而不顧訟于官而不耻甚至誣其母以偏受人情至此大不美官司若不早與平心區處非特瑞之秀發身後俱失所託而容詠手足之義參商益深甚非所以慰母心而厚風俗也欲喚上容之詠之當願以慧寄二名焚香拈闈斷之以天以一人為瑞之嗣以一人為秀發嗣庶幾人謀自息天理自明存亡繼絕安老懷少生死皆可無憾

吳後周等訴吳平甫索錢

吳恕齋

凡立繼之事出於尊長本心房長公議不得已而為人後可也
今儒其衣冠乃欲爭立於官司已斷之後為義乎為利乎但吳
從周吳文甫亦狀訴吳平甫嘗有親書許錢文約是官司當廳
焚香拈立後來自相義遜盡出於公吳平甫者又何必許人錢
物引監所訴三項錢撥入軍學添助修造

探闡立嗣

吳恕齋

蔡氏立嗣斫木之訴雖曰二事實則相因只緣立嗣未定遂致
斫木有爭照得蔡氏有四大位第三輅院位二子長曰汝加生
梓幼曰汝勵生杞梓杞俱亡各有女贅婿而無子不曾命繼楊

慶登李必勝梓之婿也趙必世杞之婿也近因慶登奉其妻交
生毋范氏之命就本位山內斫伐柴木於諸位本不相干而諸
位子弟群然將慶登等行打其意蓋謂蔡氏之木不應揚氏伐
之兼范氏乃汝加之婢尤非諸蔡所心服者今范氏乃曰只欲
依二孫婿以養老身不願為杞梓立後婦人女子安識理法范
氏自謀得矣如蔡氏無後何今若不為杞梓命繼則諸蔡紛紛
必不止今日伐木之爭而已已伐之木乃范氏命之樵採委係
本位所可自伐者闔閭亦無深傷此事姑置勿論但命繼一事
所合區處以綿一位嗣續之脉以絕諸位毗睨之爭尊長蔡棟

等合詞推擇以第一位楷之子燁為祀後極為允當而第四位棟者乃欲以己子炤爭主全無道理已見于王主簿所擬然亦有區處未盡者既為祀立嗣又豈可使梓無後梓位二婿事力稍分祀位一婿生理稍足故又皆願為祀之後而不為梓之後也以蔡氏所畫宗枝圖觀之四位中惟楷有三子棟亦有三子可以出繼今欲帖縣將楷之子燁棟之子炤當官拈鬮以一為梓之子以一為祀之子命立既立所有兩分家業田地山林仍請本縣委官從公均分庶幾斷之以天而無貧富不公之嫌合以一半與所立之子以一半與所贅之婿女乃其所親出婿又以

贅居年深稽之條令皆合均分范氏年老無依亦深可念仰所立之子如法供養仍衆存此小以為范氏他日送老之計庶幾死生皆安爭訟可息

先立已定不當以孽子易之

陽夢龍繼八二秀祖命也陽攀鱗繼八五秀父之命與祖母之命也亦既歷年多矣親書遺囑經官給據班班可考質之考長並無異詞其叔銳一旦欲逐之而立其孽子何其忍也借曰二姪跌蕩不無子弟之過為叔父者正當哀矜之教訓之否則以家法警戒之可也何至盡廢其父兄之治命悉為之紛更邪此

無他私意一萌，知有庶子，則不知有兄之子矣。知縣所判，司戶所擬，極為切中。人心天理，誰獨無之？當職兩年于茲，凡骨肉親戚之訟，每以道理訓諭。雖小夫賤隸，莫不悔悟，各還其天。且又無同姓之訟，太守方為之喜。陽銳身以儒名，尚有此訟，殊駭旁觀。所宜挽回和氣，毋致悖理法而成骨肉費貲財而肥吏胥。八二秀產業，合付之夢龍。八五秀產業，合付之攀鱗。牒縣並照已斷行。所是戊孫保福重給執照。此乃官司所以誤陽銳者也。並追索毀抹附案。夢龍攀鱗既歸，仰請集宗族親戚，卑辭盡禮拜謝祖母祖父，遵依教訓，以聖悔過自新之意。若再有遊蕩不肖

實跡，自招愆尤，定行追究。以不孝之罪，後悔無及。

不當立僕之子

黃以安不幸早世，無子。雷煥為之叔，以寧為之兄。所當哀矜惻怛，徇公協心為之立繼，使嗣真得所托。家業可保，勿替。此父兄之責也。今以寧不告其叔，自此繼立為是。雷煥力詆其姪，深以所立為非。蓋叔姪素有間隙，各有所為而為之。其實非真為亡者計，誅心而論源頭，既不正當。宜其紛紛事既到官，只當以理法處斷。詳史權縣四不可之判，據法甚明。若事實果合法意，則雷煥為名教罪人，當無所容喙矣。但阿袁如果非所生而謂出

于生母之命、曹老如果非姓黃而欲立為黃氏之子、則是雖有此法、實無此事、何以絕雷煥之詞、况曹老父子、如果姓徐、又素為黃氏僕、履雖鮮、不可加于枕名分所在、百世不易、以寧亦何忍以僕之子、為弟之子、非特辱其弟、辱其叔、亦自辱其身而上辱祖先矣、堂堂大族、豈無昭穆相當之人、偏詞雖未可信、但立繼之時、不使其叔與聞、亦有可疑、合追阿袁、阿湯與曹老父子出官供對、及會問黃氏諸尊長、要見阿袁、是不是生母、曹老是不是姓徐、阿湯是不是情願命繼、則曲直可以立判、但追人赴軍、恐成淹延、新知縣儘自聰明、牌押下縣、着實追對、從公結絕

申萬一曹老不當立雷煥有子無孫亦無可立之人請知縣再請宗族親戚識道理者合謀選立以盡存亡繼絕之義郡守職在宣化每欲以道理開導人心問閭小人無不翻然悔悟近來親戚骨肉之訟十減七八黃亦儒家雷煥又號白眉縱以寧所為有未盡善處當教訓包涵之母懷忿疾但使以安有後則為叔之道得矣以寧亦當遵從親叔教訓毋為異議所惑各全倫理此太守之重望

不可以一人而為兩家之後別行選立 吳恕齋

存亡繼絕非特三尺昭然為宗族兄弟子姪者皆當以天倫為

念不可有一毫利心行乎其間。吳烈以祖母遺囑影射不肯為
季八立嗣，蓋欲掩有其全業，固不知有死者矣。吳登雲已過房
為季五子，今又欲為季八後，亦不過貪圖其產業，豈真為死者
計哉？二人之心，見利忘義，已大可誅。况祖母遺囑已知身後不
得所托，但標撥產業自為殯葬之資，未嘗有不與季八立嗣之
說。烈乃妄辭違法，誣其祖母，絕其伯父之嗣，尤為可罪。至於登
雲以一身而跨有兩位之產，又出何條令，前斷任內，登權命所
定，已得其情，何為兩年猶未施行，遂使兩家困于終訟，今日戶
所擬參以人情，尤為詳允。除照朱氏遺囑標撥外，餘一分產業

別行命繼，庶幾季八瞑目于地下，烈與登皆可以絕垂涎之念
而還本然之心，仍就親房季一秀季七秀兩位，選立一人，照所
施行，先申憲臺照會。

同宗爭立

韓竹坡

古人宗族之恩，百世不絕，蓋以服屬雖遠，本同祖宗，而况一家
叔伯兄弟之親，血脉相通，何有內外間隔。今觀王文植家爭立，
互訴之詞，大可傷嘆。文植無子，初立其兄文樞次子伯大為已
之子，伯大亡，遂命其親房姪志學之子志道為伯大繼，以嗣以
續，出于一家，法甚順也。文植初立志道之時，文樞之長子伯達

者、欲以其弟伯謙爭立為文植之子而不之遂、伯謙即鶴翁也。文植固嘗有詞于本司、訴鶴翁之打破家堂香火矣。志道為文植後者四年、徃徃此四年間、鶴翁彙願文植家業、求一染指其間、所以觀釁俟隙於志道者、無一日不憧憧徃來于懷也。乘文植小疾、即出二婢以親藥餌、人之高年、悅于人之奉已、文植遊其術而不自知、喜怒愛憎之心、遽從而生焉。于是鶴翁之謀遂也。志道為文植嗣、曾承祖母重服、又已娶妻生子、祖孫相依四年、雍雍無間言也。向使志道常念爾祖之高年、當其有怒和顏以開解之、有命竭力以奉承之、有疾夜不解帶、躬嘗湯藥以待

奉之、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一家之內、盎然如春、離間何從而來哉。今觀文植立嗣之初、有志道可愛之語、遣嗣之際、有初心未忍之言、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而况油然而起、此理之天、本無所間然哉。拖詳案卷、凡文植見惡于志道之詞、皆鶴翁縱橫之筆、為之、非出于尊長之本心也。遂志道而別立鶴翁、于立嗣遣子孫條無礙也。但鶴翁嘗招文植訟之矣、昔訟之而今立之、文植自為之、背馳未害也。志道已經給據立之矣、又立而遽逐之、鶴翁蹊人之田而奪其牛、于心果安乎。觀文植訴志道之詞、無以甚加之罪、亦惟日狼戾自用而已。狼戾可消平也。自用可訓

化也志道挈其妻與子婦而悔罪悔過于其祖天理油然而生
矣第獨以志道為嗣鶴翁垂涎物業之久已為凡上肉囊中物
矣決不能已于詞不若魚廳兩立之說以止終訟文植景薄崦
嵒日暮途遠子孫致孝致敬相與娛逸其老可也聽伯達節臣
之互為謀主歟弄詞訴必至于破家析產而後已王氏之重不
幸而尊者曰有撓其懷甚可憫也古詩云百年能幾時奄若風
中燭達孝在承宗可免親齡促文植八袞餘老固可優游數年
以享期頤之壽為人子若孫者亦合體孝經養則致其樂之語
朝朝奉養無闕有以順適其親之意使之喜樂勿傷倫誼以促

其親之齡則可承宗矣今兩立鶴翁志道不許別籍異財各私
其私當始終乎孝之一字可也天下萬善孝為之本若能翻然
感悟勸行孝道天地鬼神亦將祐之家道日已興矣倘或不然
再詞到庭明有國法有司豈得而私之哉

爭立者不可立

葉岩峰

照得張介然有三子介然身故其妻劉氏尚存其長子張迎娶
陳氏早喪而無子蓋劉氏康強兄弟聚居產業未析家事悉聽
從其母劉氏之命所以子雖亡寡婦安之此不幸中之幸也今
有族人張達善狀稱叔張迎亡嗣續自以昭穆相當今應承繼

劉氏年老耄白、屢造訟庭、不願立張達善、其詞甚功、竊詳所供、見得張達善不當繼紹、有三據、劉氏狀稱張達善隨所生母嫁、鄭醫抱養於投家、遂為鄭氏之子、有縣案可證、又據劉氏狀稱張達善原係張自守之子、兄弟兩人、其兄全老、漂蕩不歸、死于淮甸、自守之力已絕、若欲繼張氏、合當繼自守之力、此說亦有理、豈可捨抱養之家、絕親父之後、反欲為他人之嗣、此不可一也、在法立嗣、合從祖父母父母之命、若一家盡絕、則從親族尊長之意、今祖母劉氏在堂、寡婦陳氏尚無恙、苟欲立嗣、自能選擇族中賢子弟、當聽其志、嚮可、否、張達善不此之思、反執族長

張翔道之狀、以為當立、安知非偏詞、曲證、何況張達善自畫宗枝圖、初無翔道名、顯非親族屬、豈有舍親祖母之命、妄從遠族人之說、硬欲為人之後、此不可二也、更以張達善供責觀之、達於取劉氏為叔祖母、陳氏為叔孀、張肖祥梓為堂叔、尊卑名分、截然不可犯、今張達善之狀、一則欲追陳氏、二則欲押出二叔、三則稱老癯叔、祖婆阿劉、出官抵罪、甚至誣訴、變寄財產、意在追擾、迫之命、立可謂無狀、其待尊長如此、悖慢若使繼紹、其後決不孝、養重親、敬奉二叔、必至犯上、陵下、爭財競產、使平日之和氣、索然一家之物業、罄矣、豈有追叔祖母之子、婦、謀叔母之

產業而可為人子孫乎此不可三也世俗浮薄知禮者少嗣續重事固有當繼而不屑就者未聞以訟而可強繼既相攻如仇敵有何顏面可供子弟之職豈不流為惡逆之境此等氣習不可不革今仰劉氏撫育子婦如欲立孫願與不願悉從其意張遵善勘杖八十且與封案再犯拆斷

婚爭立

葉岩峰

戴贈有親弟戴盈同居共爨儘篤手足之誼戴盈不娶而無子目乳哺中養陳亞六為嗣子今年已四十七且娶阿蔡生兩子矣不幸而戴盈先亡戴贈撫養其姪不啻己子中分產業以與

之可謂小民中之依本分者奈何婚徐文舉前意覬覦輒經承廳告論妻族不容次子為戴盈之嗣戴贈乃其妻父年八十有七義氣所激忿然不平扶杖而來經縣經郡歷訴女婚之非拳拳然為猶子之計今以案牘觀之徐文舉虛詞妄訟畧不存瓜葛之誼論妻舅戴六七與弟婦有姦一可罪也訟妻叔戴盈詭名立戶二可罪也誣妻弟戴應孫持刃趕殺三可罪也凡此玷辱視妻族如仇敵待妻父如路人尚欲以幼子為妻叔之後乎何況欲廢人之嗣以立己之子有此法否若不懲治則其詞不絕妻黨被擾不已若夫人死亦不瞑目也徐文舉勘杖八十再

犯押上別作施行申使府照應

下殤無立繼之理

葉岩峯

照對朱運幹有兩子長司登料次詰僧十歲幼亡未聞有為下殤立嗣之理朱運幹情之所鍾為族人鼓惑遂立朱元德子介翁為詰僧之後隨即追悔經縣投詞遣已多年矣近朱運幹身故因未及寒而元德訟端隨起且復欲以其子介翁為孫朱司戶在苦塊之中不欲爭至訟庭竟從族人和義捐錢五百貫足與朱元德此與可謂無名其意蓋圖安靜耳朱元德已立領錢文約又責立罪罰二千貫文墨顯然合族乃朱脩炳等一一簽

押于其後亦有一狀申繳在官矣豈謂朱元德已和而復訟朱脩炳又從而曲證之却謂親約文書不可照用有此理否可見族誼惡薄貪慄無厭復謀為詎取之地使朱司戶更罄竭資產亦不足以飽溪壑之欲未欲將妾狀人懲治仰朱司戶遵故父之命力斥介翁毋為薄族所挫今後朱元德再詞定照和議狀這人罰錢斷罪仍回申使府照會

已有養子不當求立

葉若峯

照得阿陳嫂也張養中叔也嫂欲立遺棄子為孫叔欲以自己子為嗣嫂叔相爭族義安在哉在法戶絕命繼從房族尊長之

命又云夫之妻在則從其妻阿陳自夫歿養直身故之後已守志三十年撫養就生一子頤翁年二十四歲而夫遂與頤翁立嗣以祖母之命儘可以立幼孫以寡嫂之分豈不尊于乃叔揆之尊長命立之條委無違礙又在法諸遺棄子孫三歲以下收養雖異姓亦如親子孫法張頤翁于紹定三年身故其母阿陳當年收遺棄三歲小兒為孫名曰同祖當廳相驗今方八九歲可見所陳不虛揆以抱養遺棄之條委為允當又在法諸無子孫許乞昭穆相當者阿陳自情願為頤翁立嗣庶幾自子而孫枝派甚順况法中亦許無子立孫者聽令張養中必欲以次子

亞愛為繼殊不知亞愛願翁為弟若以弟為孫則天倫紊亂揆之昭穆相當之條委為不合今仰阿陳收養同祖為孫張養中所陳礙法寄斷今後如再詞押上施行

官司幹二女已撥之田與立繼子奉祀

拖詳案牘黃行之無嗣有女二人其長九歲次幼今為立昭穆相當人為其後今就二女名下幹幹未詳得奩具三分之一與立繼子為蒸嘗之奉其子繼絕之義均給諸女之法兩得之而黃氏一脈可續示房長從公分析申

立繼有據不為戶絕

司法擬

照得戶婚訟牒不一而足、使直筆者不能酌情據法以平其事、則無厭之訟熾矣、家不破未已也、事到本司三尺具在、只得明其是非、合于人情而後已、吳琛有女四人、子一人、此宗枝之所備載、長曰二十四娘、即石高之室、次曰二十五娘、乃胡闈之妻、子曰二十六、乃吳有龍也、即今立異姓者、次曰二十七娘、據稱已嫁許氏者、幼曰二十八娘、即今陳詞未嫁者、鴈行之序既陳、苟得之訟可折矣、石高胡闈贅壻也、義猶半子、倘吳琛以二壻為可托、則生前無由立異姓之男、阿立閭丘以續其傳、復娶李氏以為其室、蓋有在矣、綿歷寢父孫枝挺然一家之中、父父子

子長長幼幼各安于數年之遠、曾無異辭、而一旦遽起訟端、其故何也、得非以有龍不當為吳琛之子邪、則吳琛之死、斬衰之制、二壻行之乎、有龍行之乎、得非有龍行之邪、得非以有龍非吳二十四娘等兄弟邪、則有龍之死、大功之制、姊妹行之乎、他入行之乎、况有龍既能生事死葬、克盡人子之責、而謂之非子、則不可也、若必欲以有龍非己子、稱曰義男、則二十四娘何不訴于吳琛方死名位不正之時、乃獨訴于有龍既死之後、在法諸義子孫所養祖父母、父母俱亡、或本身雖存、而生前所養祖父母、父母俱亡、被論訴及自陳者、官司不得受理、又准法異姓

三歲以下並聽收養即從其姓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
孫法雖不經除附而官司勘驗得實者依法有龍雖曰異姓之
男初立之時已易其姓父死之後吳琛有詞又給據以正之如
此則不可謂之義男矣胡閨又稱吳氏之產乃二壻以妻家財
物營運增置欲析歸四女法則不然在法諸贅壻以妻家財物
營運增置財產至力絕日給贅壻三分今吳琛既有植下子孫
却非絕之比豈可遽稱作絕戶分邪徐考其兩詞之所自憑者
遺言也縣據也其所謂遺言者口中之言邪紙上之言邪若曰
紙上之言則必呈之官府以直其事矣若曰口中之言恐汗漫

無足據豈足以塞公議之口所謂縣據者却是本縣所給二本
阿涂之據其載為一歲乳吳琳之據其間改為男七歲若有龍
果七歲男公法不當立在縣司無由給乳一歲之文若有龍果
乳一歲則法所當立在吳琳却不當以一為七以乳為男是是
非非于斯可見矣第此訟之興必始于吳登母子不能協和上
下二十八娘及時而不以禮遣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是致二十
八娘與出賣之詞趙知縣深燭其情遂有均分議嫁之判二十
四娘等不重骨肉之義又從而攻之殊不思已嫁承分無明條
未嫁均給有定法諸分財產未娶者與聘財姑姊妹有室及歸

宗者給嫁資未及嫁者則別給財產不得過嫁資之數又法諸力絕財產盡給在堂諸女歸宗者減半二十四娘等不念父創業之難相與扶顛持危以續吳氏一脉生意一旦為胡闔所惑反欲以父之所立為義子將所有而瓜分之為人後者當如是乎今吳有龍命立一節却有縣據可證合與照條承分二十八娘年已及笄在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亦只照條給與嫁資但父居吳氏之家若給以聘物必為烏有又失倉臺恤孤之意欲責吳登母子迎取其歸曲盡姑姪之禮日下求偶毋致遷延再惹詞訟胡闔等不得見利忘義違法干預搖五

寸筆撓官府以成終凶之訟至若二十七娘或稱已嫁許氏或稱賣為義女有詞以來不曾根對又無婚書可憑欲與移文通城縣取會却作施行所有案官引用力絕分撥女分之擬本司難于檢斷仍乞備申倉臺照應管見如此取台判

雙立母命之子與同宗之子

通城宰書擬

照得天地設位聖人則之制禮立法婦人從夫亦猶臣之事君也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共姜作栢舟之誓季氏勵斷臂之操有光于國風稱美于前史豈徒曰一節之善而已哉烈烈阿毛其殆庶幾乎黃廷

言親兄弟四人上有兩兄廷珍次廷新一弟廷壽廷吉娶毛氏
端平元年五月廷吉短命身死兒女咸無毛氏之年僅二十有
三爾且無一子可為終身之託祇有二女又皆不育慨然以不
嫁自誓此誠人所難也壯而守節猶可敬也况少而守節乎有
子而守節猶可敬也况無子而守節乎若謂其恋黃氏之家業
則七千之稅初不為富天下豈無過此者乎原其立黃臻為後
誠有非不得已者是時廷新雖娶尚未有嗣廷壽病風喪心未娶
廷珍雖有三子與廷吉年齒相若加以廷吉在時與廷珍素來
不諧兄弟削迹不相往來廷吉身死之時廷珍父子袖手旁觀

無一人前來弔慰燕其子之不肖故阿毛于當年十一月內問

其表姑廖氏家乞次子法即立為廷吉後名曰黃臻

此合總麻以上親異

姓者與人養三歲以下即從其姓

但黃臻之立揆之公議誠未明白今謂其夫

生前收養不過欲以此蓋其異姓之名耳一無除附之據可憑

二無宗族之主可證徒以廷吉既死之後所造之墓碑經簿毛

景山黃仲元有詞之後所給之縣據欲以為昭文何足以取信

乎切聞古人言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是以鄒子取莒公

子為後春秋書之曰莒人滅鄒鄒非莒人滅之也立他種以為

後陽若有繼而陰實滅也然則黃臻之立謂之毛人滅黃不亦

可乎以祖宗積累之難而外姓得以坐占黃廷珍如之何而不
訟乎但夫亡妻在從其妻法有明條黃臻已立十有八年子母
相安終始無間幹當門戶祇奉差役增置田額並無一毫顯過
其次伯廷新建壽連年延師訓迪主盟婚對初未嘗有異說近
因廷新建壽相繼之亡阿毛黃臻遂失所倚廷珍之子黃漢龍
乃起吞謀之心圖合廷珍與訟不已其意只欲逐黃臻而自立
耳故前詞自州而縣自縣而州盡非廷珍正身皆漢龍為之廷
新建壽各皆有子何緣存日全無一詞二人纔亡而訟興亦可
以見黃漢龍有所覬覦于其間被提舉使其墓洞照肺肝不隨其

計押阿毛臻下縣仰於黃廷新建壽子姪八人當廳聽阿毛自
行選之今外將阿毛見存產業標撥作兩分經官印押付黃臻
及新立之子各人收執仍聽阿毛掌管本縣除已遵稟收管阿
毛黃臻與到黃廷壽兩位子姪八人當縣已據阿毛選立黃廷
新次子禹龍並立為子及責毛氏領狀附縣外所據分撥一節
尋索到阿毛夫黃廷吉受分關書并典買人戶產業于照備引
差部節監宅牙董丁傑下保呼集黃氏族長將黃廷吉分產從
公作兩分均分

會司擬筆

諸無子孫聽養同宗昭穆相當為子孫此法也。諸以子孫與人若遺棄雖異姓三歲以下收養即從其姓。聽收養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亦法也。既曰無子孫者養同宗為子孫是非同宗不當立矣。而又一條曰雖異姓聽收養依親子孫法者何也。國家不重于絕人之義也。如必曰養同宗而不開立異姓之門則同宗或無子孫少立或雖有而不堪承嗣或堪承嗣而養子之家與所生父母不成非彼不願則此不欲雖強之無恩義則為之奈何。是以又開此門許立異姓耳。如黃廷吉毛氏之所立黃臻是也。黃廷吉兄弟四人當其初立嗣之時其二人則未有

子廷珍一人有子其年皆與黃廷吉相若不得而立。在法無子孫養同宗昭穆相當者其生前所養湏小于所養父之年。庶此隆興勅也。勅令所首詳則為母所養者年齒亦合小于所養之姪。則毛氏不養廷珍之子正合上條無可議者。又法其欲繼絕而得絕家親尊長命繼者聽之。夫亡妻在從其妻勅令所首詳云如生前未嘗養子夫妻俱亡而近親與之立議者即名繼絕。若夫妻雖亡祖父母父母見在而養孫或夫亡妻在而養子各不入繼絕之色。竊詳法意謂夫妻俱亡由祖父母父母立孫無祖父母父母由近親尊長命斷若夫亡妻在自從其妻雖祖父母

母父母亦焉得而遣之而况于近親尊長如叔伯兄者乎所以如此者無他在法諸分財產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寡妻守志而無男者承夫分妻得承夫分財產妻之財產也立子而付之財產妻宜得而與之豈近親他人所得而可否之乎只以此論之黃臻為廷吉之子既合于三歲以下異姓聽收養之法又合夫亡妻在之法止立黃臻不立禹龍可也前提舉但以黃廷吉薄有家產利所在小人所必爭是以又於黃氏子孫之中亦立一人以塞諸黃之意而息其訟毛氏亦已遵從上司所行立建新之子一人與臻為二建新之妻徐氏不念其夫存之日未嘗不

扶持黃臻而延師訓誨之却聽黃廷珍黃重舉之徒所毀誘謬

仲

為他詞脫賺其子禹龍使歸其家而誣毛氏毋子之趕逐及至到官卒無毛氏趕逐之可言而止稱為黃臻之所打罵今證其所打罵者純姓黃之一黨今證其未嘗打罵者皆無干礙之外人雖徐氏所遣取禹龍之人亦證其無打罵之事徐氏愚婦人不能計利害如此而當官之言詞有定官嘗舉其一二其受廷珍之嗾真情已發露矣人生不幸而無子而立他人之子以為後豈有得已哉當其未立之前欲立之間必嘗反覆思惟物色籌度其克負荷者而立之一日瞑目宗族兄弟當念死者之不

得已相與扶持使至于成立可也乃反群起而攻之攻已非也
上司又使之兩立以息其訟可以已矣而猶不已彼豈真慮黃
廷吉之無後哉直欲攘其平日所垂誕之業快其兄弟間平日
不睦之忿使緣訟破家而後已黃廷珍黃仲舉者何不仁之至
此哉如毛氏之事又有可得而言者是不踐二庭婦節之大者
也黃廷吉婚娶未久而亡計其妻毛氏其處方韶守義不嫁為
其夫養子正使如訴者之言黃臻之立廷吉已死之後亦可嘉
尚者定官謂其有共姜之節聞者皆當為之起敬雖盜賊猶當
相戒不入其門而黃廷珍黃漢龍黃仲舉等乃攻擊不已至如

悻悻然毛氏在官供責終無過甚之辭拖考案卷猶使人加歎
義夫節婦朝廷所重今若聽信黃仲舉等無根之詞而使毛氏
母子被無已之擾豈不傷守義者之心而濟不仁者之惡哉稽
之條令既如彼參之情理又如此欲牒鄂州具照已行並立黃
臻黃禹龍二人將關書二本當官抽粘為定仍依舊付毛氏掌
管但禹龍已為毛氏之子而乃居徐氏家于理未安仰目下回
黃氏家同黃臻侍養毛氏如徐氏再聽人教唆搔擾止立黃臻
一人將黃禹龍遣歸本家將所得之分併付黃臻掌管黃廷珍
合科不應為罪但既係廷吉之兄黃臻之伯且免一人黃從龍

係悖慢叔母毛氏之人押追照原封案從杖一百斷黃仲舉自是世名位下又非廷珍等比騙挾貪圖毛氏物業其心可誅又敢于鄂州已申之後再經本司顯見健訟勘杖八十取台旨

提舉判

所擬已當再詳案牘見黃臻之立乃次伯黃廷新存日主盟廷師教養與之擇姻可見立繼分明廷新死後漢龍仲舉意在貪圖必欲逐去黃臻以快其私計不知漢龍等知有夫亡妻在從其妻及許立異姓之條否廷新始立黃臻之意蓋欲安毛氏栢舟之志徐氏乃廷新妻豈不知之况並立之子即廷新之子徐

氏不當背其夫而與族中姦貪者為黨使之強詞不已又緣章提舉有並立之判遂生此曹倖心照所擬牒州施行如再詞將黃禹龍遣逐止留黃臻以奉廷吉祭祀以償毛氏二十年堅節之心以伐族屬徇利忘義之謀仍給據付黃臻引上兩詞入黃臻黃仲舉當廳讀示先將黃仲舉勘杖八十斷訖并入匣帖通城縣追黃漢龍赴司拆案勘斷

歸宗

出繼子不肖勒令歸宗

擬筆

昨來僉廳撰狀之日有何氏訴其男石豈子而石豈子亦訴其

弟國子而上及其母母子同日有詞已是背理傷道然慮其母有憎愛之心而其子有號泣于旻天之意不可使之上達及僉聽責令面對乃知石豈子係何氏夫石君敬存日于本族必先位下命繼為子因去歲石氏三位合充保役半年何氏輸克六月分十月分兩月往來聽限者有人豈子止幹其大畧及因此為遊蕩之資于是擅賣耕牛私佃田地盜用銀釧紗羅等物借會孫客等錢此猶未足深責所可罪者其祖父石韞玉及其父君敬相繼亡歿骨猶未寒豈子在小祥未除之日當居喪讀禮之時恣為非禮之事去年九月一出改歲不歸其母遺僕五千

猶

一往取之猶拒毋命及將五千一行打何以慰母心乎乃祖乃父松楸在望豈子流蕩亡返不以時拜掃安用若孫哉甚至五月十四日登門撻罵其母指斥母親至于持刃執棒豈子欲何為邪喚到陳十程七六周十證對一一分明及審會豈子族長石某等狀證據尤白往令諸養同宗昭穆相當子孫而養祖父毋父母不許非理遣逐若所養子孫破蕩家產不能侍養及有顯過告官證驗審近親尊長證驗得實聽遣今來石豈子所犯委是有傷風教令照條施行欲將石豈子押下巴陵縣還所生父母取管狀申取台首奉徐知郡台判石豈子無狀如此

何可不斷勘杖一百勒令歸宗餘照新擬行

出繼子破一家不可歸宗

春秋書晉人城郟傳者曰立異姓為後城亡之道也然春秋不罪郟而罪晉者過晉之包藏禍心也何存忠以子康功為黃氏後而蕩黃氏之業何以異此然而天道好還出爾反爾何存忠知以子為人後而不知己之無後也知挾其子以禍黃氏之家而不知終也適以自禍也自殘肉未寒爭者四起黃康功以出繼之子欲歸宗而黃傑夫者訟之康功既不得歸宗陳靖夫挾其子以立而何存忠輩訟之陳靖夫既退何麟夫等舉斗煥而

向也出繼之黃康功復起而爭之六年之中訟無虛日于是何存忠之家產半為其女所抽撥半為其出繼之子黃康功所典賣而所存無幾矣非天道好還之驗乎俸廳所申謂其家禍皆存忠之所自致可謂得春秋誅心之義矣拙詳始末惟其說又有未盡善宜其訟之未遽已也蓋何斗煥者存忠之族子也黃康功者存忠之廢子也斗煥之立在寶祐三年而官司出給除附公據乃遲遲在五年之後是必何氏族議有所未盡協而然也黃康功以庶子出繼于姑本生之家既無後反而歸宗豈曰不可然使康功以庶子出繼之家由產無恙痛本生之無後擇

黃族之賢者為所繼父之後而已歸奉本生之祀如是則名正辭順恩義兩盡矣今黃康功既與其所生父蕩黃氏之業黃氏之種不存乃為舍黃而為何彼豈真有念父之心哉不過以黃家已破欲以其禍黃者而禍何矣此其不可一也康功身為姑夫黃縣尉後二十有七年矣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康功之子乃縣尉之孫也今欲舍黃而為何乃以其子奉黃縣尉之香火是以孫承祖彼以一人而包兩家之業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此其不可二也康功所生母楊氏念其父之遺體與其親女俱私自標撥田業以與以初意非薄康功也康功得隴望蜀必欲

掩而有之因何斗煥有取田之訟憲司有存忠自有子之判于是再起歸宗之想至于訂母以曖昧之事則是母子之情已睽矣楊氏年老孀居必欲令立康功為子則康功決不能承順顏色楊氏決無慘賴此其不可三也疊是三者則與其立敗家訐毋出繼庶子之康功誠不若立同宗幼穉之斗煥猶可與母子相安猶可望其保守門戶猶可自附于夫亡從妻之條也抑又有說焉康功出繼之子雖有不可者三然本何氏之一脉也彼其破蕩黃氏之產不無才遺無常產無常心觀其本生之家有田可耕有屋可居覬覦之心由是而生亦勢之所必至官司若

不為何氏善後之計酌情區處則斗煥康功之爭不至盡碎其
產不已是立康功何氏之家破不立康功何氏之家亦破也今
據何斗煥狀稱父存忠歿後見存之業二十八種欲帖縣丞令
何氏家長何天麟等從公分析就內以一半與出繼子康功一
半與立繼子斗煥從使康功破家不能保有其業何氏猶可以
保全其半而寒衣盃茶盃飯猶有所資以存立已不猶愈于黃
與何兩俱掃地乎其黃康功盜賣若過十四種之數官司合與
拗還斗煥如此則康功自今詞訟可息矣

斷

韓竹坡

黃康功生髮未燥已為黃氏養子今已二十七年蕩盡物業又
輒盜賣本宗之田以一身而為兩家不孝子其何以立于戴履
間哉今又逐去斗煥而復歸何氏則非惟何氏田業將無孑遺
而其母既不相安必至歛恨不得其所是何存忠之殘業遺孀
併為此不肖子所折今揆之天理決不可容僉廳所擬已盡情
理照行

檢校

不當檢校而求檢校

葉岩峯

張文更父張仲寅以堂叔之故陳理卑幼財產意在檢校揆之

條法所謂檢校者，蓋身亡男孤幼，官為檢校財物，度所須給之。孤幼責付親戚，可託者撫養，候年及格，官盡給還。此法也。又准勅州縣不應檢校，輒檢校者許越訴。此又關防過用法者也。今張文更年已三十，儘堪家事，縱弟妹妹未及十歲，自有親兄可以撫養，正合不應檢校之條。張仲寅仗義入詞，公耶私耶，向嘗讓問其母，致與父相離，今復撓亂其家，使不得守父之業，豈非幸災以報仇，挾長以凌幼，用意何慘哉！法不可行，徒然擾擾，但見心術之險，族義之薄，天道甚邇，豈可不自為子孫之慮也哉！今仰張文更主掌乃父之財產，撫養弟妹，如將來或願分析，自有

條法在，餘人並不得干預。

孤幼

欺凌孤幼

吳恕齋

尤彬由舖兵起家，積累既無根源，生聚素昧禮法。彬與彥輔兄弟也，析居各爨，已數十年，不知有手足之義矣。彬為尤瞽而無子孫，彥輔于其垂亡之時，曾以官司強以其八歲之孫榮哥為之。後越一年，彬死，而彥輔又與戶絕。檢校之訟，于是彬之妻阿陸心懷不平，但撥田八畝，會千緡屋一所，給付榮哥，歸本生家撫養。乃與其女百三娘削髮為尼，棄屋為寺，蓋欲絕彥輔父

子併吞之計、彥輔復訟之、累經臺府、陸兼金所擬、固已曲盡其情矣、切詳彥輔阿陸不義之心、皆有可誅者、使彥輔果有愛兄念、嫂之意、憐其絕嗣、思所以繼之以已之孫、為兄之孫、本合理法、又能以骨肉真情、委曲區處、夫豈不可、何為于彬之方、致也、又與戶絕之訟、蓋彥輔本非篤天倫之愛、不過欲以其孫、據有其家貲耳、是彥輔不義之心、失之貪、阿陸不勝其忿、量割田錢、塞其溪壑、寧出家棄屋、而不顧、殊不知與其忿、嫉、歸之僧門、孰若隱忍留遺、夫後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婦人女子、既不曉此、又有沈百三者、陰嗾之、是阿陸不義之心、失之吝、誅二人之心、或

貪、或吝、固皆徇利忘義、就其中論之、夫人孰不有子孫之心也、阿陸一旦毀身為尼、毀家為寺、此豈得已、實彥輔父子有以迫之、今案官擬勒阿陸還俗、檢校財產、別選族長、主其家事、以俟榮哥出幼、却不許彥輔干預、此說固為可行、但阿陸年已八袞、其女又死、孑然一身、真無告之、尤可憐者、若遽盡奪其出家之志、是增其忿、而速其死、益足以快彥輔父子吞併之私矣、使阿陸盡絕、尤以之嗣、不立榮哥為孫、則不可、今既立榮哥、以紹其夫之後、又撥田畝錢屋、以贍之、則所以為夫謀、為身謀、亦不得已、而為此下策矣、除已撥田畝錢屋、與榮哥外、欲告示阿陸先

竭力安葬其夫其女仍將見在田產再撥一半作尤彬贍墳田
令榮哥為主不許典賣目今權責付彥輔父子為其孫主張以
俟出幼于理亦順所有阿陸身既為尼屋既為寺應隨身淨財
及所餘一半田產合從其便終老其身庶幾安老懷少生死各
得其宜否則八歲之孫無所撫卹以俟其長八十歲之祖母無
所依倚而速其亡尤彬亦不安于地下矣彥輔安乎哉

官為區處

韓似齋

李介翁死而無子僅有一女曰良子乃其婢鄭三娘之所生也
官司昨與之立嗣又與之檢校指撥良子應分之物產令阿鄭

撫養之以待其嫁其錢會銀器等則官為寄留之所以為撫孤
幼計者悉矣夫何阿鄭以婢子之性忘幼女之孤反分取良子
之嫁資田業而自為嫁資不待其主之葬以身出嫁宗子希珂
良子無依遂歸房長李義達撫養既而從幼婚之議納余日愛
男震子之聘更以良子就養于余且半年矣有李義達以主其
議有韓鳳以為之媒阿鄭雖已出嫁不當復預李氏之事亦且
立合同文約付余氏收執見得皆已預聞乃復徇希珂貪婪之
私乘良子歸送父葬奪而去之良子之去留且非阿鄭之所當
預况希珂乎名非屬籍甘心違法娶人之婢而不羞其非偶則

辱身冒嫌貪利招權奪人之婦亦何暇自顧其非法當此之時
為官司者便當據條任理而行之乃聽阿鄭之詞同所問于十
歲之良子彼何知哉一時樂歸于所生之旁豈知其身他日之
利害何如也阿鄭之言惟希珂是聽良子之言惟阿鄭是聽官
司不深為良子計而問計于良子亦卒不免惟良子之是聽宜
乎改嫁趙必慣之謀脫所寄庫之物希珂與林端等皆得假良
子之名次第以罔官司今若從僉廳所擬牒會宗司問必慣曾
不過禮又幾于前日引問良子之故智耳良子之方十二不問
而知其為欺官司若欲究詰希珂等之姦慝盡將一行人追送

所司以良子押付李氏房長聽從余日葵擇吉成親子及嫁之
日其誰曰不然但李義達者既非可以託孤而希珂作良子名
陳詞所以指斥余日葵者無所不至尚可復為余氏婦乎在余
日葵今日只當棄良子于不足爭在官司亦只得委良子于不
暇恤但余日葵之子既不得婚先來聘送禮物與半年供給之
費法理悉當追還李義達者始焉既受余震子之聘財今焉又
主趙必慣之姻議反復變詐放利而行官司既未欲追究合併
監阿鄭及李義達逐一計算理還取會余日葵領狀申如不伏
却當窮究施行林端原用林德名具狀脫取李良子寄廬物件

今又易名林端，欺官脫罪，羽翼宗子，肆為雉橫，勘杖一百，雖不能回良子婚姻之正，姑以為效攘矯虔者之懲。

房長論側室父包併物業

韓以齋

大抵臨財之際，欲辱身焉者，雖未必盡私而已，不能掩徇私之迹，允欲潔身焉者，雖未必盡公而不失為示公之意。梁太固梁君正之族人也，然一主君正之喪，遂挈家以據君正之室，而日用飲食，馬黨套庫僧而營運，號召佃戶而收支，每于財利之間，勤有披襟攘袂之狀，縱使于中曾宣徽，勞人亦得以利心窺之矣。鄭氏固梁君正之側室也，然一從君正之死，便知遺與梁太

行房長之事，既而見梁太之不足託，遂自求于官，首乞檢校以待二幼之長，但方議梁太之私，而必能自絕其私，招致其父鄭應瑞，輒預梁氏家事，安能免于梁太之詞？官司徒以其前後陳述，猶能委利權于官，以為他日全身遠害之計，遂得以別公私，定是非于梁鄭氏之爭也。今梁太乃說說然力詆鄭氏為君正之妾，而非妻，且彼雖恥以妾自名，而至于陳乞檢校，則是顯然不敢以妻自處，使鄭氏自詭以君正之妻，則又奚以檢校為哉？梁太果有悼往恤孤之心，而無謀私營利之計，則又何惡于檢校哉？余廳所擬欲示梁太迂歸已居，又示鄭應瑞不得復登梁

氏之門令鄭氏管收租利以為拊育二幼之資令兩庫不得開張以為資緣走弄之計皆切當之論但居正存日既有月錢以贍鄭氏之父母而梁太者目今又有自于庫內月取三千今合每月分明于鄭氏管收租利內月支錢五貫送梁太其鄭應瑞則照居正在日給錢三貫五百文足以贍之田契昨已寄留縣庫庫本錢三千六百單八貫足若不與防閑不陰消于梁太庫僧之侵移必將潛耗于鄭應瑞之搬換合併與寄留縣庫但官庫寄留民錢歲月推遷官吏更易率有攢庫移易之弊雖有官據徒執虛文合從本縣給據付二幼收執許令逐季具狀經縣

委收支官同詞人入庫點視候出幼日照數給還既有庫業必有在庫台架帖原檢校官勒庫僧等簿供具點對區處呈此內則有月利三十五貫歲收穀三十七石租利錢一百六十三貫儘可為鄭氏二幼衣服飯食教養稅賦之資及梁太鄭應瑞月給之費梁太但當時其來往照拂其門戶不必干預財穀鄭應瑞但當處居止在自借住之屋享今來照原數給助之資不當非特登門預事當職于孤幼之詞訟尤不敢苟務當人情合法理絕後患餘並從擬行帖縣照應備榜市曹

孤寡

正欺孤之罪

許宰

陳子牧先娶戴氏無子立璋孫為子既而庶生一子瑛孫年十三再娶鄭八娘亦無子閱十八年子牧璋孫相繼而亡瑛孫乃子牧親生之子子牧之家本非絕嗣若為璋孫立嗣與否陳氏之大計未害也子牧前娶戴氏妻黨無狀後娶鄭氏又婦德不良何子牧之不善娶邪後子牧再娶鄭氏之因正欲其撫養瑛孫使之成立以保全其家業耳親生之子誰不加念若子牧既亡之後教道瑛孫為之婚娶主持家業無使破壞此獨非鄭八娘之責乎柰何子牧之肉未寒而鄭八娘之心冷矣陳士駟所

以鼓誘瑛孫而破蕩于其先又得以立紹龍而吞噬于其後戴周卿鄭亨父之徒因而掩有其業豈有母在堂瑛孫未娶遽以田業均分當來洪知縣給據止憑一時之詞今觀所給只是賣田之據非立嗣之據也鄭八娘果有意夫家尚肯聽其兄亨父而自賣其田邪詳觀戴周卿鄭亨父各人契家節節姦詭全不似平常立契云云作偽心勞日拙前後不覺自相抵牾亦是造物者惡鄭八娘之敗壞夫家疾陳士駟之吞併叔父為今日敗露之地耳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鄭亨父戴周卿謂人可欺也天可欺乎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戴周卿鄭亨父皆乘八娘之無狀

盡襲而取之也。人家有不義之妻，一至于此。鄭八娘退而自適，膚革充盈，其視陳子牧家猶越人視秦人，肥瘠漠然不關其心。傳所謂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夏之日，冬之夜，一念興，思陳子十年之恩義，其忍之乎？使子牧已死而不瞑，瑛孫雖生而無聊。鄭八娘不得辭其責也。所有鄭戴虛契，合從條還原業主陳子牧家。陳紹龍，陳士駒長子，照條諸為人後者，不以嫡子。鄭八娘不義凶于而家，是陳子牧之罪人也。勘杖八十，封案以聲子牧之寃，以正不義之罪。又以為墮斃天倫者之戒。陳子牧田業原計三百餘石，自鄭八娘不能撫其子瑛孫，早為婚娶，致陳士駒

鼓誘破蕩一半，又假紹龍立嗣以吞噬之計。既而轉歸鄭戴之手，瑛孫乃子牧親子，然獨處日食不給，有司猶且動心。鄭八娘乃無人心乎？云。庶使子牧不為若敖之鬼，戴某平日每每乘人之危，謀併其業，為富不仁，死有遺臭。傳之子孫若不知足，異日若無破壞之子，是天富不道之家。戴良佐周卿之子，雖為陳之母黨，陳士駒雖為陳之房族，自後不得干預陳子牧家事。如再惹詞，却與照斷。如鄭亨父再誘鄭八娘，使不安跡于陳子牧之家，致有詞說，亦合照斷。所有戴鄭虛契，併行毀抹，給據付鄭八娘。陳瑛孫為照，陳紹龍立嗣，亦合併抹附案，仍揭示縣門。

令鄭八娘立視一日使之詳味所斷痛自循省前非歸與孫
主持夫家以舒九泉之怨憤以厚一邑之風俗仍申臺省照會

宗族欺孤占產

吳恕齋

宗族親戚間不幸夫喪妻弱子幼又或未有繼嗣者此最可念
也悼死而為之主喪繼絕而為之擇後當以真實惻怛為心盡
公竭力而行之此宗族親戚之責之義也近來詞訴乃大不然
死者之肉未寒為兄弟為女婿為親戚者其于喪葬之事一不
暇問但知欺陵孤寡或偷搬其財物或收藏其契書或盜賣其
田地或強割其禾稻或以無分為有分或以有子為無子貪圖

繼立為利忘義全無人心此風最為薄惡非特小人如梁萬三
阿曹等之訟而已甚至儒衣儒冠亦有此訟太守甚竊愧之今
姑割決阿曹一事以為薄俗之戒劉傅卿有一男一女女曰李
五男曰李六李六娶阿曹為婦李五娘贅梁萬三為婿傅卿死
李六死李五娘又死其家產業合聽阿曹主管今阿曹不得為
主而梁萬三者乃欲奄而有之天下豈有此理哉使李五娘尚
存梁萬三贅居猶不當典賣據有劉氏產業李五娘已死梁萬
三父已出外居止豈可賣占據其產業乎既攫取其家財復盜
賣其產業既占據其茶店又強取其田租至于劉李六之喪與

其妻之喪至今暴露而不葬則悉置之不問有人心者何忍如此劉仲高劉季安雖為劉氏房族往往或利于併吞或利于繼立反左袒梁萬三以攻阿曹阿曹自欲守節則誣以改嫁阿曹自有子春哥則告以無子或為子姪不念同宗共祖而反符合異姓以凌滅孤寡是誠何心哉梁萬三便合科斷畢竟尚是親戚未欲遽傷恩義牒押一行人下朱兼魚廳請根索劉傳卿應于家業契書點對其已典賣若干其見存若干如阿曹果能守節而春哥又果是撫養之子即將見存產置籍印押責付阿曹管業不許典賣以俟其子之長但於其間會計所費給之資速

將其夫李六安葬仍畧支撥錢物責付梁萬三自葬其妻所有梁萬三已據占典賣田業仍合理還庶幾天理人情各得其當如梁萬三尚敢恃強欺凌占據即請申解切將迭獄研究照條施行仍榜市曹以示勸戒

女受分

遺囑與親生女

吳恕齋

曾千鈞親生二女兆一娘兆二娘過房曾文明之子秀郎為子書沒親書遺囑標撥稅錢八百文與二女當時千鈞之妻吳氏弟千乘子秀郎並已僉知經縣印押今秀郎生父文明乃指遺

囑為偽縣印為私必欲盡有千鈞遺產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文
明以其子為千鈞後自不當干預其家財產况文明尚欲子其
子乃使千鈞終不得女其女于理可乎抑不思父母產業父母
支撥為人子者孰得而違之使秀郎不得為千鈞子尺地寸土
且不可得今既為千鈞子念其女兄如念其父可也今亦以遺
囑為偽是不特不弟其女兄實不孝于其父矣千鈞命以為子
果何望哉司理所擬甚明且免施行再不知悔則不孝無父之
罪不可逃矣但兆一娘近日既亡則所得脫產稅朱新恩令與立
子承紹未可典賣庶千鈞愛女之意不絕如綫而亦可以服文

明父子之心示取知委申

阿沈高五二爭租米

吳恕齋

高五一死無子僅有婢阿沈生女公孫年一歲阿沈于紹定五
年陳乞檢校田產高五二乃五一親弟亦于當年陳乞立其次
子六四為五一後已差司戶檢校及送法官指定立高六四為
後仍令高五二同共撫養公孫未幾阿沈携其女改嫁王三高
六四于嘉熙二年稱已出幼乞給承分田產官司照條以四分
之三與高六四存一分于公孫令阿沈逐年收租為撫養公孫
之資夫何九年內阿沈僅得租米十三石佃戶康一乃高五二

親家所逋餘未非歸之高五二則歸之康一阿沈累索不還正
此抱憤高五二復囑阿沈以三十券一旦欲逼取其撫養十二
歲之女歸其家意安在哉蓋公孫一分之產高五二高六四不
奪不廢此阿沈所以不平而有詞也據阿沈為說稅檢校後初
不知立高六四為嗣亦不曾着押但見高五二父子占據田產
及索到案背始焉委官檢校繼而法官指定又繼而支撥四分
之三與高六四前後行移歷歷可考謂不曾立高六四不可也
阿沈既已改嫁婦人女子必有教唆但高五二高六四實有太
不近人情者高五一物業已據其四分之三所餘一分又欲奄

有之何其不仁之甚若是個人欺阿沈毋女孤寡高五二高六
四猶當為之主張收索今乃與康一合謀逋欠九年之內僅還
租米十三石何忍如之欲將高五二高六四康一送都轄監理
九年未足租米還阿沈養贍公孫取了足狀申其一分產業仰
阿沈自行管給收租高五二不得干預候公孫出幼赴官請給
契照以為招嫁之資

遺腹

辨明是非

葉岩峯

據韓時觀狀稱伯父韓知丞不祿于永豐扶護棺柩方歸到家

忽桑百二董三小等持刀擁入搗破門戶打拆離障次據阿周名蘭姐狀稱男董三八原係韓知丞男今韓時宜不容入屋守孝有詳所供見得周蘭姐乃韓知丞之舊婢嘉定二年出嫁董三二而生董三八今名阿閩已年及二十七歲矣茲因韓知丞身故遂認爲韓知丞親子欲歸宗認產業且引韓知丞蓋韓知丞在日曾治韓知丞之子盜掘祖墳監勒移葬因此挾讐編詞固不可憑但韓知丞已往矣無從考問安知是與不是懷妊之子今以情節推之顯然易見韓知丞通經名士晚登科第可見洞明理義飽閱世故豈不知愛妾之子猶龍生于蛇腹耳何忍

委棄于賣菜之家經涉年歲不復收養乃自輕遺體如此何邪其不可信者一也周蘭姐若果懷妊而出踰月而產便當時孳還韓知丞之家設若主母不容亦合經官陳詞以爲後日證據之地今其子董三八已娶妻生子矣二十七年間杳然無一狀及此何邪其不可信者二也韓知丞已歷數任脫寒素而享榮貴棄糞塗而植菑畲非曩日比矣周蘭姐不思抱衾之舊恩恥破敗之窮態反甘心聽其子之貧賤鬻蔬菜于通衢忍凍餒以度日畧不携造官所以求飽何邪此不可信者三也韓知丞亦非多男僅有前妻所生時宜一子而已且體羸唇闕未必慙幹

蠱之望設使韓知丞果有所生之子在外豈不及早收養飽之
以膏粱教之以詩禮庶使子舍衆多書種不絕今乃恣然不恤
何邪此不可信者四也且周蘭姐稱韓知丞甚有意收拾奈何
前孺人林氏妬忌不容取歸所以狼狽街頭日久此說亦是但
林氏于寶慶二年已身故是時內無嫉妬之妻矣董三八何不
歸來舉服承重韓知丞何不乘機收回撫養此十餘年間又畧
無一語及所生子何邪其不可信者五也以此五項觀之韓知
丞不收養董三八于生前非其子明矣董三八欲歸宗于韓知
丞之死後其將誰欺乎官司見得阿周無所憑據若其從其初

而折其萌何以絕後紛紛之訟今仰韓時宜自保守韓知丞之
業何固董三八妄詞各勘杖八十案候催押上桑百二勘斷聚
衆喧爭情罪餘人放

妾稱遺腹以圖歸宗

葉若峯

術人陳亞墨欲認孫華為所生父遂于去年冬作孫景仁名經
尉司論孫華佃客無故而改姓氏蓋欲暗埋根脚以為後日歸
宗之地孫華知之經縣入詞追到陳亞墨當廳引問果聲聲口
口稱孫華為父且云面貌與孫華相類田產為孫華詭變辨說
曉曉非孫華可敵切詳情節陳亞墨之父陳三四娶孫華之婢

阿林為妻生下陳亞墨已年四十五矣四十餘年畧無一語及遺腹今忽萌此想特以孫華景迫秦輸只俟瞑目之後便可妄認歸宗占據產業與孫華諸子為無窮之爭其設謀甚深險送獄證對親筆供招非孫華遺腹之子分明所幸孫華老而多慮預折其姦不然則何以杜絕後日之患陳亞墨勸杖八十以為改姓妄詞之戒仍申使府照應

義子

義子包併親子財物

再嫁之妻將帶前夫之子就育後夫家者多矣繼父同居與不

同居于條雖等殺而為之服然特以報其拊育之恩耳未聞其可以淆亂姓氏詭冒嗣續凌轢其所自有之子而強為之子者也姚岳晚娶阿鄭阿鄭携前夫蕭氏子曰蕭真孫者就育于姚之家真孫且五歲矣姚岳拊育之以至于長成而為之婚娶待之甚恩以阿鄭故也然姚岳雖恩之未嘗不待之自其既娶之後之別居近因阿鄭之亡雖假以隔壁之屋使之暫居而又關鎖其便門檢柅其往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蓋姚岳庶生親子曰虞佐姚岳深為真孫之防正懼其他日自為虞佐之擾耳夫何阿鄭死姚岳相繼而死真孫之姦貪遂行欺凌虞佐之幼弱

詭冒姚崇之姓名占誘姚岳之婢僕豪奪姚岳之財物關虞佐
之出掠取姚岳靈几銀器一百六十兩搬扛箱篋六隻并姚岳
遺下尺段書畫管會衣物卷而去之且挾其婢春喜逃而入都
歸投姚岳之主家既繼姚岳身役以自改其姓名不知姓名可
改而條法不可移使蕭真孫而可以貪姚岳之財冒姚岳之子
則凡天下隨母改適者皆將舍其父而為他人子蓋忘其本為
利之趨族屬混淆倫數紛錯將昏天下為禽獸歸矣財物姚氏
之財物也婢僕姚氏之婢僕也蕭真孫豈得而據有之今據真
孫作姚崇名供招分明以言其妄背親父輒改其姓名以絕滅

其嗣續辜負義父而奪攘其財物擾害其沒存皆當重寘于罰
以其小人因貪犯法不足深責從輕助杖一百監還搬運姚岳
家銀會箱籠但干物件取姚虞佐頌足狀申仍責狀自後不得
詭冒姓名登門搔擾所有阿鄭奩篋衣物示虞佐以其半分給
之蔡福陳順春喜來喜小童姚岳婢僕輒敢黨附真孫搬換主
家財物內春喜直敢與之俱逃背主不忠之罪當浮于真孫當
職自到官以來定罪于民率從輕典並各從恕勘杖一百內小
童年十四改決小杖二十事關風俗備榜市曹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七終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八



力婚門

立繼類

當出家長

蔡九軒

立繼之法，必有所由。李氏既是家長，則立繼必由李氏。李氏之詞，則曰已立劉恢繼嗣十餘年，而劉賓暗作據照謀奪。劉賓之詞，一則曰衆尊長立賓男明孫為繼，二則曰李氏老病昏昧等語，則明孫之立，乃出於群黨之私計，而非出於李氏之本意。明矣。本縣所申，未究底蘊。牒州僉廳詳詞結絕申。

生前抱養

庸齋

身在養子力絕立繼事體條法迥然不同丁一之無子生前抱養王安之子為後年未三歲正合條法歿後弟用之欲以己子為一之後一之生前抱養與親生同而一之既自有子用之不得干預再詞懲斷

父在立異姓父亡無遺還條

胡石壁

準法諸養子孫而所養祖父父亡其祖母母不詐非理遺還鄭文寶無子而養元振以為子雖曰異姓三歲已下即從其姓依親子孫法亦法令之所許文寶之養元振不經除附當時年歲

固不可考然當文寶生前鄭逢吉折簡與之已呼之為姪以此勘驗昭然不誣今文寶既亡雖使其母欲以非理遺還亦不可得况伯叔乎使逢吉有感於昔人戒鄆之事惡族類之非我恐鬼神之不歆則但以理訓諭弟婦俾於本宗擇一昭穆相當者與元振並立如此為猶出於公也若其不聽在法夫亡妻在者從其妻尊長與官司亦無抑勒之理今據所畫宗枝圖却言自已有二子其意果在是乎真欲紛兄之臂而奪之食也弟在則誣訴弟弟亡則誣訴姪用心不減一至於此當職平日疾惡此輩如寇讐今日當官何可不治杖一百枷項市曹令示衆十日

今晚寄蒲來早斷

叔教其嫂不願立嗣意在吞併

胡石壁

李學文既娶而亡其祖又嘗為立嗣則非未成丁之子矣阿張昨以所命繼子是李學文親堂弟昭穆不順為詞本府遂與勸令歸宗別令命繼而今此所陳乃稱學文自親弟下不願更與之立嗣如此則是絕學文之後矣阿張一愚婦耳無所識此必是李學禮忘在吞併乃兄之家業遂教其毋以入詞忘同氣之恩棄繼絕之誼廢其祭祀餒其鬼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等禽獸異類當職惡之如寇讎若非赦恩在近便當勘斷編管

且錮身押下公廳同本宗尊長供具昭穆相當之人以憑命繼又喚到尊長供無昭穆相當之人乞立異姓國立異姓曰滅家立異姓曰亡春秋書晉人滅郤蓋謂其以異姓為後也後世立法雖有許立異姓三歲以下之條蓋亦曲徇人情使鰥夫寡婦有所恃而生耳初未嘗令官司於其人已死其嗣已絕而自為命繼異姓者今李學文既無昭穆相當之子而其母阿張又常有不願命繼之詞在官司豈可強令求之異姓但當與之分定一戶田業一分還李惟賢一分還阿張與李學禮母子同共掌管候李學禮將來如有兩子令將一子以繼學文之後如亦

無子則聽阿張區處李學禮放

已立昭穆相當人而同宗妄訴

翁浩堂

謹按今日諸無子孫聽養同宗昭穆相當者為子孫又曰其欲繼絕而得絕家近親尊長命繼者聽之又曰夫亡妻在從其妻觀此三條則王氏爭訟可一見便決何至連編累牘越月踰年如是之紛紛乎王學正思中娶江氏為妻無子立弟學錄次男為子名作霖娶兩妻俱無子王思中夫妻又為立姪宗二秀次男為子名華老可謂昭穆相當矣王未錫於華老為叔父所盡宗枝及所供狀並無異辭江氏於華老為祖母亦無他說祖父

父養之尊長命之祖母主之華老之得為作霖嗣安如山嶽誰得而動搖之哉王宗權垂涎其傍不顧理法之不當但知財利之攫取欺凌孤寡起事貪謀妄謂華老已出繼王興祖及考宗枝則知不然蓋出繼王興祖者非華老也王宗權自知理曲前以累追不出以致詞訟淹延當職叅詳故牘事理昭灼正不待思權之出自可定斷但江氏尚詐攘奪簞箕衣服器皿等事今大綱既正末節即與閱畧引示思權如今後不安分守妄生事端官司定與追究斷治案給斷由付江氏收執當官除附備榜縣門申州併提舉司照會

立昭穆相當人復欲私意遺還

留耕

照得虞艾存日娶陳氏得妻家標撥田一百二十種與之隨嫁不幸陳氏與虞艾相繼物故乃父虞縣丞不能為之立後致陳佐有詞於官譙運使判令立嗣虞丞方議以族中虞升夫之子虞繼為虞艾後此虞丞之初心已為不善虞繼既立之後虞丞若念其子亡歿則當以親孫愛之撫育教養使之有所成立可也顧以一寵妾離間之故愛憎遽分意復中悔於是以收養遺棄為名而陰為遺逐養子之計此虞丞設心益不善矣原虞繼之立非虞丞之本心特其子虞艾得妻隨嫁之田身沒而業無

所歸既為陳佐所訟患得患失之心日切于中且羣譙運使之判姑為此以解目前之紛紛耳然不思虞繼係本宗昭穆相當之子幸而立之可以為其子後虞繼既無顯過安可切切然以去之彼虞繼者果何自而立哉三歲收養在法雖有明條然世人果能收養於遺棄之中者鮮矣其陰謀控奩扶合指證類皆出於私心者十蓋八九虞繼之立恐亦如此詳其本縣出給所立但言繼死則虞繼本無恙及陳佐興詞虞丞出官分析却乃供稱虞繼已死而後立虞雖何前後之自相矛盾且虞繼之立蓋因虞艾死後譙運使因陳佐之詞責令立繼而後虞繼始

立今據公據內乃謂虞艾死虞繼已不歸家持喪則不孝之罪重而後虞錐可得而立虞繼可得而遣而不知官司文書具在其命繼之月日固可考也近虞繼嘗同其本生父虞升之出官陳詞而謂其已死可乎夫曰已死曰不持喪是皆虞丞意在立錐而不可立繼也粧合拾遺棄而收養經營於縣據之出給作偽日拙虞丞之心亦勞矣今案牘既齊足可參照其切干人亦皆在官其未出官者獨房長虞季恭與虞丞妾劉氏兒爾是二人者已拱手狀在案不待喚集足見是非虞繼既先為虞丞所立昭穆既順且無顯過自無遺逐之理合照先來經官除附承

典虞艾香火劉氏不得妄生事惹詞虞錐不得妄謀攙立但劉氏乃虞丞之妾曾為虞丞生子於虞繼合有服紀父母所愛犬馬亦然而况於人父母有過子孫安可擬議虞繼但當以出繼為心植立虞艾門戶使虞艾箕裘不墜不可以舊惡為念與劉氏生隙欲門示虞錐虞繼仍帖縣備示劉氏知委非惟虞艾香火有歸亦可以息陳佐不已之詞奉台判照所擬行見知在人引喚讀示訖各放

立繼營葬嫁女並行

建陽

涂子恭死無嗣堂兄涂子仁以次子為之嗣義也親弟涂拱以

三喪未葬、妹女未嫁、為憂亦義也。夫既曰義矣、立繼之遲速、喪嫁之後、先宜並行、而不恃而自為紛紛者、何也？母乃跡義而心利、歟？母乃事在此、而心在彼、歟？風俗薄惡、良可重歎。使涂子恭無祖業、無分法、應無過而問焉者矣。有司不忍助為紛紛、各勉以為義之實、照得涂子仁以其子准孫繼、兄涂子恭後、招穆為順於條、無礙。但涂子恭、涂拱兩房、未見物業若干、引示門喪、從公檢枝、取狀申聽、准孫為子、恭後仍取責涂拱、日下同姪、准孫安葬三喪、遣嫁姪女、狀入案、庶幾並行而不恃、以全兄弟死生之義、仍申提舉使臺。

諸力絕而立繼者、官司不應沒入其業入學文溪

建陽縣申到拘沒周德田業入學事、余廳擬云、帖縣將屋業撥還周起宗、以立周德之後、限十日取周起宗管業狀申、如阿張更被掌攬、唆教有詞、則當徑追阿張後夫章師德、根究積年侵用周德租米多少、計贓定罪、奉提舉台判下、殤不當立嗣、初無此條、嫁出妾以主田、獻入官、亦無此法。起宗雖非周成親生子、畢竟從小抱養、况其有子、可以繼周德之絕、官司合與從厚。今沒入其業於理安乎、建陽朱文公所居之鄉、學校教化所出之地、諸友平日講明義利之辨、取舍必不苟、理所不可、雖千鍾

若將免馬壹拾伍石之徵於續食何補而忍犯不韙乎此特官
司貪徇美名有以誘之耳榜縣學前仰周起宗前來本司供合
立嗣人名以憑給據帖縣日下撥田還本人責令管業阿張係
出嫁妾不合妾以主家田獻入官勘杖六十照赦免斷餘照擬
行

利其田產自為尊長欲以親孫為人後李文溪

吳子順死其子吳昇又死獨子順妻阿張在留得自隨奩田十
餘種暮年疾憂交作既無夫可從又無子可從而歸老於張氏
已可哀矣其生也未聞有吳氏能哀而扶持之者及其既病且

死也則有利其夢小田業者矣是重可哀也有吳辰者於去年
二月入詞訟張氏二姪盜收田契田苗前官包知縣所判已照
破其奸計矣及張氏之死吳辰又欲以其孫鎮老強為吳昇之
後觀其執到除附文字求其所謂族長保明者乃吳子大也子
太郎吳辰也鎮老乃君文之子君文乃子大之子烏有自為尊
長而親孫為人後之理何其不避嫌也張氏縱有疾病豈有二
月內方與吳辰鼓訟六月內即以其孫為後雖三尺之童尚不
可欺也此不謂之利其田產而何及追到吳氏親房尊長吳君
至供證則云所餘田是張氏自隨田非吳氏之產也又謂吳君

文假作張氏詞於權官處陳乞給據其不義之俗有如此者今張氏吳昇兩喪俱未葬合從吳君至所陳於張氏自隨田內量所費撥賣以了兩喪官司給簿收支葬畢於族中從衆選立一人承祀却撥餘田與之吳君文一家不得干預庶幾死者瞑目公論允協吳君文勘杖八十封墓再詞折斷餘放仍申提舉司所有權官願脫給公據毀抹附案

嫂訟其叔用意立繼奪業鄧運管擬姚立齋判

甌寧縣寡婦張氏論叔范遇爭立繼奪業事着詳諸處斷由見得范通一有子四人長曰熙甫次二曰子敬即監稅次三曰遇

即達甫次四曰述即善甫熙甫已娶妻生子未幾夫妻與子俱

亡以理言之當為立繼在法立繼由族長為其皆無親人也若父母存當由父母之命當熙甫死時其父母俱存皆無立繼之意非不愛其子也蓋謂墓爾田業分與見存三子則其力均立一孫為熙甫後則一房獨分之業已割其半矣割其一半使二子分受一則三子中立有厚薄之分此通一之本意也故寧均與三子而以熙甫私置之田為丞嘗田使三房輪收以奉其祭祀三房之子皆其猶子雖不立嗣而祭祀不絕矣故紹定二年十月立碇墓簿簿首言長男熙甫既亡不願分產其存日將妻

檢查置到田業等撥文悉嘗簿尾係通一母陳氏着押兄弟同
簽是有父命明矣。碇基文書皆已印押訖。熙甫死已一十五年
而春秋祭祀無缺者。以所立范熙甫十五年悉嘗田在故也。為
三子者。遵父之命。輪年時祀。則范氏之鬼不餒矣。夫何范遇者
獨於父母亡。分業八年之後。兄子敬亦亡。遂抑逼其弟善甫。姪
餘慶。簽押立繼文字。以已子文孫為熙甫後。此豈誠念其兄之
未立後哉。不過欲奪其一兄一弟已分之業爾。提舉司判送縣
結絕申上。謂若立文孫。則已分之業。又釐而為四。一則不出父
母之命。二則難以強兄弟之從。辭理明甚。余願忽畧不看。乃謂

無父母之命。今照范善甫詔餘慶等約。以文孫為熙甫後。謂悉
嘗田不以與文孫。恐違背父母之美意。則割削兄弟之產。以與
文孫。獨不傷父母之本意乎。此於理不通。特眩惑於繼絕之美
名耳。今參考斷由范遇係曾經徒斷之人。不孝於其父母。與不
敬於其姊姊與兄。又不交其弟。每操刃趕殺。持杖毆打。傍人救者。
至遭其折。遂又其甚者。乘其兄子敬之死。突入其室。將嫂拖打。
趕散工作人。不許入。殮勒取錢三百貫。米數百石。又抑逼其弟
與姪。為此私約於嫂張氏。既論之後。旋計會縣吏印押除附公
據。又經承廳改正戶帳。此文約不正。何可照用。况其用意甚惡。

僉廳合用誅心之法、逼脅而盟、謂之要盟、要盟與釐正則可、乃謂既已墮其計中、雖悔何及、容姦若此、則弱之肉、強之食、人之類不能自立於天地之間矣、愚見謂熙甫既有烝嘗田、自不乏祀、若於產業已分之後、驟立一人為嗣、則從前父母所立、碇基文書皆不足為據、必將盡取田業分過八年之久、田業豈無變易、一兄一弟、豈肯俯首聽從、割產以畀文孫、必將擾亂一家、愈增仇怨、詞訴紛然、何由了絕、非惟遂兇人吞併之謀、抑且無益死者、反有害於生者矣、不若各照碇基支文管業、追毀文約、公據庶幾一家得以安跡、如必欲立繼、則范遇設計吞併其子女

孫亦不當立、欲帖縣照應、奉都運檢詳姚立齋判照所擬行、欲立繼、難動其已分之業、只當就烝嘗田內於無礙房分中推立、范遇既如此兇暴用意、吞謀其子、却不可立帖縣照應、

父子俱亡立孫為後

建倉

絕家命繼有一舉而兩得者、謂如父子俱亡、無人承紹香火、不必為父命繼而立孫、則父之香火在其中矣、王聖與有子二人、長怡、次蜀、皆不幸早世、於是立廣聞之子惠孫為怡之後、立廣祚之子衡孫為蜀之後、適不幸王廣聞之長子淵道俱死、其惠孫只得歸所生父家、承紹王廣聞之業、而王怡之香火絕矣、雖

然惠孫雖去，衛孫尚存，是蜀有後而怡無後，蜀之香火不絕，則聖與之香火亦不絕。但可惜王怡為不祀之鬼，仰族長王聖沐經本司陳乞照條擇昭穆相當人為王怡命繼，義當然也。本司遂與行下通判廳指定，尋據申到，因依見得惠孫雖歸所生父家，尚欲包占王怡一位絕業。此聖沐所以有詞，兼王齊翼即聖與之父，同男聖與婦余氏在日，曾於嘉定十三年經縣陳稱不欲立廣漢為聖與之嗣。廣漢即聖與之堂姪遂立堂姪王廣聞之子惠孫為男王怡之嗣。今來惠孫既已歸宗，只得就本宗內選一昭穆相當人繼承王怡香火，其理甚明白。本司遂與行下本縣續

續申喚到王家族長王聖泰等，契勘只有王廣炳次子淵海方三歲，喚王怡係是叔行，此外別無可繼之人。本司再下契勘，如果指實，即與立繼。訖申蓋欲更加詳審耳。今却據族長評議已立淵海繼王怡外，更欲立王廣漢為聖與之後，究其所以，乃謂余氏在日有此遺囑，殆與前此通判所申王齊翼父子并余氏不欲立廣漢之說背馳。設果有遺囑，便合經官印押執出為照，不應直待王怡命繼後方齎出遺囑，攙立為族長者。又附會而為雙立之說，此不過又生一秦相與破蕩王怡物業於理，委是難行。只合行下本縣廳立淵海為王怡後，怡之香火不絕，則聖

與之香火亦不絕所謂一舉兩得是也奉提舉徐戶部宮講台
判行

所立又亡再立親房之子

建倉

照得王廣漢所爭立繼事以本條論之王怡不在只合於近親
中擇昭穆相當人與之繼後王廣漢從兄弟也使其是特已有
兩子則以近親而言固不當舍其子而立遠族只緣此時王廣
漢次子未生族人以王怡不可絕嗣同共商議立王廣炳之三
歲子淵海其淵海雖是遠房昭穆既順諸房則未有子所以皆
無可爭獨王廣漢者一時不忍以其祖業分與遠房遂經官陳

詞執出遺囑以為王怡之母曾立為嗣欲與淵海雙立乃為叔
孫官司以其遺囑未甚正當方此尼而不行豈料淵海得立未
幾忽爾身故當是時王廣漢亦既有次子官司立為王怡後族
人夫誰得而爭也縣道有失契勘乃又立王奇為淵海子夫以
三歲幼亡子違法越次與之立嗣安能弭爭者之詞其王廣漢
爭訴在官尚未予決而所立王奇又爾不在豈亦造物不欲以
王朝散之業使外房計較而得必有所待而後與邪王廣漢之
子王椿既寔王朝散直下子孫立為王怡後名正言順昭穆相
當考之本條皆無一毫可疵但其間有聖沐者號稱族長握繼

立之權專事教唆賈弄前後詞訴此人必入名於其中惟知鼓
芻族人起爭以為一已邀求之利全不念族人敗家失業皆職
此妾與詞訴之由近王聖沐又經本司陳告欲再與王淵海立
子况向者與三歲幼亡子立孫官司有失契勘至今恚訴不已
今若再蹈前非則是復墮王聖沐之姦計也欲帖縣照條從公
以廣漢次子王椿為王怡後除附給據其聖沐與王怡王廣漢
既服屬疎遠且為人不公不當干預仍告示王聖沐如再有詞
定斷以徒訟紊煩之罪限三日具申奉提舉徐戶部台判所擬
甚當從行

命繼與立繼不同

擬筆

命繼有正條在有司惟知守法而族屬則參之以情必情法兩
盡然後存亡各得其所江齊戴無子論來昭穆相當則江淵之
子名瑞者可繼之而族黨之訴則謂江淵嘗以子繼齊孟美不
能盡為人後者之責故欲以江超之孫名禧者繼齊戴今契勘
禧乃超之子非孫也非孫則昭穆不順有司雖欲從之不可得
也無已則別擇他派按江氏宗圖自仲任而下分為三枝其應
億周彥二派之下各五傳而止惟元偉一派至八傳如此則惟
有元偉派下第八傳諸孫可以繼齊戴耳八傳諸孫不惟江瑞

一人爲可繼但詞訴紛紛既失族黨之意官司若遽然令其繼之恐無以得衆心或生後詞是繼之者乃所以累之也當職再三審處必欲使情法之兩盡然猶慮族黨之論未能盡公而枝派所盡或有所隱不可遽憑以定斷者竊見江淵江齊戴二人者皆集撰侍郎游公之婿今爭立人江瑞正侍郎之外孫當立不當立可立與不可立只當取正於侍郎蓋侍郎碩德雅望必能爲息族黨之紛訴公心正理必能照破族黨之私情一語可決庶幾情法兩盡而可全其族黨之義顧不美歟帖本縣請親詣侍郎宅稟白上項曲折仍與其族長折衷定爲一說回申本

府却與從公照條施行一行人併送縣照已判

再判

照得江瑞江禧爭繼江齊戴之後昨來使府台判已詳且盡矣所以帖縣稟白游侍郎合其族黨求折衷而爲一說者蓋欲情法之兩盡今本縣繳申侍郎之回劄族長之陳詞其說猶未一準台判察推擬呈竊謂立繼命繼皆有條令揆之於法江禧之繼昭穆不順誠不當立其可立者江瑞而已然察之衆情侍郎爲江淵江齊戴之外舅方不平江淵之所爲而不願與其爭江劉員乃齊戴之親兄方歷舉江淵之過而不願立其子蓋自可

見矣况東老一位三子長劉員次齊孟次齊戴向者齊孟死而無後江淵嘗以一子繼之矣不能盡為人後之責致為其母王氏所訴今齊戴之嗣弗續江淵又欲以子繼之如此則其位下三房物業江淵者得其二此族黨之所以必爭而詞訴之所以紛紛也再三紬繹欲合情欲息訟必當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斯可矣江瑞之立當以命繼論不當以立繼論檢照淳熙指揮內臣僚奏請謂案祖宗之法立繼者謂夫亡妻在其絕則其立也當從其妻命繼者謂夫妻俱亡則其命也當推近親尊長立繼者與子承父分法同當盡舉其產以與命繼者於諸無在室

歸宗諸女止得家財三分之一又准戶令諸已絕之家立繼絕

子孫謂近親尊長命繼於絕家財產者若止有在室諸女即以

全戶四分之一給之若又有歸宗諸女給五分之一止有歸宗諸女依戶絕法給外即以其餘減半給之餘沒官止有出嫁諸女者即以全戶三分為率以二分與出嫁諸女均給餘一分沒官法令昭然有如日星此州縣之所當奉行者今欲照上條帖縣委官將江齊戴見在應干田地屋業淨財等物從公檢校抄劄作三分均分將一分命江瑞以繼齊戴後奉承祭祀官司再為檢校置立簿曆擇族長主其出入官為稽考候出幼日給江

淵不得干預將一分付與諸女法撥爲義莊以贍宗族之孤寡
貧困者仍擇族長主其收支官爲考覈餘一分沒官庶幾覲覩
之望塞爭競之心息人情法理兩得其平而詞訴亦可絕矣區
區愚見如此判府大卿台判施行帖委建陽縣尉從公檢校申
限十日察推再擬照得上件事爭訴日久今若委縣尉檢校或
有差出恐致拖延又惹詞訴欲就府委官一員前去喚上江宅
幹人取索砧基祖簿集本族尊長從公點對從條檢校徑行均
作三分就縣廳同所委官及房長攤拈開具供申照縣十日其
餘浮財什物一併檢校均分毋令偏曲奉判府台判委合同

治命不可動搖

入境

竊聞事合於權不必繩之以正情本乎私未易文之以公今吳
崇之與吳元寶送爲詞首而爲吳坦申訴繼後事雖謂之義舉
可也然拖照案相得見吳鐘之立爲吳坦之子吳深之立爲吳
坦之孫皆出於祖父母父母之治命由子及孫第第相承已見
於再世矣一旦復使之捏抃不安可乎譬如附橘於柚續梨以
杏辛而脉理堅凝氣勢聯屬方津津然喜有生意或者過慮其
種性之駁旦旦而伐之豈惟枝葉受害而本根且隨仆焉此正
吳崇今日之舉也設使吳崇真有意於愛念骨肉當伯父吳元

佐議立之初自合從事於幾諫胡爲不於彼時曲盡忠款及至
吳鍾兄弟折力之日又同伯吳元寶聯名知押今吳鍾立繼已
經三十餘年遽興詞訴與昨來知押關書之意大段矛盾豈能
厭服公論也哉當職顧爲之深思熟惟方吳坦與其父吳元佐
之議立也想其環視本宗無人可立不得已取諸其妻家之裔
亦曰關於九族之一庶幾親親以睦而相依以生其較諸絕無
瓜葛者良有間矣况人之無子而至於立繼不過願其保全家
業而使祖宗之享祀不感焉耳今契勘吳鍾與吳彥基分析吳
元佐戶下產錢每房計一貫四百有零見今吳元彥基僅留四

百文有零而吳鍾戶下增至二貫八百有零勘驗至此果何負
於乃祖乃父議立之初意是則吳鍾之繼立也雖出於一時之
權要亦不害其爲正既又與之參稽族譜吳崇之祖吳坦與乃其
堂弟也以堂弟之親而與歿故堂兄議及後事其誰曰不可然
初詞欲以已之子錡立繼於吳坦嗣事已定之餘知縣陳宣教
竊見其私亦既不直之矣今復欲以歿房之子立繼於吳坦之
男吳鎮之後未爲不公然亦安知非以已私之不遂姑託公以
自文而重爲曾氏困乎緣曾氏之於吳鎮乃其親生之子也豈
有其子早世毋氏忍使之無繼者今據曾氏所供昨已將第三

孫男岩護繼之吳鎮此外更不願他立自從其夫吳坦下世每
事皆係曾氏處分則議立吳鎮亦須聽從其願他人何預焉况
吳鏗力下產錢甫及三千見有孫男三人孫女一人皆已長成
將來婚娶亦非細故正使官司曲從吳崇之請更立一人目今
人情不美如此和氣有虧焉能保其家道之昌乎竊念曾氏年
華已晚所立孫男岩護官司直與除附以爲善後之計不然他
日詞訟復興吳坦之業難保回思今日吳崇倡爲繼祀之舉亦
直美談尔初何補於本宗也哉區區管見如此仍錄吳崇所具
家譜連粘在前備申使府乞賜裁酌施行見到人各押下着家

知管聽候指揮

照得人家立繼固有出於祖父母父母之治命而昭穆相當法
意無礙雖官司亦不容加毫末其間然或有溺於私愛而輒變
初心遂成兩立訟隙既開馴至破蕩家計在官司又安得不主
盟公論而與之區畫也哉今據江慶安與其弟堯管爭論命繼
事當職拖照前案得見阿游與夫汪球共生五子如旦如珪如
璋如松如玉汪球身故之後其長男如旦亦早世妻阿周奉阿
姑游氏之命及其夫如旦存日遺囑將如珪之子慶安與如旦
爲嗣其文字內諸子皆有知押而幼男如玉實預焉既又經官

除附給據付慶安收執。凡經十有餘載。至嘉定九年。阿游聽信其幼男如王之言。入狀乞以其次子堯實再與如旦立後。是故慶安有詞。前政陳奉議爲見阿游不曾出官。前後詞狀皆非親筆。所立堯實必非己意。遂照阿周與其阿姑游氏元初關約。只令慶安立繼。如旦之後。亦可謂公當矣。其汪如玉不伏。却用其九歲男堯實名字。經使府審論。令契勘阿游再立堯實遺囑。止謂慶安患病。恐將來不能承奉。如日香火。至嘉定九年三月。狀則謂慶安顛倒酒賭博。不治生業。嘉定十年七月內狀。又謂慶安兇狠不肖。咆哮尊長。得非汪如玉嫌其不從兩立之議。遂旋生

檢節以羅織之手。及追到阿游取問。雖據供吐。願立堯實。然其年已老耄。心無主宰。每一出官。汪如玉常尾其後。及又契勘汪如玉位下。亦生五年。分析之後。家業有退無進。想必是居家之日。朝夕哀鳴其母而乞。曰爲人之母者。多是私愛幼子。况又親自其幼子。如玉累重如此。其家計又如此。遂聽其爲兩立之謀。而不暇計其訟隙之所從生也。然慶安堯實。蓋均之阿游之的孫。阿游但願慶安當來命繼。如旦位下。止有生穀田二十一石。續後就所生父如珪。借錢贖回。如旦存日。所與生穀田一十七石。今來阿游兩立之意。既是堅決不同。則慶安原佃生穀田二

十一石與堯真均分管佃所是自備錢取贖主穀田一十七石不當在均分之數如此則庶幾有公論詞訴可絕其慶安自此以後亦當承順祖母阿游不得緣此輒生怨望遠決不怨今備申使府各人着家知管聽候指揮

力絕

夫亡而有養子不得謂之力絕

葉憲

阿甘見在雖招到接脚夫而有三歲以下收養之子非力絕分明帖縣將所籍之物給還阿甘子母牒提舉司照會續又據寧都縣申具到因依奉台判據本縣當來所申丁昌在日已養得

三歲以下之子然則丁昌原非絕力朱先之告妄耳林知縣既

明知之乃復繩之以不除附之法彼彼村人安識除附為何事今

詳林知縣亦未識此二字之義也此謂人家養同宗子兩戶各

有人戶甲戶無子養乙戶之子以爲子則除乙戶子名籍而附

之於甲戶所以謂之除附彼侯四貧民未必有戶兼收養異姓

三歲以下法明許之即從其姓初不問所從來何除附之有若

只謂丁昌養子合申官附籍則可耳然法亦有雖不除附官司

勘驗得實依除附法之文林知縣亦不照應便將丁昌作力絕

拘沒其業而缺

兒之懷以資告訐無賴之輩於缺

前謂

阿甘已召接脚夫不應復爲前夫抱子便欲籍沒其業則充未
安婦人無所依倚養子以贖前夫之嗣而以身托於後夫此亦
在可念之域在法初無禁絕之明文縱使此子不當養阿甘係
召接脚夫亦有權給之條未當拘沒也按戶令寡婦無子孫并
同居無有分親召接脚夫者前夫田宅經官籍記訖權給計直
不得過五千貫其婦人願歸後夫家及身死者方依戶絕法據
丁昌之業所直不過三百餘貫其合給阿甘明甚朱先無賴伺
人子幼家危之際妄告戶絕官司惟微利是嗜不顧義理不照
法令便從而沒奪之幾於上下交征矣本司所斷係據理據法

兼在提舉司結絕之後翻訴施行自有次第本縣不依本司後
斷乃輒將 舉行 缺 混亂妄申承行人勘杖八十再帖仰

將丁昌物業一文以上並照條給還阿甘管領狀照申朱先妄
告本合坐罪經赦免其已納買業價錢二百十四貫有零未委
是何據官司妄行交收告示朱先徑自資鈔前去請領其元給
公據責本縣吏人監索解來毀抹附案仍給斷由附阿甘收執
牒提舉司本州各照會

歸宗

子隨母嫁而歸宗

蔡父軒

提舉所擬已得其情。昔范文正公隨母嫁朱家，冒姓朱氏。既長，知其家世，泣而去之。終身不忘朱家之恩。前賢所為，昭昭可法。舒常容後妻傅氏帶來之子，冒姓舒氏。雖是礙法，然近二十年，長幼無間言，似有古人忠厚之風。今世未易有此。但薛龍孫等，於其義父舒常身死之後，却宜自歸本宗，而為傅氏者，亦宜以義遣之。今乃盤旋不去，宜乎舒氏之族人不能平也。婦人何所知識，但見其帶來之子，冒姓命名，已歷年久，將謂可分舒氏之業，而薛龍孫年長，主張家事，舒氏親子及拱手聽命，天下安有是理哉！此舒希說等之訟所由起也。舒常親子舒思義已自長。

成觀其狀詞，知母親之當愛，而謂舒希說等之侵擾其家，亦是有親識之人，正不待薛龍孫代之幹。竊仰薛龍孫、龍弟各自歸奉薛氏之祀，不得更冒姓舒氏，及干預舒氏家事。傅氏亦宜以至公為心，留意俯育三子，不得更引着薛龍孫等。薛氏二子既各歸姓，則舒希說馮景揚之訟，自此當息。如更強聒，則是有意欺騙孤寡，則當議罪。馮景揚為人之壻，不能調亭寧，其妻以訟其母，多是謀利。此豈真有為舒氏之心哉！愈廳所擬分為二分，之說不知法意如何。別呈各人責遵從狀入官，訖並放續愈廳官擬再呈奉台判，只依標撥法。

出繼不自官勒歸宗

翁浩堂

盧公達為侍郎之孫不幸無子遂養同姓人盧君用之子應申為子又不幸不自挾侍郎之陰生事鄉鄰背所養從所生犯賊犯盜蒙本州將應申決脊杖編管撫州此尚可以繼侍郎之後而奉其香火乎既不可為侍郎後則尚得名為盧公達之子乎父之所以生子者為其生能養已死能葬已也今問盧應申則稱與乃父公達各居異食是生不能養之矣公達死後義子陳日宣經縣投詞稱應申不出錢營葬生既不能養死又不肯葬父子之道固如是乎人倫天理至此滅矣今據盧應申陳日宣

各執出公達生前遺囑乃應申未犯罪之前今年六月七月遺囑及狀互相反覆皆是公達臨終亂命不可憑信今但以大義裁之則應申既同所生父君用受刑則決不可玷尋衣冠況生不養公達死不葬公達委難為子引勒盧應申仍舊歸宗為君用之子公達產簿當聽給付房長盧景愈等從公擇本宗昭穆相當人立為公達之後仍監檢索侍郎誥勅與之主掌應申手內賣過田業用過錢物並免根問陳日宣自係外姓人隨母嫁于公達所有公達戶下物業日宣不得干預悉詞申州提舉司照會

衣冠之後賣子於非類歸宗後責房長收養。翁浩堂
父子人倫之大父老而子不能事則其罪在子子幼而父不能
養則其責在父劉程為衡州知郡孫有男元老幼不撫養而賣
與鄉民鄭七棄衣冠而服田畝情亦可憐此猶可諉也曰劉程
一時為貧之故已而元老不安於鄭七家逃歸本父劉程固宜
復回天理自子其子矣乃復以元老賣與程十乙則其意安在
哉可謂敗人倫滅天理之已甚者今鄭七入詞欲取回元老於
已去三年後此決無復合之理元老宦商鄭七農夫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不應更來識認劉程兩將元老賣弄為父不父不合

勸杖且與從蔭決小杖二十元老膝押往族長劉萬二宣教宅
聽從收養觀此子情貌姦狡兼所習已乖請萬二宣教嚴與鈐
束庶免墮落流為衣冠之玷亦一美事

分析

女壻不應中分妻家財產

劉後村

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遺腹之男亦男也周
丙身後財產合作三分遺腹子得二分細乙娘得一分如此分
析方合法意李應龍為人之壻妻家見有孤子更不顧條法不
恤幼孤輒將妻父膏腴田產與其族人妄作妻父妻母標撥天

下豈有女壻中分妻家財產之理哉。縣尉所引張乖崖三分與壻故事，即見行條，令女得男之半之意也。帖委東尉索上周丙戶下一宗田園干照，并淨財帳目，將磽腹好惡匹配作三分，喚上合分人當廳拈閻僉廳先索應龍一宗違法干照，毀抹附案。母在不應以親生子與抱養子析產。

陳文卿妻吳氏，昨來抱養陳厚為子，繼而親生二子，陳謙、陳寅是也。吳氏夫婦若賢，則於有子之後，政當調護均一，使三子雍睦無間言可也。無故自以產業析而三之，文卿既死之後，吳氏又以未分之業析之，陳厚自鬻已產固為不是，然使吳氏初無

偏私之意，未即分開產業，至今同爨而食，母為之主，則陳厚雖欲出賣而無從，陳謙、陳寅挾母以治其兄，至謂陳厚毆母於狀內，稱於十月二十九日陳狀判執者，此特謙、寅買填印白紙，裁添訟本而已。不然，二十九日之狀簿何以獨無吳氏之名。準法父母在不許別籍異財者，正欲均其貧富，養其孝弟而已。今觀吳氏子母違法析產，以與陳厚者，是欲蹙之使貧也。昔姜氏惡莊公，愛叔段，東萊呂氏云：愛惡二子，乃是事因。今吳氏愛惡，何以異此。幸今吳氏子母因陳厚論收詭力，稍肯就和，此當職之所深願也。喚上陳厚當廳先拜謝其母，陳謙、陳寅次拜謝其兄。

喚鄉司剷除陳厚陳謙陳寅三戶之外其范從政陳夢龍陳氏
兒陳堪下黃庚三姐陳文卿等五戶物業併歸陳文卿一戶而
使吳氏掌之同居共爨遂爲子母兄弟如初他時吳氏考終之
後從條只將陳文卿一戶分與三子陳厚不得再分陳謙陳寅
兩戶物業以其已經分析立戶自行賣盡故也若以法意言之
謙寅兩戶亦合歸併但陳厚既已自賣其所受之產不欲歸併
以遂陳厚重疊分業之科此又屈公法而徇人情耳仍給據與
謙寅爲照陳厚者歸與妻子改節以事其親篤友以諧其弟自
此以後無乖爭凌犯之習以厚里閭允令之所望也仍申

檢校

檢校嬰幼財產

吳兩巖

方天祿死而無子妻方十八而孀居未必能守志但未去一日
則可以一日承夫之分朝嫁則暮義絕矣妻雖得以承夫分然
非王恩誠所得干預子固當立夫亡從妻方天福之子既是單
丁亦不應立若以方天福之子爲子則天祿之業併歸天福位
下與絕支均矣先責王恩誠不得干預狀爲從不應爲杖斷仍
將天福押下縣喚上族長從公將方千戶下物業均分爲二其
合歸天祿位下者官爲置籍仍擇本宗昭穆相當者立爲天祿

後妻在者本不待檢校但事有經權十八孀婦既無固志加以
王思誠從旁垂涎不檢校不可請本縣詳判區處訖申

侵用已檢校財產論如擅支朝廷封椿物法 胡石壁
湖湘之民率多好訟邵陽雖僻且陋而珥筆之風亦不少然自
當職到官以來每事以理開曉以法處斷凡素稱險健者率皆
屈服退聽未嘗有至再訟者獨曾仕珍父子狠戾頑嚚犯義犯
刑恬不知畏本府未及結斷而遞經漕司漕司方爲索案而又
經帥司帥司方爲行下而又經憲司使其果抱屈抑亦須候逐
處官司施行了當方可次第經陳豈有首尾不及兩月而徧經

諸司者何況本府之所處斷未嘗敢容一毫私意已見皆是據
據令條又其越獄之罪已從寬恕不復窮究亦可謂曲盡矣而
小人畧不伏辜恃其能訟輒敢求勝不已使其訟於諸司者曰
本府斷獄不當猶云可也今乃一則曰禁死其父再則曰禁死
其父曾不思囹圄之中有官有吏有同禁之人若或死於非命
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何可誣也况其逃竄之後其親戚鄰里有
見之者藏之者案牘可考而知其人可追而問此又何可誣也
而魯元牧乃敢妄爲此言以誣罔臺閫以誣賴州郡觀此一箴
即其平日罪惡信有如鄉鄰之所云姪女之所訟者矣此一段

事既在憲臺奉府當實之於不問但準勅輒支用已檢校財產者論如擅支朝廷對椿錢物法徒三年又律詐爲官司文書及增減者杖一百今曾元牧擅支已檢校錢六百餘貫銀盞二十隻又措改朱契六道其視法禁何有哉若不照條科斷則聞者將謂本府亦謂其所持莫敢致詰自此姦民皆將是則是倣矣詎可不以柱後惠文彈治之乎二事俱發以重者論曾元牧決脊杖十五其曾士殊一分家業照條合以一半給曾二姑今僉廳及推官所擬乃止給三分之一殊未合法大使司劄內明言與詞雖在已嫁之後而戶絕則在未嫁之先如此則合用在室

女依子承父分法給半夫復何說餘一半本合沒官當職素不喜行此等事似若有所利而爲之者姑聽仕珍仕亮兩位均分外仕殊私房置到物業合照戶絕法盡給曾二姑限三日對定照已判專人解推吏併詞人抱案赴提刑司

檢校聞通判財產爲其姪謀奪

聞通判平生清苦自立鄉曲所共知之今不幸歿於官所其家惟一婦一孫惇惇孳幼孤影悽然過者見之猶爲不忍矧如同氣之至愛猶子之至情乎扶持之保護之以慰泉下之望此實天下之大義也今乃幸其人之云亡睥睨歸橐之物眈眈然惟

恐謀奪之不亟且其家貨產素微所餘俸給一入豺虎之吻死者何以葬生者何以養有如目今所失一箱物委官驗之初無外賊來蹤非一家人之謀而誰爲之乎舐糠及米勢所必至辨之不早禍必燎原見委察推躬親屈致季知縣王宗教潘縣尉湯將仕集會其家點對原檢校數目嚴與封椿將來備襄事支遣之外以其餘金悉爲買田活其孤幼如見留日用婢僕之類亦合量爲支給其他蠶食于旁一切屏去之母以姑息爲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季知縣諸寓公疇昔風誼之厚藹著且評必能相與協心經紀而保全之煩察推更爲轉致此意實州家之

公禱也切幸介注

孤幼

同業則當同財

蔡文軒

但觀鄰證單狀李春六居大瓦屋而牛畜多阿鄭阿陳牛俚居小茅屋並無一物以此便見大段不均縱往年已分析而牛俚一分實未均其利春五春六當念牛俚乃同祖之親既已同業必當同財帖縣尉同曹隅官照單狀所載將三家物力除田產之外應係米穀孳生之類並混作三分內牛俚一分分明具單入官責阿陳收掌撫育所契照就李春五兄弟索出封寄縣庫

給據與照候出幼日給還各責狀申

鼓誘卑幼取財

黎定夫等六名利孫某之幼教其私輒將田業就張上舍宋通判宅倚生錢共一百二十貫足非所使用內黎定夫等三名解受孫某錢會係欺詐取財從盜論黎定夫賊滿三十貫八百合配本州夏某賊滿一十五貫二百合徒二年劉庚四賊五貫五百文合徒一年半^餘涂教誘卑幼非理費用財產合杖一百編管鄰州李察受孫某寄錢共官會五百二十貫據孫某及其母阿楊所供並係李察留此錢欲為鬻舉以事體稍重未欲盡情根

究蕭子章只就李察名下借錢已還尚可闕畧孫某有母在而私以田業倚當亦合照贖昧從杖一百劉順為牙保亦當同罪雖犯在赦前然黎定夫等詐欺得財陪陟卑幼以破壞人家產殘害人家子弟豈容罰不傷其毫毛案備所供申使府取自施行蕭子章放餘名各知在聽候

監還熟賣攘取財物

曹順受恩於張僉判即非一日今乃乘其夫婦踵逝孤幼可欺隨行錢物悉從而奪之一死一生情具可見况張僉判之家生理素窘族殯未歸未卜歸藏之所累然諸孤誰其依怙行道之

人罔不悽愴况於數十年相與之熟賓乎士行至此掃地盡矣且監還所認錢五百九十五貫衣物九號交還張宅收領但張僉判夫婦之殯皆未有所歸自合追還曹順之錢責付其家先為營葬之計一孤不能任大事之責非得其本族尊長與夫親故中疇昔尚義之士為之主盟何以克濟王宗教誼氣素高鄉曲起敬父矣聞此當能出力為之扶持牒請宗教亟為圖之

叔父謀吞併幼姪財產

胡石壁

李文孜最爾童稚怙恃俱亡行道之人所共憐憫李細二十三為其叔父非特思無衿卹之心又且肆其吞噬之志以已之子

為兄之子據其田業毀其室廬服食器用之資雞豚狗彘之畜毫髮絲粟莫不奄而有之遂使兄嫂之喪暴露不得葬孤遺之姪逃遁而無所歸其滅絕天理亦甚矣縱使其子果是兄嫂生前所養則在法所養子孫破蕩家產不能侍養實有顯過官司審驗得實即聽遣還今其不孝不友如此其過豈止於破蕩家產與不侍養而已在官司亦當斷之以義遣逐歸宗况初來既無本屬申牒除附之可憑而官司勘驗其父子前後之詞反覆不一又有如主簿之所申者上則罔冒官司下則欺害孤幼其罪已不可逃而又敢恃其强悍結集仇黨恐嚇於主簿體究之

時劫奪於巡檢扣收之後捍拒於弓手追捕之際出租賦奉期約之民當如是乎若不痛懲何以詰暴準勅諸身死有財產者男女孤幼甯者隣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因致侵欺規隱者加二等甯隣不申尚且如此况叔姪乎因致侵欺尚且如此况吞併乎又勅諸路州縣官而咆哮凌忽者杖一百凌忽尚且如此况奪囚乎又律諸鬪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斫射平人尚且如此况拒州縣所使者乎合是數罪委難末減但子聽於父者也李少二十一豈知子從父令之為非孝原情定罪李細二十三為重李少二十一為輕李細二十三決脊杖十五編

管五百里李少二十一勘杖一百押歸本生父家仍枷項監還所奪去李文孜財物契書等李文孜年齒尚幼若使歸鄉必不能自立於群兇之中而劉宗漢又是外人亦難責以託孤之任此事頗費區處當職昨喚李文孜至案前問其家事應對粗有倫敘雖曰有以授之然以見其習中非頑冥弗靈者合送府學委請一老成士友俾之隨分教導併視其衣服飲食加意以長育之其一力產業並從官司檢校逐年租課府學錢糧官與之拘權以充束修服食之費有餘則附籍收管候成丁日給還

女承分

處分孤遺田產

范西堂

照對解汝霖因虜入寇夫婦俱亡全家被虜越及數年始有幼女七姑女孫秀娘回歸其姪解勲撫于其家主管理生業可謂能厚睦族之義任恤孤之責余榮祖連年入狀告論戶絕謂是解勲掩有入己乞行籍沒歸官前政已畧施行拘納租課使之入錢數踰千緡繼而七姑秀娘回歸乃與免行拘籍仍付解勲主管而余榮祖至今猶未絕詞當元州府徒欲拘收花利其後解勲又欲視爲己業區處失當不能絕詞展轉十年適滋吏姦既有二女法當承分官司拘錢已犯不贖責付族人又因爲利詞

訴存至此實有以起之汝霖家業歲收主分租穀大約不下二百石不爲不厚解勲以已任之既無收支簿書又不主盟姻議惟立繼絕之子一人曰伴哥以承汝霖之業雖云絕家尊長許令命繼異姓非三歲以下亦姑勿論然挾一幼子而占據乃叔田產二女在室各無處分安能免議解汝霖既無親子合作戶絕施行准法諸已絕之家而立繼絕子孫謂近親尊長命繼者於絕家財產若只有在室諸女即以全戶四分之一給之若又有歸宗諸女之一其在室并歸宗女即以所得四分依戶絕法給之止有歸宗諸女依戶絕法給外即以其餘減半給之餘沒

官止有出嫁諸女者即以全戶三分爲率以二分與出嫁女均給一分沒官若無在室歸宗出嫁諸女以全戶三分給一並至三千貫止卽及二萬貫增給二千貫今解汝霖只有幼女孫女並係在室照戶絕法均分各不在三千貫以上伴哥繼絕合給四分之一其餘三分均與二室女爲業七姑雖本姓解汝霖生前自行收養與親女同今年二十有五未諧親議儻更二十五年而後嫁豈無墓木已拱之歎乃兄撫存其意安在况秀娘往年被擄遺棄九場襄陽將官王璋收拾歸家撫養如己子更歷八年解勲始因祭祖之訟無可憑籍前往理取原其本意取之

不過爲占田計耳儻祭祖之訟不興汝霖之業可據秀娘必聽爲襄陽之人俾正丘首夫豈暇謀拖照回文秀娘原在王氏之家係存留爲次子婦此意本善解勲當官青領亦謂權暫取回承認田產不敢有負親盟今留秀娘子家誠可以爲占田之策而王氏親約乃不復顧且當時在難非遇王璋父入鬼錄既得生還乃敢忘義九原可作度祖父之意決不肯違昔王璋欲爲兒婦初非圖其厚資今秀娘既承女分正宜因以報德解勲無知自謀甚厚而薄以處人終訟之招不爲無自當廳將汝霖田產照條均分置關三本一付伴哥聽從解勲之命使之繼絕一

付七姑召人議姻一付秀娘收執爲業牒縣尉打量均作四分
申上以憑批拈移文襄陽喚上王璋聽照原約取回成婚戶絕
之家自有專條官司處置一從條令非惟絕訟死者可慰舐犢
之念生者可遠兼并之嫌縱有健訟奚所容喙自度無嫌於祭
祖乎何畏榜示市曹或願議姻聽自入狀切待審度以憑施行
又據所供族圖解勳亦且無後僅有一女年踰六十此日迫崦
磁鐘鳴漏盡之時也孽孽罔利不知自反能欺於人而不能欺
於天能計於一時而不能計於他日誠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併書以戒之汝霖一分田租併行椿管存爲二女出適之用

餘人並放申州照會施行

遺囑

假偽遺囑以伐喪

蔡文軒

范瑜放蕩無藉乘范天佑神朝奉不祿妾起覬覦既教唆族人
使於范朝奉垂絕之際登門伐喪騙去錢會今又敢恃其破蕩
自行詐賴鞠之囚理屈辭窮即無所謂遺囑特設空誣賴爲騙
取錢物之地耳國家大臣薨肉未寒而不肖之族已群起而并
吞之此風俗之大惡人情所同惡不行重懲無以戒後范瑜勘
杖一百編管鄰州所有范朝奉垂絕之際騙去錢物入牒府第

具姓名申來以憑追究院司引斷施行間續據國子進士范漢
等連名劄狀陳告及范承議劄狀乞從未減范瑜本合照已判
勘杖編管以明堂赦恩適至而范族尊長及小范佑神承議合
辭有請姑從輕送州學決竹篋二十六聽讀三月放餘照前判

女合承分

范西堂

鄭應辰無嗣親生二女曰孝德過房一子曰孝先家有田三千
畝庫一十座非不厚也應辰存日二女各遺囑田一百三十畝
庫一座與之殊不為過應辰死後養子乃欲奪有觀其所供無
非刻薄之論假使父母無遺囑亦自當得若以他郡均分之例

處之二女與養子各合受其半今只令與田百三十畝猶且固
執可謂不義甚矣九原有知寧無憾乎縣丞所斷不計其家業
之厚薄分受之多寡乃徒較其遺囑之是非義利之去就却不
思身為養子承受田畝三千而所撥不過二百六十遺囑之是
非何必辯也二女乃其父之所自出祖業悉不得以露潤而專
以付之過房之人義利之去就何所擇也舍非而從是此為可
以予可以無予者設舍利而從義此為可以取可以無取者設
今孝先之與未至傷惠二女之取未至傷廉斷然行之一見可
決鄭孝先勘杖一百釘錮照元遺囑各撥田一百三十畝日下

管業

諸姪論索遺囑錢

范西堂

柳璟兄弟四人父美分析各占分籍素無詞訴三兄俱亡有姪凡四璟死之日家業獨厚而子幼遂以四姪貧乏各助十千書之於紙歲以為常今纔五七年而璟之妻子乃渝原約諸姪陳論意欲取索就其族長索到批貼係璟親筆以千照接續支付似可無辭第探其本情實有深意昔人有子幼而婿壯臨終之日屬其家業婿居其子之二既而渝盟有詞到官先正乖崖以其善保身後之子而遂識乃翁之智從而反之九原之志卒獲

以伸柳璟之死子在襁褓知諸姪非可任託孤之責而以利誘之觀其遺詞初念生事之薄而助之錢終以孤兒寡婦之無所託而致其懼且言獲免侵欺瞋目無憾執筆至此夫豈得已此與古人分付家業之事意實一同其所措慮可謂甚遠諸姪不體厥叔之本意歷年既遠執券索償若其固有不知璟之子受年日以多璟之妻更事日以熟門戶之託既有所恃則以利啗人無嫌諾責合當做乖崖之意行之原約毀抹自今以始各照受分為業如有侵欺當行懲斷

別宅子無證據

范西堂

饒操無子、養應申以爲子、儻果有庶出之親子、不自撫育、併母逐去、以嫁其僕李三、非人情也。今李三之子李五、謂其母懷孕而出、以嫁李三、自陳歸宗、何所據而然也。準法諸別宅之子、其父死而無證據者、官司不許受理。李五生於李三之家、年踰二十、父未嘗以爲子、其無證據也、決矣。李三、饒操之僕也、二十年間、往來饒操家、不知其幾、必嚴主僕之分、欲爲子者、果如是乎。據李五所供、謂是生母之出、母實逐之、理固有此。第母死十年之後、饒操身故十年之久、非一朝夕、饒操胡爲一併棄逐、初母死而不持母之喪、今父死而欲分父之業、夫豈可行。越年二十

明居李三之家而陰爲饒操之子、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夫父子天性也、不可以強合、縱是其已之所出、而父不認、亦無可強之理、矧爲僞乎。昔衛太子歸詣北闕、公車以聞、是否未可知也。衆方艱於區處、京尹雋不疑、乃叱從吏收縛、謂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是罪人也。詔獄而竟得其僞、夫大義所在、古今不易之理、家國雖異、其理則同、以義斷之、何所容喙。緣李五出沒於族人之家、往往多有主之者、若問族長、必有出而證其實、大槩饒操過房、應申族多不平、乘機抵隙、令得以騁。若果崇篤族義、其行以公、當操存日、何不俾正父子之名於一時、絕

紛爭之禍於他日胡為操死之後遽相扶持以圖終訟族義之薄莫甚於此郡縣所斷反覆辯證如見肺肝今之為政非曰知之艱必湏行之果也及至無訟家已用喪卒墮族人之姦李五勘杖一百編管隣州李三本是饒操地客押出縣界有詞決配

義子背母無狀

蔡文軒

詳王氏所供初事張顯之為妻顯之既死只有男張大謙王氏夫亡子幼始招許文進為接腳夫許萬三者乃許文進之義子帶至王氏之家者也許文進用王氏前夫之財營運致富其許萬三長成王氏又為娶婦悉心家計附之雖前夫親生之子已

死不復為之立繼所以撫育許萬三之恩可謂厚矣今年四月許文進病重口令許萬三寫下遺囑分付家事正欲杜許萬三背母之心許萬三從而竊之固已無狀且縱其妻阿戴悖慢其姑又將盥筵席掩而去有是理哉王氏有詞夫豈得已本州委林都監究實不能正其母子之名分乃只問其財貨之着落舍本求末棄義言利知有貨利而不知有母子之天鄙哉武夫何足識此尤可怪者王氏方訴于本司之庭忽有許文通者突然執狀而出曳王氏而前着擒捕一賊之狀押下供對乃知許文通者乃許萬三所生之父所供之狀與所執之狀字畫已出兩

手無故而欲干預孀婦家事一不可也。又爲出繼男入詞率子
攻母二不可也。違背公理入脚行私孀婦在公庭猶且爲其情
紐欺撼則其在私家可知矣。則其助所生之子以悖所養之母
又可知矣。當職親視其無狀心甚惡之誰無父母誰無養子天
理人倫何至於此。許文通勘杖八十封案如敢更干預王氏家
事即行折斷。牒州差管押許萬三夫妻及財本與王氏同居侍
奉如再咆哮不孝致王氏不安跡定將子婦一例正其不孝之
罪仍門示。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八



清明集

卷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九



一卷

戶婚門

違法交易

已出嫁母賣其子物業

蔡久軒

本司昨因徐氏訴其子不孝，以事干風教，遂與追究。今子母到官供對，則知徐氏陳師言之繼妻原乞養一子，曰紹祖，又親生二子，曰紹高、紹先。及女曰真娘，師言死，徐氏自將夫業分作五分，乞養之子一分而已，與親生二子自占四分。於條亦未為是。宜乎紹祖以偏愛議其母，母又以不孝加其子也。然猶有可諉。

者徐氏猶能守志也今既不能守志而自出嫁與陳嘉謀則是
不為陳師言之妻矣不為陳師言之妻則是不為紹祖兄弟之
母矣既非其人之妻又非其人之母而輒欲賣其家之業責其
子之不孝可乎在法有接脚夫蓋為夫亡子幼無人主家設也
今陳氏三子年幾三十各能主家亦何用陳嘉謀為哉徐氏於
子壯年事陳嘉謀是嫁之也非接脚也安得據人之屋賣人之
業豈有是理哉其徐氏自賣所分一分之業委是違法劉通判
者何人乃敢違法交易為婚不屬本司牒州徑自追究照條行
然徐氏之嫁陳嘉謀是為陳嘉謀之家人雖不當干預紹祖家

事然紹祖兄弟前日固嘗以母事之矣今雖已嫁亦不應有所
凌侮且免斷一次責戒勵狀外示徐氏陳紹祖徑自赴州聽候
原案並遣下

出繼子賣本生位業

蔡久軒

所擬為詳盡余自強出繼余端禮係是紹定五年經縣經提刑
司除附張皇如此誰不知之李宅買自強田業印契乃在紹定
六年正月則是自強於出繼一年之後盜賣本生家田李宅明
知違法而明與交易也設使余自強不曾出繼別位而瞞昧母
親出賣猶合錢歸官業還主而况為他位之子乃盜賣本生位

之業違法悖理莫此為甚李安撫宅抵拒監司州郡及御史臺
已判斷毀抹之契十五年不肯出官強行收苗橫已甚矣縱不
監李宅苗還許氏豈有監錢還李宅之理余自強夏潭各從杖
八十並監納苗錢入官偽契非特假作許氏花押兼所寫字畫
皆在硃印之上又無年月全不成契照可見詐偽之拙毀抹附
案業還許氏管佃餘照擬行仍申御史臺照會

卑幼為所生父賣業

蔡久軒

此項齊元龜許業事本州僉廳之所斷本司檢法之所擬皆為
失之天下豈有二父二本之理也哉撫育之恩固深而繼承之

義尤重為人後者不得顧其私親設齊元龜許取其父之業為
不當則齊元龜席捲其業以歸齊公旦之家亦不必為齊司法
之子而繼絕檢校之條皆可廢矣此不特於法有礙而於理亦
有礙使人不知有父子之大倫者皆自茲始也况卑幼產業為
尊長盜賣許其不以年限陳乞齊元龜陳乞於齊公旦死後亦
非可以釐革論但本司不欲侵運司事難以裁斷給據付齊元
龜仰更自經州陳訴

正典既子毋通知不得謂之違法

典絕兩契皆是周道鄉親筆所謂毋親盧氏四字不同乃是真

草有異謂非周道鄉之筆則吾不信也周道鄉典契押者尅留而不分固有存焉今梁回老等不恤其叔不問共帳輒與龔宅交關所謂瞞昧尊長私交易不知與法意無礙否龔承直有園與梁淮園地切隣豈不知其園係三分未分之業乃買誘梁回老等立契在梁回老等係盜賣龔承直係盜買俱不為無罪自合照條錢沒官業還主以既經赦宥不欲准法施行昨通判行下建陽縣令梁淮備錢取贖亦已允當續據本縣承差申梁淮無錢可贖今據梁淮陳詞稱已贖錢會到官縣吏執覆不與交錢取契恐縣吏受龔承直之囑故爾施延欲帖丞廳監梁交付限三日了絕如違解來

母在與兄弟有分

劉後村

淮同龔宅幹人當官以錢兩相分付限三日具了當申如有不服仍解赴本司施行奉都運台判照所擬帖丞廳監錢業兩相交付限三日了絕如違解來

母在與兄弟有分

劉後村

交場田宅自有正條母在則令其母為契首兄弟未分析則合令兄弟同共成契未有母在堂兄弟五人俱存而一人自可典田者魏峻母李氏尚有兄魏峴魏峽弟魏嶠若欲典賣田宅合從其母立契兄弟五人同時着押可也魏峻不肖飲博要得錢物使用遂將幾分田業就丘汝礪處典錢家民不知有

兼并而不知有條令公然與之交易危文謨為牙實同謀助成其事有詞到官丘汝礪危文謨不循理法却妄稱是魏峻承分物業不知欲置其母凡於何地又稱是魏峻來丘汝礪家交易危文謨齎契往李氏家着押只據所供便是李氏不曾自去交易分明魏峻雖是未曾出官其事自可定斷照違法交易條錢沒官業還主契且附案候催追魏峻監錢足日毀抹丘汝礪危文謨犯在赦前自合免罪但危文謨妄詞抵執欺罔官司敗壞人家不肖子弟不容不懲勘杖六十仍舊召保如魏峻監錢不足照條監牙保人均備張五十契內無名併丘汝礪放

重疊

翁若堂

王益之家園屋地基既典賣與徐克儉又典賣與舒元琇攷其投見年月皆不出乎淳祐元年八九月之間其謂之重疊明矣舒元琇家收得上手徐克儉家批得關書若論年月無大相遠但徐克儉家却有王益之父王元喜典來一契本亦疑其非真及追到出產人牙人及知見人主安然所供委有來歷王元喜之契實真非偽則徐克儉當得業而舒元琇不當得業矣王益之乃重疊出業之人勘據所供稱欠王規酒米錢一百貫官會被展轉起息筭利至三百餘貫逼令寫下典契舒元琇者乃王

規所立之詭名也。牙人陳思聰所供亦然。在法典賣田地以有利債負，準折價錢者，業還主錢不追。如此則舒元琇交關委是違法。上件屋業合還原典主徐克儉管佃，又法諸以已田宅重疊典賣者，杖一百，牙保知情與同罪。至益之重疊，陳思聰知情並合照條勘杖一百，徐克儉干照給還舒元琇干照毀抹附案業未分而私立契盜賣。

翁浩堂

方文亮生三男，長彥德，次彥誠，前妻黃氏生幼雲，老妾李氏生彥誠，已死，有男仲乙。雲老年方二歲，家業盡係長男彥德掌管。昨據彥德入狀論男仲乙非理賭博盜賣田產，及追到仲乙詳

所供狀併攷族長所畫宗枝，乃知仲乙非彥德之男也。實其姪也。據彥德稱曾抱養仲乙為子，以姪為子於理雖順，但彥德已自立一男名仲二，仲乙親父彥誠又無他子，豈應無故變亂宗枝，絕滅彥誠繼嗣。此皆是彥德起意，併包利取全業，指姪為兒，名不正言不順。此仲乙所以不伏，此非理破蕩之由也。胡元十祝萬五之徒，乘間貪謀，毀誘仲乙賭博輸錢至七百餘貫，私立田契及生錢文約，今已索到白契三紙，在官驗係仲乙等押字。分明仲乙固不容無罪，亦乃伯彥德有以激之，契勘方文亮服尚未滿，所生雲、老妾李氏尚存。今照淳祐七年勅令，所有詳到平

江府陳師仁分法撥田與李氏贍養自餘田產物業作三分均分各自立力庶幾下合人情上合法意可以永遠無所爭競所有仲乙違法典過三契使仲乙果是彥德親子未有承分則當用錢不追業還主今仲乙乃是彥誠之子自有應分若違法典賣致自尊長覺發而又不追錢得業則卑幼之不肖者何所不可為似反為不義之勸方仲乙照條勘杖一百追錢沒官未到人併方仲乙生錢文約牒巡檢司限三日追索

鼓誘寡婦盜賣夫家業

翁浩堂

徐二初娶阿蔡惟親生一女六五娘再娶阿馮無子阿馮有帶

來前夫陳十三之子名陳百四徐二宜立嗣而不立嗣者蓋阿馮毋子專其家不容立也徐二慮之熟矣恐身死之後家業為異姓所攘乃於淳祐二年手寫遺囑將屋宇園地給付親妹與女且約將來供應阿馮及子辦後事徐二雖為家業慮亦未嘗不為阿馮慮也其遺囑可謂盡阿馮可以生死無憾矣夫何徐二身死未寒里人陳元七用心不仁欺阿馮孀處而貪謀之坐使陳小二為牙毀誘阿馮立契盜賣徐二家業在法諸財產無承分人頗遺囑與內外總麻以上親者聽自陳官給公憑又法諸寡婦無子孫擅典賣田宅者杖一百業還主錢主牙保知

情與同罪今徐三之業已遺囑與妹百二娘及女六五娘曾經
官投印可謂合法而陳元七輒誘阿馮盜賣若只以擅與公賣之
法定也尚在勘罪追業而况又係盜賣乎陳元七陳小二阿馮
三名各勘杖一百內阿馮年老免斷監錢家業追還徐百二娘
六五娘同共管佃別給斷由與之照應仍仰百二娘照遺囑供
奉阿馮終身不得捐棄所有偽契候府判廳給到日毀抹

買主偽契包并

翁浩堂

寡婦阿宋有三男長宗顯次宗球次宗輝戶下物業除三分均
分外尅留門前池東丘谷園又池一口充阿宋養老嘉定十六

年黃宗球出一契抽東谷田三分中一分典與黃宗智索到干
照有母親阿宋及牙人知押此項委是正行交關外有兩分宗
顯宗輝不曾出賣據阿宋初詞以為黃隅官宗智強占其業黃
宗智供狀則以為並已買到及索出嘉熙元年契一紙但有黃
宗輝黃宗顯押字即無牙人不曾有母親阿宋知押以黃宗顯
字畫發之供狀已絕不同又據阿宋稱黃宗輝係乙未年身死
今上件契書乃在黃宗輝已死之後兄弟押字不同又不取母
親知押及牙人證見弊病百出不容遮掩此皆是黃宗智用心
不仁欺阿宋一房孤寡因得黃宗球一分之業遂假立契欲

包占三分使阿宋不能扶病力陳官司不與盡情根理則此田遂陷入黃宗智之手使孤兒寡婦坐受抑屈豈不可憐黃宗智立偽契占田勘杖一百其契給還偽契毀抹附案仍給據與阿宋照應

偽將已死人生前契包占

翁浩堂

黃明之李日益所爭陂塘下東山邊之田皆出於吳索出黃明之契係得業於吳友暹其載大小一十八坵與錢三十貫係今年四月投印索到李日益契係是得業於吳夢齡其載田大小一十一坵與錢七十二貫有繳捧上徐都巡契吳友暹父也吳

夢齡子也以理論之父賣子絕黃明之交關為正李日益交關為不正然以契書攷之以供狀參之則是友暹兩契頗有可疑者契內一十八坵田出租穀一十五石緣何祇與錢三十貫既是吳友暹全契出典緣何徐都巡上手契乃係李日益得之又吳友暹紙花字亦絕不同兩家契頭並皆亡歿意者黃明之吳友暹已死之後傳換契書而為此乎不然又何為加典一契投印乃在^狀今年四月兩家有詞之後也兩契牙人各為所主不伏從實供哄所幸吳友暹義女吳四娘供上伴田十八坵於吳友暹端平元年身死後吳夢齡將上名西邊陂塘下一十一坵與

與李日益通計價錢七十二貫文足外更有兩坵今照吳子達所供係本人承關分到一坵已賣與沈億六秀又轉與徐宗伍秀一坵
其 弟集由才十一州官
黃 人子。日。口。修。公。同。
為 併三家物業
上件交關契頭亡歿契字難明只得據供證酌人情依此結絕案給榜下地頭曉示仰各照判佃業不得妄有侵佔所有黃明之假偽之罪事在赦前且與免科

叔偽立契盜賣族姪田業

觀黃貢士所為使人羞愧無地夫戴圓履方學古問道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仁義存焉耳借出砧基偽寫田段移換粘綴欲人不可得更有官會一百二十貫交付尚有官會一百八十貫止立虛批即無一錢可還定僧既未得錢子萬亦未嘗管業今已馮心此契立石頭矣又將此田賣與楊世榮矣又馮心此契親鄰贖定僧別田矣且子萬既能起立石頭則所贖之田合自保守今乃朝贖而暮賣朝越而暮出業此何為者邪蓋此田既賣與楊世榮則是楊世榮之業矣子萬既已無業焉有所謂

鄰哉在法交易錢正一百二十日限陳子萬贖田經隔一年交錢未足不合便將別人田賣與楊世榮不合妄執親鄰楊世榮

榮榮一一不不劉劉兩名各勘杖兩名各勘杖知情錢還世知情錢還世回定僧交易在回定僧交易在

子萬既無業不知以何為親以何為鄰合還劉氏管業契併給還所有定僧父判官契內田必有陳儼斷賣骨契定僧年幼不能知管致為子萬等鶻突以賣為典業須有合同契若陳儼子萬將來要贖即執出合同以憑照對各給斷由

典買田業合照當來交易或見錢會中半收贖胡石壁

李邊贖田之訟凡九載縣家所定與漕司所斷皆以李邊為不

直當職今將案牘逐一披閱見得李邊果是無狀之甚供吐之

間說條道實不但欲昏賴典主直欲把持官司執減落會價為

詞一則曰有違聖旨使官司明知其非瑟縮而不敢加之罪典

主明遭其誣至礙而不敢與之爭自非老姦巨猾習於珥筆安

得設謀造計以至於此殊不知法意人情實同一體徇人情而

違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權衡於二者之間

使上不違於法意下不拂於人情則通行而無弊矣而奪不義

也施於族子者如此是以所尊者薄矣黃俊德不敢直指其叔姑以黃廷盜賣為詞而聽黃廷自經其叔若付之有司所犯當不以陰籍論官司不欲因姪以坐叔黃桂子與免罪黃廷不合書契及立批領交錢勘杖八十陳秀不合作牙保押契決小杖十五案將黃俊德齎出契後批領當廳毀抹附案併將砧基簿批鑿訖還黃俊德管業餘人故

取贖

親鄰之法

胡石壁

照得所在百姓多不曉親鄰之法往往以為親自親鄰自鄰執

親之說者則凡是同關典賣之業不問有鄰無鄰皆欲收贖執鄰之說者則凡是南北東西之鄰不問有親無親亦欲取贖殊不知在法所謂應問所親鄰者止是問本宗有服及親之有鄰至者如有親而無鄰與有鄰而無親皆不在問限見於慶元重修典令與嘉定十三年刑部頒降條冊昭然可考也今譚亨所欲執贖堂弟出典之田既是有親無鄰則是於法有礙合照僉廳所擬行

有親有鄰在三年內者方可執贖

埂頭之田既是王子通典業聽其收贖固合法也至於南木山

陸地却是王才庫受分之業准令諸典賣田宅四鄰所至有本宗總麻以上親者以帳取問有別方田隔問者并其間隔古來溝河及衆力往來道路之類者不為鄰又令諸典賣田宅滿三年而訴以應問鄰而不問者不得受理王才庫所受分陸地使其果與王子通同關亦必須與之有鄰而無其他間隔及在三年之內始可引用親鄰之法如有親而無鄰及有親有鄰而在三年之外皆不可以執贖今但以同關便欲聽其執贖在法却無此說合索于照察對施行。

妄執親鄰

陳子萬家業破蕩已久忽用計脫贖去三十年已賣與陳定僧

今自賣慶隆寺行接前第為契矣之下

父田契據此田真官會三百貫今自寶慶二年三月收贖至寶

慶三年正月稱提楮弊朝廷之法固曰斷斷乎其不可違州縣

之賦租商賈之貿易已既並同見錢流轉行使獨有民戶典買

田宅解庫收執物色所在官司則與之參酌人情使其初交易

原是見錢者以見錢贖原是官會者以官會贖原是錢會中半

者以中半贖自畿甸以至於遠方莫不守之以成說如近日提

舉所判顏時昇贖李昇田之類是也今邊乃欲以見錢五十貫

官會六十五貫而贖唐仲照見錢一百二十貫典到之業何不

近人情之甚邪強之不從而遂訟以減落會價經縣經臺咸不
得逞復不知止又來經州臺爾編氓縣令折之既不從監司折
之又不服則其狡獪亦可知矣且觀唐仲照不肯退業之因只
是持見錢贖之說初未嘗欲以時價折估官會安得橫以減落
會價之罪誣之向使當來果是錢會中半其時舊會係依七百
七十行使今既減作二百文省則李邊亦當以五償一除五十
貫見錢之外尚合還舊會四百五十餘貫縱曰取贖之時在朝
廷新會未出之前舊會未減之日則亦不應以六十五貫官會
而準七十貫錢此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可行矣李邊自反

有愧無以藉口乃以贖後進與一契謂其黷昧卑幼謂兄弟不
知官憑文書豈可以虛辭勝作偽而愈拙欲蓋而愈彰但懷求
勝之心罔念終凶之戒若不痛治何以戢姦本府昨準漕司行
下監李邊備錢陪還唐仲照如不服收勘從條行今據僉廳所
擬李邊合勘杖一百但其狀首自稱前學生意其或是士類遂
欲免斷就觀李邊前後狀詞皆是齊東野人之語無一毫詩書
意味安得附於儒生之列况採之輿論皆謂其律訟有素積罪
已盈儻於此時又獲幸免則凡醜類惡物奸行凶德之人稍識
丁字者皆得以士自名而恣為悖理傷道之事官司終不得而

誰何矣此長惡之道也豈為政之方哉照條勘杖一百引監原
錢還唐仲照日下退契秋成交業

過二十年業主死者不得受理

吳恕齋

理訴田產公私惟憑于照沈邦政訴其祖沈文道有田八畝坐
落仁和縣西塘典在孫宅本縣不與理贖經府陳訴會廳索案
點對照得其田係劉防禦于淳熙五年賣與陳保義陳于慶元
六年賣與徐四徐賣與錢登任錢又于嘉定六年讓同田產百
餘畝賣與孫宅繳到錢登任賣契及原買徐四上手赤契一一
分明更易四五主經涉五六年前后契內即不曾聲說先係沈

娘

文道之田不知沈邦政何為一旦謔為已田邪若曰祖產必有
砧基簿或分書可照若曰果是其祖出典必有合同典契可考
今咸無之又自供初不知價貫多少亦不知牙保業主姓名但
執先贖回劉氏子家典契一道稱與此田係是同段因必是其
祖文道典與外人未曾取贖所以陳訴殊不知此田雖與而與
于劉娘子之田同段乃是乾道年間之契安知乾道以後乃祖
乃父不將此田賣與外人借曰果是其祖曾典與人何不于劉
防禦等出賣之時即行理贖今經隔五十年自劉以後轉相授
受孫宅已係第五主買矣若欲按本尋源須根問劉防禦得田

賣田之因可也官司何可根究五十八十年前干照之事大凡為富果仁之徒典人田產不伏退贖世固有之官司當從公主張但沈邦政既無片紙干照其說畧無根據此必有生事者教唆之徒事攬擾在法諸典田宅者皆為合同執錢業主各收其一又諸理訴田宅而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業主死者不得受理今沈邦政既無合同典契又隔涉五六十年本縣所斷已為允當欲令孫宅照契管業如邦政尚敢妄詞解府從條施行

措改契書占據不肯還贖

典贖之法昭如日星豈有年限過滿措改契字執占為業而不

退贖之理繫到縣案及合同典契對改置到字為置典字甚分曉吳師淵用心不臧知縣所斷司力所擬已極允當今吳師淵乃以葉雲甫所典田無上手赤契為詞夫當嘉熙用錢交易之初不問其赤契之有無今當限滿退贖之後乃索其赤契何也况既有經官印押分書登載此田又何必赤契而後可證其為已業吳師淵又以葉雲甫所典田為係先典得人者今業主已亡不應取贖稽之今甲諸理訴田地而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死者不得受理葉見係出典田主即非亡歿合同契要即無不明縱是葉先與他人者亦只合聽葉取贖况所立合

同契內但曰置到且係分受之產又何疑乎揆之理法無一而可遷延占據措改文書二罪論之吳師淵合照條勘斷但勘下校一百押下縣交領寄庫錢會退贖如能悔過却與免決合同文約給還禁雲甬管業案吏乞取一節別呈施行

孤女贖父田

吳恕齋

俞梁有田九畝二步開禧二年典與戴士壬計錢八十七貫俞梁死于紹定二年並無子孫僅有女俞百六娘贅陳應龍為夫當是之時阿俞夫婦亦未知此田為或典或賣至嘉熙二年二月始經縣陳訴取贖而戴士壬者稱于紹定元年内俞梁續將

上件田依價錢四十五貫已行斷賣堅不伏退贖展轉五年互訴于縣兩經縣判謂士壬執出俞梁典賣契字分明應龍夫婦不應取贖今應龍復經府番訴不已准台判僉廳點對尋引兩詞盤問及索俞梁先典賣契字辨驗看詳切惟官司理斷典賣田地之訟法當以契書為主而所執契書又當明辨其真偽則無遁情惟本縣但以契書為可憑而不知契之真偽尤當辨此所以固士壬執留之心而激應龍紛紜之爭也今索到戴士壬原典賣俞梁田契喚上書舖當廳辨驗與于開禧賣于紹定俞梁書押隻出兩手筆跡顯然與契是真賣契是偽三尺童子不

可欺也作偽心勞手足俱露又有可證者俞百六娘訴取贖于嘉熙二年二月而土壬乃旋印賣契于嘉熙三年十二月又嘗于嘉熙三年三月內將錢說誘應龍立契斷賣四畝以俞百六娘不從而牙保駱元圭者嘗獻其錢于官使其委曾斷買契字真實何必再令應龍立斷賣契又何為旋投印賣契于俞百六娘有詞一年之後耶此其因阿俞有詞取贖旋造偽契以為欺罔昏賴之計益不容掩切原土壬之心自得此田歷年已深蓋已認為已物一旦退贖與業主之婿有所不甘故出此計照得諸婦人隨嫁資及承力絕財產並同夫為主准令力絕財產

盡給在室諸女而歸宗女減半今俞梁身後既別無男女僅有俞百六娘一人在家坐當招應龍為夫此外又別無財產此田合聽俞百六娘夫婦照典契取贖庶合理法所有假偽賣契當官毀抹但應龍既欲取贖此田當堂念土壬培壅之功蓋已年深亦有當參酌人情者開禧田價律今倍有所增開禧會價較今不無所損觀應龍為人破落澆浮亦豈真有钱贖田必有一等欲矣之徒資給之所以興連年之訟欲監陳應龍當官備十八界官會八十七貫還戴土壬却與給還一宗契字照業俞梁既別無子孫仰以續祭祀者惟俞百六娘而已贖回此田所當未

文身字平之

遠存留充歲時祀之用責狀在官不許賣與外人如應龍輒敢

照得孫知縣於去年十二月間判令阿龍候務開日收贖所典與趙端之田其趙端自合遵照縣司所行及時退贖今乃以施工耕種為辭當職觀所在豪民圖謀小民田業設心措慮皆是如此當務開之時則遷延月日百端推托或謂尋擇契書未得或謂家長出外未歸及至民力有詞則又計囑案司申展文

引逐限推托更不出官展轉數月已入務限矣遂使典田之家終無贖回之日且貧民下九尺地寸土皆是汗血之所致一旦典賣與人其一家長幼痛心疾首不言可知日夜夫耕婦蠶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飽一縷之絲不敢以為衣忍餓受寒銖積寸累以為取贖故業之計其情亦甚可憐矣而為富不仁者乃畧無矜卹之心設為姦計以坐困之使彼贖田之錢耗費於興訟之際縱是得理而亦無錢可以交業矣是以富者勝亦勝負亦勝而貧者負亦負勝亦負此富者所以田連阡陌而貧者所以無卓錫之地也今趙端之困阿龍其術正出於此阿龍此田出

典於趙端之家四頃共當錢九十八貫凡歷八年而後能辨收贖之資則其艱難之狀可以想見阿龍積得此錢在手惟恐得田之不早而趙端乃欲候秋成而後退業此其意蓋知阿龍之錢難聚而易散此去秋成尚有半載之遙半載之間幸而其錢復轉而為他用則雖務開之日呼之來贖彼亦無所措手矣趙端之操心不善當職視之已知見其肺肝况阿龍係是去春得孫知縣判憑今春正月又在縣陳狀皆在未入務之先在法諸典賣田產年限已滿業主於務限前收贖而典主故作遷延占據者銀一百趙端本合照條勘斷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趙端偽寫稅領欺罔官司其姦狡為尤甚今不欲併加之罪且將兩項批領當廳毀抹勒令日下交錢退業

偽作墳墓取贖

凡人論訴田業只憑契照為之定奪今楊迪功黃秀實以贖田互相爭執索到兩家契照得見上項田原係楊迪功父時可斷骨賣與黃琮黃琮分與男桂子其後桂子典與吳舜舉桂子兄秀實就吳舜舉贖回嘉定十年桂子立契斷賣兄秀實四至內並不曾該載楊氏祖墓端平三年十二月黃桂子再以上項田重疊與楊迪功交易却稱有楊氏祖墓且桂子以田賣與其兄秀

實全無祖墓之說。今契與前契相反。何邪。當喚上黃桂子引問。據供受楊迪功計囑。一時利於得財。姑從其請。故以楊氏祖墓。添入今書契字。當職親引到地頭定驗。見田蹊上有數塊石。聚其畔。稱有墓銘。當問楊迪功。云已經年載。土內有石碑。可照渠令其僕人自掘。入一尺。土餘。見石一片。約長尺四五許。鑿數字其上。又無支書。具載土內有石。何緣而知之。此人情之不能無疑也。楊迪功又執出乾道間上手契書。稱有墓地。仔細點檢。契內無官印。契後合接處。雖有官印。稍涉疑似。當喚上書舖辨驗。同稱其偽。不肯保明。責罪狀入案。設若此契果真。楊迪功父

時可賣與黃琮之時。合是說。被自己祖墓。不應網漏。乃置之不言。此又人情之不能無疑也。况此田在楊迪功門首。於己甚便。無計可得。乃暗入石碑。偽書契字。買來黃桂子。多方撰造。為今日贖回張本。驗之契照。無可憑。何名取贖。今索到楊迪功偽契。及與黃桂子重疊交易契書。申縣見到。欲乞當廳毀抹。兩爭人見在取台旨。

妾贖同姓亡歿田業

僉廳

前武岡軍黃主簿妻江氏。論江文輝等。妾贖同姓亡歿江通寶。典過田業事。準台判。有申明指揮典產契頭。亡歿經三十年者。

不許受理今既無合同典契不候官司予奪不候黃宅交錢便強收田禾顯見欺孤凌寡帖縣追兩名索碇基簿及原典契解來詞人召保聽候續達陽縣解到江文輝劉太乙赴府喚上詞人幹人陳吉各齎干照碇基支書契照當廳詰問供對照得江氏兒父江朝宗於淳熙十五年用見錢一百貫足典得江通寶田共三段又於紹興四年內用見錢一百貫再典田一片共二段續於嘉定五年撥與女江氏兒隨嫁黃土簿自典至今已四十八年江朝宗并出業人江通寶並已亡歿在官司不當受理此其一也江文輝供稱係江通寶直下子孫欲取贖江通寶

之田必當有合同典契今既無合同之契本司難以憑據還贖此其二也據江文輝齎到紹興二十三年本縣印押江浩碇基簿一扇計紙一十張今點對見得所寫典與江朝宗田段乃在第十二張紙內况紙樣印色不同字跡濃淡各別乃是添紙填寫不在收贖此其三也又江文輝齎出慶元三年官司印押江宗閔支書內云若生兩男長二十八生彥次三十生宗閔而無江通寶之名却於寫三十之側添名通寶三字既非江通寶正名支書難辨親的子孫况江文輝指出該載所典田段與契內土名不同又有添段亦難證用此其四也雖據江文輝齎出別

項久年契字及納稅憑由要作旁證並經涉年深難以引用此
其五也江文輝所供事情多涉虛誕礙理難以取贖然江氏所
論江文輝收過兩冬苗米今文輝只認還今年苗米一十二石
欲帖押下本縣監還其江氏兒所論劉大乙資給江文輝贖田
段今引上供對既無實跡似難收坐欲責伏疎放

典主如不願斷骨合還業主收贖

大凡人家置買田宅固要合心合法則不起爭訟合心則子孫
能保夫欲置田宅必予高價蓋欲厚其所積使為子為孫不至
又如此其典賣也范廊之父初以乳名仇立力後來却以范庚

名領舉得官初於主簿終於推官而其力名則終仍范仇之舊
而不改易故典賣田地亦用范仇名契及有官之時則因產姓
往已賣盡矣范廊齎出數重干照歷歷可考范仇於乾道三年
至淳熙四年以小郭坂園屋三次計價錢一百九十二貫足出
典與丁逸家人丁叔顯等於嘉定末開禧初年兩次計錢一百
八十二貫足繳上手轉典與丁伯威管業整整二十年積收課
利不為不厚豈不知其為范廊父之業范廊貧窘欲斷屋則不
為之斷屋欲取贖則不與之還贖欲召人交易又不與之賣與
他人偶因其父有二名又有官稱以此為詞枉應官司坐困范

鄰欲白據其園屋是誠何心哉况轉典價與原典價已有十千之損只以此十千之外所增能幾何與之斷屋則可以塞范鄰之望矣却乃巧詞曲說持訟官府丁伯威亦可謂不仁之甚者也最是范旸上手契出於丁元珍之手范旸契草出於范鄰之手就當廳比對字畫原詞年月更無差錯當官喚上職認丁元珍亦口呿面赤而無辭以對如丁元珍願與斷屋合依時價如丁元珍不與斷屋即合聽范鄰備原典錢就丁伯威取贖如范鄰無錢可贖仰從條別召人交易丁伯威如敢仍前障固到官定從條施行干照各給還

墳墓

禁步內如非已業只不得再安墳墓起造壘種聽從其便

胡石壁

詳閱案卷知縣所斷推官所斷於法意皆似是而非推官所引之法曰諸典賣田宅四鄰所至有本宗總麻以上親其墓田相去百步內者以帳取問李細五於黎友寧所買李二姑陸地係是墓鄰合聽李細五執贖其說固是矣然在法典賣田宅滿三年而訴以應問鄰而不問者不得受理黎友寧買係在嘉應二年之春李細五入詞係在淳祐二年之秋相去九隔五年雖曰

有鄰已不在受理之限而知縣所引之法則又曰典賣衆分田宅私輒費用者準分法追還令原典賣人還價即典賣滿十年者免追止償其價過十年典賣人死或二十年各不在論理之限若墓用雖在限外聽有分人理認錢業各還主典賣人已死價錢不追遂判令李細玉於限外執贖其說尤為鹵莽蓋其法中明言典賣衆分田宅輒費用者則是指未分之產業已分則不可言衆分矣又言聽有分人理認則是指衆分之中有分者已分則各有所主衆人不復得為有分矣今此地李氏祖業然李二姑之父李彥樵於寶慶二年已撥與女作隨嫁資如

此則是分析日久即非衆分之業李細玉安得為有分之人執法而不詳其意宜率黎友寧之不服退業也但在法理年限者以印契日為始又紹興十二年二月二日都省指揮庶人墓田依法置方一十八步若有已置墳墓步數原不及數其禁步內有他人蓋屋舍開成田園種植桑果之類如不願賣自從其便止是不得於禁地內再安墳墓勅令所看詳四方各相去一十八步即係東南西北共七十二步又紹興十四年十月五日尚書省批下勅令所申婺州申墓禁內起造屋宇令與不合毀拆及日後聽與不聽起造斫伐如是田園聽與不聽地主墾種本

州有詳。雖在禁步內，既非已業，惟日後不許安葬外，如不願賣，自從其便，仍不許於步內取掘墳壘。又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指彈亦只令地主不得於墓禁取掘墳壘。今合索黎友寧曾契審驗，投印年月如李細五入詞在印契三年之內，合勒黎友寧交錢退業，如入詞在三年印契之外，合聽黎友寧仍舊管業。起造懇種，並從其便，即不得於禁步內再安墳墓及取掘墳壘。合廳監照施行。

爭山及墳禁

翁浩堂

徐克明鄭宗立所爭烏塘下山鄭宗立就鄭子軒買來嘉定六

年印契。徐克明就鄭思文買來嘉定十二年印契。子軒父也。契為正思文子也。契為不正，則鄭宗立當得業。徐克明不當得業。今日所爭，非但為業，蓋徐克明鄭八共祖母孫二娘先已葬在山中，據稱四十餘年矣。今年鄭宗立以其妻葬於墳畔，契勘徐克明得業，雖在後而葬地却在先，業可奪墳不可奪。鄭宗立雖可得山，却不可違法犯古墳。禁牒押徐克明鄭宗立下芝溪，請巡檢躬親前去地頭定驗。就孫二娘墳所打量，照條則留禁地。如鄭宗立所葬別墳，犯墓禁內，則合監舉移。如在禁外，兩無相干，則聽仍舊。其山仍係鄭宗立，照契管業。徐克明除墓禁外

不得爭占干照給還各人。

主佃爭墓地

吳春論王生掘土斫木填塞祖墓續卓清夫論吳春吳耀歐傷
作人攔喪碎碑不與安葬兩詞共寫山圖是非莫辨本保勘會
互訴無憑故未免親行定驗然後照兩家干照參決照得此山
總名六十東有一壟卓之祖墳在焉南山兩山迴繞其中為田
皆卓之業也北山之背則名北坑白隴頭入則吳家之業也今
來所爭之地却是在大才北山分水之南卓清夫執出支書執
狀則稱吳春之祖有吳念五吳念七者乃本家個人慶元二年

投懇本家以祖父無地可葬遂以大才墳山岩畔一穴與之明
約不許丈尺侵占吳春所執則有吳裡契一道用錢二貫足買
得江彥山一片土名大才北坑口隴頭且稱山上安葬祖墓五
穴已經五十餘年栽插茂盛職自到地頭與隸隣保兩詞同登
山堯實得見大才之北山望南有吳家墓一穴東去不二十丈
則却有古墓一穴卓清夫所開新穴正在古墓之右去吳家墓
凡六丈許旁下別無五穴來由亦無填塞之處再三審問衆口
一辭吳春復以四鄰盡被卓家買獨有切鄰魏七七可證引
上一問又復如是吳春兄弟相顧羞然駭汗甚虞世隆俗薄名

分倒置禮義凌遲徒以區區貧富為強弱也卓清夫先世儒者
佃人求葬割地與之仁人君子用心也再傳而後子孫衰弱主
佃易勢吳春吳輝不念舊恩置獄吠主得隴望蜀敢覬併吞若
使卓氏無先見之明不有經官執狀可據則及今言之縱百喙
何辨哉吳春最是欺罔者東西南北天地不易之位吳春經縣
畫出山圖敢以南為北以西為東地頭衆證糊塗指射且有移
步換形之說决以地羅其詐遂窮果如吳春所供祖充保正非
卓之佃自山自葬非卓之地安得果有五穴經歷五十餘年則
以勢考之吳樞與江彦交易自係嘉定十六年稅契在法典實

年月只憑印契豈有未到官未交茶而預卜葬於他人山之理
借使私下批鑿年月可據則自淳熙十年至嘉定十六年八經
四十載載匿白契果法邪何況江彦所賣之山明稱大方北坑
口四至登帶西至卓縣尉田南至牛路及卓縣尉山則今承開
穴自是在大方北山之南牛路分水之下非卓家山而何隣保
僉言官司目擊吳春兄弟豈可但知今日之得地不思乃祖之
乞憐纔得染指其間便欲席捲而去但北山原有古墓一穴鄰
保咸謂久年無人祭祀吳家以為祖墓固不可卓氏欲以為叔
毋陳氏墳何可馮心幾年茅蒿曾不得為馬駮夏畦之鬼一旦交

惡乃爭欲下郭崇韜之拜殊可笑也所有大石北山頭分水而
南半路為界除卓縣尉原尅為吳家安葬一地外盡合還卓家
承分子孫管業吳輝吳春歐人欄喪不顧名分變易南北煩惑
官司欲各勘杖六十照監元責償錢入官若更怙終健訟合照
原約斷罪監移庶可為小人忘恩犯分貪婪無厭者之戒案具
定斷事理申更缺

一視同仁

蔡久軒

豈特媿妳墳不可動雖古墓亦不可動也國家法禁一視同仁
豈有所輕重哉若劉自誠已安葬在彼只當照條監移官司按

法而行若要如此委曲勸諭幾時是了詐掘墓兩狀送州追索
人契催理斷結絕申若果是掘墓則李元亮之罪不輕若只是
妄訴則李景標合該反坐亦不可恕

墓木

捨木與僧

蔡久軒

捨墳禁之木以與僧不孝之子孫也誘其捨而斫禁木者不識
法之僧也若果如縣斷則是為尊者可捨墓木為姪者不合訴
墓木與法意大差矣程端汝勘杖一百僧妙日不應為杖六十
帖縣照斷

爭墓木致死

蔡久軒

決斷大辟公事要見行兇人起爭之因所謂原情定罪者是也
余細三十與男余再六姪余再三有祖墓林與買官人胡小七
田地連接余家墓山累世之業也胡家之田近年得之也墓林
茂盛寧免嵐蔽田地存在如此儻使此田為木嵐蔽胡小七當
日勿買可也及至交業之後佃人洪再十二欲行退佃不過與
幹甲通同欲邀田主退減苗租而已胡小七之悍僕胡再五周
先乃具狀申聞胡小七者遽就狀批判差諸悍僕率群佃百餘
人名曰自耕其實將帶刀斧喧散直將田畔余家墓木恣行斫

伐幾於赭山其余細三十併子者姪聞之急往占護墳木此亦
人情之常但不當帶管刀杖棒而前及登墓山果見斫伐狼籍
及將木植搬歸幹甲梁興二之家危辛乙者特胡小七一佃人
耳亦隨衆斫伐之人一時余再六登山趕捕不獲已行回歸適
又遇見危辛乙持斧上山遂成對頭危辛乙先以斧頭抵敵余
再六次以管刀敵觸余再三又以長棒擊打遂致危辛乙為刀
傷要害身死推原起爭之因皆胡小七者以判狀付之悍僕依
憑威勢平白斫伐他人墓木余再六所以不忿者愛護墓木也
愛護墓木者所以愛護其祖宗也人誰無墳墓此其起因原情

實有可憫買官胡小七事發一年有半更不出官州院雖已勾
追竟以本人見在紹興辛提幹處為言通神之錢且有免追之
判可見豪強照得余再六所犯在城降赦前其弟余再三已斃
于獄其父余細三十已作余超名前刑部特與貸命決脊杖二
十刺配二千里軍州牢城胡再五周先憑恃威勢號召諸佃決
脊杖十三編管一千里方辛四梁興二皆佐助胡小七為惡之
人勘杖一百編管鄰州縣吏周元州吏徐必選周思民免追杖
一百罷逐並牒州照斷其買官胡小七何物小子乃以威力激
成兇禍牒州專人追解赴司兩限不到定追都吏其已斫伐木

賍及砧基簿責還余家有分之人取領入案餘人放

庵僧盜賣墳木

許攷古之賢士也植松於墓之側有鹿犯其松栽攷泣歎曰鹿
獨不念我乎明日其鹿死於松下若有殺而致之者獸犯不疑
幽而鬼神猶將聲其寃而誅殛之矧靈而為人者豈三尺所能
容哉師彬背本忘義曾禽獸之不若群小志於趨利助之高虐
此猶可諉者潘提舉語其先世皆名門先達也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今其松木連雲旁起臨淵之羨斤斧相尋旦日不置鄉曲
之義掃地不遺此豈平時服羽日禮義之家所應為乎事至有司

做之以法。是蓋挽回積俗之一端也。師彬決脊杖十七配千里
州軍牢城收管。

賣墓木

照得鄭茂與冷彦哲互爭初詞止緣鄭文禮兄弟斫伐墳木賣
與冷彦哲續後冷彦哲父冷濟義供稱鄭茂贖由還錢未盡鄭
茂再狀論冷彦哲殺牛犒斫木人此特其狡詞蔓說官司何必
深信蓋嘗聞諸民間固有嗜利之家每樂於以輕價與人物業
而又幸其無錢可以收贖者矣今冷濟義既所與鄭茂田地既
是正行交易豈應被鄭茂假寫錢會脫卸取去况嘉定八年以

來無復有詞理索及招鄭茂陳論之後方始認贖田欠錢為詞
則其詎難信也既又見諸條令禁止宰牛或告或捕皆有不可
誣者矣今鄭茂所訴冷彦哲殺牛但止憑口述原無分毫証據
况去年正月入狀之初未嘗有此情節及招冷彦哲解論之後
却再以殺牛犒夫為詞則其說果足信哉至如斫伐墓木喪私
賣買以致興訟此其事頗於風教有傷在官司不得不加體察
朕經使府台判亦既灼見其不孝不仁矣今准帖命再行審定
據鄭茂狀論鄭文禮兄弟斫賣衆祖墳畔木植其鄭文禮雖稱
係斫他柩力鄭舟山內之木然既曰親堂叔姪吾翁即若翁應

墳畔林木蓋均之不可剪伐拖照鄰保眼具到山圖亦有鄭舟
墓地一穴在衆祖墳側分明鄭文禮姑指之以為挾戶則是弗
顧其乃祖墓木而故賣之其為不孝也特甚又據冷彥哲齋出
原買鄭文禮木植手執其中聲說自用斫伐搬擔出賣不涉買
主之事然車彥超千四乃兩下所同攀證之人拖照車彥超稱
是冷彥哲昨與鄭茂交爭之時係同在其祖墳山上則亦明知
是鄭氏墳木而故買之其為不仁孰甚焉定驗至此鄭文禮擅
賣墳木之罪若果不可逃則冷彥哲知情而買木亦當與之同
坐所有斫下木植昨來知縣李宣教雖欲拘擒然其木並皆見

在合併申使府取自台旨施行

賃屋

賃人屋而自起造

胡石壁

李茂森賃人店舍不待文約之立不取主人之命而遽行撤舊
造新固不無專擅之罪但自去年十月初興工至今年三月未
訖事歷時如此其久將邦先豈不知之若以為不可則當果俟
終日而訟之於官矣何為及今而始有詞况當其告成之後又
嘗有筆帖令其以起造費用之數見諭以此觀之則是必已有
前定之言矣不然則李茂森非甚愚無知之人豈肯冒然捐金

糜粟為他人作事或詞訟之興要不為此必是李茂森具數太多其間必不能一一皆實所以興訟以邀之其意不過欲勒其裁減錢數耳非果欲除毀其屋也小人姦狀有何難見兩家既是親戚豈宜為小失大押下本廟喚隣里從公勸和務要兩平不得偏黨五日

庫本錢

領庫本錢人既貧斟酌監還

胡石壁

羅友誠節次領周子遵錢二百七十貫開張質庫且有文約可憑今已越八年矣因主家許其欠負乃稱所領之錢原不及數

所謂開庫係是櫃坊與文約所書大相矛盾有意在誣賴不言可知但小人得錢到手既是妄用官司雖有理索豈能一一如約幸而周子遵前後已取去錢二百一十六貫若通本息計之則所償僅及息錢之半若只以本錢論則所少僅五十四貫而已事既至此得本已為幸甚何暇更計息哉委任非人只得認錯若必欲究竟到底便着追保識人追擔錢人豈不擾害隣里文移來往動是旬月淹留城市出入官府縱是盡如所欲亦恐得不償失况羅友誠一貧如此斷是無所從出今只得酌情處斷羅友誠勘下杖一百銅身押下縣監還未盡本錢五十四貫外

如一月不納押上照斷監還

質庫利息與私債不同

胡石璧

大凡官廳財物勾加之訟考察虛實則憑文書剖判曲直則依條法舍此而臆決焉則難乎片言折獄矣黃公才初以百千與李四二依解而其子李五三李五七止供認五十千知縣遂以高信謂是當時果只五十千不知以何為照而可證單詞之非要是不能憑文書以考察虛實李四二領錢之初約每歲納息二分以十四年計之該息二百八十貫據黃公才供曾支去二十七貫通本息合存三百五十二貫此乃是積年留下息錢在庫

不曾支撥初非以財物出舉而因利為本者知縣乃引用積日雖多不過得一倍之法以斷之豈猶未見淳熙十四年申明之勅乎其說曰若甲家出錢一百貫雇倩乙家開張質庫營運所收息錢雖過於本其在倩人係因本營運所得利息既係外來諸色人將衣服金帛抵當之類其本尚在此之借貸取利過本者事體不同即不當與私債一例定斷今李四二所欠黃公才之錢正係質庫利息知縣乃以私債定奪是又不依條法以剖判曲直矣然則何以息訟哉僉廳再喚兩詞於黃公才名下索出李四二錢文約以驗其實欠錢若干如見得別無未盡

情節則與照條追理監還何必更追干證

背主賴庫本錢

初據羅居汰坐牌伸冤稱被主家枷項一月訊腿兩次傳鄉院號令逼死其妻當職一見狀詞便知其妻之死不因於此特欲借之以動官府之聽冀施行之力耳獨於枷訊一事則不能無疑焉蓋此邦僻在一隅風俗悍戾豪富之家率多不法私置牢獄擅用威刑習以成風恬不為怪如羅居汰所訴未可盡以為無也追逮容已乎今兩造在庭一以為有一以為無互執偏詞固皆難信但羅居汰稱五月十六日被訊一百二十五日又訊

三十僅兼旬耳當廳看驗了無癍痕又於廳前吏卒中喚一同時被訊之人與之比視此則形迹般般可考由此觀之則其虛妄已不難見及問其開解始末自庚子年三月為始節次共領過本錢一千一百貫每歲收息一分七釐半湖湘鄉例成貫三分成百四分極少亦不下二分今所收僅一分七釐半則饒潤亦不為不多又不可謂之為富不仁矣區元鼎初何負於羅居汰羅居汰乃敢如此及噬哉若區元鼎果以富而虐貧其罪固不可恕今羅居汰既以僕而背主其情實不可容且以時暑從輕勘杖一百限半月將典本還主家未盡息免監出外居住

爭財

欠負人實無從出合免監理

胡石壁

李五三兄弟欠負主家財本官司固當與之追理但其家既素無生業其父因飢羸而投托于黃公才之家恐黃公才未必遽然以數百千付於其手必是逆料其如飢鷹附人飽則颺去故邀其假立文約領錢以為羈繫之術耳不然則不應如是之輕率也今本府押其兄弟下縣監納已數閱月更無一錢以償之啼飢號寒死已無日縱使有欠負亦已無可責償况未必是實乎在法債負違契不償官為追理罪止杖一百並不留禁今觀

其形容憔悴如此不惟不當留禁杖責亦豈可復施合免監理仍各於濟貧米內支米一斛發遣

掌主與者庫人互爭

此事拖閱縣案黎潤租狀可疑者二陳氏兒狀可疑者三而大可疑者有一馬試與言之黎潤租狀稱賃范雅屋一所開小米舖乙未歲下范雅以米五十碩寄糶面約五十貫米錢越數月而筭利兩倍之餘未委是實至若令侏手批一語尤為難信天下事非合於理當於情又或非心甘意順肯依人使令也邪今有人焉或使之赴湯蹈火其許之否乎此可疑者一也其曰自

後節次入還訖所有上項手批范雅稱卒尋未見後因循不曾
就取論此一節既曾以錢還人縱使不得原約亦豈不討交領
為照乃置之於不問之域耶此可疑者二也又據陳氏兒狀謂
夫徃小胡肖親范雅縱使群妾恣意喝罵欲將歐害論此一節
陳氏兒既與范雅群妾無冤何至遽然歐害而用心如此之險
耶使果有此語其必有所因矣此可疑者三也其曰范雅群妾
愚狠當晚同姑夫吳孫將帶首飾銀會籠袱之屬過吳孫家迴
避論此一節陳氏兒若被范雅群妾辱罵當待稟帖之還實
告之可遷則遷何為打疊所有遂與吳孫行邪此可疑者四也

其曰范雅群妾劫奪箱籠銀會等盡底收歸家踰一更始喚集
住屋人丘大二及氏兒公離人詹大勒令封樁論此一節使果
有劫奪陳氏兒必呼叫鄰保豈肯使范雅群妾自奪下自把去
自喚人封記俱無一語驚四鄰邪日則論時夜則論更謂之踰
一更者則此事於夜見之矣使陳氏兒果有畏范雅群妾而避
之則當於日間公然出去范雅群妾雖欲攔截雖欲喝罵人將
不直於范雅矣今陳氏兒於夜間搬移籠袱之屬事涉可疑而
范雅乃得有辭於陳矣此可疑者五也至若大可疑者又不在
是矣黎潤祖狀謂曾於范雅家處館三年人情無如此深熟只

緣正初兩家婦女有少言語不足因黎潤祖去小湖省親遂致
范雅群妾有竭罵之辱妻阿陳搬徙之行吁可笑也哉詳人情
深熟之旨味婦女不足之言則爭之言身爭之端訟之原其殆
始於是耶合是六者之疑而又參之以勘會一時之見若之何
而折衷哉今據范雅執出黎潤祖手批云端平三年正月日起
再展計算錢一百六十八貫文足再加三貫文足又黎潤祖狀
謂戊子己丑辛卯三年在范雅家守館甲午年賃范雅屋開米
舖夫守館至於三年人情深熟理固然也緣其深熟則於范雅
邊假貸少錢以為開肆之資在黎潤祖可以啓口而范雅亦不

可得而却也夫既借之矣范雅又慮其久假不歸遂於端平三
年索其照約黎潤祖寫手榜作一百七十貫其間或展算加
利雖不可知然既是親書夫復何說黎潤祖非顛非狂若謂范
雅令其如此寫即依其如此寫吾未之信也縣牒押下黎潤祖
范雅等獨陳氏兒喧呶不輟似非不能言者今於體究之日却
不肆辯只是以語捺撥范雅群妾其群妾餘皆默然中有一人
不曉陳氏弄巧之意遂喃喃應之雖蠻音不能盡曉然其色愠
其氣豪其辭煩亦非善良者此是陳氏兒挑其怒欲即證范雅
群妾之狠耳但陳氏之情狀當職已於押下日見之矣范雅於

體究之日但執黎潤祖與其有庫一說時或厲聲與黎潤祖爭此是免雅欲顯我為掌主汝為有庫人使當職知有分存焉耳但昔黎為館賓范為主公賓主交懽至於人情深熟今雖借少錢未還不應以有庫人視之雖然事至於爭何有於禮此亦當仁不遜之意也但有理不在高聲范雅失之矣又鄰人在大二等供稱正月十九日夜三更前後聞得鄰居范九解宅下有人王七八吼叫庫下有賊聲立大二等鄰人各明火開門看見有黃籠一對箱二隻并布袱一帕各為一擔頓在官街上尋時有王七八黎六九乃脫落頭巾在地如此則黎潤祖非在小湖矣

亦非范雅群妾奪去籠袱踰一更而後喚人到拘椿矣使在大二至三一如黎潤祖所論是雅屋佃即非實供則余太一名非住其屋不佃其田今亦在鄰保之列亦同此供若例以誣目之不可也此必黎潤祖與范雅人情深熟之時借貸錢物開張店肆後因有爭黎欲席捲而去之范雅得知遂致攔截不過如是而已若謂劫奪恐無是理也縣牒欲當職擬斷具申今合申縣乞再將兩爭人押上當廳勒黎潤祖斟酌少錢填還范雅不必拘以原數亦俗所謂賣人饒買人之意也又况范雅之子范繼既得黎潤祖訓導其模範已正矣今范雅責償於黎潤祖者又

能不求其足是亦陰陽之一助摸範既立陰陽相扶異時范繼黃卷策勳青衫入手黎潤祖之澄源正本與有力焉雖然人事盡則天理見范繼又不可全靠此一項陰陽也案備申仍將所押下人押回聽候結絕若二爭不服一縣衙從條施行

督嫁

將已嫁之女背後再嫁

蔡久軒

胡千三戲謔子婦雖未成姦然舉措悖理甚矣阿吳固難再歸其家然亦只據阿吳所說如此未經官司勘正而其父吳慶乙受其兄吳大三之教遽將阿吳收匿背後嫁與外州人事乃妄

經本司訴其女不知下落設使根究不出豈不重為胡千三之禍揆之以法合是及坐吳慶乙勘杖編管鄰州若妄訴一節亦是吳大三所教則吳大三當從杖編管而吳慶乙可免帖縣追吳大三根究解從本司施行阿吳若歸胡千三之家固必有投水自縊之禍然背夫盜嫁又豈可再歸胡氏之家名不正則言不順本縣責付官牙再行改嫁所斷已當此事姑息不得胡千三未經勘正難以加罪如再有詞仰本縣送獄勘正其悖理之罪重作施行以為為舅而舉措謬亂者之戒

士人娶妓

蔡久軒

公舉士人娶官妓豈不為名教罪人豈不為士友之辱不可不
可大不可

薨逝之後不許悔親

蔡久軒

寸帛為親而况雙縑之多乎結姻於徐侍郎進用之時背盟於
徐侍郎薨逝之後揆之公議毋乃不可乎若曰四年不相問則
徐侍郎之戚方新又安可促姻乎牒州照已行催與結絕申

嫂嫁小叔入狀

胡石璧

阿區以一婦人而三易其夫失節固已甚矣但李孝德乃其小
叔豈得以制其命縱使以其背兄而嫉惡之則當其改嫁李從

龍之時使合聲其罪陳之有司如此則其名正而其言順矣今
阿區既以為李從龍之是適則是阿區已為李從龍之妻非復
李孝標之妻是不為李孝德之嫂矣李從龍既死之後或嫁或
不嫁惟阿區之自擇可也李孝德何與焉况阿區之適梁肅也
主婚者叔翁李伯侃送嫁者族叔李孝勛初非鑽穴隙相窺踰
墻相從者比李孝德其又何辭以與訟乎小人不守本分不務
本業專好論訴以稱雄於鄉里異時破家蕩產殞命傷生皆因
於此若不勘斷何以息爭李孝德杖一百餘人並放

女已受定而復在當責還其夫

翁浩堂

此事當職原斷未免踈畧緣不曾引去妻一娘供責今據姜二娘所供康宅曾將此女轉嫁吳姪二家得錢矣今見阿吳論取却作徐貢元名擔庇姜百三賣已受定之女固為有罪其計出於貧困無聊今形狀纍然若此安得有錢可贖遷延日久使人父子夫妻散離而不合亦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引示幹人取狀仍先責姜一娘還其夫成婚如法

姜以夫家貧而此離

劉後村

夫有出妻之理妻無棄夫之條丘教授未第之前以女弟適黃桂既生五女矣一旦任教授偶中高科門戶改變黃桂不善營

運家道凋零丘教授遽奪女弟今寫離書嗟呼丘教授壽祿亦萬里客死豈非此等事有以累其陰隲歟惜乎當時有司觀望顏情莫有以義理勸諭丘教授者前任知縣不得不任其責矣雖然匹夫不可奪志黃桂若真有伉儷之誼誓可斷而離書不可寫今觀手寫離書却翻悔於七年之後亦已踈矣黃桂不曾犯義絕既奪其妻又并其所生女子奪歸丘氏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丘貢士宜鑒乃兄覆轍做梦好事以助前程如黃桂者夫婦可以復合宜以丘氏還之昔人教詔其女云無因貧故事人不謹在教授讀書雖多此二語所未講也如夫婦不可

復合亦既念黃桂貧乏資助錢物使之別娶所生長女原納劉縣尉聘財未審是何人交受原承監兩下評議定兩日

女家已回定帖而翻悔

劉後村

謝迪雖不肯招認定親帖子但引上全行書舖辨驗見得上件帖子係謝迪男必洪親筆書寫謝迪初詞亦云勉寫回帖今乃併與回帖隱諱不認是何胸中擾擾前後不相照應如此在法許嫁女已投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杖六十更許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女追歸前夫定親帖子雖非婚書豈非私約乎律文又云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財亦是注云聘財無多

少之限然則受繻一疋豈非聘財乎况定帖之內開載奩匣數目明言謝氏女子與劉教授宅宣教議親詳悉明白又非其他草帖之比官司未欲以文法相繩仰謝迪父子更自推詳法意從長較議不可待官司以往後惠文從事悔之無及兩爭人並押下評議來日呈再判字蹤不可得而掩尚謂之假帖可乎婚男嫁女非小事也何不詳審於議親之初既回定帖却行翻悔合與不合成婚由法不由知縣更自推詳原判從長較議原承併勘劉穎母子既已與訟縱使成婚有何面目相見只宜兩下對定而已今晚更無定論不免追人寄收再判和對之事豈

無鄉曲親戚可以調護知縣非和對公事之人照已判監索練
帖一日呈再判定帖分明條法分明更不從長評議又不齎出
練帖必要訊刑下獄而後已何也再判公事到官有理與法形
勢何預焉謝迪廣求書劄又托人來干懇謂之倚恃形勢亦可
既回定帖與人又自翻悔若據條法止得還親再今晚別有施
行再判在法諸背先約與他人為婚追歸前去已嫁尚追况未
嫁乎劉頴若無絕意謝迪只得踐盟不然爭訟未有已也仰
更詳法制兩下從長對定申再判照放各給事由

定奪爭婚

劉後村

吳重五家貧妻死之時偶不在家同姓人吳千乙兄弟與之祈
合併挈其幼女以往吳重五歸來亦幸其女之有所歸置而不
問未幾吳千二將阿吳賣與翁七七為媳婦吳重五亦自知之
其事實實在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吳重五取其女歸家
至十一月復嫁與李三九為妻致翁七七經府縣有詞追到吳
千二等供對却稱先來係媒娶得阿吳為妻自知同姓不便改
嫁與翁七七之子同姓為親杖冒法禁離正之可也豈應改嫁
接受財禮吳千二將阿吳嫁與翁七七之子固是違法然後來
已自知情又曾受過翁七七官會二貫文豈應復奪而嫁之合

將阿吳責還翁七七之子但阿吳既嫁李三九已自懷孕他時生子合要歸着萬一生產之時或有不測則吳重五李三九必與詞訟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失當廳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歸聽不願理取但乞監還財禮別行婚娶阿吳責還李三九交領吳千乙吳千言吳重五犯在赦前且與免斷引監三名備原受錢會交還翁七七

諸定婚無故三年不成婚者聽離

趙惟齋

照得陳鑑訴劉有光不肯將義女魏榮姐還親事竊詳上件事先經縣斷再經承廳看定皆行勸諭擇日還親亦可謂曲盡人

情奈兩詞未已各持一說然始初議親之際陳劉二家以三世交契論婚是為既親且契盡善盡美只緣男家逗過五年不曾成親遂致女家有中輟之意爭訟之端自茲始矣觀各人前後所供甚為明白寶慶元年議婚至紹定二年男家有詞經縣催促成婚則許親之時至陳訴之日首尾已歷五載矣違諸定婚無故三年不成婚者聽離之條本縣與承廳勸諭還親已是舍法意而用人情然上件法意正謂無故不成婚者設如有故者則不然也且據陳鑑父陳坦紹定二年經縣初狀其時狀詞已稱自安吉州庄所回歸繼觀陳鑑之詞亦謂其父坦出安吉州

避寇身故以此二事觀之彼則自謂是有故而然矣殊不知初陳狀之時已出三年之外若還聘財而聽離初非違法但寒盟者先自女家既聞其婿陳凱不肖破落不學無文母之愛女情切於衷不得不顧而之他於三年之條實無疑惜乎其母不能經官自陳改嫁各還聘財遂惹陳鑑之詞及觀劉有光之妻趙氏紹定三年三月內經趙權縣判執照狀云昨使王褒為媒議娶其後夫劉貢元所生女劉一姐陳鑑却生詞論賴輒妄稱議娶女曉先嫁魏景官所生女魏榮姐觀見其意是欲以劉一姐易魏榮姐以嫁凱却不思先來縣所供乃謂夫劉貢士前妻一

女又在湖北招親如此則凱所議之妻果魏榮姐而非劉一姐明矣况劉有光既云陳凱所定者是其前妻之女魏榮姐在室未嘗嫁人未曾許親設或有人執伐親母主婚名正言順有何窒礙而自生支節乃經趙權縣判執照將魏榮姐嫁崇安縣詹應發可謂詐偽心勞日拙今陳鑑之詞又云嫁與浦城縣毛六秀嫁毛未知孰是此誠可疑再詳劉有光後在丞廳所供畫一內云劉一姐以疾不起是又欲以魏榮姐生存之人交贖之禮尤賴為劉一姐已死之人聘財乃引用已成之法而不還前後之詞互相矛盾知此以世契而締姻好何由得成以法意論之則

已出三年之限以人事言之成畢之後難保其終今既各懷忿憾已敗前盟初意何在男女婚姻與其他訟不同一家論訴非一朝夕儻強之合卺禍端方起幸親迎未成去就甚輕若不斷之以法意參之以人情則後日必致仇怨愈深奈煩不已况陳鑑今詞謂魏榮姐與浦城毛元六秀為妻苟或不虛則是已為他人之妻矣一女不事兩夫陳鑑既為士子豈不洞達此理焉可使魏榮姐為失節之婦乎但當時之甌墮地而不復問可也何必眷眷於魏榮姐邪然原議卒寒實在女家所有聘禮當還男家庶得兩盡人情可無詞說欲乞台判照點對事理施行

取自台旨奉判府黃監簿占判所據已得允當案情帖本縣照行

離婚

婚嫁皆違條法

謹按律曰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即夫自嫁者亦同仍兩離之又曰諸妻擅去徒二年葉四有妻阿邵不能供養自寫立休書錢領及畫手模將阿邵嫁與呂元五父子共交去官會三百貫尚有未盡會二百貫寄留葉萬六家既已親書交錢又復經官陳理若如此而可取妻是妻可以戲賣也呂元五貪

圖阿邵為妻令裴千七夫妻與楊萬乙毀誘葉四雖已為約尚
未心服而遽占留阿邵在家若如此而可得妻是妻可以力奪
也律有兩離之法正為此等阿邵身為葉四妻雖夫不良且合
依毋遽委身於呂元五惟恐改嫁之不速如此而可免罪是妻
可以擅去也三名按法各得徒罪且就本縣各勘杖一百照條
兩離之葉四呂元五皆不得妻阿邵斷訖責付牙家別與呂嫁
楊萬乙裴千七葉萬六不安本業輒造事端和離人妻亦合徒
斷楊萬乙裴千七知情押契兩人各勘杖一百葉萬六不知本
謀只是受寄官會勘杖六十葉千七阿鄭各係所由違法離嫁

斷
亦合收罪念其年老各且免科索到賍錢沒官裴千七案候追

已成婚而夫離鄉編管者聽離

在法已成婚而移鄉編管其妻願離者聽夫出外三年不歸亦
聽改嫁今卓一之女五姐原嫁林莘仲續後林莘仲因事編管
而六年並不通問揆之於法自合離婚而卓一之尚以半子為
念與議和離立定文約領去聘財四十五貫官會有林莘仲批
領詹用知見食號分明又有卓氏經官自陳一狀可據林莘仲
今復何辭乎既受其官會又許其改嫁使卓氏已嫁他人今其

可取乎林莘仲可謂妄詞合行收罪免斷

接脚夫

已嫁妻欲據前夫屋業

劉後村

劉有光舉首趙氏兒宗姬兩相傾慕遂成姻對才貌固未為非偶然初七日過聘初八日成親似太匆匆况納采於已成身之後交爵於未合卺之前何異於自獻乎遂事姑置勿論第趙氏先嫁魏景宣景宣既沒趙氏能守柏舟共姜之志則長有魏氏之屋宜也今已改嫁劉有光遂以接脚為名鵲巢鳩居豈能免魏景謨等之詞乎據劉有光齋出揚奎簡則執先有招夫入舍

之約魏景謨齋出劉預簡則有權借本家成親一是一非彼此互持但揆之理法趙氏前夫有子魏汝楫且生孫矣其屋同君魏景謨魏景烈各有分支書內明言未分劉有光非其族類乃欲據其屋誠所未安况嫌隙已開若復出入其家飲食男女於其間不獨面目有覷亦傍觀所羞稍有氣節者將望望而去之趙氏以其屋為嫁後自得錢添造詳魏景謨詞則慶元四年兄弟三人同起造趙氏於慶元六年方嫁歸無緣為魏氏造屋於未嫁歸之前所論遺囑在官司尤為難信自有詞以來但稱姑黃氏遺囑令景謨等量支錢物與之招夫及克女榮姐嫁

資即無一語所謂文約忽於第五狀稱去及招夫問魏景謨令
男汝揖立文約與兒分還遺囑錢物係景烈收此文約有姪魏
唐佐知見及喚上各人累行供對皆謂無之然果有文約趙氏
前此畫一供具深自辨數當拈為第一義可也何至第五狀然
後聲說又當來立約魏景謨景烈何不書押而令其男自書豈
足取信况一千五百緡之文約得之當如獲至寶牢執以為取
償之具何至仍令魏景淵自收既果為收執先是又無一詞何
邪且如謂其時忽然病患面受遺囑續又稱卧病四年遺囑有
所諱言死者不可復作而趙氏之詞自為異同如此官司憑何

將人根究詳趙氏初詞止稱勸諭二伯少賜周全今乃紛紛強
詞必欲求勝作偽曰拙不自知其漏迨至如論景謨以錢生與
兒子汝揖展轉田業車碓等尋復稱基址係姑黃氏未分之業
不得典賣始自稱趙將領市舶為夫魏景宣前室所立尋復論
魏景謨詭立趙宗姬等力買到郭神與等田業累稱係姑黃氏
買到還氏收管其夫尋復告論魏景謨買到冒立宗姬等力似
此尚有之大抵愈辨而室每詰輒窮昨來官司未欲遽行定奪
諭令對定亦欲姑全兩家情好耳而詞說日見支蔓祇益煩紊
今據案下筆惟知有理法耳咎魏景謨者寧不白不能訓誨其

姪汝楫使之遊蕩而縱令趙氏改適人家子弟不肖之心生雖親父尚不能收淑其子况猶子乎趙氏之親兄忠翊去年六月內會論僕使曹八鼓誘其妹趙氏將首飾財物二千餘貫以遊玩為名出外恣無忌憚動經歲月縣案具存可覆則趙氏先已不能安其室魏氏能勿許其改適乎魏景宣非無子孫且其屋係同居親共分法不應召接脚夫劉貢士正當遠者大者自期若小小取舍不能勇決轉為告訐徒敗心術豈不深可惜耶趙氏改嫁於義已絕不能更占前夫屋業合歸劉貢士家事姑與夫乃合情法魏景宣房下一分田產多為魏汝楫典賣榮姐乃

在室親女已撥之田宜與克嫁資其趙開下市舶將領宗姬族姬等力田魏景謨供係弟景宣前室趙氏置立雖有違碍然已年深景宣與其前妻姪並亡歿立戶之時汝楫尚幼今固難以其罪坐之關鄉司盡數割歸本戶趙氏不應占魏景宣前夫之業合還其親男魏汝楫管佃仍仰尊長魏景烈等糾查不得更容典賣魏汝楫違法娶娼婦從未戒杖八十離之索到婚書係魏汝楫自主婚尊長並無干預責汝楫狀入案日下還家承續如更留縣郭與娼婦復合併追湯賽賽斷趙氏所論黃氏遺囑及已撥還田產並無照據委難施行但魏榮姐為魏氏之血屬宜

早嫁遣仰魏景謨以兄弟為念當恤其女或於堂前財物內議
行支撥量具其嫁資以慰九原之望案具所斷因依照限具申
使府外劉有允經縣告論魏景謨詭力自係兩事別呈

崔賃

時官販生口礙法

蔡久軒

見任官買販生口尤法禁之所不許黃友押下供女使三名責
付官牙尋曾據黃友供呈奉台判為時官而買販生口固為礙
法為本縣市民之女於法可乎黃友勘杖一百押出本路界其
女子三名押下縣請知縣喚上親屬分付逐一取領狀申縣尉

不守條令毀買部民之女合行禁奏先具析限一日申仍請本
縣追上潘牙人程牙婆兩名各從杖八十訖申

賣過身子錢

蔡久軒

阿陳之女方於前年十一月崔與鄭萬七官者七年止計舊會
二百二十千十二月更崔與信州牙人徐百二徐百二隨即崔
與鉛山陳北九身子錢已增至七百貫矣纔及六月陳北九又
崔與漆公鎮客人千二曾日月之幾何而價已不啻三倍矣送
通判廳監限十日足違限却收賣女之罪勘斷錮身取足庶知
倚法欺騙之無所利也餘人放鎖索推毀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九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刑部郎中...



清明集

上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



人倫門

父子

子未盡孝當教化之

蔡文軒

子盜父牛罪當笞至於不孝一節本州當有以教化之豈可便
行編管送州倉廳且將彭明乙枷項日程仍令日設拜其父候
父慈子孝即與踈放

父子非親

蔡文軒

夏達非徐明親子所以待之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於其病也

已寄之他人之家、今若強其歸徐明之家、未必不速其死、仰且
在何婆之家、候病愈日、示徐明、責領所有月糧、合還、夏達在何
家為日食之資、

母子

互訴立繼家財

蔡久軒

姜子朝為人之壻、肆其搬傳而欲絕妻家之祀、徐巖甫為人之
子、不能公於財利而激其母之訟、李氏為人之母、私意橫流、知
有壻不知有子、知有女而不知有夫、家三人者、皆不為無罪、姑
照僉廳所擬行各責戒勵、狀如夏紛紛不已、徑追姜子朝、正其

離間人母子之罪、追徐巖甫、正其不能承順其母之罪、如是而
又不已、則是李氏有意於絕其夫之家、在官府亦不得而恕之、
各盡其為子為母之道、毋貽後悔、

讀孝經

蔡久軒

送縣照已行戒約、但子之於母、自宜孝順、於母所敬亦敬之、而
况所謂外公者、禾田業固不可逼賣、至於一、二家事之類、亦何
足道、監下替彭宣教讀孝經一月、帖縣喚上徐立之來問限三
日、

母子兄弟之訟當平心處斷

吳雨巖

聽訟之法公則平私則偏所謂私者非必惟貨惟來也止緣忿
嫉多而哀矜少則此心私矣所以不能作平等觀韓應之韓閔
均許氏之子也韓應之妻子之情深則子母之愛衰若韓閔則
所謂阿奴常在目前者也母愛小子恨不哀長益少韓應之乃
不能勝乃挾阿奴自刻之事以操持之欲勝弟是欲勝母也應
之自有罪然挾母訴兄誰實先之為政者但見誣論可惡鍛鍊
使服而不知此三人者母子也兄弟也天倫也奈何而不平心
邪當是之時兄為官司所囚禁雖欲哀告其母拊循其弟而其
辭不得以自致母與弟又自有譁徒主持雖欲少貸其子少全

其兄而其事不得自由外證愈急而獄辭愈刻以深於是不孝
誣告之罪上聞於省部矣若使信憑斷下應之死則死矣許氏
殺子韓閔殺兄以刃與訟有以異乎許氏何以為懷韓閔又何
以自全於天地間幸而䟽駁當職遂得以選擇好同官俾之引
上三人作一處審問然後母子得以相告語兄弟得以相勉諭
而譁徒不得以間隔於其間融融怡怡翻然如初為政者先風
化刑殺云乎哉財產乃其交爭禍根今已對定若論韓應之韓
閔之罪則應之難竟坐以不孝之罪然亦有不友之罪若韓閔
則亦難免不悌之罪矣然皆非本心也最是前申請應之不合

謂其母不是我娘，欲坐以極典，但未審小弁之怨。孟子反以為親親，此一段公案，又合如阿斷。今以應之，閱各能悔過，均可置之不問。但應之以阿，若自刎資給，誣告一節，終難全恕。既全其天倫，合去其人，偽申省，取自指揮，所有二據，先照給。

因爭財而悖其母與兄，姑從恕，如不悛，即追斷。

胡石壁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異於禽獸者，謂其知有禮義也。所謂禮義者，無他只是孝於父母，友於兄弟而已。若於父母則不孝，於兄弟則不友，是亦禽獸而已矣。李三為人之弟，而悖其兄，為人之

子，而悖其母，揆之於法，其罪何可勝誅。但當職務，以教化為先，刑罰為後。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財利之末，起紛爭之端。小人見利而不見義，此亦其常態耳。恕其既往之愆，開其自新之路。他時心平氣定，則天理未必不還。母子兄弟，未必不復如初也。特免斷一次，本相押李三歸家，拜謝外婆與母。及李三十二夫婦，仍仰隣里相與勸和。若將來仍舊不悛者，却當照條施行。毋訟其子，而終有愛子之心，不欲遽斷其罪。

胡石壁

當職承乏于茲，初無善政，可以及民。區區此心，惟以厚人倫矣。

教化為第一義每遇聽訟於父子之間則勸以孝慈於兄弟之間則勸以愛友於親戚族黨隣里之間則勸以睦婣任恤委曲開譬皇皇再至三不敢少有一毫忿疾于頑之意剽聞道路之論咸謂士民頗知感悟隱然有遷善遠罪之風雖素來狠傲無知不孝不友者亦復為之革心易慮當職方竊自幸忽阿周以不孝訟其子為之驚愕羞媿引咎息過謂我為邑長於斯近而閭里乃有此等悖逆之子寧不負師帥之任哉因思昔仇香為滎亭長民有陳元者以不孝為母所訟香驚曰近過仇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遂親至其家與其

母子共飲為陳說人倫諭以禍福元大感悟卒為孝子鄉人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鳩哺所生至今載之青史為萬世美談今馬圭之見訟於其母與此事適相似恐亦是教化未明之所致亟呼其母至前詢問其狀乃備陳馬圭不肖之迹父母與之以田則鬻之勉其營生則悖之戒其賭博則違之十年之前已嘗為父所訟而撻以記之矣今不惟罔有悛心而且以為怨其間更有當職之所不忍聞者觀其所為若此則是真為惡人非復如陳元之可化矣當職心實忿焉從其母之所請刑之於市與眾棄之矣早聞其母又執至其父遺囑哀矜惻怛

之情備見於詞意間讀之幾欲墮淚益信天下無不慈之父母
只有不孝之子罔極之恩馬圭雖粉骨碎身其將何以報哉但
其父既有乞免官行遣之詞而其母亦復惻然動念不勝舐犢
之愛當職方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亦何幸其遂為母子如初
歟今更不敢坐馬圭之罪押歸本家懇告隣舍親戚引領去拜
謝乃母友愛乃弟如再有分毫干犯乃母有詞定當科以不孝
之罪所有馬早遺囑錄自一紙入案更以一紙付馬圭歸家時
時誦讀使之知乃父愛之如此其至則天理或者油然而生爾
仍特支官會二十貫酒肉四瓶付馬圭即將歸家以為諸召親

戚隣舍之用

毋訟子不供養

胡石壁

髮婦阿蔣瓘然子立所恃以為命者其子鍾千乙而已其子狼
狽如許既不能營求勺合以贍其母阿蔣貧不聊生至鬻其榻
以苟朝夕剥牀及膚困窮極矣鍾千乙又將其錢妻用久而不
歸致割其愛聲訴于官此豈其情之得已哉鍾千乙合行斷治今
觀其母羸病之餘喘息不保或有緩急誰為之倚未敢寘之於
法且責戒勵放自此以後仰革心悔過以養其母本州仍支五斗
責付阿蔣且充日下接濟之須

子與繼母爭業

天水

自柏舟之詩不作寡婦始不能守義以安其室自凱風之什既廢入子始不能盡孝以事其母載附遺編爲之三歎吳和中貢志今已久矣不知其爲何如人今考案牘見其家儲書數千卷必也佳士前室既亡有子七歲再娶王氏所望百年相守者王氏果賢當知敬以事其夫恩以撫其子此婦道也既嫁從夫其心豈容有異續置田產所立契券乃盡作王氏姓舊其立法之意蓋爲兄弟同居妻財置產防他日訟分之患耳王氏事吳貢士上不見舅姑之養下亦無伯叔之分析一門之內秋

臺以上皆王氏夫婦物也何用自立町畦私置物業此其意果安在哉具貢士溺愛一聽其所爲固已失之當時王氏蓋已無求夫靡他之志具貢士嘉定九年九月死家道頗溫王氏若能守志自誓扶植門戶且教其子使之成立不惟王氏可爲節婦具貢士亦且有後矣一念既偏但知有身不復念其夫若子具汝求爲非淫佚狂蕩弗檢王氏席卷於其上汝求破壞於其下子毋之恩愛離矣具貢士之家道壞矣未幾王氏挈囊素再嫁汝求傾貲產妻費貧不自支遂致交訟豈復知有孝道能誦我無令人之章事既到官當與究竟具貢士無恙時有屋

一區有田一百三十畝器具什物具存死方三年其妻其子破
爲無餘此豈所以爲人婦爲人子哉王氏原有自隨田二十三
種以粧奩置到田四十七種又在具收拾囊篋盡抄以嫁人具
汝求既將故父遺業盡行作壞豈應更與繼母計較成訟今據
所陳王氏所置四十七種之田係其故夫已財置到及有質庫
錢物盡爲王氏所有然官憑文書索出契照既作王氏名成契
尚復何說具汝求父死之時非是幼穉若有質庫錢物何不
自行照管方其鬻產妻費之時何不且取質質庫錢物使用
繼母已嫁却方有詞無乃辨之不早乎以前後亦有領去銀器

財物批照具在已上三事皆難施行但王氏具貢士之妻也具
汝求具貢士之子也僕未忘夫婦之義豈獨無子母之情王氏
改適既得所具汝求一身無歸亦爲可念請王氏以前夫爲念
將所置到劉縣尉屋宇業與具汝求居住仍仰具汝求不得典
賣廢幾夫婦子母之間不至斷絕生者既得相安死者亦有以
自慰於地下矣各責狀入案照會契書給還

兄弟

兄弟之爭

蔡文軒

所擬已明但以情而論則黃居易姦狡而二弟拙鈍黃居易稍

厚而二弟貧薄想父母存日居易霸占管業逐遠諸弟未必不以父母之財私置產業然其智足以飾姦既於分閔內明言私房續置之產與衆各無干預又於和對狀中聲說別無未盡積蓄真所謂此地無金若干兩者殊不知國家條令豈被此曹聲說點破而不行哉兄弟之身其初只父母之身也世間一等無知之人爭小利便視如仇若不相識甚可悲也黃居易當思同氣連枝之義絕彼疆此界之心周卹其二弟使兄弟和氣復合不然則父母在無私財索契送獄自有條法在毋貽後悔示三名取無爭狀尋喚上各人讀示並不伏責立爭狀又據黃

居易狀情願備已錢一百貫十七界官會津惠二弟等事并據黃居易狀陳再送會聽呈會聽官書擬因依奉台判田業事不屬本司但以兄弟之爭欲俾息訟以全天倫今三人者嗜利無耻頑不可化押下本州請徑自從條斷遣

俾之無事

蔡文軒

果能消爭融隙變闕為怡此正當職之本心特從所請仰速具無爭狀併申如更展轉候使定照已判施行繼據程若沔狀兄若溼弟若庸同狀立合同連等文字公行印給所是匿追姪其殺等乞行免追外僕金先詹安罪犯聽自施行尋責據各人審

供事狀呈奉台判兄弟叔姪交爭與訟此風俗大不美也微爲
江東名郡而有此不美此觀風問俗者之罪也委曲勸諭導以
天理今若汚若涇若庸齷到兄弟連押了辨祥奪合同文字及
無爭狀赴司則其兄弟之間退省靜思良心善性固未泯沒也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即是好人案印給合同文字付各人收執
其大其毅特與行下免追仍請若涇若庸若汚兄弟念同氣之
親思鵲鴛之義勿信嗾使教唆之言輒與傷風敗俗之訟若再
來索願必將無理之人重寘典憲各請改過毋貽後悔專責向
後再訟罪罰狀入案訖並放

兄弟能相推遜特示褒賞

胡石壁

當職守郡半年矣每勸教未至不能使百姓興於行誼入孝出
悌以追還淳古之風而同室之鬪閭墻之爭幾無虛日正此閉
閣思過朝夕不遑而數日以來乃忽見奉蛙兄弟相推遜於溪
洞之中劉陶兄弟相推遜於鄉飲之際不覺爲之嗟嘆咏歌而
繼之以舞蹈也夫財物人之所有失之於此可以得之於彼失
之於今可以得之於後兄弟天之所生一失之餘不可復得言
之人所以舉千乘之國遜於兄弟不啻如散筴者蓋有見於此
也若奉蛙劉陶之所爲豈不當于古人中求之乎昔王祥王覽

當東漢之時兄弟隱居三十餘年以孝友聞其後子孫極蕃以
大更六朝訖隋唐數百年譜牒不能傳而後已率蛙劉陶兄弟
儻能以王祥王覽之心爲心則後之視今將猶今之視昔矣嗚
呼人皆有兄弟我獨古當職爲勝司馬牛之歡案給據付劉更
收掌仍令客將司樸日備禮請蜀同人兄弟併奉蛙兄弟赴在
當職當親與酌酒以見贊善之意王武別股救父亦足教孝是
日併呼其子父坐之堂下賜以酒示褒賞得榜市曾兩縣

兄弟侵奪之爭教之以和睦

胡石璧

大凡宗族之間最要和睦自古及今未有宗族和睦而不興未

有乖爭而不敗蓋叔伯兄弟皆是祖先子孫血氣骨髓自呼一
源若是伯叔兄弟自相欺凌自相爭鬪則是一身血氣骨髓自
相攻相尅一身血氣骨髓既自相攻相尅則疾病病患中外
交作其死可立而待矣故聖賢教人皆以睦族爲第一事蓋以
此也奉璿奉琮皆是一家兄弟以今日論之雖曰各父各母似
覺稍踈然以祖先視之皆子孫也祖先之愛奉琮無以異於愛
奉璿祖先之愛奉璿無以異於愛奉琮奉璿奉琮若能體祖先
愛子孫之心則兄見其弟必曰是吾祖之孫也吾何可以不恭
之如此則必無爭必無訟矣惟其不知以祖先爲念於是爾我

始則相視爲路人，後則相疾爲寇讎。嗚呼！祖先養育子孫，只望代代孝順，人人愛友，以共保家業，以共立門戶。而一旦爲路人爲寇讎，死者有知其能瞑目於九泉之下乎？當職觀奉琮兄弟供吐之間，儘有條理者，來亦曾讀書，非其他懵然無知者比。而其所以與同室之鬪者，度只是一時爲利慾所蔽，無人以天理人倫開曉之耳。當職叨蒙上恩，假守于此，布宣德化，訓迪人心，正太守之責也。今奉琮兄弟本無大可爭之事，而又粗有可教之資，其可不以誠心實意教之，以人倫以感發其天理乎？爾兄弟今當各思吾之身是祖先之所生，兄之身弟之身亦祖先之所生，不知愛吾之身，是不知愛祖先也。徒知愛吾之身而不知愛兄弟之身，亦是不愛祖先也。必愛兄弟如愛吾身，然後爲盡奉先之孝。所謂愛者，如何出入相友，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雖刀小利，務相推遜，唇吻細故，務爲涵容。此之謂愛。儻或因一朝之忿，與閭閻之爭，兄則欲言其弟弟則欲害其兄，以賤害之心，內施於手足之間，其異於禽獸者幾希矣。奉琮兄弟其可甘心於此乎？且觀奉璿之詞，所以攻其兄者，無所不至，惟恐不勝其兄也。奉琮之詞，所以攻其弟者，亦無所不至，惟恐不勝其弟也。當職謂奉璿蓋反而思曰：使官司以我爲

直以兄爲曲以加之罪或杖之或黥之吾固不恤也然我祖先
若見兄之遭杖遭黥其心將何如哉奉琿亦盍反而思曰使官
司以我爲直以弟爲曲而加之罪或杖之或黥之吾固不之恤
也然我祖先若見奉琿之遭杖遭黥其心又何如哉吾爲人之弟
而至於杖其兄黥其兄吾爲人之兄而至於杖其弟黥其弟不
知所謂兄弟者果誰之子孫誰之血氣骨脉乎吾祖先之子孫
傷祖先之血氣骨脉也將何顏面以奉祭祀以上丘隴乎異時
身死之後見祖先於泉壤或問奉琿曰汝兄何爲遭杖遭黥
將何辭以對乎或問奉琿曰汝弟何爲遭杖遭黥將何辭以

對乎爾兄弟能一念及此則必幡然而悟不俟終日而遷善遠
罪矣昔日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
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爭同居如初當職諄諄之誨視蘇瓊
又如祥焉爾兄弟其可不如清河之民乎請推官更切開譬折
衷在前如果有侵奪私下各相償還自今以後輯睦如初不宜
再又紛爭以傷風教如或不悛定當重賞無所逃罪矣

兄弟之訟

胡石壁

鄒應龍兩月前曾當廳杖杖以訟其兄當職覽其詞觀其貌便
知其是一無理之人書判之間已示懲戒之意未幾其兄應祥

果訴其不恭其弟應麟又訴其不友竟不逃當職之所料紛兄之臂而奪之食猶且不可况揮肱以折其齒執梃以叩其脛乎且應祥嘗養應龍之子爲子已不幸短命而死則又養其女以爲女矣及笄而嫁之爲兄如此亦不可謂之不友矣應龍何乃不念天顯而不恭如此之甚邪豈惟不恭而已哉堂有慈親年踰六十義既乖於同氣孝寧廢於母心好貨財私妻子之念一發於中遂至不孝於母不恭於兄不友於弟舉天下之大惡一朝冒爲之而弗顧若人也其禽獸之不若矣尚何面目以戴天履地乎今應祥應麟恐傷慈母之懷不欲終訟固足以見不藏

怒不宿怨之心但應龍罪惡不可勝誅難盡從恕以恩掩義者兄弟之至情也明刑弼教者有司之公法也二者不可偏廢鄒應龍從輕勘一百至若分產一節雖曰在法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許別籍異財然紹熙三年三月九日戶部看詳凡祖父母父母願爲標撥而有照據者合與行使無出入其說以起爭端應祥兄弟一力財產既是母親願爲標撥於此項申明指揮亦自無礙今復混而爲一固不失其爲美但應龍頑嚚之心終不可改今日之美意未必不復爲他日之厲階固不若據已標撥各自管業以息紛爭之爲愈也此非有司之所能決母子兄弟

自擇利而圖之

弟以惡名叱兄

胡石壁

丁細七盜葬祖墓既從遷改其罪已可原但與丁居約丁五十
二爲堂兄弟畧無友愛之義而遽興誣罔之詞狀中所稱一則
曰丁花晚再則曰丁花晚爲人之弟而以此等惡名叱其兄委
是有傷風教杖一百枷項令衆半月餘人並放

兄弟論賴物業

劉後村

在法已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及滿五年而訴無分違法者
各不得受理翁曄翁顯係親兄弟其父翁宗理在日有田五十

八種於淳熙十二年分撥與二子各得田二十九種宗理慶元
六年死翁曄將所得田二十九種盡行典賣及曾將共段田陪
併與弟翁顯原契見存翁顯又曾執親隣就丁政遠邊贖得翁
曄原典田及作翁園名典得魏齊箕田鄉民辛勤增置此小田
業豈真容易翁曄已死其子翁填覬覦乃叔物業輒妄入詞稱
是翁顯將在衆錢物置到田產欲行均分自淳熙十二年至今
已及三十六七年翁顯執贖并置到田業皆是嘉泰已後及有
是嘉泰十一年者豈得是在衆錢物委是被人教唆妄生詞訴
且免斷契給還翁顯餘人並放

兄侵凌其弟

劉後村

人不幸處兄弟之變，或挾長相凌，或逞強相向，產業分析之不均，財物侵奪之無義，固是不得其平。然而人倫之愛，不可磨滅。若一一如常人究極，至於極盡，則又幾於傷恩矣。丁瑠、丁增係親兄弟，父死之時，其家有產錢六七貫文。丁瑠不能自立，就弱村婦縱情飲博，家道漸廢，逮至兄弟分析，不無偏重之患。既分之後，丁瑠將承分田業，與賣罄盡，又垂涎其弟侵漁不已。丁增有牛二頭，寄養丘州八家。丁瑠則牽去出賣，丁增有禾三百餘，貼頓留東田倉內。丁增則搬歸其家。丁增無如兄何，遂經府縣

併牽牛搬禾入陳論，追到丁瑠，無以為辭，却稱牛是衆錢買到。

禾係祖母在日生放之物，尋行施照。丁增買牛自有照據，祖母

身死已久，安得有禾留至今日？蓋丁增原係東田居住，因出贅

縣坊內，有少租禾安頓東田倉內。丁瑠挾長而凌其弟，逞強而

奪其物，而到官尚復巧辨飾非，以蓋其罪。官司不當以法廢恩，

不歆盡情根究，引監丁瑠備牛兩頭，仍量備禾二貼交還丁增。

如更不體官司寬恤之意，恃頑不還，併勒丘州八，仍追搬禾入

一併監還丘州八阿張，押下衍知寨楊九劉二先放。

兄弟爭財

劉後村

崇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非天倫之至愛舉天下無越於此乎徐端之一弟一兄皆以儒學發身可謂白屋起家者之盛事新安教授乃其季氏也鴻鴈行飛一日千里門戶寢寢業盛徐端此身何患其不溫飽而弟亦何忍坐視其兄而不養乎墳以倡之篋以和之此天機自然之應也今乃肆作弗靖視之如仇敵乘其迂從之來陵霄之狀殊駭聽聞且其家起自寒素生理至微鄉曲所共知也端謂其游從就學之日用過衆錢一千緡是時雙親無恙縱公家有教導之費父實主之今乃責償以此恩愛何在况徐教授執出伯兄前後家書具言

其家窘束之狀歷歷如此徐端雖竄身吏役惟利之趨豈得不
知同氣之大義顛冥錯亂絕滅天理一至於此乎前此見於兩
府判之詳議者至矣盡矣州家恐爲風教之羞且從僉廳所申
脩以和議過此以往或徐端更肆無厭之欲詭訟不已明正典
刑有司之所不容姑息也

與義兄爭業

包宰

事

丘如乃阿黃前夫之男帶來嫁與丘閏阿黃與丘閏共爭再生
丘寅丘寧丘閏必不肯私其妻前夫之子若有置到田業合作
丘閏名字索到丘如戶下契書並作丘如名字交關此是丘如

將故父財物營運置到無疑丘閏之詞亦謂自置田業依丘閏名字立如自營運到依丘如名此却是丘閏本心說話所謂狀上語皆丘寅等捏合丘寅等只合分丘閏置到之業却無緣分析義兄財產若謂父母在不得別籍異財然丘如本是李家之子不礙上條但丘如既已有財產却不得再分丘閏田業則立寅丘寧亦自無說所有供贍繼父葬送母親丘如合當諸子分之一不可以前後異其心案引上各人讀示仍申臺麻

兄弟爭葬父責其親舊調護同了辦葬事

天水

曾知府處置子弟輕重失中釀成今日之禍知府既指詐其事往矣大夫葬有日二子正當平心定氣克終禮制了此大事顧乃各脩舊怨人執一說彼此求勝不知於奉親送終之義虧矣私慙既熾天理益昏爲之親戚故舊者所當開明義理反覆敷陳良心一還則百念皆正豈有天理終於晦蝕者哉而乃阿其所好不惟不能正救又從而誣諛之抱薪救火不但無益而已官司爲國家行法從公定斷自當聽從顧念名家之後父死不葬必待求直於官司將遂爲終身玷君子愛人以德義當存大體耳兩兄弟所執大人或是士子或宦家何苦各私所親自犯

不遑今請此六人者以曾氏名家葬親大事爲念各持公論極力調護使其兄弟各遂天倫之愛急辦葬親不惟免被官司督過抑且永爲鄉曲美事官司當以五日爲期坐待回報彬當同共致辨如更不體官司告戒之意三尺具存自當施行、

夫婦

妻已改適謀占前夫財物

胡石璧

昔漢時有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戍邊將行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而有老母無他兄弟侍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否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終無嫁意三年

喪畢父母哀其無子早寡將改嫁之婦曰夫去時屬妾以養母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歎自殺父母遂不敢奪其志養姑二十八年而姑死盡賣田宅以葬之乃終奉祭祀世稱爲孝婦阿常爲巡檢之妻不幸夫亡猶有姑在老而無子孀獨可哀阿常若稍有人心只當終身不嫁與乃姑相養以生相守以死如陳孝婦之義可也夫死未及卒哭乃遽委而去之棄姑如棄路人易夫如易傳舍其心抑何如此之忍邪阿侯一身無所倚賴遂依其婢阿劉夫婦以苟活則其不得已之情可想見矣阿常改嫁之後兩年之間

更不能走一介以訪問其啓處及聞其死也及興訟以取其遺
資縱阿侯所蓄之數果如阿常所陳則養生送死皆阿劉夫婦
之力既當其大事則以此酬勞亦所當然阿常替夫絕義豈可
更有染指之念况未必有之乎雅律諸居夫喪百日外而貧乏
不能存者自陳改嫁阿常喪夫於淳祐元年之二月至今年四
月纔當除服而今改嫁已首尾三載若欲引百日外自陳之令
據阿常所陳其夫囊中如此厚即非貧乏不能自存者矣然則
坐居喪嫁之律從而離之夫誰曰不然張巡檢身為命官豈不
識法知而與爲婚姻谷五等論罪况此等不義之婦將安用之

嫁至于再已爲不可今自錢而徐自徐而張至於三矣朝彼暮
此何異娼優之賤當其蓄錢而歸徐徐不以錢爲鑒而娶之故
使其母不獲孝婦之養今又替徐而歸張張又不以徐爲鑒則
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張巡檢既非本府所轄難以
將阿常遠行取斷牒所屬徑自照條施行其可其否聽其區處
但其男張良貴係是張巡檢之子與徐巡檢之家有何干預而
輒橫興詞詐意在騙脅情理可憎合示簿罰決竹篋二十押出
本府界所有阿侯財物有無更不追究仰阿劉夫婦以禮埋葬
又據阿常所供稱徐巡檢身死之日存下見錢三百貫金銀器

凡十數項官會三千貫最爾巡警之職俸給所入有幾何一家衣食之外而囊橐又復如此果何自而來哉唐盧坦有云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徐巡檢若果有此財也必剝下以致之者也今遂歸於他姓之手殆天不肯富不道之家歟居其職者宜知所戒矣

妻背夫悖舅斷罪聽離

胡石璧

阿張爲朱四之妻凡八年矣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况歷年如此其久者乎縱使其夫有惡疾如蔡人阿張亦當如宋

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奈何去今朱四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手能運足能行初未嘗有蔡人之疾也阿張乃無故而謂之癡愚歎相棄背已失夫婦之義又且以新臺之醜上誣其舅何其悖之甚也在禮之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阿張既訟其夫則不宜於夫矣又訟其舅則不悅於舅矣事至於此豈容強合杖六十聽離餘人並放

女嫁已久而欲離親

胡石璧

王顯宗破笏不檢屢遭刑罰聶懿德以其玷辱門戶遂欲離親其說固未爲不是但婚姻重事所貴謹始纔是納承已不可悔

況成婚已越十九年之久乎。聶懿德係旌表門閭之後，可謂名家而乃以其女妻吏人之子，其無知無識亦已甚矣。事至今日，噬臍何及。况據其女所供，自稱夫婦和睦如此，則是欲離者聶懿德也。其女固不願也。雖然推原事情，却尚有可疑者。王顯宗刑餘之人，罪惡如此，父母國人皆賤之，將不待買臣之妻然後求去矣。而阿聶獨依依然不忍去，豈果有烈女不事二夫之操哉。聶懿德所謂王伯慶逐子留婦，或者其因於此矣。事屬暗昧，不欲以疑似之迹而遽加罪於人，仰王伯慶遣阿聶還其父家，却不許擅自改嫁。候王顯宗將來改過自新，俾爲夫婦如初。如

此則王伯慶可免公李之嫌矣。

夫欲棄其妻，誣以曖昧之事。

胡石璧

在禮之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在法妻有七出之狀而罪莫大於淫。侯虞氏得罪其姑，至于興訟而所訴之事又是與人私通。兼此二事，其不可復合亦明矣。今江濱與抱母龔氏狀都隱諱前事，只令押其妻虞氏自歸侍奉，不知虞氏有何面目復歸其家。官司合與究竟，而虞氏方始明白。牒邵武軍追江濱與申解候到司日，却喚上虞士海理對。江濱與追到再判。在法姦從夫捕，謂其形狀顯著有可捕之人。江濱與乃以曖昧之

事誣執其妻使官司何從爲據江濱更駟僧小人不知此義固不足責但事在有司須要結絕江濱更自知理屈於前事不敢堅執却又稱虞氏曾令妾搬去房奩器皿是虞氏盜與妾俱有大槩是撰造無根之詞遷延歲月使虞氏坐困不願復合而休離不出於己其小人之尤者所謂器皿必有名件押下食廳從實供供呈再判夫婦人倫之首禮經所重故曰妻之爲言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江濱更設心措慮欲棄其妻事出無名遂誣以閨門曖昧之私而加以天下之大惡詞窮理屈又謂妻盜搬房奩器皿及勒令對辨則又皆虞氏自隨之物古者交

絕不出惡聲謂其實有此事猶當爲之掩覆今江濱更撰造事端以爲獸之行誣其妻虞氏亦人爾尚何面目復歸其家虞士海既稱情義有虧不願復合官司難以強之合與聽離虞士海先放江濱吏勘杖八十押下州學列試別呈

緣妬起爭

王實齋

余文子既以女擇婿何必逐婿余氏既委身事夫何必背夫黃定既爲余文子之婿亦無不禮婦翁之理余文子訴黃定毆打一節據知證店主人以爲余文子故入店內尋爭此不必問但起訟之端只因妾挂童生子黃定偏於愛余氏專於妬婦人不

賢世多有之。顧何責於此輩。監定當廳拜告其婦翁以謝。往失
仰余文子當廳遣女姪還定責領。併監立限改嫁。桂音別覓
乳母。庶息兩家紛紛之訟。餘人故仍申。

官族崔妻

天水

士大夫之後。其子孫有賢。有不肖。固不能保其長有富盛。不墜
其家世。然不幸至於流落失所。權官行法者。得不為之惻然動
心乎。丞相秀國陳公先朝實與鄭國公富公並相。五傳而至其
孫思永。去先世蓋未甚遠也。思永之女嫁與吳子晦。為妻。亦是
官家之後。不能自立家道。掃地與其妻寄寓於陳宰淵之家。陳

氏與針指。以自給。為貧至此。為之奈何。士大夫誰無惻隱之心。
苟知其事。念之可也。賙恤之可也。因其貧而利其人。誘致以為
婢。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雷司戶名門之後。將以功名自期。顧何
利於一婦人。而自犯不韙。貽誚且評。陳氏之母劉氏有詞。官司
以其為陳秀公之孫。不忍坐視其失身。求為上世之玷。不得不
為施行。追到吳子晦。方且力諱其事。索到雷司戶。崔契再三詰
問。方據剖露。詳其初欲崔之時。始則招吳子晦飲酒。誘致。先留
陳氏在其家。一夕。次日方令立契。若將陳氏畧行。究問必有甚
不韙者。司正不欲盡情根究耳。先朝有士大夫部綱析陷。將以

妻女鬻償官者名賢見之傾囊倒篋與之尋爲辨裝奩嫁遣使
得所歸載入傳記迥爲美談雷司戶聞此事獨不有愧於心乎
在法崔妻與人者同和離法兵子晦合依上條定斷官司未欲
盡情施行且令劉氏當官責領其女歸家若其夫子晦有可供
贍不至失所却令復還萬一不能自給無從贍養其妻合從劉
氏改嫁官司却當備條給榷陳季淵名相之諸孫受人濡沫却
與親姪女着押崔契此豈復有人心引押下請門長自行遣仍
牒門長照會從所陳住罷所給義庄米雷司戶幹人程八乙別
吳子晦免收坐併劉如圭放崔契毀抹

孝

孝於親者當勸不孝於親者當懲 真西山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據東廂申到如承
信郎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股救療遂平
復雖非聖經所向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據百姓吳拾
同妻阿林懇其子吳良聰不孝再三審問具言其詳當職奉爲
郡守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夕慙懼無地自
容周承信除依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
用旗幟鼓樂鞍馬繖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極刑姑與從輕

杖脊二十髮髮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
司所深敬不孝於其親者王法所必懲兼此邦之人本來易化
只緣官司不知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為爾民畧陳大義

取肝救父

真西山

百行莫大於孝郡邑之布宣孝治尤今日之先務也詹師尹以
父疾弗愈剖肝膳之默有所相旋即更生其人鄉吏之子也急
親之病自視其身不愛焉人子之孝至此盡矣然以匹夫小吏
能舍生以活其親闔境士民間風觀感相戒以養陶成純孝之
俗顧不美歟詹師尹見此照條支給旌賞外更特支給錢二十千

發下仍委自可知縣與之補充優輕局分俾得以為孝養之資
亦所以廣風勵之意也

不孝

不孝

蔡九軒

知縣五日一呈正所以柔道化之甚善甚善送縣於一日呈之
時更訊五十以警其善心之生更改作兩日一呈仍收禁之滿
一月不改辭來

毋訟其子量加責罰如再不改照條斷 胡石壁

胡大為人之子而不能順其母遂致其母訟之夫母之於子天

下至情之所在也而乃一旦至此必有大不能堪者矣本合重
作施行以正不孝之罪又恐自此母子兄弟不復可以如初矣
且押下廂就本人家決十五令拜謝阿李仍令四鄰和勸如再
不改前非定當照條斷罪

祖母生不養死不葬反誣訴族人

方秋崖

阿王生而孤老所當供養者其子孫也死而葬埋所當經理者
其子孫也子孫零落獨有一胡師琇尚存迺飄棄出家不顧祖
母生則族人養之死則族人葬之為師琇者尚何面目立天地
之間哉族人哀全而葬以其不利也而遷焉與其他發掘塚墓

不可同年而回語也使當職處此遷葬者本自無罪可科今所
司既為將兩人勘銅監遷原處為師琇者亦可已矣至經上臺
置訟不休然則養其祖母葬其祖母者乃師琇之讐人邪不可
謂知恩報恩者矣此蓋販賣丘中之骨未滿其意親死之謂何
又因以為貨不孝者在法供養有缺者徒二年此師琇祖母
在時之刑也骨肉相棄死亡不躬親葬歛者於徒二年上重行
決配此師琇祖母死時之刑也罪在十惡之地從輕勘杖一百
編管鄰州申照會

亂倫

婦以惡名加其舅以圖免罪

胡石壁

阿張為人子婦不能奉尊長首尾不及一年厥舅兩以不孝訟之據其所供醜不可道事涉曖昧虛實雖未可知然婦之於舅姑猶子之事父母孝子揚父母之美不揚父母之惡使將八果有河上之要阿張拒之則可彰彰然以告之於人則非為尊長諱之義矣况將八墓木已拱血氣既衰豈復有不肖之念阿張乃一過犯婦人若果見要於其舅亦決非能以禮自守而不受侵凌者此不過欲僥倖以免罪故以惡名加之耳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今將九因阿張之故遂至棄父養出外

別君不顧父母之養不孝孰大其子當斷其婦當逐然後理阿張決十五押下射克軍妻本廂追上將九杖六十押歸供待不許再有違犯如將八再有詞定當坐以不孝之罪

子妻以姦妻事誣父

胡石壁

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黃十為黃乙之子縱使果有新臺之事在黃十亦只當為父隱惡遣逐其妻足矣豈可播揚於外况事屬曖昧相符同厥妻之言輿成婦翁之訟惟恐不勝其父而遂以天下之大惡加之天理人倫戒絕盡矣此風其可長乎決脊黥配要不為過且以愚蠢無知從輕杖一百編管鄰州勒歸

本宗阿李悖慢舅姑亦不可恕杖六十餘人並放

既有曖昧之訟合勒聽離

胡石壁

新臺之事委屬曖昧阿黃陳詞於外則以為有供對於獄則以為無若但據其先後之詞而遂以為有無之決是非鮮有不失實者當職今親至院逐一喚問耳聽其辭目察其色阿黃應對之間頗多羞澁似若有懷而不敢言李起宗爭辯之際頗覺囁嚅似若有愧而不能言當職今固未敢決然以為無也如必欲究竟虛實則搗楚之下一懦弱婦人豈能如一強男子之足以對獄吏哉終於誣服而已矣况此等醜惡之事只當委曲掩覆

亦不宜揚播以貽鄉黨之羞又尊卑之間又自如此縱無此事亦難復合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此禮經之所以垂訓萬世者也阿黃之不見說於舅必矣其夫婦雖欲借老其可得乎合勒聽離黃九二將女別行改嫁李起宗免根究

弟婦與伯成姦且棄逐其男女盜賣其田業 翁浩堂

謹按律曰諸姦總麻已上親之妻者徒三年楊自智與楊自成係是親堂兄弟自成娶妻邵氏生男女三人而自成亡使阿邵卓有婦德痛死憐生耕故夫之田祭死者以養其孤豈不義聲昭著雖有強暴之男孰得而侵凌之哉今則不然在夫卒哭制

清明集卷之十
中已與伯揚自智謹弄自智禽獸其行淫亂罔極遂併包阿邵
歸芳為妻滅理敗倫聞者悲憤此猶其罪之次者最是自智阿
邵成姦之後將自成男女盡皆棄逐將自成田業盡皆盜賣破
人之家滅人之子絕人之祀雖行道之人所不忍為而自智阿
邵忍為是乎罪惡至此上通天矣近親楊自達自淳祐元年入
詞至今四年不曾剖決死者有知豈不啻痛茹憤于九泉之下
當職因阿邵毋陸氏有詞乃得究竟本末陸氏非為自成聲冤
者蓋自智破蕩淨盡阿邵無所存立故子毋相謀欲當官正名
休離而去利在則棄同即異利盡則舍故謀新阿邵之計亦其

狡哉今官司只得盡情為之區處先正自智阿邵之罪引就王
丙乙位下取自成男牙兒歸宗奉自成香火所有自智盜賣過
自成田地六段內除一項給與男邵僧者勿問外五項皆謂之
違法交關引就典賣主客人名下索回原契毀抹案為置立產
簿扇與之具載當官印押給付牙兒執照併關鄉司起戶招稅
但牙兒年小未能成立候取回日且付房長楊自達撫養田地
付楊自達交收候牙兒年長令却自主掌楊自智免監贓牒押
出慶州界阿邵斷訖責付陸氏交管盧自成等放

叔姪

叔母訟其姪打破莊屋等事

胡石壁

阿劉奉千十一之叔母也奉千十一當以事母之禮事之今使之至於不遠數百里赴愬於訟庭之下必有大不獲已者為人子姪而使其叔母至此豈可不知所羞惡乎當職昨日見之書判繼而面諭所以全汝叔姪兄弟之誼可謂至矣盡矣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但阿劉所愬奉千十一打破莊屋等事恐亦不能無之今既欲釋叔母之忿復兄弟之歡豈可不伏辜謝過舍其舊而新是圖不然則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其爭訟尤未已也若劉四十五彭鬼師等既非善良何可與之交涉群居終日

所談必非正言必非好事今後此徒皆當一切屏去則同室之內自此永無間言矣示奉千十一乙仍帖縣究實劉四十五彭鬼師前後有無過犯如果為鄉曲蠹害照已追解來

叔姪爭業今稟聽學職教誨

胡石壁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當職德薄望淺不足以宣明德化表率士風而使爭爭陵犯之習見於吾黨有愧於古人多矣否則威之撻以記之正懼有所不容但已者而諸友乃能舉責善之誼以啓其良心使其叔姪之情不遠而復豈非區區所望於學校之士者歟示周德成叔姪仰即日稟聽明朋友教誨遂

為叔姪如初，若或不悛，則王汝于成者，將不得不從事於教刑矣。

宗族

恃富凌族長

蔡父軒

本司以勸農河渠繫街水利，固當定棄本職以明刑弼教為先。名分尤所當急，范寬以富而凌，霍其窮困之族，叔動輒以服絕為言，如此則族之尊長皆可以服絕而毀辱之矣。後生小子不知有宗族骨肉之義，本合科斷，以其稍能讀書，不欲玷其士節，押下金廳，請具兼金，捶楚二十，以為恃富凌族長者之戒。仍帖

縣嚴行不許富豪霸占水利以困小民，其范啓特與免追詞人放。

訟曾叔祖占屋延燒

胡石壁

甚哉銀元賡之不仁也。銀仲貴為其曾叔祖老而無室，廬正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行道之人猶將念之，銀元賡稍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必將解衣以衣之，推食以食之，假隙宇以處之矣。一聞茅舍所直幾何，銀仲貴占借以居，要豈得已而銀元賡乃遽興詞訟，必逐之而後已。邂逅延燒，莫知所自，遂疑其為銀仲貴之所為。父子二人更迭論訴，道乖綏族，誼爽篤親，朴作

清明集卷之十
三十一
教刑不容但已銀元賡決十下但銀仲貴為人尊長亦當自知
羞恥自識去就豈可恃其身老行尊無所顧籍多行不義取憎
於人髮短心長焉得無罪且責戒勵一次今後如更意詞定行
追斷

誣族人行盜

方秋崖

駱伯友訴所失不過錫瓶布袋耳而搜之族則功總之親也昔
人有遭盜者曰幸深夜無人知吾若執爾遂使爾終身受盜賊
之名吾不忍也按於凡人尚能如此而况同曾大父之叔姪乎
遂使干連者數人縶繩者數月學者不如此也學司除學籍餘

人放

鄉里

鄉鄰之爭勸以和睦

胡石壁

大凡鄉曲鄰里務要和睦纔自和睦則有無可以相通緩急可
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纔自不和睦則有無
不復相通緩急不復相助疾病不復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
世之人識此道理者甚少只爭眼前強弱不計長遠利害纔有此
小言語便去要打官司不以鄉曲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
宜處使了盤纏廢了本業公人面前陪了下情着了錢物官人

廳下受了驚嚇喫了打網而或輸或贏又在官員筆下何可必也便做贏了一番冤冤相報何時是了人生在世如何保得一生無橫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鄉里他自衆共相與遮蓋大事也成小事既是與鄉鄰讐隙他便來尋針覓線掀風作浪小事也成大事矣如此則是今日之勝乃為他日之大不勝也當職在鄉里常常以此語教人皆以為至當之論今茲假守于此每日受詞多是因閑唇舌遂至興訟入詞之初說得十分可畏及至供對原來却自無一些事此等皆是不守本分不知義理專要爭強爭弱之人當職之所深惡正要懲一戒百今觀唐

六一詐顏細八顏十一之由只是因楊四唆使之故楊四處鄉鄰之間不能勸諫以息其爭而乃鬪喋以激其爭遂使兩家當此農務正急之時拋家失業妄興詞訴紊煩官司其罪何可逃也楊四杖六十唐六一顏細八顏十一當廳責罪賞狀不許歸鄉里事並放仍各人給判語一本令將歸家遍示鄉里亦興教化之一端

勉寓公舉行鄉飲酒禮為鄉閭倡 胡石壁

當職猥以非才承乏守郡每自惟念公朝推擇之意豈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力筆相篋之務而已固將使之宣明教化以厚

人倫而美習俗也故自交事以來凡布之於榜帖形之於書判施之於政事莫不拳拳然以入事其父兄出事其長上者為吾民訓今既數月矣近者見而知之遠者聞而知之其比閭族黨之間自宜詳體此意長者勉其少者智者誨其愚者賢者誘其不肖者相率而為禮義之歸而舊俗為之一變矣然每閱訟牒垂爭凌犯之習曾不少衰其間利害不能以稀米即為欺詐以相傾挾財力以相勝結黨仇以相攻不特親戚鄰里友朋若不相識雖父子伯叔兄弟亦復相視如寇讐嗚呼天惟與我民彝豈若是哉蓋移風易俗使夫人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

能為爾當職其敢不自咎徒忿疾于頑而弗思所以為迪言舉之道乎竊惟三代教民之法莫切於鄉飲酒禮觀其致尊遜以教不爭致潔敬以教不慢父坐子立以教孝老坐少立以教悌序賓以賢以貴德序坐以齒以貴長序僕以爵以貴貴飲食必祭以示不忘本工歌必獻以示不忘功燕及沃洗以示不忘賤凡登降辭受獻酬之義遵豆鼎俎之器升降合樂之節無非教也當是時也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順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其俗既成之後雖衰世之公子皆篤於信厚而非止

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邑之近也。雖抱衾之賤妾皆知自克以義而非止於闕睚之后妃也。雖牛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是以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又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然則是禮之廢與存亡其所繫豈不重歟。萬世之下有志於化民成俗者。舍此而將奚先焉。唐李正一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盡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而人人知勸。裴煥之為宣州刺史。亦舉行此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聞者至於泣下。天理之在

人其不可泯滅也如此。夫當職不自揣度。輒有倣蠶之心。將與諸君子講明彝業而推行之。使郡之父老子弟相與周旋揖遜乎其間。日就月將。耳濡目染。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獄訟止息。刑措不用。則期民不愧於齊魯之民。而太守亦庶幾不為龍膏之罪人矣。獨抱此志。未知所遂。而劉司戶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首以為鄉曲倡。暨暨一紙藹然仁義之言。當職撫卷三歎。真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今而後益信。鄙人之猶足用為善也。昔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繇居處于高唐而齊右善歌。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願司戶與同志之

士力行之異時有爭訟曲直者望王烈之廬而復還人之欲為不善者恐司馬公邵先生知之而止如州則豈惟郡人有耻且格雖由之兼善天下不難矣豈不盛歟請今過行禮時錄名見示庶可因其從違察其所嚮且欲薄助錢酒以見區區勸勉之意借榜市曹及兩縣如各鄉士民有能倣此者仰各縣米實具申當行褒賞以為風俗之勸

名公善判清明集卷之十終



名公善判清明集卷之十一



人品門

宗室

宗室作過押送外司拘管爪牙並從編配 吳雨巖

刑故無小三細不宥以細罪小罪犯至于三事出于故猶且不宥伺兇罪大惡極有如趙若陋若不痛懲則譁徒無所忌姦民無所懼而善良不得以安其居矣趙若陋者專置詳局把持饒州一州公事與胥吏為黨伍以惡少為爪牙以至開櫃坊霸娼妓騙脅欺詐無所不有然亦官司有以縱之今不暇盡述其過

清明集卷之十一
惡謂如魯海被若陋粧造脅詐以致死于非命嘗特使人為地
只决竹篋三十此一次漏網也前政郡守知其姦惡因教艾氏
掛幡述冤事方行追究若陋奉身鼠竄竟追不到此二次漏網
也去秋士子群集秋試若陋輒將夏斗南兇打士子不甘欲求
直于有司一時士子雖婉轉爭競然事有所因官司乃痛治士
子而不問若陋是又數數為惡不止漏網而已昨者之竄猶有
懼心既而來歸已懷玩意當職到司之初得于諮該謂此州不
去此惡則善良有不得其死者非特不得安其居而已然區區
之意以人治人改而止遂因監賍錢判云餘人賍錢並放若陋

賍若不監更監何人所以露意者正望其改過輒敢於除夜因
賭局打人畧無忌憚則是非惟不畏州郡視監司如無矣法不
行于近何以及遠耳目所及猶置不問則一道之譁徒姦民相
視而動豈不重為一道害不容不與嚴行若陋罪如山積郡獄
刻木皆其黨與所勘百不及一然合州士民之所願痛治者事
既從衆允合人心申省及宗司將若陋押送外宗拘管併移其
家所有陳念三陳萬三並係其爪牙亦自有司置糧坊本罪內
陳念三係已配逃回又占據娼妓一家二人牒州將陳念三决
脊杖十三填斬押回原配所其王四姐并妹並付官牙改嫁從

良陳萬三追土杖一百送鄰州編管餘人候再有犯到官道上
斷刺

假宗室冒官爵

僉顯

皇族本支譜籍具嚴豈賤姓所宜詐冒朝廷官爵名器所謹豈
下流所可偽為趙假喜特一敗亡之子閭閻之孽乃敢兼二者
而為之葉庚及偽趙汝佛趙汝安同惡相求互相扶合冒稱宗
室據牒成于私家擬受官階印記出于偽手此而不治國法可
廢矣趙假喜先稱趙汝昔以冒趙善萊長子之名偽造降生縣
據私雕皇叔祖潤王府印記私置黃旗鐵鞭拄杖帶奪商旅占

據船隻威使人力打傷俞發本州追勘申宗正司追善萊究供
自有任氏所生長子名汝昔其喜僧委的名非善萊子偽冒分曉
僥倖輕斷遂又改為趙汝喜欲以冒善萊次子之實出入州縣
打話公事詐冒承節郎建陽縣監稅戶部市舶提幹冒權處州
稅官及充都大司察視官冒用章服濫赴聖節錫宴自雕都大
司提點印記出給縣到以林伸為書司林慶為厨子配軍葉佑
為獄子公乘轎象下鄉搜索銅器脅詐平民甚至神佛一孟孩
提一鈴亦遭脅詐處州勘據趙假喜同林慶所詐及金華縣勘
據葉佑林伸同趙假喜所詐共為官會二十餘貫此趙假喜之

清明集卷之十一
姦罪也。葉庚亦一行醫，據供嘉定十六年到臨安府，趙三知監善旌有身伴人，娶以為妻。冒稱宗女，葉庚因自稱郡馬，與趙假意同惡相濟。葉庚冒稱進義校尉，恩王府香火官，保委趙假意，即非妄冒陪涉假意，脅詐傷人。本州已將葉庚勘杖，不改前惡，停着趙假意、趙汝安恣為非法。同趙假意公乘轎乘張皇聲勢，強割葉辛田稻。凡趙假意等惡，皆葉庚淵藪佐助之。此又葉庚之姦罪也。至于趙汝佛之開置櫃坊，宰殺耕牛，姦奪妻女，騙詐店戶，趙汝安不知為何氏之女，隨逐趙假意流蕩淫穢，脫騙陳元二聘財，復歸葉庚家，初無降生。公據葉庚為之，就縣脫判影

證，皆當根究。處州已申宗司及乞行下婺州，契勘葉庚妻出給公據，端的照勘。及湛通判申乞行下本州，追馮秀出頭等事，照對趙假意之偽而非真，則已不可揜矣。四經宗司皆脫判不行，兩經尊長並指其偽，送下麗水龍泉勘會。則兩縣不肯保明，偽為汝思、汝珪保明，則兩員不肯批書。又懇托趙汝礮保委，則趙汝礮入狀乞不行用。姦窮詐竭，至自為偽據，其為偽冒又何言。若獨一善菜或稱非其子，或稱是其子，又有汝佛者亦稱是其第三子，料想善菜必一無藉宗室，可得濡沫，輒驚譜牒，故雖出名招認，而仍操不知存亡之說，以為臨時脫罪之計。及宗司再

三審究遂供委的非是本人之子頂冒分曉如係善菜子即革
追降宗司再判州徙條施行偽妄一節已自分明只因本州明
知故縱止將偽汝昔勘杖一百又止决竹篔後犯真决拘鎖土
宗所以致其改名汝喜復出為惡善菜汝喜再相瓜葛維宗司
之據終不可脫而偽冒之名竟不肯改若今次復為漏網則弄
假成真其偽當愈堅其惡當愈稔尊長司所謂雖曰一人猥以
濫綴宗籍子子孫孫將皆為真所關甚重豈容再付之含糊而
不決也欲將林仲决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葉佑决脊杖十五
加配一千里林慶勘杖一百牒州照斷
又軒判

以上除林仲葉佑林慶牒州先行斷遣外張喜僧葉庚周三二
娘三名帖兩獄牢固枷禁伺候宗司行下即行照斷不許計較
脫放如違獄官當任其責仍先申朝省及御史臺

士人

引試

蔡文軒

胡大發特鄉下一豪橫耳身為隅官乃敢擡轎呵殿輪門恐嚇
騙取財物本合徒斷姑照擬勘杖一百編管隣州餘並照擬行
本司已于淳祐九年十月初八日將胡大發毛德引斷內胡大
發稱是士人習詩賦遂當廳出給訟終凶詩引試據胡大發答

天與水遠訟分明萬象重始焉微不審終也遂成凶有事須求
直無瑕不可攻昏迷弗知返悔吝乃相從中吉當能悟大賢何
不容聖行使無訟今日幸遭逢尋呈奉台判粗通姑免勘斷重
究竹篋二十本司已將胡大發決訖監胡大發毛德賍錢候足
日押遣將大發押往池州編管毛德押往白沙寨拘鎖節次呈
報十月二十三日據學士鄉貢進士鍾俊等列名劄狀乞將胡
大發免管事奉台判以諸士友之請特免押遣帖送州學聽讀
半年續據州學申備據胡秘校明叔等狀陳胡大發見患乞給
假俾歸調理等事因依申乞旨奉台判仍編管本司已具原

編管胡大發池州事因依呈奉台判改編管信州即日押遣本
司已即具犯由于當年十二月專差節級黃才賚牒下信州拘
收編管取到交管狀附案訖淳祐十年三月初七日據胡孟宜
狀述父胡大發見卧病乞牒信州責放事奉台判且與給假兩
月本司已牒信州照判施行所是毛德拘鎖已滿帖寨取解赴
司在路為患身死本司遂帖德興縣委官体究有無冤濫施行
具申四月初一日據本縣申繳到縣尉譚迪功體究到因依愈
廳官擬本司昨取解拘鎖白沙寨隨從胡大發乞取人力毛德
赴司並放本寨差押入董喜管解在路病死取到生前口詞本

司不敢信憑帖縣委官體究致死曾無痰病有無冤濫今德興
縣申委縣尉親押董喜前到地頭集鄰保責供因依則董喜管
押毛德起程之時已患傷寒身體黃瘦行步艱辛董喜同一都
保正汪福集鄰取責口詞文字又扛毛德過二都取過都及到
樂平界牌源毛德氣絕身死店戶鄰人洪文等同共安葬訖見
得毛德為患身死來歷不明照得毛德雖是病亡當起解之時
董喜自合就寨陳乞監醫不應遽押病人上道致死亡歿于途
在董喜豈得無罪欲免追究帖縣追上董喜勘杖一百不得
立文案限三日具已斷訖狀申取台旨奉台判行本司已帖德
與縣施行五月初五日據本縣申已將董喜勘杖一百訖事狀
申本司附案照訖

又

照條合是徒配以係士人且與末減勘杖一百編管鄰州餘並
照擬行尋押上吳敏中當廳引斷據稱乞引試遂勒試呈奉台
判文理粗通姑與免受大杖改決竹篋二十致死受財此是何
等刑名徒降而朴所以許其改過而不失于為士者意亦厚矣
切宜自勉

士人克攬力

蔡文軒

觀操舜卿所供亦粗有文采但既是士人便不應充攬戶既充攬戶則與縣吏等耳既恃頑拖欠官物又咆哮無禮縣官本縣杖之亦未為過乃不自反結計及罪之人匿名報復此風最為薄惡所當究竟重斷以其粗知讀書姑與押下縣學習讀三月候改過日與槌毀攬戶印記改正罪名就縣給據仍由本司再犯重作施行餘並照擬行

士人以詭囑受財

吳雨巖

余子能乃停泊公事姓胡人之甥平日專以計置行賂為生今次乃以詭囑受財當以盜論豈得謂之士子此而不懲則誣徒

得志訟庭何由而清余子能合決脊刺方環但古人于惡習已成之後謂其未易洗滌遽用重刑近乎不教之害所以姑性教之余子能決竹篔二十以代大杖仍編管五百里王德元却不曾勸招假稱魚廳館客一節但以其計置縣吏隨人奔徙此亦狗彘之不若姑亦從輕決竹篔二十押下州學聽讀請本學輪差人監在自訟齋不得放令東西滿歲呈仍監賦

僧道

僧為宗室誣賴

蔡父軒

宗室父據寺居誣賴騙挾何所不至豈可輕信其說况主僧如

義頗有見識未必有此且從本州所行續據趙時需狀訴上件事尋朱批因依呈奉台判若僧行出外惹謗猶有可言今趙保義據中居住使小婢遍走方丈一不從所求即以姦事誣脅豈不大為陰隙之累如義前日之行不為不是但須從容明白而去耳本州若察其果無罪以一般寺院兩易亦所以全之也牒報

爭住持

吳兩巖

僧家以無名為三昧以知事而越經本司誹住持僧此自不當與之施行又何必押下縣禁獄追對牒南康軍徑自區處申但

州郡差住持者或出于私則人必不服此是根源如郡賢明所差必公當無此慮

非嗣教天師雖尊屬亦不當攙越出給符籙 吳兩巖

正教門以嗣教為定若其他族屬雖尊亦不當攙越出給符籙張希說昨因偽印信州已追逮繫獄續係毛提刑以不當潘禁行下今契勘張希說乃天師之叔官司固不欲因姪斷叔但印匠張嗣敬之徒亦豈可漏網其張希說所論天師別事乃在符籙所爭之後不過以此抵論官司亦難信憑遽將天師三僕追擾牒州更喚上希說責狀再犯不恕仍將印匠斷治如為叔向

存案上毀劈并住追索萬八等語及與備坐省劄指揮給榜嚴行
戒戢限十日定^申以憑回申

客僧妄許開福絕院

彭倉方

僧宗琦等四人玩侮官府謂可以利啗可以報怨欲以起^妄詐
之心知縣首判兩語已盡得其情狀矣但因欲拘此四以贍學
學校豈嗜利之所亦豈報怨之地乎今詳本縣及尉司所申只
是宗琦等四人一面情詞其所訴僧文孫顯益等七人並未見
供訴着實今將廣淵齋公據斷由送^魚廳照對得見開福之為
寺係勅賜祖額乃本縣聖節祝聖之所其中分二十三院各有

名目蓋自本朝天禧間以至于今二十三院之中廢壞者八八
院之中有一院亦以開福為號以子房而用本寺之總名蓋猶
邵武軍之有邵武縣南安軍之有南安縣兩不相妨也二十三
子院皆總係開福寺物業分頭佃作一門而入則中間殿宇佛
像法堂皆諸小院共之子房徒弟不相接續以至廢壞則產業
並歸常住以為祝聖焚脩起造脩葺常住之費其來已久豈容
外來客僧作絕院而不由本寺拘椿乎乾道四年有保正劉時
發者將本院常住作絕產請佃僧志珠經轉運司陳訴委官看
定照得開福寺係本額內小房乃子院上件物業難作絕產給

清明集卷之十一
佃况本寺係祝聖道場其田業豈可令外人妄有募佃乾道元年朝旨建劔等處州縣管下寺院田產為形勢豪富之家妄作絕產請佃今合盡數給還本司已照朝旨及轉運司所斷持上件田照砧基盡還開福寺為產給斷由與志珠為照又乾道七年有陳祺者入狀請佃釋迦院絕產本司出給公據付志珠亦明言建陽知縣申照對本縣開福寺係勅額寺院其釋迦院是開福分房非是別立寺院止係分佃前項物業即非絕產合併還開福寺管佃保明詣實又本縣出給公據明言開福所管二十三院居住雖殊而佛殿齋堂三門共一處若開福俱無僧房

是絕院若一房無僧自當併歸常住為業其事可謂明白今本院有僧四十餘人而四僧之妄訴乃如此以利動官府以公報私讐豈不大為可罪蓋緣崇琦等四人非本寺徒弟不合容其竄名住持故無變措常住之心而但有破壞生事之私意本縣以灼見其姦狀見之判語要當重刑斷逐以清祝聖道場之所可也今詳愈願書擬已極詳明但欲將二十三院之田混為大眾選僧住持管幹此說甚公當然諸子房之分裂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一二百年之間興廢盛衰多寡已若十指之不齊公欲比而同之恐作作擾擾自此無寧日矣今詳執到規約簿彙之

清明集卷之十一
十一
以衆議要之以神明亦已整肅該備各從本司用印責付寺監
等人依此規畫從公施行如有違戾惹詞自取敗壞追出斷治
其八院田業盡還本寺常住掌管本縣已椿管田租帖縣盡數
給還所有宗琦四人妄訴生事合坐不應為勘斷科罪特與照
赦免當廳戒厲入案行下本縣逐出開福寺門所有贍學添田
養學此乃美事帖本縣別行踏逐官田具申切待區處施行

牙儂

治牙儂父子欺瞞之罪

胡石壁

大凡求利莫難于商賈莫易于牙儂奔走道途之間蒙犯風波

之險此商賈之難也而牙儂則安坐而取之數倍之本起錐刀
之利或計筭不至或時月不對則虧折本柄者常八九此又商
賈之所難也而牙儂則不問其利息之有無而已之所解落者
一定而不可減故曰莫難于商賈莫易于牙儂為牙儂者當念
其勤勞念其險阻公平其心與之交易可也乃又從而欺瞞之
其不仁亦甚矣顏文龍不遠千里興販貨物投托李四之父子
前後贏餘其牙錢亦必不少顏文龍意其可托遂以銀會寄于
其家取守會以為證自謂他日必可執券取償豈料李四父子
全無信行遽欲從而乾沒之及至到官乃謂保正立雙頭文字

係是尋常富室欺凌愚民之所為李四父子既為牙僧乃世間狡猾人也豈肯甘心立此等文字與遠鄉客人乎此蓋萬無是理李四為此言不特以顏文龍為可欺是以太守為亦可欺矣欺商且不可况欺太守乎為牙人至于敢欺太守則前後之被其欺者不知幾人矣欠負之罪輕欺瞞之罪大李七五李四杖一百押出府界仍監還所欠錢銀

公吏

罪惡貫盈

蔡父軒

州吏黃德訴其取乞贓枉者非一人本司已節次行下報勘最

是御史臺委本司追究張焱所訴打縛曲抑騙取照條理斷一項最為緊切本司送下司理院根勘縱免桎梏亦合收禁本聞獄官陰縱之出外輒令其踰獄牆往來揚揚在市飲酒未嘗坐獄如此則是內臺欲鞫之而本獄故縱之朝廷張官置獄今乃蕩無綱紀甚至獄牆反為獄官推吏受賍縱囚之路可為寒心萬一內臺得知或為詞人指點則本司本州豈不俱受其責直日排軍取赴本司別送獄根勘所有本州今根究事件候本司根究施行回申內臺畢日押下本州聽從究對併牒本州照會訪聞此吏素為暴悍督取公事不一而是彙在科提則假公行

私大為民害、占養娼妓、據良人婦、打蕩食肆、擾害市井、人莫不苦之、甚至挾州幙之勢、講張幻惑、雖州之都吏亦莫得而鈐束之、都大判府直院屢嘗黜之、今又招數項詞、誣其不可不配明矣、候到先與刺配、續據直日排軍徐達取押到黃德呈奉台判黃德罪狀非一、先刺配五百里州軍、長枷押下鄱陽縣獄、委本司正提幹嚴行究勘情節、限兩日申此、係御史臺送下名件、不許苟簡、尋真刺配黃德州軍、呈奉台判池州除已將黃德刺配枷送鄱陽縣獄、委提幹根勘、續據提幹汪儒林申、具繳到黃德供招情款、呈奉台判黃德以一決脊刺壞罪犯州吏、而能使千

里之民敢怒而不敢言、黥配之日、闔城民庶無不以手加額、呼天稱快、雖三尺童稚亦拋擲靴瓦、切齒唾罵、百姓不堪其苦如此、縱本司不黥之都大直院亦必黥之矣、今據申所供未及十分之一、如枉法取乞而脅去張成三百貫官會、酷霍吊打而逼取楊千五十餘貫錢會、因事受賂而接取吳有交三百餘貫官會、恐嚇欺騙而脅取酒戶汪昇一千貫官會、其他如恃勢醉酒而打碎祝家之店、恣行無道而姦據鍾萬五之妻、占養娼妓而日酣歌于劉賽賽柴五娘之館、甚至拒天臺之命令、玩監司之行、移往來牢獄如私家、輕視獄官如廢冢、罪惡貫盈、黥已晚矣。

內供銀帛一節本合根究以事係賍賄跡涉郡條姑存大體不欲盡情決脊杖十五照已斷配池州拘鎖都巡寨仍牒州照會會司理受朝廷重祿任牢獄重寄而乃所為如此尤可駭者方本司取上黃德之時亦必待其取覆推官俾黃德踰墻入獄乃始解司可重為國家法守歎官箴歎豈獨推司之罪邪帖請解推吏赴司受杖一百聊示薄責

違法害民

蔡久軒

當職未巡歷之前已聞弋陽有孫余二吏之橫民不堪之及至安仁則弋陽百姓爭來哀訴節次收六十四狀或專狀或聯名

偃倭拜起纍纍車前伏地不去款款號呼有困迫無聊而自擲于地者非割剥膏血民怨徹骨豈至是乎一虎咆哮于市廛之間民且狼顧斗大之邑而為虎者數人民其有不重困者乎孫迴累經編管偽冒置充吏首占縣權自號立地知縣弟孫萬八橫行市井人呼八王其他可知捉人毆打輒用紙裹木棒名曰紙毘毘收拾配吏破落鄉司分布爪牙競為苛虐私押人入獄訊臆荆至一二百餘信昨同張成脅取百姓劉慶一千二百餘貫本司止將張成勘斷所以恐之也乃敢率弓手正等二十餘人以迎神為名擒捉詞人本司錫匣累行追遠相而不出方且

醉飲娼接揚揚自得既有無名錢又有自寄錢又有比呈展限錢又有保正每月常例錢敲鉅骨髓怨聲徹天今據獄中供招雖未及萬分之一然孫迴計一萬一千七百餘貫余信計一萬八百餘貫而見錢不預焉民膏民脂日剝月削以啗此曹當職實痛心焉孫迴決脊杖二十刺配惠州牢城余信決脊杖十七刺配南康軍牢城張細李崧乃同孫余為惡之人賍數不下五十貫本合一例從配姑從輕決脊杖十五編管一千里仍監賧帖報本縣併備榜再奉台判當職再得之衆論及知縣之言皆謂本縣網解首尾皆在孫迴名下欲得了辦畢日行遣當職念

本縣月解窘急重違其請孫迴照已判決脊杖二十寄配惠州收禁縣獄上禁單候了本縣網解畢日追上照刺仍帖縣追孫萬八赴司限一日仍併備榜

十虎害民

蔡久軒

當職昨過鉛山縣聞有十虎極為民害如程仁張權徐浩周厚余慶詹澄陳明周麟徐濤等是也盤據本縣酷毒害民當職首將程仁徐浩周厚杖脊加配拘鎖張權決配拘鎖余慶詹澄見行根究惟周麟陳明徐濤三名及追治今運司以熊炤家業事押赴本司當職照得熊炤以勢家強幹恐脅欺騙氣凌州縣止

從編管已為輕典但當來本縣吏人輒以私意煨煉希冀財物抄估家業乃併他人行李欲掩而有之不為無罪而此三吏嘗取害民則亦豈此罪之所能盡其萬一哉熊炤家業雖已給還而三吏之罪烏可倖免陳明周麟各決脊杖十五編管一千里徐濤追赴司決脊杖十五押還原配所李發張福助之為害亦難輕貸各勘杖一百放仍牒報轉運司

逐出過犯人吏檢舉陞陝

蔡久軒

逐黥配之吏以安良民此可見令尹之仁政本司併行籍記所
有打罪勒罷之人所犯雖少輕然能併逐之尤見嫉惡之盛心

帖報仍具檢舉陞陝併帖四十二縣

員役

蔡久軒

當職入境閱詞詐配吏者以千計則一路之為民害者可知也雖已揀其尤者加配拘鎖及以次追究推原其由皆貪官暴吏與之志同氣合容縱員役所以行案貼寫半是黥徒攫拿吞噬本無厭足既經徒配愈無顧藉吮民膏血甚於豺虎前後監司非不嚴禁徃徃官吏視為具文名曰罷逐暗行存留今約束到日仰州縣即時逐之不得更入公門違具姓名申本司籍記仍旬具有無存留保明申如有故違招人力指實陳告斷行追究

州追都吏縣追典押官員按奏務在必行各請體悉帖仍接

籍配

蔡文軒

王晉猶吏也有滔天之惡山積之罪所供未及九牛之一毛今來抄估其家蹤跡盡露尚猶欲支離其詞邪獄官所擬已備知其姦狀更限兩日請嚴行鞫勘詳供前後交通受賂罪惡明具日子錢數以憑按法施行毋使本司更移獄再據州縣申再根勘到王晉供招前後交通受賂事并阿莊供招情犯其王晉名下計賍十七界官會共七萬六千六百六十六貫紐賍絹一千六百八十六疋有零遂送法司具條呈檢法官書擬因依呈奉

台判本司副吏王晉以敏給濟姦以狡漁濟惡貪狠如虎狼前政提刑受其籠絡威行九州凌犯綱常至敢與提刑握手耳語人皆呼為小提刑當職曩仕本路備稔其惡恨不斬之招納賄賂金帛充斥公然架造層樓複屋突兀於臺沼之側始則恃提刑在要路莫敢誰何後則交結權要女婿劫持官府以堂堂上司而一吏乃得以肆其姦而莫之制辱莫大焉當職視事以來節節據民詞訴且形之歌謠謂憲臺有意除姦吏臺畔姦劫不除聞之使人赧然今據州縣所勘王晉所招無非賣弄死刑公事計贓凡該一千六百八十餘貫抄估其家悉為寄附然銀猶

且一千二百餘兩羅綺雜物估價不下十萬而舊楮田宅不預
馬割九州赤子之脂膏剗四十三縣百姓之肝腦而以肥王晉
之一身一家亦慘矣哉姦占兄嫂以妻為妾紅幃紫幔以銀為
枕與嫂同房而妻則屏棄於污漫之地役使同奴婢之列逆理
亂倫有如此者不黜之何以懲本司之吏不籍之何以謝一路
之民計其贓罪自當絞刑姑與從輕貸死決脊杖二十配二千
里免拘鎖押遣阿莊姦淫之罪照條合流二千里定斷姑從輕
勘杖一百編管鄰州所有妻阿姜為其厭薄貧窶可憫特與給
還新舊庵屋并基并墳山併屋內器具與子同居所有王晉一

愿金銀財帛田業等物並申解朝廷仍榜衙前尋具刺配王晉
州軍并阿莊編管州軍呈內王晉準台判瑞州阿莊南康軍已
引上斷遣訖

姦賊

蔡父軒

朝廷行下秤提官司日久廢壞餘干縣典押陳閨箴視行移全
不措置本司委通判到縣體訪其陳閨者乃酣飲於尼寺妓館
亦不出接通判及反受卓鋪支十四等昧囑吏之無狀未有如
此者今據所招罪犯凡數十項曲法計贓凡一百單一貫決脊
杖十五刺配二千里州軍牢城仍先傳示六縣各三日俟監贓

畢日拘鎖外寨仍牒縣追出幼女責還余嫂子取交狀申三尼
免斷榜逐院押錄李椿同惡朋淫寄配二千里限五日措置增
長會價如違押上照榜本縣及帖諸縣餘照擬行

慢令

蔡文軒

弋陽縣大段慢令如前此李鐘等狀只任收倒及本司索回狀
後並不見一字行移今來遣下格眼係最緊切各件其中三令
五申非不嚴切已踰一限更不繳回狀詞箴視上臺未有若此
之無狀者照得楊宜彭信為惡最甚民怨滋多當職入境即欲
追配以知縣必欲存留少緩追究所以今來畧無忌憚事事慢

令知縣非久趨朝亦何苦占留押下責供及刷類兩名前後所
招詞呈訴僉廳書擬因依奉台判當職入境之初即聞弋陽縣
吏楊宜彭信不法害民及入邑境則百姓陳有等凡二十九狀
俯伏轎前哀訴不已本即追配而知縣再三以見起網運護留
後來裝網已畢本縣申來謂已別差典押其楊宜彭信並榜逐
矣實則二人者霸據縣權出入縣庭自若也逃典押之名而專
典押之利自若也民脂肥妻肥子肥者弋陽管下南港渡自有
陳府恰造夫船通濟往來忽被楊宜彭信以網運名色占載行
李五月十七日大水泛漲渡子只以小船撐渡致死者三十餘

人本縣百端遮掩必不令本司知之偶因本縣違慢本司格取
公事案官檢舉追吏當職秉筆之際因忽省悟二兇不去民冤
何訴即以錫匣限一日追至殆若有冤魂之訴于旁者審而視
之無有也吁亦異哉二兇者罪惡貫盈一朝而喪三十餘人之
命兩听親屬叫地號天即此事雖斬之不為過極之海隅少酬
百姓之怨少償死者之冤已為輕矣惟是當職以知縣綱運之
請不能決裂即去二兇以病我赤子今雖執筆書判眼濕心痛
亦何益哉兩名各決脊杖二十刺配二千里嶺南州宣寧城仍
傳示諸邑以為慢令雪民之戒仍榜衙前及本縣餘照擬行

鉛山賍吏

蔡久軒

當職未入境已聞鉛山縣有配吏程徐張周四人為百姓之害
及入境則百姓交訟之如徐浩乞取官會三百貫則招吳興陳
論乞取官會五百貫則招劉言陳論又如揚超所訴則節次取
受一千餘緡其他乞取如揚和暨汝和所論不一而足霸役年
深民懼如虎號為燒熟大玉甚者虛印乾鈔移易倉庫鼎造大
厦橫行市井每監司追遠則一味逃避不出如張謹接受官會
三百二十五貫則招楊青陳論接受官會二百二十五貫則招
徐超陳論又如曹介杜所訴則張謹三人共討十八界會三百

餘貨狠毒酷暴不啻狼虎周厚身為典押政以賄成乞取官會
二百貫則招王祥陳論乞取官會三百餘貫則招劉仁陳論又
如曲法變讓良圭王先明等賍不一而足惟程偉一名據王大
同周瑞王文煥等論其接受情節賍錢萬計雖不曾明指錢數
然其更名為儀以泯蹤跡改職為都轄以避典押之名則又三
人中之最黠者也陰險幹民之利更強占二婦以居家創建月
數局監納無名錢白納三千石重科半萬筆不給朱鈔白狀交
納尤為百姓之苦知縣第求辦事豈能盡知當職重念鉛山彫
弊民力已疲復有此狼虎之吏恣其溝壑之欲日朘月削民何

以堪此曹不除何以安百姓而培國脉徐浩周厚程偉三名已
經徒配各決脊杖十二加配五百里拘鎖外寨毋使虎兕出押
重為吾民之害張謹一名未經徒配且押赴永豐縣獄逐項根
勘限五日申其餘汚吏尚多當職念縣道乏使未欲盡行追究
仰自改過如再招詞訴決定追配仍備榜行司及本曉示

責縣嚴追

蔡文軒

配吏程偉等橫歛奪取鉛山縣民怨入骨髓訟之者不可勝計
本司將程偉等徒杖加配拘收外寨而於知縣則未之問焉今
知縣乃反將程偉張謹等仍舊作奪收仇藏匿何邪據王辛供云知

縣喚入宅堂不肯交付知縣若內省不效何用苦占此曹帖請疾速將程偉并張謹申解本司如更占留別議對移且先索批書至辛所押乃已斷配吏與押見送勘張謹者罪有輕重然其為縱囚則一決脊杖十二寄配鄰州鐵葉釘錮押下監捕限五日程偉妻男寄收饒州州院內程偉張謹沉毒一縣鉛山之民怨入骨髓當職抵縣以民怨已極而各人取受為數浩瀾追赴行司程偉加配張謹押送永豐縣獄根勘此二賊者乃敢殘視臺府重賂監卒竄走臨安致本司索知縣批書督巡尉追捕拘各人家屬將押送人決配方始捉獲其意不過謂今日竄走明

日即可回縣報復善民如此則罪惡貫盈之吏皆可以竄走而無如之何是不復有官府矣父克胥徒習姦成性舞文弄法於上臺猶敢賣弄則於百姓可知矣本縣百姓訴之者皆嗔恨不食其肉且伏地號泣諭之不去狼虎不除民害何時而可蘇程偉決脊杖十五再加配千里永鎖棠陰寨張謹決脊杖十七配二千里永鎖利陽寨月具存亡申並依條刺逃走字獄子王辛將本司罪囚縱放罪已不可恕今據程偉等所供王辛取受凡七百餘券酒肉在外情理尤為深重照已判決脊杖十二配一千里其餘如引領二囚走竄之人及詹桂程千六等皆合少懲

詹澄招詞甚衆亦欠一配並別擬呈仍牒州還知縣批書仍榜本縣

受贓

蔡文軒

配吏鄭臻金彬吳恭三吏結黨害民流毒一縣六鄉之人怨之切骨本司入錫匣追赴臺治乃敢密遣姦猾護徒先次到司物色擺布次則身賫金銀買囑貴寓強幹行賂匣司入吏抑捺脫漏以俟當職離任甚至拆開文案藏去縣丞所申假作繳案申狀偽稱縣丞差出自初三至初六日已抑捺四日使非當職體探得知則本司紀綱國家典憲為此曹反復玩弄孤蹤鬼跡朕

閱一番吏之無狀未有甚於此者所勘罪犯十未一二而脅取姦害之跡已不可勝數金彬贓計八千三百餘貫決脊杖二十刺配二千里州軍牢城鄭臻贓二千三百貫決脊杖十七加配一千里吳恭贓計一千三百餘貫決脊杖十五刺配一千里州軍牢城缺係貴寓幹僕不體主家清德怙勢黨姦接受銀會干預刑名公事不有國法不從官府不顧主家本合刺配姑從輕勘杖一百押回温州李偉係本州有請書司黃季玉係教唆護徒乃敢出入臺府行賄關節各決脊杖十二編管鄰州內黃季玉更入匣催追匣司最是奉司命令所出之地乃敢接受重賂

公然以假申狀脫判將罪人私匿此而可為孰不可為決脊杖
二十刺配二千里、

二十狀論訴

當職入境狀訴鄉司詹春張慶者凡二十二狀其他泛訴亦無
一狀無其名者皆苦其飛走賣弄鑿空生事之害言之涕沅痛
入骨髓恨不食其肉計其取受不知幾千百貫固不待送獄而
罪狀昭著今乃敢仍用故智僅供招四百六十八貫紗半疋其
意不過欲保全面皮為再歸復役害民之計重刑重納鉛山一
縣不知因此二賊破蕩家業者幾人沉離妻子者幾人委填溝

壑者幾人痛哉苦哉而此賊者乃獨得以遂其全軀保妻子之
謀是無天理矣詹春張慶各決脊杖十二配一千里餘並照擬
行仍榜本縣、

假作批朱

爭賭之罪小假作本司批罪大受書舖教唆之罪猶可恕身為
書舖而教人假作批朱之罪不可恕楊璋勘杖一百編管鄰州
取上斷其趙澄胡壽等情罪備擬牒州僉廳重斷訖申、

秤提官會

馬宜為州走吏當褚價減落之時不留心秤提乃只管告懇求

清國集卷之十一
助教為脫去逃避之計可謂巧矣前日方有告其家藏近萬緡者今日對問則盡為搬去矣勘下決脊杖十五寄配南安軍押下通判廳及州倉廳監勒作緊措置如會價稍增即免斷配給還仍勒出見錢六千貫文足本州允便如違送外州勘隱寄併行決讞

鄉司賣弄產稅

當職昨到安仁有貴溪百姓訴鄉司邵遠賣弄產稅者其詞甚哀已行不追赴司十九日入界一日之間訴鄉司者三十一狀內訴邵遠者十六狀訴鄭興者七狀訴鄭富者七狀或專狀或

同狀偃僂拜伏哀告者四十二人閱其狀皆重催白敷督取錢物無異虎狼之吞噬盜賊之劫掠並生穿窬間與我皆同氣為民父母者得不惻然動心乎邵遠照台判候催追鄭富兩名帖縣限一日解赴行司徐侁係罪犯吏乃復出害民帖縣追上狀一百押送外寨拘鎖限一日申所有上件三十一狀併帖遣下請知縣閱畢併入繳回行司當職巡歷所以待本縣者意矣知縣切不可庇小吏以傷大體

恣鄉胥之姦

吳兩巖

膠州契勘嘉慶間拆變因依申周森罪如牛毛闔縣所疾視州

縣徃徃以此縣戶眼弊律皆在周森曾中若行配去恐向後欲
整頓版籍更無知首末鄉胥其實不然只怕無知縣豈怕無好
鄉司若占護周森不已則然叢於知縣之身縣道愈見多事整
手斷腕何有於周森不必動勘徑將本人夾脊杖十五只刺配
饒州庶免走逸牒報主管司及帖縣

應經徒配及罷役及合盡行逐去

胡石壁

當職云春到任之初據本府士民實封投狀備言罷役吏人重
為民害乞賜驅除當時當職交事之新名實未加於上下不欲
驟下此令以駭衆心且誅之不可勝誅不若姑導之以政齊之

以刑以待其遷善後此可以相安於無事之域此實區區本心
也不謂此曹習與性成怙終不改出入案分教新進以舞文把
持官司誘愚民以健訟淫朋比德表裏為姦詢之國人皆曰可
殺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
能殖則善者信矣今邵陽之惡孰有加於此曹者若惡之而不
能去猶不惡也去之而不能盡猶不去也痛斷根株無俾易種
其可以婦人之仁細人之愛而止乎但以人數頗多其間亦豈
無彼善於此者若一旦盡使之扶老携幼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寧無轉乎溝壑之憂今再與勘酌區處應經徒配吏有老小三

清明集卷之十
二十
人以上而有田宅在城十里外者許指去處居住城外無田宅而有老小三人以上而併老小無而年及六十以上容貌委是衰老者許離城二十里外居住其單獨無行止人並押出府界罷役人準此帖各廂兩日內並從實供申如稍涉私當行人決配

州吏故違安邊所錄匣

吳雨巖

朝廷以九郡分隸江東獨寧國雖隸部內而幾於化外湯友王琮故違安邊所錄匣是慢朝廷之令也使所行下本司追解非惟不伏解來抑且不行回報本司行移交馳於道而二吏安坐

於家無監司也若不將二吏重斷則自後本司凡有催督刑獄事及承隸省部事不復可以行於寧國矣擬官欲只將二吏解使所却恐使所不知因依或杖或放是又中其姦計不若徑斷備申湯友王琮各決臀杖二十刺面配一千里且申司所照會僉判廳吏既挾他司幹宗以相變者只追吏何以示懲牒府將僉判對移外縣丞以示薄懲非特為此事設也為紀綱體統設也請權府速與施行申吏免遣

治推吏不照例襍後

吳雨巖

本路獄事之多莫如饒信舊常繫獄者動輒百十人未見有獄

空之時此不可專歸罪於民俗之頑犢皆緣官司不以獄事為
意每遇重辟名件一切受成吏手一味根連株連以致歲月奄
延獄力充斥氣候不齊之時春秋之交多是疾疫相染無辜瘦
死當職心甚痛之到任初曾先出榜禁戢又且夙夜不敢怠每
獄事大情已定者簡徑斷決幸而饒州兩獄歲首獄空亦欲兩
獄舉行穰穰感召和氣不期推吏等人非其所樂聞只願獄力
充斥可以騙乞反怒當職不合踈決使狴犴一清更不照例穰
被誅心而論豈可有免俗語云打殺鄉胥手勝齋一千僧推司
枉法受財出入生死其為害何止如鄉胥而已配兩推吏勝似

齋一萬僧何必緇黃設醮設斛方可請福汪仁劉友係兩獄頭
名推吏各刺配本州牢城長枷榜示各獄前使往來觀者舉手
加額道一聲稱快自足以感召和氣十七日却押上仍帖問兩
獄官

去把握縣權之吏

吳雨巖

玉山非易為之邑且當徃歲盜賊比年水旱之後勤而撫之猶
恐不及新知縣儘有材具可了此邑入境首扣其為政以不信
吏不擾民為對當職深以為善既而扣以催科委折則云未免
以類姓為祖當職又以為疑再問則云仍許自陳改正當職益

信知縣之高明也。但吏姦不去，切恐有改正之名，無改正之實。以至其他擾民之事，知縣非不有意檢束。然不若去之為愈。知縣既去，周倫而存周仁，何也？周仁把握縣權久矣，姦吏之魁也。罪惡貫盈，詞訴山積。但當職不欲明言某人論周仁某事，蓋所任姦吏與譁徒均為公私之害。今若曰：因某人入詞，黥斷縣吏，則其人必將號于衆曰：我已論配典吏矣。必是因此把持縣吏，尤未為便。但周仁之平日受贓曲法，占妓置田，妄作擾民等事，當職已知之熟矣。從輕決脊杖十五，刺配徽州。去此吏則知縣得以自為政，庶幾不負士民連日列狀之所舉。所有周森係已

配吏亦為民害。但稅賦弊源皆在鄉胥之胷中，即與押往原配所。恐知縣再欲推究弊源，以紓民力，而無可根究之人。且留付知縣自行根究。如再惹詞，朝受狀暮加配，決不輕縱。斷訖仍榜縣市。

都吏輔助貪字罪惡滔天

宋自牧

大教射畢收梁其箭數，或收或退，合追合斷亦合。從知郡審實施行。又豈都吏可得以私意而自專，軍營遺火其犯人合追斷亦合。從知郡審實施行。又豈都吏可得以私意而容庇。詳此二節可見鄭俊平時一軍事權盡由本人把握，押下州縣勘前

後罪犯及新知軍到任以來鄭俊專擅不法及非理取乞事件胡傑且責令照此一一依直再供違併送勘知郡之廉耻掃地鄭俊之罪惡滔天凡所供所招之詞皆未見未聞之事備所供摘錄申取大使行府鈞旨斷遣胡傑且拘下再勒供平日同惡相濟之人一併為民除害據鄭俊招伏情款狼籍之狀所不忍聞乞祠從便但不許歸軍干預財賦因此席捲公私怒藏牒報通判向押簿曆一毫欺弊責有所歸併引示本軍都副吏及帖財賦官知委斷罪鄭俊輔助貪守權利民財實庇親私激成大變揮髮不足數其罪始從擬重決奪次二十刺配海外州軍拘

鎖郴州土牢胡傑決脊杖十二編管全州

辦公吏攤親隨受賂

宋自牧

當職隨行只有一名即不是提轄名目事既至此不問有無斷要分別明白獄官切不可疑當職護短是則還是非則還非若是與子弟干涉大義猶當滅親而况奴僕乎但其間亦豈無同見及引領往來通傳之人要須勒供姓名追上四方八面湊合必得其實今詳知錄批帖內猶謂其事虛實未知獄中間事豈可含糊又謂其他吏卒皆不知是尚以當職為諱惡籍以掩覆也豈知當職雖不肖平日守四知之甚嚴平時惴惴然惟恐於

清明傳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不知不覺之中為奴僕所累况黃明所執之數清翰如此豈可
辛吏卒之不知付之泯泯默默示引差直日排軍押劉達送知
錄院與黃明對自出衙門即非幹人既下獄司便是罪人或訊
或綱一聽獄官之便千萬不必回護勘對定後其令追人即希
一一見報仍寫引封來併具所差禁子姓名見示恐知錄牽制
人情併請權司理同問又判當職近因捉敗弓焙庫子黃明因
本司見勘唐黑八罪犯打筆貼揮霍取財事送州院根勘續據
申到情款數內一項乃是借劉提轄名叮囑開拆司投上申狀
私竊怪本司提轄非劉姓不知其為何如人即駁下再問尋據

知錄相訪覆稱乃是宅堂幹人劉達者且驚且喜以其變於已
且忠於已也次日早繳到黃明情款贓數盈紙當職亦信其問之
審對之實謂事必然也即押劉達送獄見之書判且云既出宅
門即非幹人纔入獄門便是罪人綱吊勘訊一聽獄官之便今
收禁勘問已五日矣又曾追黃明所執見證人李百二押下同
勘矣忽申到情款盡以前執為虛且因圖豈是粧排行戲之場
贓物亦非撮弄變幻之具未追人之先須要詰問的實情由已
追之後須要究竟原物歸着豈可如巡尉司縱賊攤人有錢得
錢則放蕩無綱紀當職儻僕意此外該收禁綱吊皆所自取李

百二百姓也禍從天來之故與頑囚對勘於隆冬極寒之時豈不可憐且身為監司設使果不能鈴束奴僕私受賍自當繳解他司明正典刑投章自劾退歸閑散若無其事乃為本司一庫子所誣玷又為已覺發罪吏所控持至此豈容他已况本司所管者獄事無故押一僕入獄又忽然平白放出雖此心可以自信在傍人寧免有獄司觀望之疑况中間甘知縣申到覆帖其中有吏卒未知之語是其亦不相信欲以此勾引當職俯首請求掩覆於吏人乎何則事至於此愈涉嫌疑斷須究竟到底亦非本司所敢專行送愈廳且引上黃明面問事無因由如何

平白生出一段事節劉達與李百二原無冤讐如何忽然有此供攤如其不然的實出於何人指教及出於是何吏卒鍛鍊一責從實供仍從愈廳點對備公文奉免提舉使司專差幹官一員送無干礙獄司監督審勘如是果有實情徑將劉達照條重作施行庶幾可以自白是乃所以篤交承之情全聯臺之義如其不然官員尚可置而不問其公吏教囚誣報控持監司情犯望徑從使臺斟酌公行愈廳遵從就州院取上黃明赴本司愈廳當面逐一審問

提舉判

胡石壁

吏卒之罪，僉廳所擬已當，但道意以啓吏姦者，誰歟？握筆以攷
款詞者，誰歟？操兵以刃人，不罪所操之主，而罪兵，蓄蠱以言物，
不咎所蓄之家，而咎蠱，可乎？不可也。知錄於當職，有同年之契，
見其尚在選調，本甚有意料理之，到官之初，首加訪問，不聞美
譽，惟有貪聲，衆論以皆同，非兩怒之溢惡，甚為同年惜之。然
猶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不謂一旦手足敗露，心術莫掩，如
此衆目共睹，萬口流傳，雖欲曲為回護，而不可得，况以鞫獄為
職，一出一入，關係匪輕，今於監司親隨僕從，猶敢逼迫囚人，以
羅織之，嗾使吏卒以銀鍊之，則他可知已。帖本官具析案劾已

將趙興禮斷配南康軍，王仁壽編管英德府，周昶編管武岡軍，
將李百二、劉達等踈放外牒本司照會。

都吏潘宗道違法交易五罪

劉後村

身為本州都吏，違法強買同分人見爭田產罪一也。挾都吏之
勢，號令歛縣官吏，曲斷公事罪二也。本司先勒令分析，再行下
詰責，有追上決配之文，意欲使之退田還人，免致紊煩，而公然
占吝陽為責退之辭，陰行謀筭之計，致使詞人嘵嘵不已，罪三
也。為勢家望青斫木，患苦田里罪四也。被追父而不出，罪五也。
免盡情根，勘從輕決脊杖十五，配徽州牢城。

南康軍前都吏樊銓員受朝廷爵命等事 劉後村

樊銓爲都吏日將本軍已申朝廷椿下脩城見錢三百文委以
賑荒爲詞將錢變爲會會變爲米既而曰米曰會皆羽化不存
遂使前人之椿積一空本郡之緩急無備朝廷發下進武校尉
綾紙與人抽拈衆人各出錢物樊銓輒爲暗闔稱是自己拈得
所積不義之財既富遂有仕宦之想徑將綾紙參部公然作進
士書填且員註吉州安福監稅赴任攝職員請俸祿其居鄉自
稱稅院轎馬出入前呵後殿恣爲威風置買膏腴跨連鄰境在
田園圃士大夫有所不如生放課錢令部曲擒捉久積之人債細

吊拷訊過於官法當職引上被傷之人當廳驗視追送縣獄又
以財力買囑官吏欲友坐詞人以罪名以一吏之微盜用府庫
錢物員受朝廷爵命憑恃豪富優剝貧弱一郡之巨蠹也聞其
志得意滿侍妾悉皆道裝陰設鉤致之術濁亂衣冠之家干名
犯分闔郡切齒權髮不足數罪今且以本是胥吏而員稱進士
員受武進綾紙監稅省劄從條決脊杖二十刺面配二千里州
軍牢城牒饒州只今上引斷押發仍將員受綾紙省劄繳申朝
省乞行毀抹估到家業催申帳目候到撥付本軍爲今歲採荒
之備仍榜本軍

賅吏為公私之蠹者合行徒配以警其餘

建陽舊號壯邑十餘年間縣道弗良於政公吏黷配殆盡今所
存者但是烏合不根鼠竊狗盜董官司使姦詐者事制曲防姑
責其奔走使令每有所犯隨事斷治未嘗少貸其有舞文弄法
背公營私至為公私之蠹者若不條陳過惡具辭臺府乞行徒
配以警其餘則何以戢吏姦何以蘇民瘼徐安姦黷小吏正緣
本縣無人姑令暫權押錄其人倚勢作威違法生事始則引誘
丘信妻子招其姑阿鄭論訴甚則坐欠百姓錢招龔繩有詞甚
則取受稅戶錢物私立遺囑偽造前官批判盜用官印交結徒

配江凍移用本縣官錢私買耕牛在五通廟內宰殺事發到官
姑從輕杖罪斷遣當職昨被檄入府暫權倖事徐安輒脫去押
錄令孫閏出名克應實則行押錄之事却又坐占筭交司窠座
一意罔利本縣兩年之間運到鹽綱背蒙使府截留折納百姓
皆食貴鹽當職稟告權府都運駁撰大卿發鹽兩綱下縣出賣
正欲加惠細民俾之均沾其利本縣措置每出賣鹽五斤加饒
三兩令作一小包區區之意蓋謂自鄉販往來者得此為往來
之費徐安進說謂當俵賣諸吏責限納錢其意以為請出官鹽
可盜妄費藉此為由鉗制徒黨官司豈願與吏人為市已即叱

去徐安抗拒官司輒號召秤子等人不得包裹零鹽欲為沮抑
賣鹽之計秤子畏其兇燄輒皆聽命遂使官司失信買鹽之人
人言籍籍皆謂徐安何所恃而敢爾前後相承吏強官弱縣令
御史弗嚴遂致黠胥玩令一至于此惟有愧見吏民而已若就
本縣從重輕勘杖一百勒罷不過與之爬搔耳兼是縣令去替
在邇若復縱姦弗治寧免議罪配隸一邑百姓實莫大之賜

越訴

星渚

訟公吏取受多因縣官好惡之偏所以經府豈可罪其越訴主
簿所斷具當從申行下

軍兵

寨兵自擅挾衆越境訴縣不支錢糧斬為首者 葉縣宰

寨兵謝辛等五十六名擅離寨柵踰越郡境來訴本縣不支錢
糧詳問謝辛乃云知縣與巡檢人情不足因本縣追本寨軍員
鍾福等根勘取乞事故以錢糧為名來此陳狀顯是挾衆劫持
况所欠錢米據供皆是前官積下零數知縣亦於按月所支內
帶支前欠則非知縣之罪分明動輒相率生事如謝辛皆係南
安軍管下寨兵而輒越贛州之境至五十六名洶洶而來全不
知有軍律若不重寘之法何以令其餘謝辛押赴市曹處斬餘

特一次押寨交管令各遵紀律不得再犯牒本軍領勘日前拖下錢米之數先次從本軍充支限一日具已支完狀及衆軍領狀繳申却從本縣補還其原失支縣吏併與根斷仍追索原勘鍾福案牘赴軍究竟與夫知縣巡檢未知因何不足致軍兵搔擾各取具折申內巡檢不能統轄對移南安軍指使

兵士差出因奔母喪不告而歸其罪可恕 胡石壁

吳保隨直上募不告而歸其罪固不可容恕原其逃歸之故却徐奔母之喪古之孝子行役則瞻望母出使則思將母今吳保因差出在外母卧病則不得待其醫藥疾革則不得啓其手足

聞訃之日方寸之亂不言可知見星而舍猶以為緩尚何暇於謁告哉昔吳起仕于魏母死不歸而曾子絕之孟宗為吳縣令因奔母喪自囚以聽刑陸遜表其素行乃得免死然則吳保之罪提幹必能以情宥之矣備申提舉司乞免行追究仍告示兵馬司今後如差軍兵往二千里外約往來該四月以上而其人有父母年老衰病別無以次可供侍者並免指差

官兵驕傲當行責罰以警其餘

胡石壁

州郡平日養軍正為緩急倉卒之用夜來此小遺漏軍人救撲乃所當然雖焦頭爛額死於烈燄之中亦是分內况火之始燃

杯水可沃初非甚難之事而游相輒敢於太守之前揮拳捋肘疾聲大呼自以為功之首詢之於衆是乃火滅之後聞當職將至旋行升屋以相欺罔身為官兵而敢於無忌憚如此紀律安在哉當職昨仕邊頭目擊士卒捐軀赴敵鋒鏑如林矢石如雨暴骨滿野流血成川未嘗有瞋目語難者視今救焚何異兒戲遂以為莫大之勞頡頏作氣忿然以肆爭競若使北首死虜則又將何以加之此皆是安然內地驕傲有素所以敢爾若不稍稍申儆軍法設有緩急何以使人游相決交脊一百押下巡尉拘鎖半年。

弓手土軍等入自非緝捕盜賊追捉兇強及幹當緊切事務巡尉司皆不應輒差下鄉騷擾百姓今陳世華等所爭特田業耳羅閩不過知證人耳此等詞訟州縣之間無日無之若合追對但以文引付之保正足矣如何便差土軍推原其故皆由居巡尉之職者以差頭為買賣籍此輩為爪牙幸有一人當追則恨不得率衆以往席卷其家以為已有理之是非一切不顧此羅閩之家所以遭此橫逆也王廣罔聰其罪雖不可逃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者矣吾於此又何責焉且以事在當職未到任之

前從輕各勘杖一百監贓足日押下着役

相巡廂牢附

約束廂巡不許輒擅生事拘執百姓

胡石壁

蔣一與兄弟鄰舍飲酒為樂以婦人衣冠裝飭其身不過作俳諧之態以共坐客之一笑耳初非其他異服之比使廂巡平日不識其人驟然遇之猶在可疑之域今蔣一既住居城市相巡豈不識之又豈不知家群聚飲酒何必搜家拘執若官司動輒如此拘束百姓則市井之間人人重足側立矣安得有一毫含哺鼓腹之餘風哉今後除緝捕盜賊賭博爭鬪鬪毆及其他無

行止人外其餘並不許輒擅生事一行人並放釵梳給還蔣一仍備帖諸廂

葺治廂牢

胡石壁

當職今月二十五日親詣廂牢點視屋宇見得頽敗卑隘上漏下濕不可以居連年疾疫荐臻囚多天闕咎蓋在此惟昔周官司寇以園土教罪民凡害人者寘於其間而施職事焉而加明刑焉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刑人也不虧體其罪人也不虧財先王之意蓋欲使有罪之人於此焉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將復反於中國。盛之於平民也。豈遽俾之就死地哉。今敵陋如此。燥濕寒暑無所乎避。是使罪止流竄。法不當死之人。野處穴居。竟至殞命。反不若受極刑速死之為愈也。豈不有傷國家忠厚之澤哉。近雖嘗量罰官錢。付兩都吏監葺治。然亦不過因陋就簡。僅支目前之計。不足為永遠之利。契勘有新衙舊衙。空閑日久。實為無用。合行折毀。改造廂牢。牒監脩官遵照施行。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一終



清明集

草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二



五卷

懲惡門

姦穢

逼姦

蔡久軒

潘富為王府之僕，挾刃以逼姦主家之妾，因姦以竊盜主家之財，罪不可勝誅矣。決脊杖二十，刺配廣南遠惡州軍，拘鎖外寨聽候押遣。喜安先係和姦，慶喜後係逼姦，並偷盜主物。喜安決脊杖十五，慶喜決脊杖十二，免編管。喜安交還王府，慶喜責還其夫，仍具先後供狀牒王府照會。其案到贖物，取王府幹人交

人交領狀申

告姦而未有實跡各從輕斷

胡石壁

當職到任之初即約束隨行人不許出外生事蓋見尋常官多是縱容私人出入無禁或漏關節

全父

備使令豈不熟知當職之行事而乃首犯約束遂致引惹生事其虛其實固未可知然若使杜門在家人不聞其姓名不識其面目則謗議何從而生事必有因焉得無罪從輕決二十罰俸三月韓翼身為命官與陳紹孟圓訴僕鄭應臻姦宗女冬娘其詞甚異當晚責鄭應臻假儒服以飭其身不覺其為僕也次早

乃聞其父鄭廿四者在縣衙為諸吏走使遂再喚上鄭應臻及冬娘審問應臻真形乃始呈露不惟類僕又類賊矣契勘州案得見鄭應臻於端平二年因偷盜毛應祖衣物蒙本州斷罪拘鎖靈山寨今盜心猶故因在宗室趙孟溫宅服役欺主公之困弱誘其女而姦穢之又假作媒人聘書於孟溫故後欲遂據其文而有其室自謂計術可以欺人矣不思應臻已係作過拘鎖之人豈應與宗女為配况又先姦後娶而媒聘俱無如此而可以為妻則踰東家牆而樓者皆可以妻矣孟溫不能制悍僕於身在之前其妹孟圓乃能收孤女于家破之後此舉可謂義哉

鄭應臻自稱有陰、未委虛實且免刺環、勘杖一百、牒押下芝溪寨、拘鎖冬娘、年以無知、念係宗女、特與免斷、照已判責付孟圓候、其父服滿、從姑主婚、照條召嫁、仍先責狀附案。

士人因姦致爭、既收坐罪名、且寓教誨之意、趙知縣詞訟到官、事有關係、若但剖析曲直、收坐罪名、而不寓教化之意、非善政也、阿連原係傳十九之妻、淫蕩不檢、昔夫從人與陳憲、主木姦通、爭訟到縣、蒙前政蔡大卿、併其夫勘斷、押出縣界、述其所犯、係是雜戶陳憲者、自稱為宦家之後、又隨其母嫁劉推官、自當薰染為善、頑賴無耻、霸占阿連、既毆傳十九案牘

具存、溯其始末、亦一克人、王木者、家世業儒、合知理法、先與阿連、宣淫、嘗被陳憲毆打、訟至有司、一時縣道以職事之子、與免坐罪、自此痛自懲創、可也、夫何溺愛、不忘竟收阿連歸家、妾以為乃父婢、使既復姦通、因之不娶、殊不思姦父祖女、使法令弗容、以妾為妻、古人有戒、其事亦既久矣、阿連上僭同其生之母、出遊、陳憲姦詐、遮道嘲謔、遂至成爭、此何自取、曲辱王木、若能自咎、少忍、頃更使自可以無爭、一時發忿、却使阿連之子、傳廿六、將陳憲拖歸本家、關閉門戶、從而毆擊、損折一齒、又沃之以不淨之物、其報復亦甚矣、牽牛蹊人之田、固非也、奪之牛可乎、

兩造在庭供對既明合行予決傳廿六不合隨從王木毆打陳憲勘杖八十王木不合為首同傳廿六毆打陳憲既係縣學生合追工作人斷遣併監下拳錢陳憲不合攔路嘲謔阿連亦合有罪念其被傷且免收坐責狀入案今後如在外生事追上併其前犯別作施行張八九係鄰人見陳憲被打不與四鄰救勸決小杖十二餘人放此官司施毆打陳憲之事如此然於王木阿連之事亦當區處王木王春秋方盛若刻苦讀書銳意功名豈當自處人下私欲既勝大義遂乖甚為歎息血氣方剛戒之在色已往之失固不可追婚以禮成妻由義合天倫所在豈

容或虧縣令奉為正救此事自今月始恪遵士檢斷絕愛繩思聖門之憤悱啓發想釋氏之勇猛精進遂去淫婢別婚正室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吾儒事也尚勉之哉傳十九不曾離棄阿連別自娶妻合有罪名累經赦恩與免根究阿連免斷責付其叔連德清日下別行嫁人如敢再歸王氏之家追上重斷施行

貢士姦汚

范西堂

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父母國人皆賤之此聖賢格言也王桂王榮兄弟習儒俱登名於天府號鄉曲之英預賢能之選者孟子之書安可不讀讀其書而犯其所戒是聖賢之罪人也槩之

市朝夫何足恤較以愚而無知罪當加等王桂其人也桂之鄰
墻有何十四者納彭氏之女為存養婦年二十有三矣猶未成
畢父母之過也桂不能以禮自防鑽穴踰牆靡所不至初隔籬
以道其消息既開戶以通其往來抱布貿絲彼固有意投梭折
齒此豈無尤展轉踰年竟成久假及其懷孕其事方露何吐剛
而不敢發桂恃強而不伏認其父彭二十四入狀于官數何之
罪詞雖激切若有所憤實何有以使之也桂乃執彭說以自解
謂何之家本自擾雜不知彭之訟何乃所以訟已也倘能介然
自立如顏叔之有節揚秉之不惑隔比鄰而分尔汝縱有醜言

行滿訴呂千乙盜已

初無相干今自反不緝已行供認以速淫泆之辜他何尤焉且
兄弟迭借計吏亦是儒家金昆玉友更相磨琢不能以前修自
勉而卑陋之見以至于此使他時售儀曹子賈居風化之職豈
不慙其庭中人無復可望其有江漢汝墳之效也王榮打何十
四之門雖無實證跡有可疑此必怒其訟王桂而為之彼以愛
兄之道來亦不闊畧但惜其未出于正尔王桂係犯私罪徒鄉
舉不免且從輕典送學夏楚二十乃令屏出院毋貽嶽麓之羞

僧官留百姓妻反執其夫為盜

翁浩堂

僧之物呂千乙又訴僧行滿關留其妻盜物留妻情理俱重兩

詞未知虛實自合由東縣追會供證從公定斷夫何一妄男子
自称係是徐通判宣教直至廳前欲代僧行滿出頭當職使聽
子再三傳語諭令自重方且退廳不旋踵間又用趙祕閣銜名
封狀假作親書小帖乞免追僧使寓貴果於庇此妖僧只得私
下與兩爭人和對豈有一僧關留百姓之妻不伏出官却又反
執其夫為賊之理此是有天無日世界知縣若復曲徇當何面
目見吏民乎鄭堅承牌引追人輒受徐宣教親手付度官會三
十貫縱令藏匿行滿勘杖一百押下芝溪寨拘鎖併監贓仍具
因依申州開落名糧徐通判盛德令名士論推敬見任自在嚴

陵未委何人輒敢假借本宅宣教名目擾官府而害鄉民寧人
具申嚴州審會仍照已行別給牌引催追併追徐宅幹人

道士姦從夫捕

胡石壁

疑似之迹固未必然誇議之興要豈無自呂道若果能求仙蓬
島訪道崆峒伏氣鍊形修真養性則人孰從而議之必其素行
有虧所以為旁觀者之所指自人必貪財也然後人疑其為盜
人必好色也然後人疑其為淫是豈皆無所自哉但在法諸姦
許夫捕今李高既未有詞則官司不必自為多事照會廳所擬
行

吏姦

劉後村

夫告妻姦官司所當施行但登時不捕父方有訴妻已棄離又復該赦方且併他事冒呈論訴官司雖欲盡情追究不可得也蔡八三娶阿李為妻淫婦不能守節輒與縣吏葉棠姦通是誠可罪據阿李葉棠供對其通姦實在去年六月以後八三所訴却稱去年十月初七日因出外回來親見其妻與葉棠在家行姦當捉住嘔吐鄰保被葉棠脫走不容論訴若果如此登時既不親捕又不告論乃是蔡八三自失又稱葉棠因與其妻有姦恐其兒婦窺覷遂寫下離書草本唆使其子蔡保騰寫離

棄兒婦阿張且離必有添爭不得已而後遺棄豈有無故被人唆使輒自離其妻者追入供對索出離書參照蓋因其夫妻不和遂從此離蔡八三與妻阿李皆知情着押况其事在去年二月而葉棠與阿李有姦却在六月以後似於前事不相干涉蔡八三去年閏十二月內經縣告論官司方行追究今年二月又自立離書將妻阿李遺棄及別立批約交領衣服既離之後又復經縣經府論訴官司盡入之詞索上一行人審究其情節已自分明葉棠阿李不合姦通合係徒罪該遇玉寶赦恩亦合原犯蔡八三已立離書將妻遺棄難以追悔蔡保騰離妻阿張已逾

一年阿張既改嫁徐伯安為妻，蔡保亦再聘彭彥之女。法難追改，但葉棠身為公吏，不懼條令，與阿李姦通。雖已該赦，合從杖一百科斷，以為古人之戒。阿李牒押回本貫崇安縣交管，不得在外別惹詞訴。阿李所供蔡八三因願得女使，宜奴遂將阿李儻然遺棄，免追究。蔡八三原立離書，領約連粘附案。阿張離書給還餘人並放。

因姦射射

范西堂

祖宗立法參之情理，無不曲盡。儻拂乎情，違乎理，不可以為法於後世矣。臨桂黃漸竊衣縫掖，以小教為生，僑寓永福。依于陶

氏之家，携妻就食，貧不獲已。此已可念。寺僧妙成與主人陶某

互相衣物，遂及其妻。因謂有姦，尉司解上縣。以黃漸陶某與寺

妙成各杖六十。其妻阿朱免斷。押下軍寨射射。此何法也。黃漸

有詞，縣司解案併追一行供對，與所訴同。如此斷事，安能絕訟

在法。諸犯姦徒二年，僧道加等。又法諸犯姦許從夫捕。又法諸

妻犯姦，願與不願聽離。從夫意。今黃漸即不曾以姦告，只因陶

岑與寺僧交訟，牽聯阿朱有姦與否，何由得實。補必從夫。法有

深意。黃漸即非願離。縣司押下射射，淫濫之婦，俾軍人射以為

妻。此固有之。當昔職在州縣，屢嘗施行。第三人以上方為雜戶。

或原來無夫或夫不願合無可歸宿之人官司難於區處方可
為此未聞非夫入詞而斷以姦罪非夫願離而強之他從殊與
法意不合若事之曖昧姦不因夫告而坐罪不由夫願而從離
開告計之門成羅織之獄則今之婦人其不免於射者過半矣
况阿朱有子甫免櫛櫛使之分離遽絕天親夫豈忍為數歲之
子貧而無恃雖曰從公焉保其生以政事殺民此其一耳寺僧
犯姦加於常人可也今止從杖罪婦人和姦從徒二年可也今
乃免斷婦斷寺僧減降不妨從厚胡為黃漸與之同罪胡為阿
朱付之軍人重其所當輕而輕其所當重為政如此非謬而何

守令親民動當執法會法而參用已意民何所憑家人一卦古
今不可易之理也凡人有家當置於座側然必於天下之家
道盡合乎易之家人比屋可封矣豈復有男女之訟更至官府
禮運之說亦前聖之格言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斯世豈容
不知然斷天下之訟盡于會法而用禮是以周公孔子之道日
與天下磨礱漫漶為義皇之世矣兩造具備豈復有人勅令格
式之文不必傳詳定一司之官不必建條法事類之書不必編
申明指揮之目不必續文人儒士固願為之何待武弁始知有
此聖王垂訓所以經世祖宗立法所以治訟二者須並行而不

悖也縣司此斷悉由簿尉非長官而受白狀非所司而取算款俱為違法行下取問承吏張廣劉松必有取受本合送勘今且免行各從杖一百阿朱付元夫交領仍責立罪狀不許再過未福如違先從杖一百妙成照本縣已行押下靈川交管

兵士夫妻推司受財不盡情跟捉 婺州

道不拾遺之不夜閉郡治之先事也營婦阿葉中夜為強有力者祕而匿之巡徼之司置而不問其夫張震訟之于州本廂輒將無干人解上塞責推吏蔣佑陰與匿亡之家表裏為一案內緊要人隱而不追不過泛然行根捉苟延歲月而已且城闔之

內比屋聯居安有軍士夫妻終於不獲更效象之顯然可見尋行改勘隨得其情蘇炳婢阿孫密為地道誘致阿葉藏寘其家凡四十餘日外人烏得知之始者蘇炳辭以初不知情猶有可諉者及事到有司情狀具見勘之蔣佑賄賂之行自蘇氏出謂之不知可乎王清之輩為其攀惹羅織實非辜蘇為逋逃主旁觀自若豈法理之所容蔣佑徒二年刺配鄰州監贓遣行阿葉徒二年籍為官妓押下浦江縣拘管毋令東西阿孫徒二年劉政杖一百除移外寨永不許還原營劉六杖一百丁氏子丙名家之後也近者丁繁重犯不贖上手御史臺事發逃走宿留不

出本州備准督捕之命，幾無寧日。承追之吏，未知逃戾之所。丁丙助其兄弟也，復乃盜人之妻。畧不知所忌憚，故家遺俗，舉動若此，何以自立於鄉曲？本州念其先世，非不欲一意保全之。若罰不傷其毫毛，適滋其他日滔天之罪。押下郡庠，夏楚餘人，故

誘畧

誘人婢妾雇賣

梁自然和誘卓清夫，女使碧雲藏匿在家。經隔五日，其妻阿陳將碧雲髮剪下，誘去雇賣，致卓清夫有詞。屢追不出，却經府入詞稱本縣將祖母縋吊以掩其誘人奴婢之罪。准使府專人押

下縣對說，申責擾梁自然，供招分明。梁自然既和誘人家女使，後剪其髮，又誣訴縣吏，係二罪俱發，合從重。照得在法，髡髮徒一年半，欲將剪髮之罪比附上條，減等放徒一年。上定斷，或從輕勘杖一百。本縣未敢專，輒申府取自行下使府判察推看詳。據建陽縣申到卓清夫論訴，梁自然將女使碧雲誘去剪髮，藏匿事。知縣書擬，欲將梁自然照法比附徒一年，或從輕勘杖一百。家送其看詳，呈照得梁自然引誘卓清夫女使，供招已明。但剪髮一節，供稱其妻阿陳下手，阿陳既不出官，合將梁自然收罪。若從徒罪科斷，便合其妻坐罪。但梁自然既供通引誘匿情

節分明又復經府妄詞誣執以掩其罪自合科斷欲照知縣書擬行下將梁自然勘杖一百仍押下縣界坐以髡髮之罪更合取自台旨奉判府台判從行

豪橫

豪橫

蔡父軒

當職入境即有遮道群泣訴為豪強方闖羅震霆百六官虐害者既而繫累道途訴之不絕無非橫逆武斷打縛騙乞違法吞併殺人害人之事訴之者皆號呼告冤噬蔭切骨伏地流涕諭之不去當職自惟受公朝委寄觀風問俗鋤姦衛良乃其職守

於是節次將楊珍王伯昌徐璿章附鳳方天驥僧從定嚴實芳注方必勝方日宣洪千十五鄭瑋詹士俊彭元敷程椿程申等十六狀送本州追究方震霆豪橫自若拒追不顧臺督之州州督之縣縣督之巡尉斷錮承吏索取批書然後徐徐出官供帳坐獄宴飲自如獄吏非訖于威則訖于貨聲喏趨事弗敢問也本司索獄官批書追獄吏黥斷然後具數條不法者申上吁豪強之可畏如此其為民害可勝計哉詳諸公言良亦可畏奉幹酒坊儼如官司接受白狀私置牢房杖直枷鎖色色而有坐廳書判捉人吊打收受罷吏以充廳幹嘯聚克惡以為僕廝出騎

從徒便是時官，以私酷為脅取之地，以騙脅為致富之原，吞併
卑幼產業，斫伐平民墳林，堯擅刑死公事，以為擾害柄權，日引
月長，毒遍閭里，怨結親族，雖其兄弟亦不堪侵害之苦，莫不群
起而攻之，歛怨積惡，有如此者，而官司施行，每不能傷其毫毛，
無他，豪斷取財不義致富，不吝錢會，以結有求之吏，不憚惡報，
以結無識之士，不惜寶貨，以結無耻之官，惟其積惡勢熾，熏灼
是以州縣循吏，匍匐歸之，惟其財力足以使鬼神，毀謗足以欺
惑王公，是以世之賢士大夫，亦有畏之者。今據本州左院所勘，
雖未及其百之一二，震霆所招，未及其十之四五，如強騙財物，

則以私酒解官為名，騙去楊珍官會三百貫，以科排木為名，騙
去楊珍四十貫，又令程萬一等以私酒騙去一百二十貫，以洪
辛一私飲而騙取三百貫，以玉伯關飲酒騙去三百一十五貫，
以詹士俊私下飲酒騙去一千貫，以徐璠醉入道場，則脅取樓
店之地骨，因隅保催納官物，則騙乞三十五貫，因僧圓仁事，則
取一百貫，此震霆供認強騙財物之一二也。如欺詐田業，則斫
方得之柘林，拆方德之籬地，占其旗山花尖塢山，占其徐氏屋
前園業，又占方日宣塘頭住屋，又占其牆原園，又占方賢郎屋
基，又不招李材等田稅，又詐賴鄭琇魯畷田價錢五十貫，足又

典鄭琇白泥畝田詐賴其六十五貫足如典黃倉屋則詐賴其二十五貫足如買黃泥畝田則又詐賴其五十貫足又如鄭琇贖田則多取其五十五貫足斷程石頭田根而不還其錢倉占據洪千九周百四之屋宇毀拆章附鳳之門關塘石此則震寔供認欺詐田業之一二也此外如齊家與鄭琇交易則拘奪其錢一百一十千足如為徐大監買辛氏之居則拘奪其餘錢不還如為曹司戶行嫁則拘留他人器用此震寔招認地攬詐賴之一二也至於同惡相濟如方愿瓜牙羽翼如楊千八張明童交皆狠悞暴戾不奪不厭食方愿則同震寔推其兄顛水之人騙去

章附鳳二百五十券占去方德國店早田五項楊千八則承震寔私引勾追章附鳳騙去一百五十貫又騙去徐璿二十五千張明則受震寔風旨抄估徐璿屋舍將徐璿縛打又騙去附鳳五十券童友則受震寔指揮捉王伯昌私酒勒其召納賞錢又騙取徐璿二十五貫此則各人供招衆勢欺騙之一二也其他官府未及窮究之事如逼死程再七吳十四打死馬元一羅辛一宋千二去年又同瓜牙楊千九齊興等打死方姓人皆有時日知見其他姦私之事不可具述窮之則罪不勝誅言之則汙人口頰勅諸人戶吉凶聚會州縣及坊務輒抑勒令買酒者徒

一年、諸強賣買質借投託之類、取入財物者、杖一百、鄰州騙管
再犯者、徒二年、雖會赦配鄰州、諸稅蒲十貫者、杖八十、諸與買
田宅、以有利債負、准折者、杖一百、律諸毆兄者、徒二年半、叔父
加一等、勅諸公事追捕人乞取財物、以竊盜論者、保同律、諸詐
欺官私、恐嚇取財物者、贓五十疋、配本城、方震寔供認騙乞之
數、計官會二千二百八十貫、見錢十五貫、足而欺詐田業、與詐
價錢不與、組計絹五十餘疋、合決脊杖二十、配本城、以為豪強
武斷者之戒、當職重念震寔遠祖方宣教、在紹興年間、預名賢
之數、子孫不讀祖書、罪惡至此、亦可悲矣、前賢之後、合從三宥、

兼所招亦有條、赦前者、特與從輕、勘杖一百、編管南康軍、方惠
騙乞組絹計五疋、決脊杖十二、編管徽州、楊千人、騙乞組絹三
疋、有零、決脊杖十二、剽方環、編管饒州、張明章、友各勘杖一百、
編管建寧、衢州、章子宜、為人行賂、分首官會、勘杖八十、餘人並
放、慮該震寔方惠、已供認、退還田業、及詐贖錢會等、並一一責
限、監還、取詞人、領牒、申其酒坊、請本州契勘、即日住罷、毋使一
方之民、受此無窮之害、牒本州、從條錄、問訖、即時引斷、押遣、仍
饒、婺、州、縣、并據、饒州、司理院、申、具、勘、到、王、守、善、徐、必、顯、各、是、信
州、司理院、推吏、準本司、押下、根究、為、承、勘、方、百、六、官、等、違、法、害

民等事接受重賂縱令供帳坐獄飲宴不行根究違慢等事情
因三奉台判方百六官豪橫一方欺騙取奪無所不至弋陽之
民怨入骨髓訟之者茫茫道路本司訟獄究勘不為不嚴而吏
王守善徐必顯乃接受重賂縱令供帳坐獄飲宴自如更不根
究申上可見慢令此乃手本嚴緊之事猶敢如此其他舞文弄
法以曲為直何可勝計各決脊杖二十配一千里仍編帖諸州
軍獄

為惡貫盈

蔡父軒

饒信兩州頑訟最繁姦豪最甚嘗職到任之初首行下禁戢

又鏤豪民武斷勘正編配之榜三令五申非不切至頑健之徒
曾莫悛改如鄱陽之駱省乙者以漁獵善良致富武斷行於一
方脅人財騙人田欺人孤凌人寡而又健於公訟巧於羈獄小
民思其羅織吞氣飲恨敢怒而不敢言去年九月以妖教為名
騙李有德見錢五十貫足事既到官拒追不出文移半載頑橫
自如本司僅將其同惡之子決竹篦編管姑欲開其自新之路
既不少懲怙惡尤甚蔑視三尺擅寫知府都大右司銜位姓名
及當司姓名標揭通衢勒令民戶出錢甚至聚集兇徒旗羅柳
鼓吹風哨薩輪門叱喝索錢索酒所至雞犬一空無異強劫首

招祝應麟袁震龍論訴繼招程安時蔡景恭李元三節節陳誅
無非脅財騙業傷人害物之事本司追逮又復頑然自春而冬
文移引匣不知其幾積賄不惟鄉閭畏之而縣寨亦畏之莫敢
誰何安坐堂奧視臺府之追逮如無有也方且分遣爪牙多賚
銀罌置局州城賂公吏若非本司捉獲將行賂人受賂吏勘斷
編管則賂省乙亦終於不出且本司以刑獄法守為名正是鋤
治騙脅之司存今賂省乙敢為姦惡反以司存為騙脅之張本
干犯刑憲莫此為甚稂莠不除終害嘉穀豺狼不去終禍鄉井
按律諸詐為官私文書以取財物者准盜論又律恐喝取財準

盜論加一等從杖者鄰州編管又律準盜論流三千里又勅諸
被追私逃者加本罪二等賂省乙騙李有德祝應麟袁震龍三
項錢會自該絹十疋而騙業拒追之罪不預焉所當徒斷黥配
為姦民之戒以係脩武郎之孫姑從末減勘杖一百編管南康
軍其餘同患之人愈願別擬案後追斷餘照擬行所有贓銀遣
下東州州學以助養士之用

豪強

蔡父軒

李鏗儒衣儒冠以豪俠橫行李麟龔醫大中以強狠橫行雖深
險粗暴不同其為鄉井之害則一兩不相能紛紛起訟連篇累

贖各指其平日之過惡、今據各人獄中所認、曾不及十之一二、
揆之所犯、皆不應為、且從輕各勘杖一百、以為生事不靖者之
戒、如夏不悛、再與詞訴、追上重斷、編管、餘照擬行、

豪橫

蔡久軒

齊千五根叔、同齊方四行打齊萬念五、拳踢及他物計十二下、
以致萬念五自縊身死、罪已不輕矣、既將齊萬念五之屍、移在
後園、又移去山頭、將屍掛在松樹、打之而至、再至三移屍、亦至
一再、全不以人命為重、齊千五家富而橫、力足以變移獄情、想
行打必不止此、齊萬念五已死、其誰為之辨哉、決脊杖十二、編

管二千里、齊萬四、勘杖一百餘、並照擬行、

押人下郡

蔡久軒

大槩東州不以此等事為意、且如上官開押下州學習、讀乃只
押得一假上官、開入學、更無理會、如要是幕官、不得其人、蒙蔽
行私、所以上之人不得而知也、胡一鳴力可移山、何用往衢州、
姑備省劄、取會、據饒州申、已差獄級魏俊、管押前去衢州、訖、取
到魏俊交領事狀、附案外、申本司乞照會奉台判、胡一鳴多賢、
前途必有留滯之患、且初何不送徽池諸郡、或只留在鄱陽、置
之衢州外路、便入其計、牒州或未押遣、只拘管饒州、以憑申朝、

廷及御史臺

豪民越經臺部控扼監司

吳雨巖

饒州等州官弱民強所謂強者非謂一切齊民蓋謂一等豪民也。凡是豪民作姦犯科州縣不敢誰何者監司總要究見分曉自度不得志即越經臺部埋頭陳詞脫送他司則其聲價非特可與州郡相勝負抑可與監司相勝負矣。可以脫罪可以行姦又非特視監司如無抑亦視臺部為可玩侮矣。甚至有已招伏已議斷被其用此計而竟至漏網者此其有關於朝廷上下之紀綱未可以細故視之監司輕則朝廷輕蓋有關於世道也有

如留又一之事詳獄司所勘及節次所擬并前政所行其為偽契其為主使一一分明杖罪編管實當其罪縱使所斷未當可分明具因依乞從臺部行下本司審斷而乃脫送倉司今倉司移牒尤見留又一財力足以役使吏人且倉司僉廳明知省部迭下事件符到呈行因何於符未到之前只憑留又一之詞便索本司案如恐不及又迫本州吏抱案曾不移時及他送下事未聞如此之急者留又一之計欲急索去案則本司不得以再催照斷而坐受其控扼耳若使本司可以泯默發案不行申控則監司可廢國法不行姦民得志手足倒植事關利害欲望省

部以綱紀為念索回倉司人案發過本司容當職自與之平心
審見是非庶幾體統順而司存可以自立當職初無忿嫉之心
特為紀綱設案併詳悉備申仍牒報本州、

詐官作威迫人於死

吳雨巖

張景榮承領總所糶本置于場招糶此乃富民及攬戶之職總
所初未嘗容其詐官作威也景榮乃敢以攬戶而行官稱輒行
書判以筒鎖訊決而加於鄉人其被害者非一而審細乙者領
錢入米所欠不多張景榮平時本與之同閭巷相爾汝而年齒
又在其下一旦乘此加無狀於審細乙以示無忍其迫已甚矣

發覺之後又敢把持計置使覈檢官李巡檢曲加藏匿於初檢
官未檢時意欲無人臨屍使檢或不成可以白脫罪罟施於鄉
人者既如此施于官府者又如此若非本司行不嚴峻又有畢
監稅者循公盡職討見分曉則審細乙之冤終不得伸而張景
榮兄弟愈見得志虎視狼貪一鎮之民終無寧居之日矣牒府
將張景榮決脊杖十五刺面配鄰州張景賢雖同冒官但審細
乙縊于景榮樓下則其心專怨景榮而不及景賢帖懸案上冒
官白帖鮮來特免斷餘人皆為景榮所使併免研窮畢監稅送
書長司具呈薦舉李巡檢放回任別聽施行

治家橫懲吏女奴自是兩事

吳兩巖

天下未聞有因訴吏而坐罪者、明知其帶虛不生、明知其健訟亦不生、蓋訴吏猶訴賊失物、終無反坐也、然有名為訴吏而實非訴吏者、却不可不察其故、監司為耳目之官、于其名不于其實、何以折姦、愚何以行實政、今駱一飛雖因訟吏到官、而其情乃大謬、不然駱一飛父子凶德參會、罪惡貫盈、一飛以強取民財、誑惑民聽、杖罪編管、其長子又次鼓倡、妖教欺騙良民、杖罪編管、其次子又加甚焉、甚至自將百姓行杖刺環、亦遭決脊刺配、此三項凡經累政提刑、累政太守、即次斷治、每一番懲斷必

一番分外猖獗、天下未有稔惡至於此極也、一飛係已編管、已移家人、曾未一年、潛身京城、改頭換面、變名易姓、兩月之內、經戶部者四、經刑部者四、其玩視首部、已自可罪、然其名則訴吏也、所訴之吏、只是向來行案之人、其心蓋謂曾經催折、少損聲光、今雖追回、難復恣橫、唯有訴吏一節、可以必官司之施行、可以改鄉曲之視聽、可以取威定霸、可以當黜而王、且使聞者私相告語曰、駱一飛真可畏哉、臺郡雖能斷治、駱一飛又能論配、吏人官終弱民、終強、今後一飛有事到官、決不敢行案、決不敢承勘、毋自貽悔、彼其蛇入竹筒、曲性終在、虎兇出押、咆哮愈甚、

官不敢復問吏不敢正視善良其魚肉矣保嘉禾者去狼秀當
職於駱一飛不加忿嫉但欲去之而已只照前次所受編管罪
名今既再出合與再斷法官所定係徒一年且決臀杖二十折
徒杖十仍編管池州就移其家牒諸池州嚴與拘監毋得放還
為本鄉害但所訴吏稍得實者亦當與之行廢幾治豪橫自是
治豪橫懲吏姦自是懲吏姦不失於偏曹杰徒一年編管五十
里徐超杖一百並免監贓一飛係杖已已編管人姑與盡情更
委本州通判錄問仍申省部御史臺

與貪令拮據鄉里私事用配軍為爪牙豐殖歸已

宋自牧

陳瑛安停趙知縣於替滿之時趙知縣作意周旋陳瑛安將安
停之際今詳索到別項縣案其平白科罰動計一千貫名曰暫
借實則白奪而陳瑛是時亦於此旁緣騙取物業至於六七千
緡則毛信所訴豈為全虛皆緣陳瑛財力豐厚專與縣官交結
而此獄干連非一輩營救非一人所以前一次孔縣尉財物獄
吏周旋既脫身善去今此姦計復行拖延年餘追會徒繫至今
查無定論今喚上審驗毛六四之被縲繼猶有可言自古豈有
論人騙乞偏受縲吊而被執者反安然坐視之理又豈有見在

人又不勤勒令供執已死人虛當之理詳此則謂推吏非受情弊不可也前此權知錄者雖曰開端差舛然亦不過延引追會又其特別理騙乞之訟未與趙知縣科罰之案未出今旁證已明他詞交至而猶與之縛倒詞人非特訴寃者痛不能堪而當職視其瘡癥亦惻然不能堪矣送都吏選差本司人吏一名及踏逐差欵司推司二名喚上兩項訴陳瑛人及干連人委請本司兼食趙司法於四景堂交覆詰問不直供者細訊愷實之歸及見索到及索州院未到案發照問引會州院見行推司拘下先將一項案連與司法看過今深熟方可引上一行人數此獄

當自趙知縣移居其家內一項科罰推尋使見情實

檢法書擬

陳瑛操不仁之心貪不義之富出入縣道以神其姦交結配隸而濟其惡主把公事拏攫民財但知為一家之肥不知為衆怨之府今據所招情犯言之放債取息世固有之然未有乘人之急謀人之產如陳瑛者也羅詰始者借其錢六百貫一入圈績纏磨不休本錢已還累息為本逼迫取償勒寫田契已是違法甚至唆使張雲龍誣賴不還告以興訟取媚縣道令納千緡寄庫以從和操担押闔惟意所欲既以此逼寫膏腴之業又以

此沒其寄庫未盡之錢專務行霸以自異為知鬼神之所瞰今兩詞對定羅詰前後實借去錢二千一百貫陳瑛則累本利共取八千一百八十貫勒寫田業准還又寄庫支用外悉是白奪其四千四百餘貫之業原其設心措慮非空羅氏之產不休乃若主持賀八饒屋之訟始則執毛信打奪所迫人王世斌實之因圖終則受其財賄實緣縣官號召縣吏便可白休惟得之求寧顧法理今其身罹憲網猶運通神之力厚賂獄吏拷縛詞人逼令退款則其橫行閭里吞噬鄉民其毒豈特如蛇蝎而已哉惡貫已盈罪不容逭在法諸欺詐取財滿五十貫者配東城又

法請以賣買質借投托之類為名以取財狀實強奪者以強盜論欲將陳瑛決脊杖二十配一千里吳與係已配人既為牙爪謀騙又作陳瑛名摺縛田業計五百貫以上助惡謀業受保借錢一百貫欲決脊杖十五加配五百里李三六係茶食人行賂公事受錢五十貫欲決脊杖十三配三百里並監贓所奪錢業送案別呈羅詰羅茂才且監下毛信毛六四先放

斷罪

宋自救

甚矣陳瑛之貪黷姦狡也上則為貪令作囊橐拮據鄉里私事與之推剝取財下則用配軍為爪牙旁緣氣勢剝縛因而豐殖

歸已即此一項已是白奪四千四百貫之業其他被其嗜屠吮血合眼受痛緘口如苦者不知其幾湖南之盜賊多起於下戶窮愁抱冤無所伸此事自州縣而至本司將及一年獄官則爲其奇玩釣餌推吏則爲其厚賂沉迷越歷兩官托延百計及其終也反將詞人兩手兩脚縛爛終死定論若非專官專吏案牘干照案牘不特豪強依然得志而被害之家反被誣罔之刑矣若酌情而論情同強盜合配遠惡送之檢法止欲抑殘惡之忿心行酌中之公法並引上照斷遵照擬判逐一結斷

結托州縣蓄養罷吏配軍奪人之產罪惡貫盈

宋自牧

當職任江西提刑日有陳姓一族原與楊子高是至親後因財義交爭被其挾勢讒間於孟馬帥之前斬其父首併其財物及陳氏亦經江西憲司有詞且廣印怨歌四路散貼當職是時下落遺累追不獲合併勘問

又判

楊子高銅臭惡類醜斷賤夫逞威倚勢暴於虎狼傷人害物毒於蛇虺結托州縣官吏稟聽風旨蓄養罷吏配軍分任爪牙意之所欲則奪人之產據人之妻心之所嫉則破人之家戕人之命

惡貫盈於作業成熟之後，姦狀敗於當職將去之時。尚且名作抱病、遷延日子，巧避刑名，粧點疾病，圖免鞫勘。然而毆死人力，猶須見證追會。旁奪田產，亦要干照索齊。至如假官一節，索到告身批書，皆是措洗書填，難掩蹤跡。喚取前項書舖辨驗，造偽曉然。準律詐為制書及增減者，其罪當絞。即此一節，便可明正典刑。但以其所犯三罪，其二尚未圖結，兼以本人動稱制司財賦，尚有交加。且先決脊杖二十，刺配英德府牢城。差官錄問取服狀，先斷餘二犯帖院。一面接續催勘，尚慮本人有通神之財，隄挾山之力，片詞畚異於當職。已離後照，已具檢申省，仍將前

項告身一宗文字，繳申乞賜教做行下。

檢法書擬

王元吉亦姦民之尤也。頂冒功賞，假稱制屬，結托豪民，揚子高為聲勢，蔑視國法，毒害平民。蓋不一端而足。今姑以大者言之。旁緣制司名色，增長私販鹽價，鎖縛抑勒鋪戶，取償者則又執私約以欺騙計贓。一千貫有餘，被害者不知其幾人矣。在法贖借投托之類，為名其詐，稱官遣人追捕以取財者，以強盜論。即此一項所犯，已該絞刑。又况遣子商販往來江右，動以官錢為砂毛私鑄，搬入攝夾雜行用，以求厚利，遂使私錢流入湖湘，販

者衆在法前斃錢取銅及賣買與販之者十斤配五百里元言
父子所犯據供已五百貫以斤計之抑又不知其幾千百矣甚
至以趣辦工匠課程取媚爲路分致投之水者二人以鹽船漂
泊趕打稍工赴水者一人占據良人女爲小妻逼迫其父自縊
者一人在法以恐懼逼迫人致死者以故聞殺論若元吉之犯
絞刑蓋亦屢矣惡貫已盈豈容倖免欲將王元吉決脊杖二十
配廣南遠惡州軍所是日前賣鹽處約並不行用仍帖縣給屋
業還趙十一管業詞入放

斷罪

宋自牧

揚子高何等物數輒以制厲自呼王元吉與結死交正是凶德
參會倚恃制司將聲勢頂冒死人王舉官資鹽利乃國家所
資至敢夾帶私販抑配強敷肆爲侵奪銅於法禁最重公然剪
鑿私鑄搬販砂毛莫敢誰何遂使江西三角破錢及入湖南一
路界內姦占良人婦女爲小妻爲寵婢不敢陳論者七人賊殺
無辜平民或赴水或自盡死於非命者四項一孔微利必欲焚
林竭澤萬口交怨恨不食肉寢皮傾湘江之水不足以洗百姓
之冤汗南山之竹不足以洗二兇之惡本合坐以絞罪庶可以
快衆情但以當職行去官且慮停囚反以長智兼其分遣瓜分

紛然求援富有財力可以通神繞一轉身必至漏網豈可養虎遺患縱令死灰復燃王元吉且照檢法所定罪名剝配廣州摧鋒軍拘監重後日下押發贓監家屬納餘照行所有本人頂冒綾紙曾無收索及原追未到人曾無再催別呈已取上王元吉斷配廣州摧鋒軍

舉人豪橫虐民取財

宋自牧

匿名文書固不可受譚一變罪惡亦不可不知印本糊塗膠過附案以憑參合民詞審虛實施行

檢法書擬

譚一變豪民之傾險者也冒受官資詎稱制屬交結同黨為羽翼蓄養無賴為爪牙誇張聲勢凌壓善民流毒一方不可殫述或撰造公事恐嚇奪人之山地或把握民訟暗中騙取其資財或高擡制司益價誘人贖買逼迫捉縛準折其田宅或與人交易契一入手則契面錢抵押不肯盡還或作合子文字貸之錢物則利上紐利準折產業以還騙業及於妻家索租及於官地即此推之他可知矣近年以假手請本州文解如虎而翼聲威愈張被害愈衆如謝小一以陳洪邁等二十五人相率赴司伸訴所司勘究具得其實紐計諸色賍計四千三百六十餘貫十

七界官會五百餘貫蓋世間未有如一獲之豪橫而不顧國法者也。在法諸欺詐取人財物滿五十貫者配本城。又法以賣買質借投托之類追捕人以取財物者以強盜論。如一獲保犯死罪一配有餘款將譚一獲決脊杖二十配二千里仍監贓。譚三俊陳節平日與一獲同惡相濟邑人有三將軍十將軍之號亦可槩見。又何止同謀奪謝小一山地一項而已。款將陳節譚三俊各決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谷昌係羅縣吏受其賂給凡一獲欺詐取財者皆本人佐之。至於匿下陳洪邁錢計六百貫入已其他可知。款將谷昌決脊杖二十配千里監贓。陳德係

腹心幹僕冒稱承信凡一獲鎖縛取財者皆本人助之主。於勒劉文先白寫領鹽錢手會及私自脅取其他亦可得知。款將陳德決脊杖二十配千里仍監贓。蕭明譚興譚文李念四各係人力內蕭明譚興助毒為惡至妄以隱寄事誣害平民。款各決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譚文索契不到勘杖八十。李念四得罪其主資給乃說令繼父謝小一白寫地契與之勘杖一百。陳士淵承叔父之命寫契與人免科詞人譚安進等放。

斷

宋自牧

已錄問訖索冒賞吏部帖及文解帖遵照擬判逐一施行。

何貴無禮邑令事

馬裕齋

趙令舍縣治而弗居、托迹民廛、卑隘納侮、何貴等入縣捉吏之
際、旁無一卒、自揮尊拳、致遭恥辱、足以覘其平時邑政之不綱、
但其受天子之命而為令、有社有民、必其有罪、臺諫可彈、監司
可劾、朝廷可汰、而部民不可辱也、使金四三之船、果係郡民之
物、本縣差使一次、此固縣道之所得為、况本非其舟、不過歲輸
緡錢、投托豪右、從而霸占、以為抵拒官司差使之計、縣一犯其
鋒、狼僕成群、直造縣治、入擒胥吏、猶可諉也、批知縣衣、傷知縣
之指、天下亦安有此等事哉、世降俗薄、私欲橫流、何所不至、所

藉以相繼而不亂者、以有紀綱法度耳、分陽小邑、密拱行都、安
一武夫、怙強習霸、至於縱其家奴、辱長官之衣冠、而本州方且
咎知縣之過、若監司更不為主張、即是併朝廷之紀綱法度、而
不能以自守、焉陵夷不已、長此安窮、本司不得已而請之朝、所
惜者事體所重者、網維於趙令、無所謂德於邵克忠、無所謂怨
也、何貴、尖脊杖二十、配一千里、葉三、尖脊杖十五、編管五百
里、金四三、杖一百、船籍拘官牒州照斷、仍再申朝省、備牒諸監

司

不納租賦、擅作威福、停職、通逃、脅持官司、

王東家於溪洞之旁既為攬戶又充隅總據後免之穴挾猛虎之翼縣道其能誰何之手自其為攬戶也則兩都之稅賦不復輸于公室矣自其充隅總也則兩都之獄訟遂專決於私家矣最爾編氓而輒敢奄有王租擅作威福其罪已不可恕而又交涉溪洞停藏逋逃脅持官司邀索錢物如近日周七十二師殺兩人而道巡尉追捕數月乃得蹤跡於其家重索賄金必滿所欲而後出之託奉峒以為辭實同惡以相濟小人之無忌憚以至於此其可不以柱後會文彈治之乎當職雖是去官然不可

惡惡而不能去決脊杖十二配五百里且以其見病免決俟監稅錢足日押發

母子不法同惡相濟

劉寺丞

當職到官之初咨訪民瘼已知有順昌官八七嫂母子之名積年兇惡恣為不法貽毒一縣平民及外州商旅前後官府月吏素與交結往往將詞人科罪含冤白死者不一是以三十年間民知有官氏之強而不知有官府鄉民有爭不敢聞公必聽命其家官八七嫂姓劉已經編管信州老而益肆長男官千乙名日新次男官千二名世肅納粟得官今任鄱陽西尉兩孫

官千三名衍同惡相濟蓄養惡少過犯百十為群以為爪牙鷹犬私置牢獄造慘酷獄具如蒺藜槌棒獄仗銅錠索手足鎖之類色色有之兵仗弓刀箭鏃特其末者最慘酷者取細砂炒令紅赤灌入平民何大二羅五二五三處六乙耳內使之立見聾聵追到被苦之人流涕供對雖蠻夷之地未必行此而官氏王民乃爾不道只此一節已駭聽聞其居在三縣之界霸一鄉之權而其家造兩^鹽益庫專一停塌私鹽搬販貨賣坐奪國課致順昌一縣敗壞二十餘年累政縣令緣此皆罷又私置稅場攔截紙鐵石灰等貨收錢各有定例賊以萬計因此白奪平民田園屋

業富壓兩縣常殺耕牛以數百計牛馬大耗又掠人女與妻勒充為婢不償雇金在法當絞奪人之妻擅改嫁與惡少爪牙而取其財一鄉千家父母不得子其子夫不得妻其妻歛索八百人財物以防盜結願為名又白掠五百餘人以修橋為名得財入己民敢然而不敢怒至如占人田業責立虛契無錢付度借人錢物已償復取伐人墓林棄人屍柩勒被害人親書罪狀以盜誣之用為到官張本奪人之貨毆人致死者有之脅人自縊者有之私行文引捕人拷掠囚之牢房動經旬日拆去官道橋梁石址以架造私室事發之後輒偽作達官書劄欺詐郡縣且

據今此詞狀百餘紙、本州委司法同知縣前去體究、及到官氏子母之家、其浮財並已先期搬傳淨盡、僅存留契書與開廢簿帳、及私鹽五百餘斤、并上項獄具、鄉民被害者數百人、泣訴若一一追遠、暑月搔擾、淹延合速、與決遣官日新送州院、官衍等送司理院、今各已供招得實、官日新係雜犯死罪、從輕決脊杖二十、剝配新州、官衍年方十三、且勘下杖一百、編管汀州、楊十一係世肅妻弟、催勘瓜牙符大二符、大四傳六三蔡六一余小大范廿三、各從輕決脊杖二十、編管五百里、李勝饒州、八江州三葉八、各決脊杖二十、編管鄰州、陳小六傳七十、決臀杖二十。

楊二決小杖十五、僧惠暕為官氏子母率歛民財、寄收贓物、及姦范廿三妻、決脊杖十三、毀度牒所有官八七、嫂年老、合追正身、仍牒饒州、取官世肅證對、及同惡瓜牙案、具名點追、勘正別斷、所索到契書、送金廳官、併體究官、逐一點檢抄上、併官千乙官千二、劉氏置到建陽縣田業、申牒建寧府、請照條抄劄待憑、併申尚書省、照近降指揮、發納安邊所、仍榜地頭計人、首隱藏物業、差官一員、同巡檢親至官氏家、拆去慘酷牢房、及所居停瓜牙屋宇、私鹽庫、限十四日、除拆已斷人、各權寄上牢、候詞人對未盡不法事、畢押發、女使進喜、巧奴小童、各係誘掠得之、各放。

夏四及被害之人並放申尚書省臺部及諸司江東提刑司照會續再勘楊十一招伏情罪已從輕決脊杖二十編管五百里建昌軍及再申江東提刑司追官世肅前來本州勘斷施行

把持

訟師官鬼

蔡久軒

龍斷小人罵訟成風始則以錢借公吏為把持公事之計及所求不滿則又越經上司為劫制立威之謀何等訟師官鬼乃敢如此况以錢借尉司弓兵正犯軍債之條勘八十僉廳契勘是真士人僉廳尋再據項元明供狀擬呈奉台判從輕決竹篦十

五以為借吏錢放軍債之戒

專事把持欺公員法

翁若堂

西安詞訟所以多者皆是把持人操執訟柄使訟者欲去不得去欲休不得休有錢則弄之掌股之間無錢則揮之門牆之外事一入手量其家之所有而破用必使至於壞盡而後已民失其業官受其弊皆把持之人實為之也鄭應龍身居縣側自稱朝奉孫又稱宗女婿專以把持為生日在縣門聽探公事凡有追呼輒用錢買囑承人收藏文引或得一判則徑馳報之所追之家民訟淹延皆此為崇嘗職知之又矣今所追繆元七等證

對陳元亨爭產事鄭應龍公然收留陳元亨飲食于家收藏繆元七不與到官陽官保正信帖來往指證明白及承人上門則推後力而使之竄又毆打捕人家入吳元有傷其冒法欺公有如此者繆元七陳元亨事本縣已與決斷吳元馬曾之違慢鄭應龍之把持三名且與勘杖一百引監鄭應龍喚出繆元七來申州及請監司照會

把持公事趕打吏人

敬

翁浩堂

當職自到任以來於士類每加敬禮至於假儒衣冠者或例借以辭色此劉必先輩所以習玩規而無忌憚也劉必先昨論蘇

廿二占田本縣已與斷罪監租未納足間劉必先排日入衙催促若承人不為押上只合當廳陳詞而劉必先忽挾徒黨鮑垣劉魏寶二人突至廳前趕打公吏此何理也在法無故入縣門者杖八十至吏舍者加二等而况於輒至公廳乎又法對州縣長官咆哮者杖一百而况醉酒而陵忽乎訪聞劉必先兄弟每以把持公事為生鮑垣者實其羽翼市人號金毛猫其名不齒于士類可見兼見有訟在本州直司未決今輒敢到縣犯分如此可無罪乎劉必先劉魏寶鮑垣三人合照條勘杖一百斷訖備榜加項示衆

先治依憑聲勢人以為把持縣道者之警

胡石壁

新化本在一隅民淳事簡果不難治只緣有數輩假儒衣冠與一二無賴宗室把持縣道接攬公事所以官吏動輒掣肘趙添監其一也螻蟻小官初何足道叢爾之邑他無顯人愚民無知以為果可憑藉遂爭趨之以抗衡官府其來非一日矣今三僧監繫於縣不求於他人而皆指添監以為歸則其平時城狐社鼠已可想見鞭車驚牛豈容但已三僧各杖一百枷項押本縣示衆一日放仍榜縣門

教唆與吏為市

蔡久軒

成百四特閭巷小夫耳始充茶食人接受詞訟乃敢兜攬教唆出入官府與吏為市專一打話公事過度賂賄小民未有訟意則誘之使訟未知賂囑則脅使行賂置局招引威成勢立七邑之民靡然趨之以曲為直以是為非騙取財物殆以萬計帶領兇徒自稱朝奉狐蹤鬼跡白晝縱橫當職抵郡尚不歛戢受詞之日趨趨刺探委無忌憚今據獄中所勘百未一二亦無非計囑行賂賄賄之事合該決脊刺配以為譴徒之戒以其所供父係武弁姑從引蔭未減勘杖一百編管衛州滕州牢固拘管備

榜衙前以明極在近特免監贓斷訖押遣仍申

責決配狀

胡石壁

大凡市井小民鄉村百姓本無好訟之心皆是姦猾之徒教唆所至幸而勝則利歸己不幸而負則害歸他人故與訟者勝亦負負亦負故教唆者勝固勝負亦勝此愚民之所重困官府之所以多事而教唆公事之人所以常得志也當職疾惡此曹如惡盜賊常欲屏之遠方以禦魑魅但以人心陷溺已久誅之不可勝誅姑示薄懲兩名當廳責決配狀如今後再惹詞訴不以輕重定行決配

士人教唆詞訟把持縣官

胡石壁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聖賢之意蓋欲天下之人各安其分各至其所以無相奪倫而已否則位卑而言高其不陷於罪者幾希劉濤算門圭竇之人耳自當安貧樂道篤志好學如仲舒之下帷講誦三年不園窺如昌黎之焚膏繼晷矻矻以窮年可也公家之事豈宜過而問焉今乃替聖賢之戒繆用其心出入公門樓攬關節又從而為之辭曰此義也嗟夫天下之義事豈常人之所能為哉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而馬援猶誠兄子不可效之濤實何人而敢為

馬接之所不敢乎使濤果出於誠心則吾嘗聞于孟子矣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矣雖閉戶可也孟子以往救鄉鄰之鬪為惑而濤以干預他人訟為義乎當職採之輿論咸謂濤本非善良專以教唆詞訟為生業同惡相濟實繁有徒把持縣官劫制胥吏頤指氣使莫敢不從以故鬪邑之人凡有爭訟無不並走其門爭納賄賂以求其庇已濤之所右官吏右之所左官吏左之少啣其意則浮言胥動謗語沸騰詈罵嗷嗷不中傷其人不已慣此得便習以成風新化之所以不可為其厲階實在

於此今當知錄攝邑之始而濤首以吳允星之事請託之蓋欲假此以嘗試其可否幸其見聽則自此城狐社鼠晝伏夜動登壘斷而罔市利將無所不為已不料知錄之介然有守凜不可犯徑以事上之於府也今觀其一劄所陳備見其罪狀之不可掩過證賍物犯法也而濤之劄有曰自借已財以與案吏則是過證賍物明矣計囑公事犯法也而濤之劄有曰遂免典押以求僉書則是計囑公事明矣漏泄獄情犯法也而濤之劄有曰自將案款躬詣台堦則是漏泄獄情明矣即此三事以觀之不知濤之不自愛重觸冒刑辟而不顧者果為義乎為利乎將不

待辨而明矣况濶之學術繆愆尤甚比以所為文來謁命意造辭全未知蹊徑見者無不撫掌豈天之降才爾殊哉蓋其平時顛迷于利欲之場奔走於形勢之途故不暇於吟六藝之文披百家之編耳揆之於法本合科斷且念其職在學校不欲使之保膚受杖姑從接記以示教刑送學決竹篔十下羈押下自訟齋仍榜縣市備帖催將吳允星事日下從公結絕

先治教唆之人

胡石壁

觀彭才富之狀貌不過鄉村一愚民耳非能珥筆以終訟者凡其狡獪之作皆鮮再舉有以教之大抵田里農夫足未嘗一履

守令之度自未嘗一識胥吏之面口不能辨手不能書自非平時出入官府之人為之把持則爭訟何由而起愚民無知見其口大舌長說條念貫將謂其果可憑籍遂傾身以聽之竭力以奉之幸而勝則利歸於人不幸而敗則禍歸於己當職起身中間民之情偽知之頗熟故深惡此曹如惡惡臭昨者併逐罷吏不啻一入于城市間者正以此也聞者宜知所戒矣今鮮再舉乃敢犯之豈容輕恕勘杖一百市曹令衆半月兩爭人並錮身押下尉司照先行釘界不許稍有涉私曲限五日申

懲教訟

方秋崖

袁自韓文公時稱為民安吏循守理者多則其風俗淳厚蓋已
久矣不知何時有此一等教訟之輩不事生業專為囁囁遂
入境之初猶未交印紛然遮道諭遣復前已厭其為喜訟矣有
一墜者試呼而問曰年幾何曰十二能書乎曰不能則狀誰所
書也曰易百四郎心已知其為教訟之人不可不追問所以則
又有甚焉蓋易從鋪也豈不知年未幼法不當為狀首而教
之訟其罪一陳念三後夫也法不當干預前夫物業而教之訟
其罪二新知縣方到未給朱記法不當為人無狀而教之訟其

罪五初開杖封政當斷以姦猾以厚風俗從輕杖一百枷項本
州其四縣各令衆五日鏤榜曉諭後有教訟非杖一百所能斷
也勉自改業毋犯有司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二



清明集
木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三



懲惡門

謹徒

謹鬼訟師

蔡文軒

嘗職昨領州軍已聞蔡州有金鍾二姓人迭為唇齒教唆謹徒
脅取財物大為民害方欲追上根究豈謂積穢益惡乃因楊登
龍訴姜氏事自投憲綱是天鋤之也金十二係勢家幹僕之子
鍾炎係州吏鍾暉之子狼貪虎噬種習相傳以擯幹黥吏之子
而又冒名郡庠冒玷鄉舉此虎而翼者也稱州縣無如我何棒

不到我契所以敢於出入州縣敢於欺壓善良敢于一預刑名、敢於教唆脅取敢於行賄計囑金千二曾造樓闕縣衙爲本縣斷治毀拆鍾炎招陳偵陳論爲本州下學屏斥金千二或姓金或姓劉或名培或名埴之變詐反覆無非預爲姦狼敗獲之地是二人者同惡相濟互爲羽翼一郡譁徒之師既追到獄推款以下畏威懷餌逐日置酒獄房與之燕飲更不敢推勘其威力過於官府當職黥配推吏斷行賄之人改委外縣官推勘賄賂既絕而後姑以姦惡百之一二申上譁魁訟師之可畏如此哉金千二教唆脅取所犯三十四項入已贓二千六百四十餘貫

鍾炎教唆脅取所犯一十七項入已贓一千三百餘貫並合黥配以爲將來之戒以士友曾爲之請當職曾許之末減金千二決脊杖十五編管二千里鍾炎免申禮部駁放更免勘決竹篋二十編管一千里免監贓即日押行其楊登龍所訴取奩田嫁資一項已經累政所斷且免根究餘照勘官所擬仍榜衙門併申省部御史臺

撰造公事

蔡久軒

謹徒張夢高乃吏人金眉之子冒姓張氏承吏姦之故習專以譁訐欺詐爲生始則招誘諸縣投詞人戶停泊在家撰造公事

中則行賂公吏請囑官員或打話倡樓或過度茶肆一鐸可入百計經營白晝攫金畧無忌憚及其後也有重財有厚力出入州郡願指胥徒少不如意即唆使無賴上經臺部威成勢立莫敢誰何乘時邀求吞併產業無辜破家不可勝數當職被命兼守入境以來訪民疾苦已知其爲一郡之害未欲便行追治禍積惡盈鬼奪其魄乃於當職初受詞之日往來自投與高萬二秀等計囑公事捉獲之時兩廊下狀四五百人歡聲如雷於此可見其積惡之深及押下司理院根勘之後又於便袋中搜出文牒一道已拆去封皮係是行在大宗正司牒本州追究譚徒

趙時消不法事牒內係是七月此去行都僅數日程豈有遷延月餘之久、憂高時消皆本州譚徒渠魁未必非陰相表裏擅自拆滙折牒藏之於身即此一事可見其全無官府全不知有三尺其他如民戶止是小爭則裝架詞語唆令越訴官司止是索案則與賄囑併人申解如兄弟止是爭鬧則教作分產誣論官司方行追究則與之入狀和對顛倒反覆盡出其手未得錢則嗾之使論既得則尼之使止推原其罪不可勝誅不點其面無以懲惡不竄其人無以安衆獄吏畏其姦兇在獄事之如兄所供罪犯百未一二然所招打話行賂受財已二十五項該賊近

五十貫教唆誣徒與貼同科况又係武義縣吏人金眉之子乎
又妄稱九歲與張忠翊為子九歲抱養亦是違法而况托假姓
以避其非吏人之子乎張慶高與脊杖十五刺配台州牢城免
監贓即日押遣仍申提刑司推吏法司徇情賣弄從輕杖一百
誣徒反覆變詐縱橫捍闔

馬裕齋

婁元英係無賴子弟始者道民曹十一月有所獻則認其庵以
為已庵從而蓋庇是猶可諉胡四四者因往庵內求乞為曹十
一打縛越五十餘日而病死血屬胡四三投隅發覺元英目為
奇貨入身攬攬始則發使胡四三反倒詐顛張大其事繼則破

孽曹十一錢物打話捏合砧基田業抵當於本人之家主掌錢
財行用於本人之手掩羸入己為錢三百千說合既成然後將
胡四四屍首焚化事已息矣曹暉曹昇自擊元英懼惹前事則
與其弟連名具狀論曹暉等蓋庇曹十一打殺胡四四公事夫
始而發使胡四三詐賴者元英也已而攘臂打話者亦元英也
主張血屬焚燒屍首者元英也公然出名論曹暉曹昇者亦元
英也雖其始則迫於圖利其後則迫於救害然變詐反覆押闔
操縱玩官府於掌股以巧弄為得計使胡四四不得以安其死
曹十一不得以保其生則元英之為也浙右之俗囂訟成風非

民之果好訟也中有一等無藉諱徒別無執業以此資身遂與
聞腥索癩尋垢事一到手倒橫直豎一惟其意利歸於此輩禍
移於齊民若不痛加蘊崇風俗何由可變况於殺人公自有對
首近閱訟牒此等公事率是勢家挾持或曰某是某宅莊佃某
是某府幹僕狡幹旁午於庭下右姓肆行其胸臆如是而求田
畝無事良善安枕難矣况胡四四身死於婁氏有何相關而元
英甚者乃親為入詞尤無忌憚合從法官書擬徒一年半決脊
杖十三仍加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未許押發拘鎖外寨一年
限滿別呈仍鑲榜遍行曉諭其有墮此習者宜知悔悟毋紀有

司

告訐

誣訐

蔡父軒

死有冤濫自有血屬能訴何待他人干預揚曰之死方福平白
生事節節資給教唆以興大辟之獄不特擠陷方三抑亦嘗試
臺府照條反坐理所當然方福且從輕決脊杖十二編管五百
里楊梓年老免徒斷編隣州以為誣訐者之戒牒府錄問訖照
斷

豪與諱均為民害

吳雨巖

甚矣豪與譁之爲民害也。豪民肆行，良民受抑，未必能訴。必有譁者出而攻之，糾合呼嗷，併力角持，雖甚豪亦豈能免。然譁者又自此得志，其爲害一耳。以毒攻毒，做賊人謂之併旗鼓，斯僕人謂之併旗帳。造蠱人謂之蜈蚣蝦蟇蛇，自將吞陷。莫若併去之。王松龍之豪與王元方之譁，僉廳所擬已得其情，不待重說。倡言，何況二人自是同族而相攻，亦壞風俗，刑以弼教，尤欲懲一戒百，以厚兄弟之倫。二俱難免，彼亦可自揣其心。若非自知有罪，何必先供年甲以爲脫罪。張本但二者之中，罪有輕重。王松龍犯衆怒，杖一百，編管一千里。王元方杖八十，編管鄰州餘。

人放僉廳審訂年甲呈行。

資給告訐

吳兩巖

鄭天惠依憑而狡，朱元光暴富而橫，天道虧盈，使兩強而不相下。自鬪自敗，其起爭之因止緣。鄭六七婆坵之田，兩家皆以債負準折，均爲違法。既欲以力勝，又欲以訟勝，方相持相靡，間適會朱元光有吳仲乙縊死之事，鄭天惠遂資使吳曾四以不係的親血屬之人入身告論，意欲以此困之。殊不知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鄭天惠家又自有桂桂溺死之事，於是朱元光與其爪牙朱李五合謀，亦復資給王曾四徑經本司告發，以報東門。

之後田事未分曲直死事未究虛實而乃各自陷於資給之罪
非天敗之乎爲政者平心待物固未嘗以抑強立說彼既自投
憲綱又豈容置之勿問乎今鄭天惠之資給在前朱元光之資
給在後前者使後者報天惠之罪浮于元光吳魯四雖非血屬
尚且同姓王魯四既非同姓略不干己二人均受資使告訐王
魯四之罪浮于吳魯四朱季五專與元光爲鷹犬又因季五致
令江壽乙落水身死其罪尤不可恕鄭天惠杖一百編管五百
里朱元光杖九十編管鄰州吳魯四杖九十編管鄰州王魯四
杖一百編管五百里朱季五杖一百編管一千里在法二罪俱

發從重者坐鄭天惠朱元光各有死人公事未究竟未知與今
來資給告訐之罪孰重且押下本州分委清強官重於體實究
見情節申候到却行呈斷餘人並照斷押發所有田業擬官所
擬已得其情合與拘沒扞釘但賑濟正不藉此徑申安邊所仍
先申省部照會

資給誣告人以殺人之罪

婺州厲百七本陳姓也棄而爲厲五一之手厲百一乃其從兄
其妻阿沈與厲百七私通乃夫初未之覺也元年四月二十九
日深夜大雨溪流暴漲厲百一始慮水碓被浸方披衣起視聞

是夜適有過往煮飯宿於對門聽得有人來排其門者至再三
三就以報之厲百一初亦未知其爲何人也逐而捕之人情之
常厲百二等亦與之同行追躡無蹤徑回去當夜鄰里皆聞其
聲言捉賊却非曖昧不明之事越四日但見厲百七屍首沿溪
漂流則此排闥之人方知其爲厲百七也一時倉皇逃走落水
致死此豈厲百一有心爲之哉參之於律罪人被捕逼迫窮蹙
或自殺或落坑窞而死之類皆勿論厲百一覲覓官司之擾私
將錢物賂遺血屬求息其事此愚民不曉法理之故今指此以
爲殺人之實可乎其母與妻爲之棺殮葬埋既逾年矣次年五

月內王祥創生事端始者誘致厲百七本生兄陳三告諭不遂
再呼陳一入詞投保徑以殺人誣之自縣而之上臺攻擊不休
大獄之興流毒日慘四次委官洗驗厲百七屍首自頂而踵無
瑕可求則厲百一之寃既得以自白矣及收上一行人付有司
根鞫本末事情歷歷可攷及勘出王祥父子資給把持之狀尤
爲詳明如將帶陳一往提刑司陳狀實與王祥偕行索出陳一
狀彙復出于十日所視更復何逃王祥富民也專以脩怨立威
爲事豈復知三尺法且傷人者大也嗾而使之者人也原情而
論罪則有歸王祥準條決脊杖十五送五百里州軍編管陳一

頑冥無識啗於資使之利致陷于罪特從未減併王登夾脊杖
十三國家典憲昭如日星天下士民所共知也今以近年觀之
此邑之姦豪無狀自投罪罟者覆轍相踵有司奉法而行茲豈
得已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聞之者可以戒

資給人誣告

婺州東陽習俗頑嚚好鬪與訟固其常也至若誣人以殺人之
事揆之於法茲豈細事村疇豪民志在立威以求逞扶持資給
賂賄營謀不擠其人於幽枉無告之地不止也當職自蒞事以
來斷後有寃民平反此等獄訟未嘗不審見其實而痛戢之往

徃懲之未幾犯者踵至其間情狀至有極其慘雷而不忍聞者
戴髮含齒名之曰人吞噬之毒過于狼虎青天白日之下詎容
有此乎蔣元廣東陽田間一屠噬之毒過爲不道驟致富強稱
雄一方披猖萬狀居家則蓄養惡少金九一等三十來輩以供
爪牙之役在州則結交黥吏俞鑑等以通腹心之謀縣吏望風
憚之罔不惟命一方善良吞聲飲氣誰敢與之抗衡許鏞貧士
也有婢郭秋香因澣衣于池失足不救其父郭太在旁觀者自
見屍首初無他故既殮而葬之蔣元廣平白資使許義黜鏞與
詞誣許鏞窮之致死趙知縣察見非辜坐以誣告之罪申取

清明集卷之十三
提刑司行下遣公道之不容泯沒將元廣可以息心矣方且調撥許義將五許茂逃走刑部憲司攻許不已干連誣執至于妻子家道一破生理蕩然力既不支事且未艾許鏞為此憂迫無慘竟爲客死之鬼今就暴露邸舍未得所歸與操刀而殺之者何以大相過通邑之人誰不寃之今本州亦再差官洗檢秋香屍首毫髮無傷死者何辜罹此荼毒茲又泉下不能自伸之寃也將元廣積惡有餘罪狀顯著天刑國憲舉不容逃決脊杖十七仍刺面配五百里信州東城許義許茂將五利一時之資給輕冒刑章此同惡相濟之人也許義決脊杖十七編管五百里

建寧府許茂將五各決脊杖十五拘鎖外寨俞鑑已黥之郡吏也寅緣逃歸專易安也決脊杖十二填刺押回原配所永不放還仍備榜行下以儆愚俗

教令誣訴致死公事

江謙亨家饒於財武斷鄉曲前此得罪憲臺已經編置自應知所警戢近因與童詵小有私隙別生事端以揚十八縊死輒教令楊百九作拖扯趨打推落塘水因此致死遂興大訟所幸差官檢覆事獲昭明而獄司勘得其情誣罔之狀瞭然可燭江謙亨罪該徒刑雖係宗女夫緣係再犯私罪情不可贖萬一僥倖

漏網則姦計滋長善良未易得以安也尋具勘到事情申取提
刑衙指揮後準提刑衙行下點對本州所勘備見江謙亨教令
誣訴蹤跡分曉其人已曾犯罪編管處州既非善良豈可使之
晏犯晏贖得以長惡然以相蔭及宗女夫之故所合姑從末減
牒州引上江謙亨降從杖一百押上當廳正斷仍送原編管所
處州收管

自撰大辟之獄

劉後村

大辟公事合是的親血屬有詞張惜兒之死張千九其父也阿
楊其母也張千一其叔也此三人自始至終無詞而事不干已

人王百七王大三輒經縣以為死有冤濫本縣察見已將兩名
勘下杖責有張世行者輒經州經本司告訐弟婦姜氏閨門陰
私以致惜兒冤死當職令畫宗支見得世行與姜氏夫服紀甚
踈却而不行不謂本州已有委官體究之判縣尉纔得此事以
為奇貨牽聯枝蔓必欲造成一段公事當職引上張千九面問
據稱其實以病風妄罵五月初三日主母姜氏喚阿楊教誨阿
揚用柴條打惜兒兩下至初五日張千九又在姜氏家見惜兒
發熱妄語其父煮粥未熟惜兒忽於廁屋自縊親莫親於父子
再三審詰其詞堅確如此女使妄罵主母呼其母訓責此亦人

之常情及其自縊則有出於人意表在姜氏未見有可論之罪
本州雖判體究知縣執申可也縣尉據實事回申亦可也今撰
造公事人各端坐于家而姜一家俱就囹圄惜兒父母亦遭係
縲外人以為血屬友打官司憲臣置司之所獄事不得其平如
此則耳目何以及遠哉王子才因立嗣之怨欲覆叔母之家張
安行亦踈族王百七王六三以外人而自撰大辟之獄帖縣并
巡尉專人解來一日姜氏添福張千九張千十並放吳斐出入
孤兒寡婦之家略無瓜李之嫌又與其婢探委有姦各照臧降
指揮從輕勘杖八十令其襲責狀今後更登張氏之門定行追

斷編管縣尉昨對移鉛山謨勘大辟公事以平人為兇身已既
按効今茲所為如此帖問仍閣俸牒州今後此等詞狀非的親
血屬勿受違追都吏推司累日不申入門欵帖司理杖一百申

叔告其姪服內生子及以藥毒

胡石壁

郭百三服內生子其罪固不可逃然郭應龍為叔父教之可也
教之不從繼之以怒雖父子之間且有責善則不祥之懼况叔
姪乎責善且以為不祥况暴揚其惡而訟之于官乎原應龍之
心非果以愛兄之道來也不過見其家稍厚不甘歸之螟蛉之
子故從事于告訐以行騙脅之計耳訟其生子非時猶云可也

謂其毒父以藥是何言歟使其果有此事則當其始死之日應龍既聞而知之自合即時發覺何爲更歷一歲有餘而後有詞且世間大惡孰有加于弑逆者使其果有此事則狀內當直指而極陳之不當爲含糊之說其爲妄誕不問可知一爲告訐一爲虛妄本合送法司照條坐罪且從輕決竹篦二十

告訐服內親

王齊敬毆拽其兄辱罵其嫂凌虐其姪凡至再至三矣初焉黃知縣坐以毆凡之罪試之既非士人贖之又無誥勅合當杖無可疑者而黃知縣以長厚存心祇撻竹篦此可謂莫大之幸當

自脩省可也而齊敬乃方蓄怨藏怒一旦快其兄王齊擢之死即牽其二子王濂王幼共爲悖逆凌其孀嫂虐其孤姪此情尤不可恕而溫知縣又以長厚存心以其族有仕宦祇從輕杖一百封祭王濂王幼押付尊長庭訓此尤莫大之幸王齊敬凡兩漏憲網稍有人心者亦當知愧歛退謹守可也况王齊敬年齒日長侵尋暮景矣而乃頑然不悛怙終自若今者無故以其從姪王聖時改墓之事而惹論其素所讐怨之堂姪王聖泳以爲報復之計且遷改父祖墳墓在法雖當經官自陳然今人子孫以風水不利而遷改父祖墳墓者徃徃有之雖達官貴臣之家

有所不免經官自言者曾幾何王聖時自己父墓而自改之何預從叔王齊敬之事况王聖時亦頗知書又非病狂喪心必不肯無故毀壞其親父之骨殖而王齊敬平生傲狠悖逆如此其於親堂兄嫂姪且躡籍之不啻犬豕必不至於其從兄王齊白獨興惻隱之心不忍其改墓而興此訟也特假之復雙耳古之霸主多假義以行私跡王齊敬平生之所爲何等大疑而敢爾誣罔誠大可惡况在法五服內許相容隱而輒告論者並同自首今王齊敬視游氏係堂嫂王聖泳係堂姪王聖時係從姪皆在五服內縱有罪犯各從自首原免又照在法告總麻以上

卑幼得實猶勘杖八十王齊敬合照上條科罪游氏又訴王齊敬王濼等攔罵去失珠簪一節亦合根究將齊敬照温知縣判折封勘斷然當職獨念不肯薄於黄温二宰之所爲如王齊敬者誠非所恤也游氏所訴念今隆暑勸諭其免究論王齊敬合照前判且更與從杖一百封案一次餘人並放

妄訴

妄以弟及弟婦致死誣其叔

劉後村

阿周所墮之胎月數已滿非驚墮也許千八自以病死非驚死也有隣有證一一分明許佳爲人之姪輒將弟婦墮胎妄論叔

父許三傑又敢將自死之弟重疊誣執叔父又將叔父毆打驗傷有尖物痕見之縣案又扛許十八屍首入叔父房打碎叔父門窓戶扇什物之屬又將屍首扛入叔家壽木之內許三傑父子不堪其擾煮湯潑出致傷許母阿姜頭面原情定罪許佳不可勝誅况撰造致死三事騙挾平人尚不少恕今以騙挾叔父此何心哉許佳妄以弟及弟婦致死誣人自合反坐兼毆傷叔父合于徒三年上加一等雖已經赦而赦後妄訴不已本合斷配緣許佳之父日新自始至終不曾出官可見猶有愛弟之意但不能教訓悖逆之子耳今若許佳斷配則許三傑與兄日新

同居共門出入兄弟自此何以相見然此等兇惡之人亦不可恕許佳勘下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枷項押下本縣限十日監陪壽木一具并脩整打壞門窓戶扇什物還許三傑取領狀申切待爲減罪名如恃頑不伏陪還解來引斷押發許三傑湯潑兄嫂照赦勿論直司剖決民訟不論道理以白爲黑以曲爲直有如此者書擬官奪俸一月追吏人問

妄訴者斷罪枷項令衆候犯人替
胡石壁

大凡詞訟之興固不能事事皆實然必須依並道理畧畧增加三分之中二分真而一分偽則猶爲近人情也今葛晞恭所訴

王思濟等三事一曰呪咀二曰趕打三曰圍占塘地今據獄司所勘僉廳指定三事悉皆虛妄原其所因蓋晞泰嘗以盜桑事爲王思濟所訟遂平白妄狀以求報復耳此邦風俗大率愚而好訟其間利害不能以梯米即贏糧棄已並走吏庭憑偽飾虛以無爲有聲冤号痛駭動見聞及至兩辭既成曾無一事着實前後以此之故鞭朴徒配者凡幾人矣而習尚曾不爲之少衰無乃向所施行猶未浹于愚民之耳目歟爲晞泰勘杖八十寄廂遇詞狀日押上枷項令衆候犯人替

以劫奪財物誣執平人不應未減 胡石壁

羊六楊應龍等因醉爭道本無深傷而羊六素挾狡猾之資遽興羅織之訟謂應龍等白晝行劫奪去財物凡十餘項正經陳于本縣又越訴于憲臺牽連追呼不一而足及至憲臺灼見虛妄押下本府結絕羊六自知罪不可免乃于中道而逃本府將其父錮身監追凡歷四旬而後出併得其荷擔之僕周二張四十者與之對證然後盡得其情前後狀詞無一真實照得在法劫奪財物罪名不輕羊六因尋常之爭而誣人以莫大之罪既欺罔縣道又欺罔監司既貽累于平人又貽累于乃父首尾三載始肯伏辜冀爾村夫而又覆變詐如此若從未減則是出

出
虎兇于柙也其何以懲姦慝而安善良哉古人謂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姦夷蘊崇之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羊六勘杖一百編管五百里餘人並放

以女死事誣告

吳雨巖

趙崇許女身死事不曾經本司其本軍前此亦不曾具申今據申到詳其事情見得趙崇情節分曉以女死為奇貨誣言告騙脅得錢即止且崇之所以敢如此者正以其所居在臨安非惟不屬本司亦不屬本軍纔得錢後飄然而逸本司不得而問此其情狀有何難見備申刑部乞行下臨安追押發下本軍窮竟

其罪坐以正條拘監騙錢庶不漏網仍牒本軍更切申罪

妄論人據母奪妹事

翁浩堂

朱千三子去年五月抱牌經縣論祝千二祝萬五據其母阿孫奪其妹壽娘氣死其父朱元乙詞說甚怪駭人聽聞展轉一年不曾結絕今追到干繫人徐廿七祝萬五葉季乙等及索出朱元一休妻文約辨驗則知阿孫係出嫁祝千二而非據也壽娘係嫁鄭廿九再出嫁祝萬五而非奪也其父朱元一自係吐血身死非祝千二祝萬五之罪也朱元一既死其妻阿孫已歸在朱世三家壽娘又嫁葉季一為妻並無詞說朱千三何所據憑

作此險訟煩紊官司平今文約證驗分明顯見朱千三虛妄豈容輕恕重則當解州徒斷輕亦合刺環拘鎖念阿孫年老止有一子侍養若盡法施行則阿孫必至饑餓失所只得從輕照得朱千三原係犯盜刺環人且與勘杖一百填刺舊環免拘鎖併一行人並放未到人住追

妻自走竄乃以劫掠誣人

翁浩堂

裴昇初詞稱表弟江進開雜鮮酒店被陳丙乙誘使劫去衣物併表弟婦徐四娘其事甚異本縣察實未到而江進拖扯葉四到縣稱被劫物件不識下落其說皆同當職固疑必無是事及

本隅解到徐四娘根問乃是因爭米忿懼手挈衣物而逃至暮遂為徐千四引去留之二宿乃始放出致為徐曾乙告發如此則是徐四娘自走明美詰問裴昇江進乃始供招以為疑是詳考二人初詞皆稱葉四屠等十餘人持杖強劫張皇若此今事既虛妄乃以疑是二字脫籠官司以強盜加執平人今謂之疑可乎本合解州照科以反坐之罪念是暑月且與從輕就縣結絕汪進裴昇各勘杖一百內裴昇事不干已牒押出處州界徐四娘背夫逃走謂之擅去又携衣物當以盜論徐千四無故誘徐四娘歸家受所寄衣物及被搜索方賣出官雖無姦穢亦是

知情受竊盜賊賊兩名各勘杖一百徐四娘斷訖押還汪進交
領離與不離聽從夫意餘人放贓物給還

姊妾訴妹身死不明而其夫願免檢驗 翁浩堂

謹按令曰諸因病死應驗屍而同居總麻以上親至死所而願
免者聽周五十娘身死事聞于縣本縣方差縣尉體究檢驗間
却據縣尉申到備道已死人夫吳曾三狀稱妻周五十娘係因
產下死牙兒以致身死屍首變動不願檢驗自行沐浴入棺燒
化訖本縣押下審問所供一同依法當聽而周五十娘親姊周
却八娘却有詞到官爭執不已以法意人情論之婦人在家從

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于姊妹初無相涉也又前項令曰同居
以上親願免者聽以居論之則夫同居而姊不同居以服論之
則夫為齊衰期服而姊適人者為大功九月服果孰親而孰踈
孰重而孰輕今周五十娘死之不明驗與不當驗官司只合
從親與重者之說豈應聽踈與輕者之言乎况周却八娘所執
百五原有讐隙有案在官詞涉虛妄且免根究周五十娘骨殖
合聽夫吳曾三從便葬殯周却八娘不得干預兩名當廳並放
牒報尉司仍榜縣門

叔誣告姪女身死不明

翁浩堂

照得本縣昨據璩天佑論張崇仁娶姪女息娘不當及窺占田
產事追對未到間忽又據璩天佑入詞稱姪女息娘身死不明
乞行檢覆當職以事干人命遂押下璩天佑責交坐狀入案委
縣尉巡檢照條體究檢驗去後據兩檢官申回格目則息娘的
係病死分明縣尉所述已極詳再引一行人供指又將璩天佑
勘問與縣尉所申情節一同嗚呼璩天佑此舉可謂不仁不義
之已甚矣契勘息娘乃天叙之女天叙乃天佑之兄息娘父死
母有殘病兄弟三人息娘居長得乃祖璩堯祖撥一分田爲粧
奩嫁與姨元三娘之子張崇仁天佑知其婚姻之不正累欲挾

取其田于息娘未死之前謀未遂而息娘死天佑以爲機會之
來也欲遂取之張崇仁母子不從天佑致恨遂中以飛禍欲破
其家天佑之謀則得矣使已死已殯之人發塚剖棺暴骸露體
何罪而至此哉使息娘爲天佑之親生必不肯爲是今是其姪
女也甘辱其親兄之遺體以快其一身之私憾骨肉恩義至此
殆絕天佑之罪可勝治哉案照璩天佑原責交坐狀申提刑使
堂取白裁斷外有縣尉解到契一道係息娘原隨嫁奩田每年
計出租穀六十六石以法意定之則婦人財產終于所歿之家
但息娘喚張崇仁係堂外甥息娘爲堂姨於法不當爲婚婚既

當離則田不當得若以此田復還璩氏則息娘弟妹各有已分不應再得此分璩氏子孫無祭姑之禮若以爲絕戶而後官則可矣然以人情揆之息娘父死母病其失身于張崇仁非息娘之罪在主其婚者今之死也又罹意外之誣受剖棺之慘張氏之怨又深矣其肯視息娘生而身失所依死而魂無所歸豈不重可憐哉上件奩田已成絕戶今欲捨入本州天寧寺內之爲常住使寺僧往治息娘之墳作堂一間時節祭享馮藉佛靈竇之超度使死者免爲餒鬼于地下亦仁義之一端也備申提刑使臺取自指揮行下

釘脚

婺州

民之抱負冤抑不能自伸至于自殘其軀求直于官府蓋迫於其情之不能已爾若曰囂訟之人濶翻其詞自假毀傷撼動一時之聽此或不察必墮其計紛紛追逮豈不重州縣之擾乎蘭溪縣方明子立牌釘脚有詞稱爲聖壽寺僧行本率衆持杖搶奪苗穀經縣陳論其兄方子政并擔殺入五名反爲本縣各訊腿荆二百囚之縣圖張皇其說殊爲駭聞竊意百里之政平心處之不應有此過舉之事不然胡爲至于釘脚自傷聲寃庭下乃如是之憤切乎疑信未決且帖縣具因依供申尋據本縣發

到案牘考其發覺之詞，乃是寺僧義昌首先經縣陳論，同徒逐出僧祖祥等。黃夜到來，本寺盜穀奪下六擔，解縣方始追證。問初不曾有訊掠囚繫之事。參之方明子所陳，茫無形影。縣庭之下，十日共視，凡所舉動毫髮不容掩庇。此或可以厚誣其他曖昧不明之訟，何往不得以逞其私乎？尋引上方明子取問情詞，窮窘無以藉口，復駕其說而歸之行本，其為欺誣抑又甚焉。此風不可長也。方明子勘杖一百，枷項押下州前示衆半月。本縣十日仍送鄰州編管，姑以為律訟不根者之警。所有兩詞交爭奪一事，彼此曲直必有所歸，行下丞廳一面，追上義昌祖祥行。

本寺人送獄，公行根究，毋容偏徇。十日具勘到因，依申州家持千里之平，凡聽民訟，惟理之行，何待其為鎖喉釘脚之舉。自今以後，應有此自殘之人，例不受理，仍備榜州前，與諸縣曉諭。

挾讐妄訴，欺凌孤寡

建倅

照得訟有源有流，有本有末。窮其源而尋其流，揣其本而求其末，則訟可得而決矣。陳鑑舊爭立繼，舊占莊田，其訟之源。訟之末本者乎？陳鑑近訴陳興老共黃淵違法交易，其訟之流。訟之末者乎？陳鈇之妻傅氏命同宗三歲之姪以為之嗣，經官除附，初不違法，初不礙理。陳鑑乃垂涎資財，見利忘義，欲以已子挽繼。

陳鑑無端與詞橫擾寡婦自縣而州自州而監司自監司而省部滾滾二十餘年詞訟始絕其所以苦傅氏者可謂酷矣自後欺凌孤寡侵占安吉寄庄田傅氏貨田携幼方將求直于浙西六有司行至三衢得病而歸藥所不療忽忽告歿傅氏之死其實陳鑑有以殺之也使陳鑑少有仁心使陳鑑畧知義理則必曰孤寡之業因我之訟立繼所以破蕩者多矣寡婦之身因我之占庄田所以疾病而亡矣而今而後解其冤可也釋其讐可也恤其孤可也今乃于傅氏已亡之後又與黃淵交易違法之訟訟之于縣已責退狀又復翻訟訟之于州已行結絕又復興

詞今又上煩監司聽受下送本廳審定原陳鑑之心不過欲洗蕩陳興老至于無立錐之地而後已且妻承夫業者傅氏也賣業者亦傅氏也子承父業者陳興老也賣業者亦興老也傅氏賣產陳興老賣產不知于陳鑑有何干涉在法事不干己者不許受理今陳鑑以不干己之事故爲陳興老之擾官司不可不因其末而求其本不可不因其迹以誅其心合給斷由傅陳興老收執以爲永遠之照自後陳鑑如恃健訟再敢興詞照不應爲科罪庶幾懦善者可以存立備申提舉使臺照會奉提幹批擬欲照通判所申行奉王提舉台判所擬可謂詳審察見

陳鑑之囂訟不存恤孤幼陳興老之意從申照行

鄰婦因爭妄訴

胡石壁

慢藏所以誨盜冶容所以誨淫觀阿周狀貌之間必非廉潔之婦與尹必用比屋而居尋常升堂入室往來無間特患尹必用不能挑之則未有不從者今阿周乃謂被尹必用抱持于房閨之中抗拒得免逃遁而歸此必無之事也若果有之何不即時叫知鄰舍陳訴官府必待踰年而後有詞則其爲妄誕不言可知矣大凡街市婦女多是不務本業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三五爲群專事唇舌鄰舍不睦往往皆因于此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怨真此曹之謂也阿周今至訟庭之下太守之前猶且說說不已畧無忌憚况在家乎決竹篔十五押下本廂掃街半月尹必用今後亦當安分守己親善隣舍不許因此得勝妄生事端如再惹詞定當懲治

拒追

峒民負險拒追

胡石壁

樊如彬負恃險遠招誘逋逃雄震一方多行不義其罪已不可恕本縣奉師司之命屢追不出遂委其徒以捕之使其果有劫奪之辜本府已因阿鍾有詞下縣追究矣是非曲直官司自當

從公處斷決無白休之理樊如彬若自理直自合即日出官與
羅邦臣供對則有寃何患其不伸而乃藏伏不出却公然見之
申狀謂即點集四十峒徭丁去相讐殺斬首申解語言悖戾志在
脅持大不敬也至冒上也原其所以敢於如此者蓋當是時鄰
郡叛寇之勢方熾此曹將謂官司已莫能誰何往往欲襲是跡
而動故先張虛聲以相恐喝官司一或示弱則必將結黨乘機
強弓毒矢撞楹呼號以求逞矣今雖未至此極然獲霜堅冰所
由者漸若不早爲之所則長此將安窮乎春秋無將之刑漢法
不道之誅此其類矣本合明正典刑以遏亂畧姑且從輕決脊

杖十五配潭州全家移徙前去具因依申大使司乞押送飛虎
軍牢固收管永不放還郭念二身爲省民輒入溪洞爲其鷹犬
持慢書造府庭畧無懼罪之意同惡相濟難從未減決脊杖一
十二配本城永鎖土牢所有阿鍾訴羅四六行却事此則當與
追寃帖押羅邦臣下縣監追羅四六一行緊要人赴府供對阿
鍾寄廂候對畢日押發樊如彬所占耕陸時義沒官田拘入府
學如樊如彬自有已業田產仰阿鍾逐一開具地名頃畝及佃
戶姓名齎干照赴僉廳點對帖縣爲拘收租課許逐年經安撫
司給引付親人前來請領先給據爲照如願典賣聽從其便

誣賴

以死事誣賴

蔡父軒

江東風俗專以親屬之病者及廢疾者誣賴報怨以爲騙脅之資蔣百六自因病死于家其兄蔣百五却馳移誣賴朱百八官既以死事誣人又且持刀拒追可謂兇惡之最者蔣百三蔣百五從重杖一百編管五百里牒州取上斷遣以戒後來

以叔身死不明誣賴

胡石壁

曾三乞丐道途饑餓而死劉七乙與之掩骼埋胔雖無棺槨衣衾之備然較之舉而棄之于壑狐狸食而蠅蚋噉者則有間矣

使曾仲遠果有愛叔之心則以售雇之資備周身之具而遷葬之可也今乃藉之以脅持地主覬望錢物不遂所欲則以身死不明訟之生則視之如路人死乃以之爲奇貨叔姪之義安在哉愚民無知固不足責然關風教不可不懲曾仲遠勘杖一百劉七乙押下縣同鄰保備棺木將曾三屍首如法埋瘞限五日申

以累經結斷明白六事誣罔脫判昏賴田業

刑提幹

擬拖照案查詳究情節甚矣黃清仲之頑猾誣罔也自紹興經界前其祖黃文炳將黃沙坑田一十種賣與陳經畧宅爲業後

權通判令知縣點對見得陳經畧宅經界砧基簿上該載黃文炳黃沙田九畝三角甚明即無楷改等痕跡則此田是陳經畧宅業分曉黃文炳家砧基簿就本號田內扯去原批字重貼舊紙寫立契典與四字則此田不是黃家典產故作情弊混賴贖田分曉在法契照不明經二十年買賣主亡歿者官司不當受理止據陳鈇係是繼絕子承紹契書不見一十四契砧基簿亦收在長位黃文炳身後其孫黃清仲等豪猾徇訟知其契照不存又田坐落其門前遂改砧基作原典陳宅取贖趙知縣索契證對而陳鈇無契費書又未討得砧基簿出不惟趙知縣疑其

果是典業匿契不肯贖還雖陳鈇之幹亦不敢執為買產故趙知縣只憑黃清仲偏詞將錢二十八貫足寄庫給據令黃清仲為業不知紹興田價縱輕豈有九畝三角田止與二十八貫足之理其施行已失之容易陳鈇雖經運司查訴而未有明證宜譙運使皆依趙知縣所斷給據斷由與黃清仲為業也自陳鈇賣出砧基經部查訴見得經界簿該載此田分明無楷改等痕證得黃清仲家砧基扯去原批貼改四字作為情弊顯白自此部斷府斷西通判審斷轉運司本司結絕皆斷田還陳氏而治黃清仲等之強割田苗矣蓋黃清仲兇徒也其父黃九四配軍

也其子黃叅黃亥皆爲兇徒者也田在其門首而陳鈇既死欺其妻傅氏寡弱佃力來耕則聚衆而打散之或有種既熟則聚衆而強割之縣司行下椿留則保甲不敢收行下供對則保甲不敢近委縣尉勾追則聚衆打損其承人強割他人布種田首四年雖曰監還其顆粒不復還納縣家權輕運司大怒公吏吞餌在前雖累政定斷明白而不依律依條以盜論計贓輕則刺環重則刺配故敢無國法無上司恣行強橫而无忌今經本司再狀無一語之非妄彼豈不知其不可行哉欲脫模糊判下一句則又以見爭未決爲由強割苗禾矣不期本司復索案查究

其誣罔何以見其狀詞之皆誣罔也黃清仲親供云祖黃文炳在日于紹興三十一年將黃沙坑田一十種賣與陳經畧宅今經一百餘年今狀却稱祖黃文炳立兩契陳千三官倚富生禾此其誣罔一也又供爲見田在門首強占耕作今狀却稱黃清仲父黃四九與叔黃安世承佃不曾離業此其誣罔二也又供不合霸占耕三冬禾不還致傅氏陳論今狀却稱被陳鈇謀業執占不還此其誣罔三也又供不合妄詞昏賴今蒙監索契妾的無贖契可照今狀却稱累狀經縣陳論蒙索到契底見得倚富生禾分明此其誣罔四也又供祖父故後清仲同叔黃安世

將上祖砧基簿賣字貼補作典字于趙知縣任內與陳鈇爭業執占不還此田今狀却稱陳鈇經戶部妄訴蒙符奉府准索砧基被妄作措改曲斷此其誣罔五也又供雖蒙譙運使給據令清仲管業後陳鈇經部番論符使府結絕使府不曾申索運司公據毀抹又于嘉定十七年五月內隱匿戶部送斷一節復經運司清斷由致運司上依原判再出給斷由緣此占耕傅氏給與黃成所耕田事用歸實緣所耕田委的經節次官司定斷分明其業合歸傅氏兒掌管今狀却稱今賣運司斷由兩本并公據通呈是經斷廢據等眩惑本司此其誣罔六也閱案八帖并

于照等止有趙知縣將錢二十八貫寄庫後因本府斷已將錢給還黃清仲了當並無再備錢生陳宅贖田因依今狀却稱清仲叔不久再備錢就陳鈇邊贖田上件田訖此又欲旋撰已死陳鈇手批等昏賴張本此其誣罔七也堂堂上司專為百姓伸雪冤枉而清仲輒以累斷明白之事句句誣罔脫判賴產倘不明與結絕則搔擾善良紊煩官府未有窮已黃清仲不合誣罔上司勘杖一百照赦免斷見追到譙運使所給斷據王運使所給斷由並係運司已行改斷廢格不用之文兼自有姚運使所給斷由可照欲並牒過運使毀抹入案免為日後眩惑混賴之

資仍帖本縣備榜本保本里使鄰里通知如日後再敢強割田
苗定照律條計贓決配施行所有原供索到原案干照除毀抹
者外各欲發遣准提舉台判擬可謂詳明送案逐一施行帖縣
給榜

假爲弟命繼爲詞欲誣賴其堂弟財物

主簿擬

甚矣義之難爲也有一爲義而人以義稱之尚慮後之爲義者
未必勸况乎有一爲義而宗族兄弟友以不義訾之非特訾之
又從而形之詞是使人悔于爲義如此則貧富相資手足相托
之義自此廢矣今據王方經縣論堂弟王子才搬傳親弟王平

身後財物乞與命繼事其始則稱王平承分物業有此財本專
乞喚妾使紅梅根討次則稱錢會五百貫足與之合本皆有執
據復乞追子才及弟婦丁氏根問又其次則具單狀載王平所
有箱籠家私什物動使五十餘件所直不可得而計復乞追及
黃士林與其婢妾等根究詞語瀾翻哀鳴萬狀當職深有疑焉
尋王子才亦屢經官陳詞則稱有堂兄王平祖業蕩盡貧不聊
生無屋可居傭書爲活遇科舉則納士友試卷以圖此小見親
知則干求升斗以供口食自有生前筆跡往來東帖可憑王子
才以手足之故念其無依收實門首看守貨庫立約之始王平

作用之名明言即無分毫錢本其他如日用口給並有干照簿
曆可據喚上王方指證皆以為偽再三審詰王方並無片紙可
以證其為非如此事理已自可見然當職未欲輕於著筆者以
兩詞人乃手足至愛理為慾昏特適然耳便分曲直恐至傷恩
未免力諭之和協今兩詞堅執王方又復屢經縣催論官司亦
只得公心予決照得王平者王方之親弟王子才之堂兄也王
平貧而無居不能自存為親兄者當挽而同居振業而撫存之
可也既不出此乃使之倚托于堂第居門側者實庫以為糊口
計為親兄者正自可愧然亦不足怪者以俱困不能相及也今

王平不幸有故王方乃不以王子才之生前收拾為恩反以身
後搬傳而興訟此固闔邑之所共憤而為王子才者亦未必不
悔其當來之勉為此舉也當職無心原情而斷據王方供王平
承分物業自有財本若以為有屋邪則王平既有五百貫錢本
必不能棄所居而倚他人門墻若以為有田產邪則王平亦何
忍將崇陽祖墓山典與葉知府而此物復為王子才所贖若以
為有財本邪則攬納試卷干求口食似非家力得辦者之所肯
為何况王平為王子才看守典庫有生前批約之可據也若以
王子才今來所執干照並是假偽王平之財本官司固不敢憑

以爲無則如王方虛詞無據或稱些小或稱五百貫官司何所
憑據而斷以爲有王方無可抵爭徃徃力於攻一妾使紅梅且
曰紅梅一出則千照具白此妾不出雖千言亦難憑據今紅梅
出矣喚上王方指認當官又復無語乃以紅梅即不曾嫁必實
之獄始見情節如此則王方必欲禁紅梅追丁民以至盡其婢
妾親戚而後可以快王方之計也不思有無財本全憑王平之
生前千照何關於紅梅之嫁未嫁邪反覆王方之詞律之誅心
之法不過欲假爲弟命繼之美名以施其牢籠騙取之術耳外
此何意至于命繼一節王方所陳以昭穆相當而論則有王子

才之次子可立此充足寓有心于無心者果是合法又復何義
但王平既無財本命繼之說尚難區處然王平亦不可使爲不
祀之鬼命繼之當否明當從王宅房長中從長商議擇立却聽
官司施行王方老健虛詞煩紊官司合累懲之以其爲官族之
後儒其衣冠不欲傷類所有王平之追修營葬等費王子才亦
不可以此而忘其生前手足之愛若更罷訟不已官司自合從
公科斷案具定奪事理申縣或恐以各人情理未實更取自縣
衙詳審斷遣施行庶絕後訟王子才但千賚到千照給還責領

又判

王平乃王子才之堂兄以貧爲王子才掌庫死則子才葬之謂之義可也王方乃王平之親兄不能料理其弟及其死也又欲誣王子才之財本謂之不義可也主簿所擬當美而王方狡猾無忌憚入狀痛毀主簿當職見其翻訴只得喚上兩詞重立反坐却與定奪王子才執王平生前親書備述以貧受傭即無財本歷歷分曉王方更無一二字可憑今欲結絕則累喚不到及詳考王方父子之爲人則誣徒之集魁也敗壞前修之遺俗擾害善良搖撼州縣皆此輩也釘錮原承監追仍申臺府如遇王子才有詞乞遞押下縣聽從結絕只今行

提舉司判

僉廳批照得王方訴其亡弟財物爲王子才并吞今索到斷由見得王方之弟平貧無資給堂弟子才憐其無依收實門首管看與庫使王平藉此以自活此乃出于王子才之美意也今平身故親兄王方駕虛入詞稱其弟平有財本五百千爲子才所併且絕無片紙可憑設王平有許多財本合自植立何至依倚人門墻邪王方有弟不能撫存使傍其族人以糊口待其死後鑿空入詞以爲欺騙張本如此用心犬豕不若其餘詳王方前後所供瀾翻盈紙盡是子虛烏有此真掌客之雄州縣所以多

事止緣此一種人撓之也本縣主簿所斷已灼見王方父子之肺肝欲帖縣從主簿所斷結絕申所有立嗣一項王平既無田可耕無屋可居誰肯願為立嗣况族人又無爭立嗣者王方可自區處有人則立無人則已何必撓動官府亦何必借立嗣名色而欺騙其弟子才哉欲併門示王方仍帖本縣奉提舉台判王方妄訟紊煩臺府欺騙其弟自合科罪且照所擬門示仍關詞狀司再詞留呈

王方再經提刑司釘錮押下縣 天水

王平窮而無所歸乃托鄉里人爲之懇問堂第王省元子才欲

爲管掌典庫王子才篤友于之愛乃從而收拾之其意未嘗不美已經八九年情分無虧去年九月王平因病身死是時兄王方與諸親棺殮了畢經隔二十日後王方起覬覦之意迺經縣入詞指乞送主簿廳根出王平同共營運之財物及爲之命繼續王子才陳狀併送主簿追到干證人逐一供對灼見事情其曲皆在于王方已自結斷具申王方知所訴之妄一向閃避不出本縣斷錮承差人根追備申臺府如遇王方有詞乞押下結絕其王方乃遣其子經倉司審論蒙送僉廳案斷由呈已擬判王方王用之之情理可罪姑從闊畧且行門示知委仍帖縣從

主簿所斷結絕王方依前躲閃復令王用之經提刑司論訴蒙釘錮押下本縣監追正身多方差人緝捕獲到王方出官若非繡使之嚴明幾爲之漏網矣方收在獄屢有百姓江五六論王用之與阿江將義女八姐強占求食又據吳七畫一王用之之事透誘黃小六之女使阿乙行賄汪四三公事盜何中甫之酒器奪夏小八之財物等事備載詞頭官司未敢信憑就內點喚黃小六等兩名據供王用之作王丙乙名騙乞官會五十五貫文又乞何中甫見錢一十貫文足各已供證分明其他未欲盡追恐涉夏蔓嘗照逐人所供面問張釘王用之令其從實供吐

若以鞭朴繩索加之則王方父子必以爲糞楚綳吊抑勒供招只以理開諭已據王用之王方實情供吐稱王平受傭于王子才之家即無財物同共營運之說而阿江打傷靈席一節追到李七供證已自分曉而阿江尚自抵諱再行審問方始畧畧承認及供出王平入殮之時尚留衣服三件收下則王平之無錢可知也契勘王方王用之之父子以識字律訟爲家傳之學每遇監司按部則脅持公吏欲以事過誣訴吏輩恐其生事皆以錢私與之而王方父子以爲得計則欺騙良善靡所不爲人畏之如虎亦不敢論訴縱使有詞吏亦不敢承行今以弟王平之

身死乃妄論王子才收去財本不爲卜葬立嗣原其意向只欲謀騙王子才之錢既不如意則經縣陳詞不候結絕而復訟于倉憲使臺必欲有所利于已而後息訟及至追司便行走避可謂藐視官府所據逐人供招情節在前合取自台旨

騙乞

妓民告事旁緣騙乞皆由巡檢受白詞縱吏受財所致照得豪民恃強生事漁奪細民黠吏旁緣爲姦擾害百姓巡檢違法受詞縱吏受財是三者其罪雖同推原事情合以巡檢爲首姦民無知動以撰造公事欺騙善良爲生見人家烹犬則曰本家失

犬見人家牽牛則曰本家失牛見人家女使病死則曰原係本家轉顧恐有連累見人家僕死則曰係是本家親族不曾走報鑿空入詞文引纔出則計會公吏耆長之類追擾執縛殆同重囚又使一等游手之人從旁打合需求酒食乞取錢物飽其所欲而後和對里俗相傳謂之裨補田里被害含冤茹苦無所赴愬此何等氣象乃見于清明之時邪當職區區之意自以爲官司苟能致察亟折其鋒則此風遂可少戢故自到任以來愚民有犯到官必須因事察情深懲痛治使之知畏前後所斷具有成案年歲之間方幸少息孰謂巡檢武夫不奉朝廷法令不遵

臺府約束與吏爲市公然受詞每遇有狀不顧事理之是非不察情辭之真偽動輒受理差寨兵三兩輩下鄉追擾健卒所至鷄犬一空逮其取乙餐足竟從但已或遇鄉民經縣有詞索到案牘方及知覺且以魏四乙之事言之魏四乙原係屠戶私殺耕牛所不能免王文甫乃勢家族黨覘知魏四乙宰牛輒作王朝散幹人經寨入伏自稱本宅有水牛一頭于初十日放出遊食至晚遍尋不見竊恐被賊人偷盜貨賣今就魏四乙家買得牛肉一片見在乞追人根究其狀實今年正月十三日也訴事合指陳事實投詞今經所屬官司牧牛豈無其人失牛豈無其

所不登時發覺從官司行下尋索乃以首牛肉爲由但經巡檢寨直指魏四乙爲盜此非恃強生事漁奪細民乎巡檢何人太書特書差寨兵陳璋陳琳兩名追捕魏四乙避不敢出憑者老江才送米肉及錢兩貫文五十陌與陳琳等爲飯食之費又憑王五六送官會一十貫文與陳琳爲水程之費陳琳既得所欲收上原引并差魏生催追魏四乙恐懼遂托陳五乙王五六將見錢五貫文足銀纏五兩送與王文甫填備牛錢不知王文甫失牛魏四乙盜牛有何發覺有何證驗乃被誣擾誅求錢物一至于此事定之後魏四乙經縣告論巡檢乃于三月初三日

解到牛肉一片不知經隔五十日之後牛肉尚能存留否乎梁
應係本縣貼司因承行收買牛皮遂同丘七下鄉將紙扇儀托
與魏四乙索求錢物得官會三貫文不滿其意輒令丘七就余
四九家買得牛皮五十文經寨首論魏四乙余四九欲為取乞
之地此非旁緣為姦擾害百姓乎巡檢主作又復判狀差周成
翁保追致翁保取受過魏四乙余四九官會三貫文亦因魏四
乙經縣寨官方併牛肉申來此非違法受詞縱吏取財乎追證
既明不容輕恕王文甫以失牛為名輒經不係所屬官司陳詞
取受過魏四乙錢物勘杖八十監贓梁應以公人下鄉取乞屠

戶錢物又資給丘七經寨首論牛肉勘杖一百陳彬同承引入
取乞官會計贓滿貫勘杖一百翁保追入取乞官會勘杖八十
監贓丘七不合受梁應使令經寨入狀勘杖八十王五六陳五
一不合受過度錢物勘杖六十先放周成據供不曾到地頭且
免斷押回本寨馮禧承勘公事不切用心勘杖八十魏四乙不
合同未到人葉遇李三七余十七為借衣買牛物無見存時暑
不欲枝蔓追究余四九勘杖八十魏四乙念其被擾勘杖六十
催未到人回申照會巡檢受詞非但先來兩事如黃一妄告黃
七身死不明范誨卿誣告何法興師巫馮七三狀論馮大三搥

何爲哉打死吳百五同打死姚四二搶趙寺丞牌木奪婺州客
人布會強取楊千五樟板毀拆毛百七船隻劫取夏三衣服停
着剝環人王曾一受銀杯衣服贓件斫鄭百四鄭百五桑樹割
王千一徐千一周百一麥豆下至蔗芋生理悉爲掃蕩強牽汪
五蔣百六鄭八四等耕牛強奪毛百七珍珠卜十八猪羊下至
鷄犬悉爲擄掠鑿掘邵四祖墓強斫邢奎墓木既斫曾宅增秫
又拆倒其享亭匿崔大家之女強姦踰月乃放占江八娘之婦
欺詐得賂乃還戲方千一之妻怒其夫作色則拔其髮蔴槍其
生麩以困之姦徐三之妻怒其夫間阻則鋤其桑栽害其條桑

以苦之怒錢曾八不從嘯聚而打併其鍋鏊怒吳曾乙等不從
聚集則扯拔其髮膚甚至蕩其家私焚其屋室怒守山吳姜孫
不合走報則聚卜烏兒等五十餘人持叉杖戴兜鍪披紙甲列
旗幟終夕秉炬嘯指呼欲往吳家放火讐殺吳家恐懼爲備相
持月餘怒鋪兵不拆示通角則麻索吊縛憾本邑書局則攔住
毆打碎巡檢之轎俾狼狽而走截知縣之舟致中宵而遁尤可
駭者臺府行下追究仍復斷航匿舟截人往來鳴鑼聚所養
亡命徐百九等與官爲敵其意叵測不至生變不止也前後官
司非不憤其無狀蓋慮一觸其怒則相持而起所以養癰護疽

以至今日潰裂而不可遏設非郡侯嚴明筆親皆有方畧坐縛渠魁寘之於獄則十里之內已迫蕭牆其患有未易言也稂莠不除終爲禍根虎兕出柙外將誰歸所合照本州所申及法官所擬從絞刑定斷當職尚矜其愚欲全其一線生路姑與減死一等決脊杖二十刺配三千里遠惡州軍拘鎖去牢鑄鐵錮鎖門高具存亡申本司仍責牢司軍令狀及監臨官狀不許逃走牒本州照斷仍備榜曉示所申鄭淮等取受併催根勘結斷記申仍備申尚書省

殺人放火

蔡父軒

楊珪一家爲兇徒焚殺其禍甚慘本州指張千五葉萬一爲兇之人又指灰盡中二骸爲二人行兇情節何所證據此是億度之說二人于楊珪家有何冤讐而爲此慘酷縱使有之何爲無行兇之具又不酬價于數人之傍而死于僻遠之廨屋又安知不是別有人行兇併二人而殺之本州不跟捕正賊致楊珪經部有詞乃欲戮尸以塞責使其非二賊則既爲所焚又復戮尸不亦冤乎復其果二賊則尸既焚矣又將焉戮設欲碎其骨亦須審其爲賊而後可如楊千五乃楊珪所訴之人亦不見根勘有無情節又稱欲將楊珪等送獄且死者冤未伸乃欲併生

者箝制以滅口、為巡尉隅保之計則得矣、如死者何、本司昨行
下令州縣多出賞錢、堆築緝捕、今乃只監隅保出錢、官司惟恐
傷及毫毛、似此具文塞責、不知賊何時可捕、備擬行下牒、知耶
留意盜賊、嚴行捕捉、限十日申、俞縣尉不留意捕盜、縱使殺人
放火、乃創為戮尸之說、為搪塞之計、可謂不職之甚、照已行案
批書、如更不用心、別議施行、

捕放生池魚、倒祝聖亭

蔡文軒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趙時消身為宗子、獨
非王臣乎、恃其奸猾、敢肆兇暴、輒受葉森財贖、聚集兇徒、百十

為群、操持兵器、劫取放生池魚、又喝令方百五等八人、拽倒放
生亭、打破祝聖石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凡有血氣、孰不憤
駭、非太不恭、而何送案具檢、併申太宗正司、取指揮葉森、以一
頑狡民戶、累經戶部運使、斷罪編管、乃敢用財買使、趙時消聚
衆、劫取放生池魚、又自聚集持杖會合、從史乘勢打壞祝聖亭
碑、情理巨蠹、決脊杖十五、刺配温州牢城、方百五、徐富、陳六、魏
百三、係持杖隨從打壞祝聖亭碑之人、各決脊杖十二、編管隣
州、牢固拘管、僧介英、叶謀、停著殺猪、犒衆、情理尤重、勘杖一百、
毀抹度牒、編管隣州、只今帖州院解上、本司斷仍備榜市曹、

一狀兩名

蔡久軒

本是夏千一先作夏時富名今又作夏申名可見姦猾及至喚狀又逃避不出就保識人名下押上取問仍榜示應今後投狀人不許作兩名如作兩名者開拆司並不許收受

把持公事欺騙良民過惡山積

宋自牧

唐黑八與蔣黑念二兩人同把握二水一縣民訟權柄過惡如山怨嗟盈路今州安陳冒賞是特小書只詳唐自如一詞讀之令人悲酸此郡吏強之名聞於天下重以此兩虎分霸在鄉在市若不剷除吾民其為魚肉矣唐黑八枷送衡陽縣勘詞人隨

司仍榜本州照蔣念二例召被害人陳訴併牒通判帖職官受民訴繳申蔣堂黑八枷項并蔣百二唐九二同狀首唐自如及父唐少四并案祖帖押下衡陽縣照勘限三日具申

檢法書擬

唐梓小人之狼虎也始者以騙賭博得富室不肖子表八錢八千貫成家增長氣勢交結公吏計會允役私置獄具縱橫鄉落不惟接受民戶白詞抑且自撰白狀以飽溪壑之欲或誣人閉糶徑自收縛唐正二騙去錢四百貫而後已或以停着盜客收捉蔣七三騙去銀五百貫而後放或誣賴染戶取羅騙去蔣

清明集卷之十四
五六
四六錢六十七貫而後休或詐稱有文引勾追證對公事捉縛
蔣四八騙去十八界官會三百貫或因民訴到官及執陳德一
唆使捉縛騙錢一百貫其他如諸唐諸蔣被其妾生事端捉縛
或取受錢三百十貫或六七十貫不可勝計以至謀奪隣舍表
五七屋業妄執其與婢使通姦收捉本人而割去其耳件件違
法事事兇強州縣公吏皆其親故被害者莫敢誰何如唐自如
等所陳具有其實總計贓錢一萬一百一十八貫零檢之雜犯
死罪唐梓一死有餘欲且將唐梓決脊杖二十刺配廣南遠惡
州軍仍藉沒家財永鎖土牢不放唐百一唐百二濟父之惡蔣

百二為強惡小牙凡唐梓平日捉縛平民欺騙此三人者無往
不俱欲將唐百二各決脊杖二十配千里併未鎖蔣百二決杖
十七配一千里監贓趙秀本是官妓脫籍與唐梓為小妻凡悖
入之財皆其收掌及事敗露乃敢挾厚賞為之行用欲決脊杖
十二押下雄楚寨與戍兵射給多中者為妻袁萬一為趙大姐
搬挈衣物寄附後能自督欲勘杖一百唐九二係唐自如被逼
買屋錢主無罪可科欲並放

斷

宋自牧

唐梓撰造百端詞訟騙奪一方善良貪虐甚于豺狼兇暴烈于

虎豹公吏惟所號召、州郡爲其控持、今獄官所勘、法官所擬、僅得其一二爾、其最干繫一方利害者、所交所結、無非徭徠作敵、作使皆聽指揮、平時則推肌剥髓、不遺秋毫、有事則挑變激讐、欲邀功賞、方當剗平峒寇之後、正是安輯人心之時、若不殺草除根、必至養虎遺患、原其積惡、雖萬死不足贖、若更誅心、尤三尺所不容、姑照今法官所定常刑、不欲于平世更施重典、引上照斷、仍報本司請備榜曉示、

合謀欺凌孤寡

胡石壁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一則曰哀此孤獨、再則曰不敢侮于鰥寡、蓋謂窮獨鰥寡之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故發政施仁、必先于此、今觀阿賀所陳、豈非所謂窮而無告者歟、內而宗族親戚、外而鄉黨隣里、不能相與扶持、而乃群起而欺凌之、或搶奪其財物、或占去其田產、或抑勒其改嫁、磨牙搖毒、不奪不厭、阿賀以一未亡人、其能勝群凶之虐、嗟乎、幸而權縣灼見姦謀、樂金之口、不得以惑、詳閱所判、是非曲直了然、目中無復餘蘊矣、但一行人情狀姦狡如此、此王法之所必誅、今既見其情、而罰畧不及傷其毫毛、則小人何憚而不爲惡哉、惡惡而不能去、此郭之所以亡也、善乎、然明之告子產曰、愛民如子、見不善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吾儕爲政固當以仁爲本然保姦留
慝以害善良寧不爲吾仁之賊乎帖縣于內點追緊要人由解
照條施行餘人並放縣押上科斷庶幾自今以往姦民知所懲
而鯨寡禬獨有所恃以自安矣

假偽

假偽生藥

胡石壁

大凡市井罔利之人其他猶可以作偽惟藥餌不可以作偽作
偽于飲食不過不足以爽口未害也作偽于器用不過不足以
適用未害也惟于藥餌而一或作偽焉小則不足愈疾甚則必

至于殺人其爲害豈不甚大哉昨日買葷澄茄一兩于市此乃
至賤之藥所直能幾六鋪供應各當一錢六分內李首五所供
不特陳腐細碎而草搜復居其三之一于賤藥且如此况貴藥
乎供太守者且如此况百姓乎前後誤人性命蓋不知其幾矣
勘杖六十枷項本鋪前示衆三日仰歸求宋清傳觀之學其所
謂遠取利之道仍備榜門

鬪毆

因爭販魚而致鬪毆

翁浩堂

照得所在城市取鬻之利盡爲游手所專而田里小民皆不得

著手凡服食所須無一不出于田夫野叟男耕女織極其勤勞所獲不過錐刀之末而倍蓰之息乃歸之游惰之人此曹百十爲群互相黨庇遇有鄉民鬻物于市纔不經由其手則群起而攻之衆手撻打名曰社家拳其無忌憚爲最甚嘗職得之于目擊者如此曹不思逐日口之所嗜身之所衣果出于城市之民乎抑出于田里之民乎既知其出于田里之民則吾何可疾視之何可欺凌之乎今潘五十二黎七雖均爲販魚然潘五十二係居城中以此爲業黎七係是耕夫間一爲之潘五十二終歲專其利素無養魚之勞獨享賣魚之利疾惡黎七既毆于賣魚

之際其不仁亦甚矣黎七一村夫耳豈能與游手爭勝負于市廛之間哉雖無所傷亦不可不示薄罰潘五十二決十五但黎七雖是村夫然執履之間亦口辯必非質朴之人交爭之端亦必自有以啓之寄杖十下後犯定斷

賣卦人打刀鑷婦

男女授受不親正欲其別嫌也男不許共女爭亦懼其以強凌弱也今阿張借繳固之末技以資助衣食王震挾課命之薄術以浪遊州縣一日適相邂逅於旅中王震乘其酒興令阿張繳固而阿張不從遂至交爭竊念阿張爲貧而爲此等生活亦不

過施諸婦女輩耳。王震若果有意於拂拭頭面，其他豈無刁鑽之徒？況王震自號曰時運先生，亦須稍識義理，何為酒醉不檢，勒令阿張繳面，拒嫌不允，又從而辱罵之？其情理可謂強暴。白書通衢，有此光景，頗關衆怒。又喚上鄰證供責就中，最是阿姚所供明白可信，則是王震酒醉欺凌阿張分曉。今為見阿張初無深傷，其王震量決竹筴十二只，今押出門，餘人並放。

賭博

因賭博自縊

潘司理擬

照得支乙之妻阿玉，娼家女也。支乙於衢州南市樓上開置櫃

坊樓下開置茶肆，以妻為餌。徐慶三何曾一王壽余濟皆與踰濫，與以錢物群聚賭博，實為欺騙淵藪。水寒冰生，醞酸蚋聚。至其家者，前後不知其幾。今年閏月十六日晚，有鄭厨司誘至陸震龍。其時有留仍孫陳暹等十一人，次第而來。支乙與鄭厨司揚排軍商量，遂出賭博。其下場賭有余濟陳通者，聞風而至，亦與賭博。一時余濟等能將骰子兩隻當留六兩面，大采靠擲，或下枚人喝，蹺不與陸震龍理贏。下枚遂致陸震龍輸過帶來舊會二百五十貫。其陳暹等贏過之數，各有差支。乙等取過頭熟，亦各有數。及既二鼓，陸震龍又自家中辦到舊會一百五十六

貫復與余濟等賭博支乙再出賭具在旁下枚其余濟等常留五六靠擲共騙贏陸震龍一人錢物陸震龍既輸帶來之錢又以汗衫褌襖典當賭博得官會三十五貫既輸之餘又多輸官會二十貫遂剥皂褶拋當於余濟邊其余濟等騙贏陸震龍官會亦各有差支乙等討取頭熟各有其數陸震龍前後共輸舊會四百六十一貫爲余濟騙贏者一百五十貫爲留仍孫騙贏者四十貫楊排軍騙贏者七十貫陳暹騙贏者四十貫章千五騙贏者九十貫鄭厨司騙贏者三十貫支乙與鄭厨司蔣萬二徐元一討取頭熟前後共三十一貫陸震龍深夜欲歸無衣可

看支乙乃與招擔就余濟借皂梢與之披看以歸支乙急欲陸震龍贖當還錢既恐以無錢還時我定到你家取討又恐以看取無時只得經官論取取之既急恐之又甚宜乎陸震龍計出無聊在家自縊而死其父陸庭堅所訴謂陸震龍歸家哭泣稱被支乙等騙劃文錢去住不得此語是矣余濟身在衢州州獄欲免拷訊曾許郭振以官會三百千雖未分付然郭振求賂之心蓋可知矣夫藥骰子騙人出於一人之手而衆人爲之犄角今余濟等數輩各能留五留六靠擲欺騙贏錢則與用藥骰子何異陸震龍欲不輸得乎輸錢既多無所措畫欲不死得乎財

者民之膏血膏血既竭身豈能存是支乙余濟等雖不殺之勢實致之死地今支乙等既已招承欲具情節申

斷

蔡文軒

余濟販鹽惡少自將官會二千貫就本州承買進納將仕郎誥書填得此專一欺騙善良爲一州巨蠹其在支乙家姦淫其妻就爲窟穴知陸震龍有錢可騙既合謀設計誘之使賭又作套坐擲使之盡輸甚逼迫之窘自縊而死則是其縊即余濟縊之也其死則余濟死之也姦猾之徒動輒十數爲群以賭爲名欺騙取財此等風俗安可不戢在法恐迫人畏懼致死以闢殺論

余濟造謀恐迫陸震龍致死正合上條在法進納將仕郎犯闖毆人折傷以上者不在當贖之例余濟所承買將仕郎不該聽贖合照條定斷姑減等決脊杖十二編管一千里牒州追索將仕郎誥赴司支乙以妻爲貨合謀欺騙杖一百編管隣州留仍孫決竹篋二十押下州縣聽贖一年陳通陳暹牒州各杖一百刊落名糧拘鎖外寨鄭厨司楊排軍各杖八十降移外寨

禁賭博有理

方秋崖

四民之所不收百害之所必至始而賭博終而盜賊始而嬉戲終而鬪毆始而和同終而必爭敗事喪家皆由此始固官司之

所必禁也。然禁戢者有司之責，信必者當職之令。有敢徂於習俗，視爲故常，官有明條，決脊無容，愆備榜曉諭，輸錢人自首，特原其本罪，追還其錢，却將贏錢人依條斷令。

自首博人支給一半賞錢

胡石壁

本府嚴賭博之禁，與禁盜同。蓋以賭博不已，必至爲盜，故也。而曾細三等乃公然犯令，本合一例科斷。且以近常立賞，許同徒人告首。今曾細三能自首而熊幼乃不能，曾細三免罪，仍支給一半賞錢。仰當廳領賞，擔往諸廂，叫報市民曰：自首賭錢人曾細三，請到賞錢幾貫，仍以此寫紙旗一面，插在擔上，庶幾人人

相勸，熊幼杖一百，枷項令衆候犯人替。素六二係開櫃坊，停止賭博之人，杖一百，編管隣州，仍拆毀，停止去處，蔣六蕭二雖未曾下賭博，然袖手旁觀，意菓安在，各杖八十，放其賞錢。熊幼表六二均監

宰牛

宰牛當盡法施行

胡石壁

牛之爲物，耕稼所資，舉天下之人，得以含哺鼓腹，左餐右鬻，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者，皆其力也。朝廷以其有功於生人，甚大故，不以他畜產待之，特嚴宰殺之禁。當職起身田間，親見其

服勤來耜之苦，尤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是以於到任之初，首先開坐條法，備榜曉示，將謂民間已知警畏，不敢犯於有司。而數日已來，聞諸道途之言，自界首以至近境，店肆之間，公然鬻賣，遂密切遣人緝捉。及至捕獲，原來不但在郊關之外，而城市之中，亦復滯滯皆是。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

屠牛于廟

劉後村

國家三歲始殺一牛，餘外別無殺牛之條。使神其有知其肯款此祭乎？云云。

宰牛者斷罪拆屋

劉後村

忝劉崇不預鄉書，顧以屠殺為業。每有屠牛之訟，常是掛名檢又不畏憲網。在法曾得解人止免公罪，桎而殺牛，乃是私罪。徒又殺牛馬三頭者，雖會赦猶配隣州。計劉崇平日所殺，何啻累千百頭。罪至徒流，恐又非解元之所能免。本合將劉崇送獄根勘。前後過犯解府從條施行，屬當盛暑，刑獄使者方且奉詔慮囚，不欲淹延。枝蔓劉崇勘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監下都保，將劉崇酒坊肉店日下拆除。

妖教

蓮堂傳習妖教

蔡久軒

按勅喫菜事魔夜聚曉散傳習妖教者絞從者配二千里不以
赦降原減二等又勅諸夜聚曉散以誦經行道爲名男女雜處
者徒三年被誘之人杖一百又勅非僧道而結集經社聚衆行
道各杖一百法令所載昭如日星今有犯上勅令而又橫斂衆
財擅行官法假立官品自上名號如張大用者其可恕乎當司
職在觀風方欲嚴行禁戢而張大用者自因縛打羅湖院僧事
敗到官是天厭其惡使之敗露今詳案款其罪有七傳習魔教
詐作誦經男女混雜罪一巧立名色脅取錢米假作獻香強入
出售罪二自稱尊長自號大公聚衆羅拜巍然高坐罪三布置

官屬掌簿掌印出牒陞差無異官府罪四假作御書誑惑觀聽以
此欺詐多取民財罪五甚至撰爲魔術陰設姦謀疾病不得服
藥祖先不得奉祀道人於不孝陷人於罪及罪六擒打僧徒藏仇
鎖縛呼嘯儔侶假作軍裝橫行外地自己可駭公然管押入京
出沒都下罪七置無磚席胡跪膜拜則有金雞仰面之稱設無
磚沐男女混雜則有鐵牛犁地之醜聚會不法不道德營營繁
嘯聚成屯究其設意不無包藏禍根不除將爲大害張大用係
爲首人決脊杖五十刺面配二千里州軍牢城照條不以赦原
劉萬六係次爲首人決杖三十刺面配一千里州軍牢城李

六二僭稱大公子慶二僭稱主簿並勘杖一百編管鄰州差官
錄問訖押赴本司斷夏道主乃敢於靈芝門外聚集免根究帖
縣逐出州界張五十李道免根究日下改業所有上件三處戲
堂帖縣改作爲民祈雨賜去處並從側近寺院差行者看守其
會下說誘脅從之徒初非本心亦非素習無問已追到未追到
已供攤未供攤等人並免坐罪更不追喚仰日下改業邪習仍
爲良民歸事父母供養祖先以保身體以保妻子以保生理如
再敢聚集定行追斷帖引巡尉隅保常切覺察遍榜諸州縣

痛治得習事魔等人

吳雨巖

白佛載於法已成者殺黃巾載於史其禍可鑒饒信之間小民
無知爲一等妖人所惑徃徃傳習事魔男女混雜夜聚曉散懼
官府之發覺則更易其名曰我係白蓮非魔教也既喫菜既鼓
衆便非魔教亦不可况既係魔教乎若不掃除則女不從父從
夫而從妖淫男不拜父拜母而拜魔王滅天理絕人倫寃其極
則不至於黃巾不止何况紹興間饒信亦自有魔賊之變真是
官軍勦滅使無噍類方得一了若平時禁戢小不懲大不戒
是罔民也今照通判所申道主祝千五決脊杖十二刺配五百
里祝千二十三祝百十四各杖一百編管鄰州阿毛杖六十以

爲婦人無知者之戒阿何責付其兄別嫁私庵毀拆如祝十二
十三祝百一庵舍或有係墳庵因而置立則去其像或有係神
廟因而會聚則問其所事若血食之神勿去如或否則係素食
之神不礙祀典者移其神於寺舍而去其廟牒通判錄問訖行
仍請備榜

淫祠

不爲劉舍人廟保奏加封

胡石壁

竊惟世間恠誕之事有必待察之而後知者有不必察之而可
知者必察之而後知者欺我以其方者也不必察而可知者罔

我以非其道也今觀劉舍人之救護網一事真所謂罔我以非

其道矣夫鬼神之事本自難言聖如夫子尤所不語愚也何足

以知之然求之深遠則難窮求之於淺近夫子則易見姑請舍其遠

且深者而言其淺且近者可乎夫陰陽不測之謂神聖而不可

知之謂神聰明正直而一之謂神是神也在天則爲星辰在地

則爲爲河嶽而在人則爲聖帝爲明王爲大賢君子爲英雄豪傑

其大者足以參天地之化闡盛衰之運其小者亦莫不隨世以

就功名書簡冊而銘彝鼎彼其生也既有所自來故死也皆是以

有精爽至于神明古人所謂聖人之精氣爲鬼者蓋如此也雖

下如伯有之鬼亦必從政三世用物也弘取精也多所憑者厚
然後能爲厲其國至於其他蚩蚩之民則不過與草木俱腐而
已死縱有知且不免於若教氏之餒果何自而能靈劉舍人者
本一愚民以操舟爲業後因衰老遂供洒掃之職於洞庭之祠
遇有祠禱者則假鬼神之說以熒惑之亦既多言豈不惑信於
是流傳遠近咸以爲神及其死也巫祝之徒遂以其枯朽之骨
臭穢之體塑而祀之又從而爲之辭謂其能興風雲神變化見
恠物以驚動禍福其人其始也不過小人崇奉之至其久也雖
王公大人亦徼福乞靈於其前矣又爲之請封號請廟額鼓天

下衆而從之矣嗚呼抑何弗思之甚耶使其在數千年之前非
時人耳目之所接則猶在可疑之域今其死未及六七十年老
商猶有能識其面者數十年前其顧主猶有存者彼其生尚不
能自給其口腹而衣食於人其頑冥不靈亦可想見焉有既死
之後反能爲生民捍大患禦大災者哉蓋萬萬無是理且吾夫
子嘗有言曰鬼神之爲德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又曰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則所謂鬼神雖同流天地之間無
所不在而實非如人果有形迹之可求也今舟人所陳乃謂禱
祀之項目擊旗幟滿空上有劉字信斯言也則夫子爲欺我矣

齊東野人何所知識語言謬妄豈足憑信假令恍惚之間果有所見亦由所守易於內故所觀變於前如李廣之石如虎樂令之弓為蛇龍秉義之所會雖不異於危從政之所申然祥符天書之降宣和天神之現雖號為一時賢者猶不免同聲以傳會之而今乃取一武弁之言以為證是誠借聽於壘而問道於盲矣况劉之建祠于湘受爵于朝迄今已數十年商賈之貿遷郡縣之貢輸士夫之遊宦凡為泛舟之役上下於江湖間者莫不奉牲奉醴進禮廟下而後敢行者其果有神靈則皆當為之何蚕鬲蟄蛟蜃鞭逐鯨鯢號令風伯彈壓水神使沅湘無波江水

安流祥飈送颿棹夫奏功舉無驚湍怒濤之厄然後食於其土而無愧今問諸水濱則葬於江魚腹中者殆無虛日其作神羞亦甚矣而乃指所全三十艘以為功是何以異於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以為勞績乎設或異時果能假東南之風以助赤壁之捷假風鶴之聲以濟淮淝之師則又將何以報之論至於此正使劉舍人聞之亦將垂頭喪氣伏辜謝罪之不暇尚安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哉某楚產也楚之俗實深知之蓋自屈原賦離騷而九歌之作辭旨已流於神恠其俗信鬼而好祀不知幾千百年於此沉酣入骨髓而不可解者豈獨庸

人孺子哉雖吾黨之士求其能卓然不惑者亦百無一二矣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正於守道君子是望亦從而曲徇其說則百姓愚冥易惑難曉女巫男覘乘釁興妖自此湖湘之民益將聽於神而不聽於人矣卜疾病者謂實沈臺駘爲祟入山澤者唯魑魅魍魎是逢神降于莘石言于晉民神雜揉疵厲存臻用人於次睢者有之娶女爲山嫗者有之民聽一濫何所不至其爲此懼於是自守郡以來首以禁絕淫祠爲急計前後所除毀者已不啻四五百處儻更數月不以罪去必使靡有孑遺而後已今不敢二三其德以強奉崇臺之命又近得名公所謂對越集

者讀之竊見其間施行有適相類者是則我心之所同然明公已先得之矣尚何言哉謹以固陋之見冒昧申聞併將諭俗印牒一本繳呈伏望明公特賜嘉納焚之廟中使此等淫昏之鬼有所愧懼榜之廟前使世間蠢蠢之人有所覺悟其於世教實非小補

非勅額者並仰焚毀

胡石壁

夏禹爲古帝王功被萬世徵禹吾其魚乎之嘆豈獨發於劉子而已凡盈乎天地之間爲人爲物所以得免於懷襄之禍至今生生不窮者孰不知其爲禹之德也載在祀典冠于群神齊明

盛服以承其祭祀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誰敢侮之狄梁公毀淫祠一千八百餘所獨存四廟禹其一焉蓋以彝倫攸敘之功不可忘耳嘗職豈念不到此哉但以今世蚩蚩之氓不知事神之禮擅立廟宇妄塑形像愚夫愚婦恣意執瀆女巫男覲實祀淫昏之鬼以惑民心姑假正直之神以爲題號若今所謂禹廟其名雖是其實則非也豈可墮乎小人之奸哉應非勅額並仰焚毀不問所祀是何鬼神仍榜地頭

先賢不當與妖神厲鬼錯雜

孔明盛德不敢忘之者豈惟王通氏而已千載之下凡忠臣志

士孰不聞風而興起也當職每讀其出師兩表未嘗不爲之掩卷流涕九原可作雖執鞭爲御亦所甘心何愛一椽之屋以奉百世之祀哉且攷蜀志昭烈收荊州孔明以軍師中郎將駐臨兼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是時邵陵猶隸零陵車轍馬跡未必不常往來于此於焉廟食夫豈無因然今觀道旁所立之祠置塵湫隘豈足爲高卧之草廬所塑之像齷齪庸陋又絕無長嘯之英氣加以妖神厲鬼錯雜後先田夫野老裸裎左右假令牲牲肥脂粢盛豐潔祝史矯舉以祭雖馬醫夏畦之鬼亦將出而吐之美謂孔明享之乎縣尉所陳蓋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至於

援引武學配饗之例以明其祀事不當在吳蜀之分此說尤爲未然夫有天下者祭百神自天地四方名山大川凡德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無不載之祀典若諸侯則止得祭於其地者晉祭河魚魯祭太山楚祭睢漳河漢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無福今而曰天子所祭舉天下皆可祭之三代命祀恐不如此若曰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固有得於東坡之餘論矣當時潮人作昌黎新廟於州城南期年而後成則上棟下宇之制亦可想見雖丹楹刻棟聰明正直之所不事然斯人也既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

天下之齊明盛服以承其祭祀猶恐不能使神之格思若明宮齊廬上兩旁風牲酒瘠酸取具臨時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則昌黎嘗謂南海之神不肯歆享矣潮人其敢以此事昌黎乎縣尉謂孔明之神恐亦如是吾不知邵陽之祠視潮陽之廟何如也孔明嘗有祠在衡陽蒸水上乾道間常平使者范彥成象搜訪舊跡得廢宇事養菴中乃徙于高明而一新之南軒張先生作文以記其事然則廟貌之設其可苟乎縣尉欲存此以致敬而不知適委之蓁莽又所不可議案契勘近城內外別有無武侯祠宇如別無之即命畫工求真像用絹圖寫一本仲春秋祭祀

于府學先賢之祠使朝夕與之處者皆升堂入室之高第而淫
昏翹魘之輩不得以亂之春秋尸其祭者皆冠冕佩玉之君子
而妖冶魅醉之巫不得以瀆之如此則庶幾不為神羞矣所有
見存敝祠合行毀拆仍榜地頭

計囑勿毀淫祠以為姦利

胡石壁

本府毀拆淫祠整葺鋪驛蓋尋常州縣間遇有修造皆是科役
村保也集鄉夫望青採斫其為民害甚大今本府只欲不擾而
辦故廢無益以作有益無害於民而有補於官實為兩便而愚
夫無知惑於鬼神之說輒多端以沮撓之當職去年諭俗榜

文其所以開明人心非不甚悉何爾民之惑也滋甚且自當職
到任以來拆淫祠不知其幾若使因此而獲戾于上下神祇則
何緣連年陰陽和而風雨時五穀熟而人民育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降康降祥反遠過於往年以此觀之則淫祠之當毀也明
矣鄉二十二平時自稱神老憑藉此廟誑惑鄉民以為姦利一
旦見官司拆毀深恐失其所依遂欲哀歛民財計囑官吏以存
此狡兔之穴此等姦民何可不治勘杖一百餘人並免根究放
但昨據本尉所申謂阿李等聚集三十餘人各執器械趕殺弓
手保正若果有此事則其罪當何如今據各人所供原來却是

德地弓手保正意在求勝鄉民故張大聲勢駭聽聞縣尉又不討仔細便行乞追捕若使本府信其偏詞輕易施行則一鄉雞犬皆無孑遺矣帖縣追保副姜全弓手王瑀各杖六十以為妄申官府之戒

淫祀

寧鄉段七八起立恠祠

范西堂

狄仁傑持節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李德裕觀察浙西除淫祀一千一十所前賢所為大槩為風俗設也伍倫易會稽之俗宋均移辰陽之風一出於此假鬼神以疑衆聖人所必殺後世反

憑以為徼福之用愚亦甚矣昏淫之鬼散在荆楚習尚尤甚禮已亡矣君不禁止此無乃其戎之先乎近有白劄子指言寧鄉段七八因劫墓事發禱神得免竭力為祠奉于水濱謂之東沙文皇帝此何神也夫祭祀之典法施於民則祀之故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東沙之神何功於民乃立廟祀據本縣體寃回申朱書羣命埋狀屋下更相詛咒專行巫蠱之事廟非所當今棟宇宏壯圖像炳煥愈為民惑割羊刺豕日享血食之奉此猶可也用人於臺社必有周公之所不享者豈容聽其滋長以為風俗之蠹行下尉司一切焚毀已

據申到犁庭掃穴悉付炎火尺椽寸瓦不復存在楚之爲俗荒
於巫風父其日矣罕不可破尉有定力不惑於衆以身行之可
爲善俗之助亦古之所謂賢德者也段七八決脊杖五十刺配
武岡軍併家口押發置在廂軍使之改業縣尉發門陞狀

行下本路禁約殺人祭鬼

訪聞本路所在鄉村多有殺人祭鬼之家平時分遣徒黨販賣
生口誘畧平民或無所得則用奴僕或不得已則用親生男女
充代鬻割烹炮燒備極慘酷湘陰尤甚淫昏之鬼何能爲人禍
福愚俗無知一至於此朝廷條令自有明禁官司玩視久不奉行

致無忌憚來歲閏年所合申明禁戢除已密切差人體探分今
仰諸縣巡尉常切跟緝知縣尤當加意應有淫祠去處並行拆
毀奉事邪鬼之家並行籍記四路採生之人並行收捉鄰甲照
已排立保伍互相舉覺賞錢三千貫仍許諸色人陳告如有違
犯不分首從並行凌遲處斬家屬斷配家業抄籍充實如官容
縱本司體探得知定將知縣并巡尉按劾當行人吏決配鄰人
保正隱蔽一體施行仍錢榜曉示

誑惑

劉良恩占充廟祝

假鬼神以疑衆自有常刑劉良思元充廟祝偽作神降破獄出囚妄以神力所致州縣根勘自當從條一時姑息編置隣州可謂漏網今又輒敢逃歸仍前在廟占據神祝意在生事倘不懲戒疑惑群聽爲禍必大合決脊杖二十刺配千里別擇信實人充

約束諸廟廟祝

照得凡是廟祝無非假鬼神以疑衆未欲盡行罷逐自後應縣官朝拜只仰備辦香燭不計擅自祝白在外輒敢妄言禍福誑惑愚民定昭約束懲斷

說史路岐人作常掛榜縣門

作常遠鄉恠民言偽而辯鼓惑衆聽此真執左道以亂政之人當職到官首行戒約今輒大張榜文掛于縣外與本縣約束並行曉示肆無忌憚自合懲斷且以正且與免行刑只今押出本縣界再敢入境勘杖一百令衆無恕

巫覡

巫覡以左道疑衆者當治士人惑於異者亦可責胡石壁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疑衆殺古先聖王豈樂於殺人哉蓋以其邪說謖行足以反道敗常詭計姦謀足以階亂

稔禍故不容不嚴爲之禁也楚俗尚鬼其來已久而此邦爲尤甚當職正欲極攘却詆排之力毀淫昏妖厲之祠開明人心變移舊習庶幾道德一風俗同庶民安其田里無或講張爲幻以于先王之誅而黃六師者乃敢執迷不悛首犯約束觀其所犯皆祀典之所不載有所謂通天三娘有所謂孟公使者有所謂黃三郎有所謂太白公名稱恠誕無非魑魅魍魎之物厭勝咀呪作孽與妖若此者真所謂執左道假鬼神亂政疑衆者矣若不誅鋤一二以警動其餘則異時傳習日滋妖詭者甚埋桐人以造蠱用生人以代犧何所不至哉宜伸國禁毋俾世迷姑以

榜示之初恐未聞知之未徧未欲重作施行且從輕杖一百編管鄰州其烏龜大王廟帖縣日下拆毀所追到木鬼戲面等並當廳劈碎市曹焚燒但李學諭旣爲士人當曉義理豈不知人之疾病或因起居之失節或因飲食之過傷或因血氣之衰或因風邪之龍毒但當惟醫藥之是急不當於鬼神而致疑而乃謂其父病之由起於師巫之呪釘神之脇則父之痛在脇釘神之心則父之痛在心此何等齊東野人之語而發於學者之口哉當職於其初詞已嘗訓以博奕之事尚不通曉而又見之所供胸中所存亦可知矣其何以訓諭誨生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無乃不可乎牒學且與罷職請教授勉令篤志學問無使復爲
異端所惑

提刑司押下安化曹萬勝訟曹九師符禁事 范西堂
假於鬼神以疑衆者殺此聖人之格言也曹萬勝狀論曹九師
將一家年命埋廟中以興災患係是王龜三憑神報知就廟搜
尋果有鐵符在內準提刑判下則曰邪巫惑衆豈可不治遂送
縣追曹九師根究據知縣所申則曰巫蠱在廟王自爲之啓其
終訟罪當坐王然曹以師名王以龜名二者皆假鬼神以疑衆
者也不可偏恕各脊杖十二刺配鄰州不許放還餘人並放無

得再詞違定懲斷

敗生口

禁約販生口

吳雨巖

前後販生口人專一來饒管下販賣或遇荒歉疾疫年分徑行
掠去多是賣與求食人家蓋賣與良人家得錢少賣與求食人
得錢多惟利是嗜直是不曾把做人看猶賣猪羊尔販生口掠
婦女抑良爲賤三項罪名並該徒配無知之人故意輕犯蓋之
多係福建路人當職正欲給榜約束忽有求食人鮑翁者入狀
稱是帶人口過饒州在路被人奪去行下追究乃是樂平人口

李三娘并佛保因父母病亡被販生口人掠去至弋陽係牙人引賣與求食人鮑翁鮑翁因帶過饒州求食道遇李三娘佛保親兄識認喚取前去兄妹離而復聚家鄉失而復歸脫身風塵再為良婦此天憫之也鮑翁乃敢誣告妄詞可謂無忌憚最是引賣牙人方千七及原掠去人罪最重匣帖弋陽追上方千七勘問當來係何人引到當與照條施行其鮑翁帖樂平追來別行重斷仍監取鮑翁妄領過錢復還李省二等別給榜下諸縣約束如有因四月入獻香與販生口及平時販賣者許諸色人告捉解官照條徒斷施行

匿名書

匿名榜連粘曉諭

翁浩堂

照對今月初二日據衙探收到匿名榜一道說知縣通關節納苞苴事當職伏讀不勝敬服必是此邦士友欲相警戒成就之美意昔孔聖有言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俗諺亦云道吾惡者是吾師當職識淺才疎扶持劇邑已及一考催科決訟事日繁多豈無過謬當自兢畏至于關節苞苴日夜點檢惟恐有之今蒙示諭諄復述其始至之得防其後來之差數陳禍福明著勸戒此所謂於頂門上着一鍼真當職之師也所可恨者不割

以指陳乃匿名而標貼則恐非古人忠厚意耳當職厭諂諛而喜抗直惡偏私而樂正大今連粘原榜在前併備述心事曉諭使是非曲直昭然如日與此邦賢士大夫公議之故茲榜示冬請知悉

競渡

競渡死者十三人

蔡父軒

競渡一節法有明禁造意者徒一年隨從減一等此其條亦不輕矣汭口鎮赤白二舟之鬪其欲爭之心已積於二三日之間自汭口赤龍舟與泥塢赤船鬪一不勝而心已忿汭口赤龍舟

首持刃下船白龍船內張萬二余萬一又持刃在身將以應之此其以刃死鬪之意固已萌孽於此矣兩舟既散之後赤龍舟却為李辛一楊童所激遂固舟求鬪而舟道相遇小人一朝之忿忘其身刃石交下赤龍舟偶以人多舟覆死者一十三人詹百廿八詹萬十四李千三人皆有刃傷痕陳再四程千五邵地八陳元三張六四詹細十七朱細十七葉四邵些小五楊童十人皆有他物傷痕雖非致命然以此落水遂不能出從而溺死則是十三人之所以死者豈非張萬二余萬一等之罪哉本縣不早結解囚禁日久牽連淹滯當此歲暮各家老小奔走道路

饑寒可念當職入境此項詞訴最多所爭事既有因又有朝省
兩次減降指揮則亦可裁斷張萬二余萬一不合以刃傷及詹
百廿八詹萬十四李千十雖非致命痕然因此溺水身死照減
降赦恩張萬二所傷兩人決脊杖二十刺配三千里嶺南惡州
軍拘鎖土牢月具存亡申余萬一所傷一人決脊二十刺配三
千里拘鎖土牢永不放還吳百十七王日宣爲首歛錢人是時
不曾在船上照條徒一年決脊杖十二仍編管五百里楊元一
丘省元周千八馬千十朱千十六潘詹萬六各持木杖爭鬪六
名各決脊杖十五配五百里內丘省元不合將刃下船雖不曾

用然意亦不善改配一千里散身剗船人楊萬七周省三蔣省
一朱萬十六金省四周千七朱再二周省一楊萬三楊省四各
供招行手內木棒船楫石頭在白船上混亂作鬧打蕩赤船上
邵些人等各決脊杖十二編管五百里詹省三是白船稍工勘
杖一百押出州界赤龍船上詹省十三陳再一陳再二及未到
人李辛一陳曾十七合照條科斷以其船內死人已多姑與免
斷白龍船上未到人徐興吳此十七徐辛一余辛一吳省三鄭
萬四李辛六七名並係剗船之人各勘下杖一百案後收斷諸
葛六十官先以彈激開不爲無罪亦且免根究泖口監鎮張保

義不能禁戢競渡及連日交爭又復坐視致各人溺死可見不職對移本州指使仍牒本取解錄問照已斷施行

霸渡

霸渡

蔡文軒

勅諸津渡於深闊湍險之處嚇乞取財者以持杖竊盜論律諸本以他故毆擊人因而奪其財物者計贓以強盜論又勅諸強盜得財者徒三年毆人者配千里法令所載昭如日星女民無狀輒敢冒犯鄭在九捉討過渡客人方太渡錢搶去麻布一疋及將方太等縛打正犯上項條令况其騙人財拆人屋多取銅

田渡錢八十貫罪犯非一而止豪據一方呼嘯朋儔肆為劫奪往來之人被其蓄害不能伸訴者何可勝計決脊杖十五配一千里以為霸渡害民者之戒朱再乙名為訴鄭再九而所爭正係爭奪據渡累代豪占決非善良搶取渡錢一節尤為非理勘杖一百放餘照廳所擬行下仍榜諸處津渡

曉示過船榜文仍移文隣郡

范西堂

近準安撫使司行關防姦細大段嚴謹見今寇在上流姦細往來無非船隻訪問日來假作當職親故乘舟順下脫謾關津深屬不便移牒豐城以上沿流去處各請仔細譏察須憑照引用

州印者方實就以印文呈于牒後如遇船隻經過或有牌而無引或有引而無印印而非州並是假偽合行根究重與懲斷條印封記皆不在使縱非姦細客舟並緣影占稅物亦是違法聽作詐匿從倍稅施行其承局執引差出他所若引內不曾分明開具隨行物色亦是夾帶不應欲放行備榜峽江北津仍請沿流一體曉示

客人范景山訟益陽徐教練等打擔仗

到處渡頭結托無賴之徒騙脅客人要勒錢物稍不如意群然毆打無異劫掠徐汝德雖不在旁平時糾集此實主之當以威

力使人爲首客人非甚不得已豈能越數百里求直于官徐汝德董十一各勘杖一百放

裴乙訴鄧四勒渡錢行打

裴乙過渡鄧四邀求因而作鬧游八鄧三殊無干涉故入生事令之買撲津岸多是結集一黨破落無賴之徒遇有交爭群然相助無敢與較此風最不可不懲今作鬧之端木欲鞠勘是非當無兩詞扭拽經官中塗勸解此意亦善但據鄧四賁出裴乙對定文狀甚於放債戒厲既言裴乙通衆興販茶貨又言裴乙自行裝載擔仗果如其說船沉茶貨自與鄧四不相干何敢更

以違法自來陳訴其實與販茶貨則有以入裴乙之罪自載擔
仗則又以脫鄧四之罪觀此文約非群兇相翼計議撰造以絕
裴乙之訟決不能如此可見姦駟然見今裴乙無所傷損不欲
盡情根究鄧四鄧三游八各杖十五餘人並放

約束張家渡乞覓

照得廣濟縣張家渡係是官民客旅往來之衝月納鐵錢不過
百貫初非重征之地訪聞監渡從客姦欺百出除納官錢之外
恣行騙脅甚者奪攘財物邀求收贖方肯付還違法已甚當職
居于隆興鄉人來熟知其弊去冬光州徐通判差人歸臨川自

有脚引輒敢毆打騙去官會兩貫文俟有公移別行追究官司
所差尚敢如此民旅經過何所忌憚今出榜地頭曉諭如遇被
害之人仰就本廳陳訴切待追上付獄根勘計從前所受過贓
先送法司指定解州決配斷不虛示除取合干人責狀外仰各
知委

私撐渡船取乞

撐船過渡人出薄少以酬其勞此固不免停篙中流要勒錢物
情最無狀法亦不輕其與持仗劫掠何異又且自擅外避不伏
出官李二從輕杖一百押下本縣就地頭令衆十日自後水漲

橋斷合行措置再敢有違追上縣吏懲斷餘人並放

嚴四爲爭渡錢溺死饒十四

湖磧一渡係收官錢周寅出名攬撲嚴四出力撐載當饒十四落水之時周以病故不在渡頭無相及也饒十四過渡嚴四覓錢既用輸官所不能免但入收十七其數太多與以五文似未爲過二者亦得其平矣不應舟已離岸又復作鬧饒十四揮拳在先嚴四從而應之遂中其面檢官申上面有拳痕他皆無故饒之溺水起於嚴四却非嚴有意殺之也但登舟非作鬧之時中流非覓錢之地準法諸津渡人於深闊湍險之處恐嚇乞取

錢物者以持仗竊盜論不得財杖一百五貫徒一年五貫配本城嚴四所須不過十七所得不過五文且以不得財論縱無他故亦合從杖一百今饒十四溺水身死夫豈無因比附得錢五貫決脊杖十二刺配本城近準憲臺疏下照檢法所擬饒十四面上係有拳痕嚴四與之作鬧是與不是本人下手饒慶祖不伏書押格目兩官所定致死是與不是當原本情契勘饒十四之來自有同伴嚴四所載亦多同舟十目所視衆證可據豈容其父妄指傷損面上拳痕嚴四當官已行供認無緣可以辭其責第溺水死則非其所料也嚴四照斷餘人並放隆暑郡合慮

因稍可專決不敢淹滯庶幾獄事簡省不爲崇臺之累都廳備
詞申上照會差脫發回原任正以其不能稱職今乃具狀既請
正俸又請添支何不廉之甚如此縱回本任爲政可知備示本
官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四



清明集後序

清明集乃宋以來諸公判案之書自真文忠公
申徹官吏訖於懲惡凡爲類十四爲目百餘篇
笥藏

中祕世所希遺觀也吾

師鳳磐先生校

永樂大典自群集中表出之歲戊辰選奉

命按遼左辭謁先生且乞教乃手授是書選避席卒

業拜以請曰循是慎法庶擬讞不謬盍梓諸嘉
惠人人先生許可已自序其端選亦何敢以僭
贅夫法以弼教聖人之所慎也孔子萬世儒學
之宗刪書而載呂刑之篇贊易而繫噬嗑盥賁豐
諸卦之象晚脩春秋說者為孔氏刑書得君
師之位當必施諸行事矣三代而下九章起於
蕭何而論相業者輒以刀筆少之世以刀筆少
何也儒者罕言法律之學而湯周羅古之徒乃

接踵於漢唐茲無辜之所以籲天也蓋天地以
春生而止之於秋然陽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則
積於空虛不用而一元生氣無時不存故天地
之大德曰生君相者體天地之好生以代理天
下者也

明興掃勝國之繁苛著

大明令以齊於前復作

大明律以申之後每上一條

酌定惟謹輕重比擬克協厥中自

祖宗以至今日

聖君賢相共相率循不敢略有增損可謂能體天地
好生之德而內外百執事其役志於法律者尚
鮮呂刑曰明清於單辭說書謂明無一毫之蔽
清無一點之汙然後能察其情民受祥刑斯為
哲人清明集之作義或肇於是乎今觀集中於
民詳於勸於吏詳於規大都略法而崇教其忠

厚好生濔然在目不必履疆考政當時之治亦
可想矣先生時請著作之庭

內典多所裁訂又日侍

經筵以資沃益而乃於宋人判楮手為集列如此則
於

當代法程可知也已他日贊吾

君以共體天地之好生而佐海內於禔福者如執券
矣斯世斯民不謂幸歟時戶曹丁君誠以軍儲

餉遼巡道劉君田以憲臬僉遼皆為先生所舉
士得相訂其訛以付梓人刻既成不知先生為
然否謹書以質之

昔

皇明隆慶三載冬月之吉

賜進士第山東道監察御史門人燕山盛時選頓首撰

